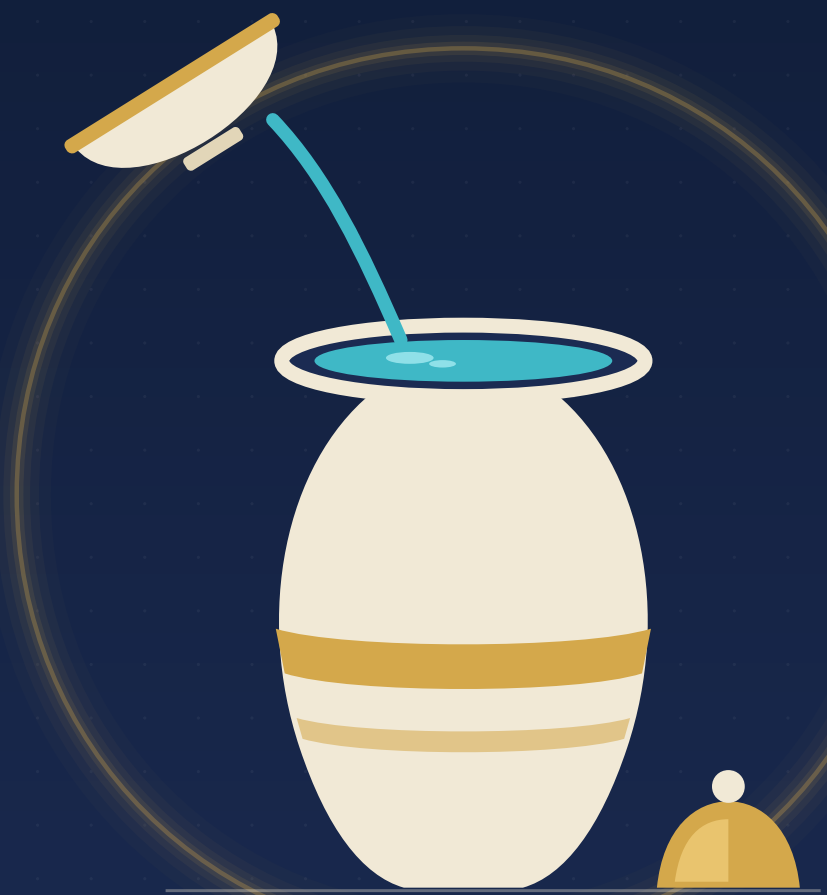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卢梭

一个人、一只新坛子，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卢梭

一个人、一只新坛子，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卢梭——一个人、一只新坛子，与 SDE 的解构》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155 号
ISBN	979-8-90690-474-4
定价	US$23
开本	190 mm × 250 mm
字数	约 18 万字
版次	2026 年 9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书中所引卢梭原话，出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者，已据 G. D. H. Cole 英译本（1913）逐句核对；出自《爱弥儿》者，已据 Barbara Foxley 英译本（1911）逐句核对；出自《忏悔录》者，已据古登堡电子本英译逐句核对；法文原版尚待逐句核对。凡标〔待核〕处，出处尚未逐字核对原文，汇总于附录七「引文核验总表」。书中陪读人物许岚、禾禾、奶奶及各章日常场景均为虚构；书中所写幼儿园均为虚构，本书不为任何教育机构背书。关于健康的章节讲理解、习惯与相处，不构成医学建议；身体有事，请找医生。本书的七条承重命题由王德生于 2026 年 9 月 25 日一日之内口述，每一条都推翻或收窄了执笔者前一步的推断，登记见附录二；写作中一次过头的更正，照实登在附录五。本书引卢梭不长段搬用任何有版权的中译本，凡中文引语都是据英译重新转述的大意，谨向几代中文译者致意。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十二编五十七章；结语、参考书目（一百三十二种）、附录十三件。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博士，SIO 本体论与 SDE 发生学的创立者，新加坡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创始人、董事长，SDE Universes 平台主持人。

他是计算数学出身：湘潭大学数学系本科与硕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博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博士后；此后在英国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分校任高级研究员，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系任教与研究十三年，任博士生导师，在国际期刊发表计算数学与图形学论文四十余篇，研究集中在网格生成、变分表面重建与波的模拟。

2015 年起他回国推广自己的方法论，2017 年 1 月以一篇《给你一双慧眼看天地》开始了「三视角」时期。此后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2017 年 1 月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起）、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起）、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本书是他主持的「普通人都能懂（明白）」系列中的一卷。

前 言

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 一、讲，还是拆

写一位哲学家，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讲。站在他旁边，替他把话说清楚：他生在哪里，读过什么书，提出了哪几个观点，后来影响了谁。讲得好的书很多。读完以后，你知道了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知道他写过《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知道他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可你合上书，他还是那座钟楼，你还是站在钟楼下面仰着头。

另一种是拆。爬进他的墙里，看哪根梁承重，哪根是后来加的，哪根早就裂了、只是刷了一层漆。

这本书是拆。

拆不是推倒。一个思想家越了不起，他的问题就被逼得越尖，他的裂缝也就越值得看。卢梭是这样的人：两百多年来，骂他的人和爱他的人一样多，可没有一个人能绕过他。你今天在朋友圈里读到「做回真实的自己」，在育儿书里读到「让孩子自然成长」，在新闻里读到「人民的意志」，这几句话的底下，都站着他。

◆ 二、他在这套书里，已经露过十二次脸

这不是卢梭第一次在这套书里出场。他在十二个地方露过脸，每一处都留下了一句判断。本书一句也不推翻，只接着往下判。

洛克卷第 49、50 章，把霍布斯、洛克、卢梭画的三张「没有政府的时候」放在一起，说三张图底子一样：都是先有一个一个孤立的人，再有社会，都是「没有子宫的起点」。那一章还说，卢梭这一刀，离 SDE 最近；他那句「第一个圈地说『这是我的』的人」，是冲着洛克的财产论去的。

霍布斯卷第 43 章给了他一整章，题目叫「你读到的那个我，是社会造的」。那一章判得最细：卢梭撬开了霍布斯「读你自己」的盖子——你读自己，读到的是一个在社会里长了几十年的人。可他又盖上了两只新盖子：一只是「本来就好」的自然人，霍布斯把人读成本来就互相提防，卢梭把人读成本来就平和善良，方向相反，做的是同一件事；另一只是一次结成、全体服从的公意——一个总是对的东西，就是一个不许回写的东西。

黑格尔卷写年轻的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和同学传着读卢梭，又说霍布斯、洛克、卢梭都从自然状态一步走进国家，中间没有别的东西。康德卷记下康德那句自述：卢梭纠正了我。休谟卷写 1766 年两人的决裂，说卢梭把休谟的每一个好意都读成了阴谋的证据，是「因果被读错」的活标本。奥古斯丁卷说卢梭写同名的《忏悔录》，把听者从上帝换成了公众。莱布尼兹卷记下里斯本地震后卢梭给伏尔泰的那封信：灾难的大小，是在人的聚居、建房、应对里决定的。巴迪欧卷第 40 章说，卢梭的公意不是私意的相加，是政治上的「类性」，这一处和 SDE 几乎没差。高鹏讲加缪卷在近邻编里点出卢梭的制宪悖论：要让一个人民接受好法律，结果得先变成原因。德里达卷第 14、21 章讲「危险的增补」：卢梭说教育、文字只是对自然的补充，可需要补，就说明自然本身有一个洞。罗尔斯卷把他列为罗尔斯手里的材料之一。第 200 号《第三声喊》说他一手喊「我」，一手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我们」。

十二处合起来看，有一件事已经很清楚：卢梭是一个看得极深的人。他比同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先看见了——你身上的自尊、你的口味、你对财产的看法，都是一群人写在你身上的。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是要把这十二个侧脸拼成一张正脸，再问一个前面各卷都没来得及问完的问题：他看得这么清楚，为什么还要那样收回去？

◆ 三、他的三件事，先用大白话说一遍

如果你从没读过卢梭，先用大白话，把他最有名的三件事说一遍。

第一件：人本来是什么样的。卢梭说，在人和人还没有凑到一起过日子以前，一个人饿了就找吃的，困了就睡，看见同类受苦心里会难受，却不和别人比，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这样的人，谈不上多聪明，却很自足、很平和。后来，人们住到了一起，

开始互相看、互相比，有人第一个圈起一块地说「这是我的」，又有人相信了他——从这一刻起，不平等、嫉妒、奴役，一样一样都来了。他说：社会把人写坏了。这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第二件：国家怎样才算正当。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怎样才能让一群人结合在一起，每个人却仍然只服从他自己、和从前一样自由？他的回答是：每个人把自己完全交给全体，大家结成一个共同体，它有一个「公意」——不是每个人私心的相加，而是大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意志。服从这样的公意，就是服从自己。这是《社会契约论》。

第三件：孩子怎样教。卢梭说，孩子不是缩小的大人，童年有它自己的成熟。十二岁以前，最好的教育是什么都不急着教，只护着孩子不被坏习惯、坏观念写进去；让孩子少听大人的说教，多在事物里自己碰、自己学。这是《爱弥儿》。

三件事，一件讲人从哪里来，一件讲国家怎样才对，一件讲孩子怎样长。看上去像三个人写的：一个悲观的历史学家，一个严厉的政治理论家，一个温柔的教育家。这本书要证明：这三本书，是从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

◆ 四、一个根：七条口述

这本书的承重命题，不是写手推出来的，是王德生博士一条一条口述的。2026 年 9 月 25 日这一天，前后七条。

第一条：他的自然，不是「大自然」的自然。

第二条：他是反对 SDE 的「回写」的。

第三条：他的自然，是在「张力—转换—释放」这一拍一拍里，没有「对张力的忍耐」，没有积累张力，而是像佛教说的那样，随着张力就转换。

第四条：对张力的忍耐，往往是回写形成的土所提出的优化和能量约束要求的。

第五条：圣经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里有回写，有忍耐，土被改变了，长成了一种品格——在卢梭看来，这就不自然了，这是他反对的。

第六条：碰到混沌、张力、纠缠，他没有忍耐，急着马上进入自组织、选择或转换。一句话：不能等待。

第七条把前六条收成三个词：**不能等待，拒绝回写，无土**。

这三个词，是全书的三个母题。第四编写「等不得」，第五编写「不许写」，第六编写「无土」。其余各编，都是为这三编搭的架子。

由此压出本书的判词：

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等不得，也不许被写。

这句判词会在导读里拆成五条判决，在结语里一条一条回来验。它下得对不对，读者读完可以自己判；本书也写下了它会在什么情况下被推翻。

◆ 五、借一段思想历程作类比

给一位哲学家定位，本系列常借用王德生博士自己的思想历程作类比。那段历程可以看成一把四级的梯子。

第一站是三视角（2017 年 1 月到 2022 年 10 月）：从对比、变化、分布三个视角看知识，人、事、物都还是现成的。第二站是 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到 2024 年 7 月）：同一个存在，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东西？走到尽头，撞上一个巨大的亏空——这份知识到底归谁。第三站是 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到 2025 年 12 月）：把主体、互动、客体排进同一张表，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第四站是 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显露、差异、纠缠。

卢梭落在哪一站？他落在第二站的尽头、第三站的门口。

他看见了第二站尽头的那个亏空：你以为读的是你自己，读到的却是别人写在你身上的字。他甚至已经把一只脚迈进了第三站：人不是先在那里、再去和别人打交道的，人是在打交道里长出来的。可他在门口转了身。他没有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而是在另

一个地方砌了一面新墙：墙这边是本来的人，墙那边是社会写上去的一切。墙这边的，他叫自然；墙那边的，他叫堕落。

这本书要做的，就是把这面新墙也拆开看看。

◆ 六、为什么是现在

今天，你问一台大模型任何问题，它几秒钟就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没有等待，没有「让我想一个晚上」，没有卡住三天的那一段。

这是人类第一次拥有一台从不等待的机器。它让一个老问题突然变得很具体：一个人、一个孩子、一个社会，能不能不经过那段难受的等待，直接拿到结果？卢梭在两百多年前，用另一种方式回答过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拆开来看。

还有一件事。今天的人特别爱说「做回真实的自己」「这才是本来的我」「别被社会改变了」。这些话底下的那个图景——有一个本来的、真的我，被外面的世界盖住了、写坏了——最早、最动人的版本，就是卢梭写的。你每一次说这句话，都在用他的眼睛看自己。

所以，这本书要问的「等」，不是一个老掉牙的劝告。本书说的等，不是干坐着熬时间，也不是拿今天去换一个说不准的明天——卢梭反对后一种，反对得对。本书说的等，是王德生博士说的一种「维度上的配平」：在一件事刚开头的那一拍上，先不用力，不急着理清、不急着放下、不急着选，让那团混沌、那股张力、那道纠缠自己缠够。一个孩子卡在一道题上的那十分钟，一对夫妻吵架后的那一夜，一门手艺刚学时最难熬的那几个月，都是这一拍。卢梭把这一拍，从人的一生里剪掉了。机器，也正在替我们剪掉它。

◆ 七、一坛泡菜，和一个做了四十四次的女孩

这本书用两件东西，陪读者走完全程。

一件是一坛泡菜。书里有一位奶奶，厨房角落里放着一只用了几十年的老坛子，坛里的盐水一代传一代，每一坛菜捞完，都留一半老水给下一坛。卢梭要的，却是一只新坛子：装生水，不放老水，当天就捞。本书用这两只坛子，把卢梭的三个母题讲给普通人听——新坛子是无土，当天就捞是等不得，倒掉老水是不许写。

另一件，是一个大约三岁的女孩。一百多年以后，意大利医生蒙台梭利在罗马的一间教室里，看见她拿着一块带孔的木板，把一组小圆柱插进去、拔出来，一遍又一遍；老师把她连人带椅子抬到桌上，全班唱歌，她都没停，一口气做了四十四次。做完，她一脸满足，像刚睡醒一样。这个女孩，是卢梭的反面：她留在难受里，一遍一遍地缠，缠完以后，人变了。

一坛老水，一个女孩。本书要说的一切，都能在这两样东西里找到。

◆ 八、拆不是骂

拆他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看见的，比他同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多：他看见了人没有定死的本性，会不停地往前长；看见了比较之心是在人群里长出来的；看见了财产是一句被人相信了的话；看见了一个「我们」不等于一群「我」相加；看见了孩子不是小大人。这些看见，本书一处一处都会写足。

他收回去，也有他的理由。本书不会说「可惜他没有想到」，只会说：他那片土里，长不出另一种回答。他一生被人伤过太多次——被师傅打，被主人看轻，在众人面前被逼着撒谎，被他最依赖的人换掉，被一整个欧洲的书商、教会、朋友追着——一个被人写伤了一辈子的人，想把「被人写」这件事整个拿掉，是可以理解的。

还要说一句：他留给后人的，远比他收回去的多。康德读了他，说「卢梭纠正了我」；法国大革命的一代人，把他的书当作旗子；一百多年里，裴斯泰洛齐、伊塔尔、塞甘、蒙台梭利、杜威，一代一代改写他的教育学，才有了今天幼儿园里那些让孩子自己动手的教具。一个思想家，能让这么多后来的人愿意接着改他，本身就说明，他看见的东西是真的。本书拆他，也是在这条长长的接力里，再改他一次。

◆ 九、这本书不做什么，写给谁

这本书不做三件事。

它不替卢梭写传记。第一编写他的一生，是为了拿他的一生去对照他的学说，不是为了把他的一生讲全。

它不评今天的政治。卢梭的名字，在中国近代思想里和「民权」一起出现；本书写到这段历史，只记事实，不对今天的政治表态。

它不给医疗和法律的建议。书里讲到身体的章节，只谈理解、习惯和与身体相处；身体有事，请找医生。

这本书写给普通人。因为卢梭问的问题，菜市场里的人也在问：孩子该不该早早上补习班，还是等他自己想学？他发脾气的时候，是马上满足他，还是让他等一等？一个人吵完架，是当晚就要个结论，还是睡一觉再说？换了一个城市、一份工作，是不是就能「重新开始」？他不是只写给哲学家看的，他是十八世纪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让整个欧洲的读者流泪。

没读过他的人，只记得一句「人生而自由」的人，被他改变过、却从没读懂过他的人，都可以读。

最后，记下一件事。这本书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写的。机器写得很快；判断却是一条一条等出来的——那七条口述，是在一整天的来回里，一次一次被推翻、被收窄，才站稳的。一本写「不能等待」的书，自己先等了一回。

导 读

五条判决与三条读法

全书的判词：

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等不得，也不许被写。

◆ 一、五条判决

全书的判词拆开，是五条判决。左边一列是他打开的门——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边一列是他关上的门——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两列合起来，回到判词。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	主场	验收（见第 48 章）
一 · 无土	看见土在写人	把土整片揭掉	第六编	成立；收窄为「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
二 · 等不得	看见混沌、张力、纠缠	一碰到就跳到第二拍	第四编	成立；收窄为「能等一只钟，等不了一团张力」
三 · 不许写	看见习惯会变成第二天性	判它为恶；公意总是对的	第五编	成立；收窄为「只留一个整套留拆的开关」
四 · 藏手	看见教育和立法离不开一只手	把手藏进物、藏到神的名下	第七编	部分收窄：最后一页爱弥儿改了一格
五 · 两副尺	拆掉原罪	善立成出厂的；对苏菲把习惯收作天性	第五、七编	成立；两处物证

判决一、二、三就是三个母题：无土、等不得、不许写。判决四、五是这三个母题在他书里留下的两道缝：一道是那只藏起来的手，一道是同一支笔写出的两副尺子。

◆ 二、三个随身问题

读这本书，读卢梭，也读你自己的日子，都可以带三个问题：

一问等：他是空着等，还是缠着等？——把难受拿走、等时间过去，是空着等；难受还在，人留在里面，让它慢慢长出东西来，是缠着等。

二问写：长出来的东西，许不许写回去？——一个习惯、一次失败、一段关系，长出来以后，许不许回头改变这个人？

三问土：这片土，是揭掉的、设计的，还是长出来的？

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第一行记：这一处他开了门还是关了门，落在哪一个母题上。第二行固定问一句：空着等，还是缠着等？

◆ 三、三条读法

只有一个下午：读导论，第三编（总纲），第七编（钉子），第九编（总解构）。

为孩子来的：读导论，第四、五编，各编里的「蒙氏教室」三章，再读第十二编第 55 章。

为自己来的：读第一编（他的一生），第六编（无土），第十二编。

◆ 四、这句判词在什么情况下会错

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本书写下三个条件：

第一，如果在他自己的书里，找到一处让被教育的孩子、或者订约的公民，看见那只安排一切的手，并且有权一点一点改写它的地方——判决四就错了。要查的是《爱弥儿》第五卷和它没写完的续篇，《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 18 章，《论波兰政府》。

第二，如果一位好的辩护者能证明，卢梭写的「等不得、不许写、无土」，是他替现代人诊断出的病，而不是他开出的药——判词要从「他关上了」收窄成「他描述了」。本书第 47 章会请这位辩护者来。

第三，如果本书第 41 章那处「两副尺子」的物证，在法文原文里核不到——判决五降一级。

◆ 五、引文的规矩

凡书中带引号的卢梭原话，一律是大意，不是逐字翻译。卢梭的著作早已进入公有领域，本书据通行英译本逐句核过的，标〔核〕；法文原版尚待逐句核对。没有核到的，标〔待核〕。他的生平，大多来自他自己写的《忏悔录》——自述是珍贵的材料，也是他为自己辩护的书，本书把它当作「他怎样讲自己」来用，不当作不需要检验的史实。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v
前言　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 · · · · v
导读　五条判决与三条读法 · · · · · xii

导论　一坛泡菜 · · · · · **1**

第一编　一个人：一生都在转身 · · · · · **7**
第 1 章　出生九天 · · · · · 8
第 2 章　城门关了 · · · · · 13
第 3 章　一条丝带 · · · · · 18
第 4 章　华伦夫人 · · · · · 23
第 5 章　樊尚路上的半小时 · · · · · 28
第 6 章　育婴堂 · · · · · 33
第 7 章　焚书、流亡、湖心岛 · · · · · 37
第 8 章　人生序列表：一场被写的发生 · · · · · 41

第二编　他接手的题 · · · · · **45**
第 9 章　三张没有政府的图 · · · · · 46
第 10 章　这个根的那片土 · · · · · 50

第三编　总纲：一个环，被他从头剪断 · · · · · **53**
第 11 章　七条口述 · · · · · 54
第 12 章　一个环 · · · · · 58
第 13 章　同出一根：三处锚 · · · · · 62
第 14 章　病根 · · · · · 66

第四编　上 · D：等不得 · · · · · **69**
第 15 章　当晚就要结论 · · · · · 70
第 16 章　混沌一来就立约 · · · · · 74
第 17 章　张力一来就缩欲 · · · · · 77
第 18 章　纠缠一来就问心 · · · · · 81
第 19 章　让童年成熟：他会等的是一只钟 · · · · · 84
第 20 章　两个要他等的人：康德与伯克 · · · · · 88
第 21 章　蒙氏教室一：插了四十次的圆柱体 · · · · · 92
第 22 章　本编总账：空着等与缠着等 · · · · · 97

第五编　中・S：不许写 ····· **100**
第 23 章　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 ····· 101
第 24 章　第二天性 ····· 105
第 25 章　善良与德性 ····· 109
第 26 章　没有原罪 ····· 113
第 27 章　公意总是对的；以及一个开关 ····· 118
第 28 章　伯克：为了保存而改变 ····· 123
第 29 章　蒙氏教室二：好是长出来的 ····· 127
第 30 章　本编总账：老盐水是味道，不是污染 ····· 131

第六编　下・E：无土 ····· **135**
第 31 章　野蛮人活在自己里面 ····· 136
第 32 章　存够两人口粮的那一刻 ····· 140
第 33 章　公民之间最好不交流 ····· 144
第 34 章　从头来：立法者改变人性 ····· 148
第 35 章　一个真的无土之人：阿韦龙的野孩子 ····· 153
第 36 章　杜威：社会媒介 ····· 158
第 37 章　蒙氏教室三：土是设计的，也是长的 ····· 162
第 38 章　本编总账：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 ····· 166

第七编　钉子：九格表与同一支笔 ····· **169**
第 39 章　九格表 ····· 170
第 40 章　藏手 ····· 175
第 41 章　两副尺 ····· 180
第 42 章　一段之隔：接缝 ····· 184

第八编　相遇：三条会等的路 ····· **188**
第 43 章　患难生忍耐：保罗的链 ····· 189
第 44 章　动心忍性：孟子 ····· 193
第 45 章　随转不住：佛教 ····· 197
第 46 章　同一把尺量四边 ····· 202

第九编　总解构 ····· **205**
第 47 章　先挨打 ····· 206
第 48 章　判词完整版与三方程对账 ····· 211
第 49 章　一个根，三根梁 ····· 216
第 50 章　保底、死法，与给 SDE 写死法 ····· 219

第十编　身后：谁撬了他哪一只盖子 ····· **224**
第 51 章　一个要他等，一个替他没等，一个给他加了盖 ····· 225

第 52 章　一条一百五十年的家谱：伊塔尔、塞甘、蒙台梭利 · · · · · 230
第 53 章　到中国 · · · · · 234

第十一编　AI 时代重读他 · · · · · **238**
第 54 章　一台什么都立刻答的机器 · · · · · 239

第十二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 · · · · **244**
第 55 章　教育：一坛泡菜怎样养 · · · · · 245
第 56 章　健康：当晚就要好 · · · · · 254
第 57 章　个人事业：一个抄乐谱的人 · · · · · 260

结语　一坛老水 · · · · · **267**

参考书目 · · · · · **272**

附录 · · · · · **278**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序列 · · · · · 278
附录二　口述命题登记 · · · · · 281
附录三　九格速查与术语对照 · · · · · 283
附录四　判决速查卡与判负卡 · · · · · 286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 · · · · · 289
附录六　与本系列各卷对账 · · · · · 291
附录七　引文核验总表 · · · · · 292
附录八　他的二十句话与十个常见误读 · · · · · 298
附录九　主要著作速读卡与延伸阅读 · · · · · 302
附录十　占位者名录：谁先说过，本书让出什么 · · · · · 305
附录十一　练习、读书会讨论题与课堂用法 · · · · · 306
附录十二　关于蒙氏案例 · · · · · 309
附录十三　一句话索引 · · · · · 310

导 论

一坛泡菜

◆ 一、奶奶的老坛子

许岚的婆婆，也就是禾禾的奶奶，厨房角落里有一只泡菜坛子。

坛子是青灰色的，坛沿一圈水，盖子扣在水里。奶奶说，这坛水比禾禾她爸还老——里面的盐水，是从她婆婆那一辈的坛子里舀出来的，一坛接一坛，传了几十年。每回捞完一坛菜，她都要留下一半老水，添新盐、新姜，再放下一批新菜。

禾禾上幼儿园那年，许岚在网上买了一只漂亮的玻璃泡菜罐。她照着视频，烧开水，放凉，撒盐，放花椒，把洗干净的萝卜、豇豆码进去，心想：今天泡，明天吃。

第二天打开，萝卜还是萝卜，咸的，生的。第三天，水面冒出一层白沫，气味怪怪的，她差点倒掉。奶奶瞄了一眼，说：「别动它，再等等。」第七天，萝卜变得又酸又脆，可和老坛子里的一比，还是差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奶奶舀了一勺老水倒进玻璃罐里，说：「下一坛就好了。」

这一坛泡菜，就是这本书全部要用的工具。

◆ 二、七个词

用这坛泡菜，可以把本书用到的七个词一次讲完。

形状：泡好的萝卜那种又酸又脆、谁都认得出来的样子。它不是一下子出现的，是从「还是生萝卜」到「有点酸了」到「就是泡菜」，一点一点变清楚的。

路：从第一天到第七天，一天一天、先后不能乱的那串变化。第三天冒白沫，第五天开始出酸味——顺序是走出来的，不能跳。

土：让这条路能走、这个形状能长的那一整片东西——坛子，盐，水温，厨房的季节，还有老盐水里那一大群看不见的菌。土不是背景。同一根萝卜，放进玻璃罐的生水和放进奶奶的老水，长出来的不是同一种泡菜。

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变那片土。每一坛泡好以后留下的水，比原来的水更老、更有味；下一坛就站在这坛留下的土上。这就是回写。

一锅粥：刚放进去的那一天。菜、盐、水、菌都在里面，什么都有，只是还没分开、还没成形。一锅粥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有、还没长出样子。

正在成形：第三、第四天，冒白沫、气味怪、半生不熟。这是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出味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坏了，可味道正是在这几天里长出来的。

定型：第七天，酸脆稳住了，谁来尝都是泡菜。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老水再用下去，它还会变。

◆ 三、一张图纸

这七个词之间，有一张图纸。

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泡菜的酸脆，是那七天的路和那坛老水一起给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已经有点酸的菜，会让接下来几天走得更快；换一坛水，路就不一样。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每一坛菜、每一次发酵，都把那坛水养得更老。

写成三个式子，就是：

形状＝F（路，土） 路＝G（形状，土） 土＝H（形状，路）

三样东西，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最容易漏掉的，是第三个式子——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卢梭这本书的故事，主要就发生在第三个式子上。

◆ 四、三股劲，各有三拍

一坛泡菜里，还有三股劲。

第一股，叫创造：从一锅粥里，长出以前没有的东西。刚放下去那天，坛子里乱成一片；过几天，里面自己组织起来了，酸味冒出来了。它的三拍是：先是混沌，然后自己组织起来，最后冒出一个新样子。

第二股，叫幸福：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它也有三拍：先是张力一点一点积起来——等的这几天，心里惦记着、怕它坏；然后到某一天，模式一转——哎，酸了；最后是释放——夹一筷子，就着稀饭，那一口的痛快。

第三股，叫自由：在约束里裁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它的三拍是：先是纠缠——盐放多少、哪天捞、要不要加一勺老水，好几样东西拧在一起；然后是选择——奶奶说，再等等；最后是激发——一坛好泡菜，让下一坛有了新的起点。

三股劲，各有三拍。每一股的第一拍——混沌、张力、纠缠——都是要等的。这里的等，不是干坐着熬时间，是在这一拍上先不用力：不急着捞、不急着换、不急着下结论，让坛子里的东西自己缠够。

◆ 五、卢梭的坛子

现在可以说卢梭了。

如果卢梭来泡这坛菜，他会怎么做？

他会买一只全新的坛子，装干干净净的生水，一滴老水也不放——他说，老水是前人留下来的，里面什么都有，把人的味道弄坏了。这是无土。

他会在张力刚冒头的时候就捞：第二天不酸？那就别期待它酸，少想一点，今天的萝卜今天吃。这是等不得。

他不留老水给下一坛。每一坛都从头开始，每一坛都「本来的样子」。这是不许写。

这样泡出来的，永远是一坛咸萝卜。干净，不会坏，也不会有味道。

这个比喻，本书叫它一只新坛子。它对的地方要先说：新坛子干净，不带别人的怪味；一坛坏了的老水，确实能毁掉一整坛菜——卢梭看见的，正是那些坏了的老水。它错

在三处，正好对上他体系的三根梁：第一，坛子不可能是新的——人一出生，就在一片土里；第二，菜要等几天才出味——跳过等待，什么也长不出来；第三，老水是味道的来源，不是污染——回写不是弄脏，是养出来。

用前面那张图纸，把这只新坛子再说一遍。

第一个式子，形状＝F（路，土）。在他那里，土取空了，路又只剩「马上」那一下，于是长出来的形状，只能是出厂时就带着的那一份——他叫它天性、叫它自然。

第二个式子，路＝G（形状，土）。土不提出任何要求，就用不着忍；第一拍被删掉，路只剩下「立刻」：立刻立约，立刻缩欲，立刻问心。

第三个式子，土＝H（形状，路）。在他那里，这个式子被拒绝了：长出来的东西，不许沉回去改土。于是土永远长不出来，永远是空的。

三个缺口，互相撑着：没有土，就不必等；不等，就攒不下东西；攒不下，就没有回写；没有回写，土就永远是空的。全书的三个母题——无土、等不得、不许写——就是这三个式子上的三个缺口。

◆ 六、先清三个误会

说卢梭之前，先清掉三个关于他最常见的误会。

第一个误会：卢梭要大家回到森林里去。他从来没这样说过。他明说自然状态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核〕；他也明说人不可能退回去。伏尔泰收到他的书，回信开玩笑说，读了想用四条腿走路〔待核〕——这是伏尔泰的俏皮话，不是卢梭的主张。

第二个误会：卢梭的自然，是山水、森林、大自然。不是。他的自然，是人身上还没有被社会写过的那一份：饿了吃、困了睡、见别人受苦心里难过、不跟人比。这是一种人的节律，不是一片风景。本书的第一条口述，说的就是这件事。

第三个误会：卢梭反对理性，只讲感情。也不对。他写的《社会契约论》，是十八世纪推理最严密的政治书之一；他要人服从的，是自己参与订立的法。他反对的不是理

性，是一种特定的东西：人和人之间、一代和一代之间，那些慢慢积起来、回头改写人的东西。

◆ 七、一把钥匙：插了四十四次的圆柱体

全书还要用到一把钥匙。

一百多年后，意大利医生蒙台梭利在罗马一间给穷人孩子办的「儿童之家」里，记下了一个场面：一个大约三岁的女孩，拿着一块带着大小圆孔的木板，把一组粗细不同的小圆柱一个个插进去、拔出来、再插进去。蒙台梭利一动不动地看着，开始数；见她一直做下去，就连人带她坐的小扶手椅一起抬到桌上，她抓起木盒，又做了起来；蒙台梭利又叫全班孩子唱歌，歌唱完了，她还在做。蒙台梭利数到了四十四次。做完以后，她环顾四周，一脸满足，像刚从一场午睡里醒来〔核，《教育中的自发活动》英译本，1917〕。蒙台梭利在另一本书里说，三岁到三岁半的孩子，重复这个练习多达四十次的，并不少见〔核，《蒙台梭利博士手册》，1914〕。

这个女孩，正是卢梭的反面。

她在张力里待着——插错了，拔出来，再插，一次又一次，不走，不换。她在缠着等。做完四十四次，她身上有样东西变了：安静了，专注了，从此能做更难的事——这是回写。而她所在的那间教室，是蒙台梭利精心准备过的：椅子多高，木板多重，圆柱怎样设计才能让孩子自己看出错——那是一片设计过的土；可教室里还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互相看、互相学——那又是一片长出来的土。

蒙台梭利是卢梭的远房后人：她读过医生伊塔尔怎样教一个从森林里被捉回来的「野孩子」，也读过伊塔尔的学生塞甘怎样教智力迟缓的孩子，而伊塔尔那场实验，正是想看看卢梭说的「自然人」到底是什么样。这条线，本书第 35、52 章会讲。三个母题编里，各有一章「蒙氏教室」，拿这间教室和卢梭的书对照。要先说明一句：蒙氏教室在本书里用来说明道理，不当证据；蒙台梭利自己的零——她的「敏感期」是不是一只先排好的钟，她那间有准备的教室里，那只手藏在哪里——本书也用同样的三问去量。

八、这本书怎样陪你读

全书有一家人陪着读：许岚，她四岁的女儿禾禾，还有禾禾的奶奶。许岚在城里上班，禾禾刚上了一家蒙氏幼儿园，奶奶从老家县城来帮忙带孩子，带来了那只泡菜坛子。她们不承担论证，只是让书里的判断，每隔几章落到同一家人的厨房里。

书的第一编写他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一场被土写、被人写、一次又一次回写的发生——他自己在《忏悔录》里把它写得比谁都清楚。可他书里的那个人，却不许被写。这是全书第一个要记住的反差。

第 一 编

一个人：一生都在转身

编 序

这一编八章，写卢梭的一生。

写他的一生，不是为了凑一个传记。本书要拿他的一生，去对照他的学说。他的学说说：有一个本来的人，被社会盖住了、写坏了；好的教育和好的国家，要把这层写上去的东西揭掉。可他的一生，恰恰是一个人被土写、被人写、被一件件事写出来的最好的样本——而且写下这份样本的，正是他自己。《忏悔录》是西方最早、也最诚实地记下「一个人是怎样被写出来的」的书之一。

本编还要看另一件事：他一生中每一次碰到难受的关口，是怎样过去的。城门关了的那一夜，一条丝带、一屋子人盯着他的那一刻，被最依赖的人换掉的那一天，樊尚路上那半小时——他几乎每一次，都是当场转身。

前五章写到三十七岁那年樊尚路上的顿悟；第 6 章写育婴堂；第 7 章写成名以后的二十八年；第 8 章收成一张人生序列表。本编是判决一、二、三的第一批证据：他的一生，是一场被写的发生；他书里的人，不许被写。

第 1 章

出生九天

◆ 一、你一定听人说过「你跟你爸一个样」

逢年过节，总有亲戚拉着孩子说：你看，这眼神，跟你爸小时候一模一样；这脾气，随你妈。

说的人是一片好意。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一模一样」里，有多少是生下来就带着的，有多少是一张饭桌、一盏灯、一句天天挂在嘴边的话，一年一年写上去的？

卢梭晚年写自己的一生，第一件要交代的，就是这件事。

◆ 二、他怎样说自己的出生

1712 年 6 月 28 日，让-雅克·卢梭生在日内瓦。父亲伊萨克是钟表匠。母亲苏珊娜在生下他九天以后去世〔日期待核〕。

《忏悔录》第一卷开头，他这样写：我的出生要了母亲的命，这是我一生第一桩不幸〔核〕。

他生下来很弱，几乎没人指望他能活。是他的一位姑姑一手把他照顾大的；还有一位叫雅克琳的保姆。几十年后他写道：我们在会思考之前，先会受苦——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核〕。

父亲从此一生都没有从丧妻里走出来。卢梭记得，父亲常对他说：「让-雅克，我们来说说你妈妈吧。」他就回答：「好的，爸爸，可是说着说着，我们又要哭了。」话没说完，父亲的眼泪就下来了：「把她还给我吧；至少替她安慰我，把她在我心里留下的空，替我填上。」〔核〕

一个孩子，从会说话起，就被放在一个空位上——替一个死去的人，安慰一个活着的人。

三、一整夜一整夜地读小说

五六岁起，他开始有记忆。最早的记忆，是读书。

晚饭后，父子俩一起读母亲留下的一小箱小说。父亲本意只是让他练练认字，可两个人都读进去了，常常一读就是一整夜，非读完一卷不可。有时天亮了，窗外燕子叫起来，父亲不好意思地说：「走吧，睡觉去；我比你还像个孩子。」〔核〕

卢梭后来这样总结这段日子：那时候，我对什么事都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可是各种各样的感情，我都已经尝过了——我什么都没弄懂，却什么都感觉过了〔核〕。

紧接着，他写了一句很要紧的话：这种过早的、一团乱麻似的感情，给了我一种浪漫的、不切实际的人生想象，后来的经验和思考，一直都没能把它拔掉〔核〕。

请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在一盏油灯下读了一个夏天的小说，这个夏天就写进了他身上，写了一辈子，「拔不掉」。这是卢梭自己说的。

小说读完了，父子俩又去读外祖父留下的书。那是 1719 到 1720 年的冬天，书架上有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他很快迷上了普鲁塔克，把小说里的王子公主扔在一边，一心想着古罗马、古斯巴达的英雄。他说，正是这些书，和他与父亲读完以后的谈话，给了他一种共和的精神、一种对自由的热爱，一种受不了任何束缚和奴役的傲气；这份傲气，折磨了他一辈子〔核〕。

又是一样写进去、再也没出来的东西。

四、博塞的那把梳子

1722 年，父亲和一个军官起了冲突，为了避免坐牢，离开了日内瓦。十岁的卢梭被舅舅送到乡下博塞，和表哥一起寄住在朗贝尔西埃牧师家里读书。

在博塞，他过了一段很快活的日子。可也是在博塞，发生了两件他记了一辈子的事。

一件是朗贝尔西埃小姐对他的一次责罚。他在《忏悔录》里坦白：这次责罚在一个孩子身上留下的印记，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某种性情〔核〕。本书不细说，只记下他自己的判断：一件小事，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写出一辈子。

另一件，是一把梳子。

有一天，女仆把朗贝尔西埃小姐的几把梳子放在火边烘干，回来一看，其中一把的齿断了一排。那个房间只有他进去过。大人们问他，劝他，吓唬他，他一口咬定不是自己。大人们认定他撒了谎、还嘴硬，写信把舅舅叫来，狠狠打了一顿。他还是不认。

五十年后，他写道：我当着上天发誓，我完全是无辜的，我没有碰过那把梳子，连火炉边都没去过〔核〕。

这件事为什么要紧？他自己说：一个一向被温和、公正对待的孩子，第一次尝到不公正，而且是来自他最爱、最敬重的人——那一夜，他和同样挨了打的表哥坐在床上，一百遍地喊「刽子手！」。五十年后写到这里，他说自己的脉搏还在加快；那第一次的暴力与压迫，刻进了他的灵魂。更要紧的是下一句：那股愤怒起初只和他自己有关，后来却完全脱离了他个人，变成了一见到任何不公正——不管落在谁身上——心就烧起来的那种东西〔核〕。

一把没碰过的梳子，长成了一个人一生的正义感。后来那个写《论不平等》、写《社会契约论》的卢梭，那团火，最早就是在博塞的这张床上点着的。

还有一个小场面，也发生在博塞。表哥长得瘦弱，常被村里的孩子起外号取笑。卢梭记得：表哥对这些羞辱忍得还算耐心，我却当场就要打架〔核〕。结果两个人都挨了揍。

一个忍，一个当场就上。请也把这个场面记在心里。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写的，都是他自己写下的事。

卢梭在这里做对了一件前人几乎没做过的事：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人是被一件件具体的事写出来的——一盏灯下的一个夏天，一把梳子，一次责罚，一本普鲁塔克。他没有说「我生来就是这样」。他说的是：这个夏天，那次冤枉，让我成了这样；而且，拔不掉。

这是一双极其锐利的眼睛。十八世纪写自传的人很多，大多写自己做了什么、见了谁、得了什么荣誉。卢梭写的却是：我是怎样被这些事长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他比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更靠近本书所说的「发生」。

◆ 六、SDE 看这一处

用导论里那坛泡菜来看，这个孩子不是一只新坛子。

他一出生，就泡在一坛很老的水里：一个钟表匠的家，一座加尔文的共和国，一个失去妻子、夜夜读小说的父亲，一箱母亲留下的书，一架外祖父留下的普鲁塔克。这是土。一个夏天接一个夏天的读书，一次又一次地被父亲当作母亲的替身抱着哭——这是路。长出来的，是一个感情早熟、爱幻想、极端受不了不公和束缚的少年——这是形状。而这个形状，又回头改了他此后的一切：他说，拔不掉。这是回写。

一个人一生里，能把回写看得这么清楚、写得这么诚实的，不多。

可是，请看这本书后面要讲的那个卢梭：写《论不平等》的卢梭，写《爱弥儿》的卢梭。在那些书里，他要找的，恰恰是一个还没被任何东西写过的人——一个只有自爱、只有怜悯、不跟人比、没有被一盏灯一本书写过的人。他叫它「自然人」。

一边，他用一整本《忏悔录》证明：人是被写出来的，写进去的拔不掉。另一边，他用一整套学说去找：没被写过的人在哪里。

这就是本书第一个要记住的反差。

◆ 七、放回日子里

回到许岚家。

禾禾四岁，已经有好几样「拔不掉」的东西了：她睡前一定要听奶奶那首老家的童谣；她一见到穿白大褂的人就哭，因为两岁时打针疼过一次；她吃饭一定要用那只印着小兔子的碗。

许岚有时候会想：这些是禾禾的「本性」吗？还是这四年里，一样一样写进去的？

卢梭会说：这些都是写进去的，有的写得好，有的写坏了；要紧的是找出那个没被写过的禾禾。SDE 会说：没有一个没被写过的禾禾。有的是一个被写着的、还在被写的禾禾——要紧的不是揭掉写上去的，而是看清哪些写得好、哪些写坏了，接下来怎样写。

一个小练习：找一样你身上「拔不掉」的东西，一个口味、一种怕、一句口头禅。问自己三件事——它是哪一年、在哪一片土里写进去的？它现在推着你做什么？你想让它接下来怎样被改写？

> **带走的话**
>
> **卢梭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是被写出来的，而且写进去的拔不掉；可他的学说，却要去找一个从没被写过的人。**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亲口承认，人是一件件事写出来的（落在「不许写」与「无土」的反面）。关门：暂未关，门要到他的学说里才关上。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那个被冤枉的孩子，没有等，也没有地方等；那个挨外号的孩子，当场就上。

第 2 章

城门关了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深夜，你一个人站在一扇关上的门前。也许是宿舍的门禁过了点，也许是单位的大门落了锁，也许只是家里的门，你知道推开它要挨一顿骂。

门外这一夜怎么过？是找个地方熬到天亮，第二天进去认个错；还是转身就走，再也不回来？

十五岁的卢梭，就站在这样一扇门前。

◆ 二、一个「只配拿锉刀」的学徒

先说他是怎样走到那扇门前的。

从博塞回到日内瓦，家里给他找出路。先送到市政府一位书记官马瑟龙那里学抄写。书记官嫌他笨，天天骂他蠢，说他舅舅答应送来一个机灵孩子，结果送来一头驴。最后把他赶了出来，书记官手下的人都说：这孩子只配去拿锉刀〔核〕。

于是 1725 年，他被送去给一位雕刻匠当学徒。这位师傅年轻、粗暴。卢梭后来写：没多久，他就把我童年所有可爱的东西都磨掉了，把一个本来活泼的孩子弄得呆头呆脑，把我的感情和我的处境一起，压成了彻底的奴役〔核〕。拉丁文忘了，历史忘了，罗马人是不是存在过都记不清了。父亲来看他，已经认不出当年那个「小偶像」。

接下来这一段话，是整本《忏悔录》里最值得一个研究卢梭的人抄下来的话之一：

我一刻不停地被关在活计上，而师傅和伙计们享有的自由，只让我更感到自己的屈从；我看见的每一样东西都成了我想要的，理由只有一个——我不被允许享用任何东西。就这样，我学会了贪、学会了装、学会了撒谎，最后学会了偷——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念头，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能完全摆脱它。欲望加上无能，自然而然就引出了这种恶〔核〕。

请注意最后一句：欲望加上无能，引出恶。

三十多年后，他在《爱弥儿》里写下全书最要紧的一句话：我们的不幸，在于欲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核〕。在同一本书里，他还写：对人的依赖生出一切恶，让主人和奴隶一起堕落〔核〕。

这两句理论，都能在这间雕刻铺子里找到它们的出生地。一个少年被一个粗暴的人压着，想要的越来越多，能做的越来越少，于是学会了偷。他后来说「对人的依赖」是万恶之源，不是从书上推出来的，是从自己的手指上长出来的。

◆ 三、城门

1728 年春天，他十五岁多，快十六了。他写那时的自己：焦躁，对自己不满，对周围的一切不满，无缘无故地流泪，不知为什么地叹气〔核〕。

每个星期天做完礼拜，伙伴们来找他出城玩。他一玩起来就比谁都疯，从来想不起回去。日内瓦的城门天黑要关。他已经有两次被关在城外，在外面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的待遇可想而知；师傅已经放话，第三次，有他好看的。

第三次还是来了。那天他和两个伙伴往回赶，离城还有半里路，听见城里打起了收兵的鼓。他拼命跑，跑到桥边，看见士兵已经站好了岗，他用快要喘不过气的嗓子喊他们——太晚了。离哨兵还有二十步，第一道吊桥已经拉起来了〔核〕。

他扑倒在城外的斜坡上，绝望得不行。

接下来这一段，是本章最要紧的地方。他写：我的两个伙伴，对这件倒霉事只是一笑，马上决定了怎么办——在外面过一夜，第二天早上进城。我的决定和他们不一样，却一样突然：我当场发誓，再也不回师傅那里去了〔核〕。

第二天早上，伙伴们进了城。他请他们给表哥带个话，告诉他自己的决定，和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然后他就走了。

◆ 四、同一扇门，两种过法

同一扇关上的门，同一个夜晚。

两个伙伴的办法是：熬一夜，第二天回去挨骂。这一夜的难受，他们留在身上，带回城里，第二天承受下来。

卢梭的办法是：当场就转。那一夜的难受还没来得及积起来，他已经换了一条路。

请不要急着说谁对谁错。先把公道还给他。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师傅是个粗暴的人，已经放话要重重收拾他；回去，意味着挨打、意味着继续那种「被压成彻底奴役」的日子。他的两个伙伴也许回去只挨几句骂，他回去挨的是什么，他比谁都清楚。转身离开，对他来说是一种活路。而且，这一走，确实把他带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几天以后，他就会在安纳西见到华伦夫人。如果那天他熬到天亮回了城，世界上多半只会多一个日内瓦的钟表壳雕刻匠。

所以本书不说他「应该留下」。本书只记下他自己用的那个词：当场。

这个词，在他以后的一生里，会一次又一次出现。

◆ 五、他自己说过：等待，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几年以后，他在流浪的路上，有过一次得到一位大使资助的机会。他写道：如果我再多一点耐心，他大概不会不管我；可是，干耗着、等着、求着，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泄了气，不高兴了，于是我所有美好的指望，又一次落了空〔核〕。

「等着，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本书的第六条口述说：碰到张力，他没有忍耐，急着马上转换——不能等待。这不是后人贴给他的标签。这是他自己写在《忏悔录》里的话。

◆ 六、SDE 看这一处

用三股劲的三拍来看城门这一夜。

张力积起来了：两次被关、师傅的警告、那种说不出的焦躁，一点一点积在这个少年身上。到了第三次城门落下，张力到了顶点。这时候，有两条路。

一条是留在张力里：熬这一夜，把难受带回去，让它在第二天的挨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化开，也许化成一次和师傅的摊牌，也许化成一种忍住的本事，也许化成一个少年终于看清自己要什么。这条路，要等。

另一条是马上转：不熬了，换一个地方，换一种活法。

他走了第二条。这一走，不是错；可是这一走，他没有经历第一条路会在他身上长出的那样东西。后来的书里，他把第一条路里会长出的东西——忍、积、磨出来的品格——统统写成了「不自然」。

还要看一件事：他为什么能走得这样干脆？因为在他眼里，城里那一切——师傅、铺子、那个被磨得呆头呆脑的自己——都是被人写坏了的东西，没什么可留恋的。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身后那片土全是坏土，转身就不难。这是第三个母题「无土」最早的样子。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有一个同事，今年换了第三份工作。每一次都是这样：有一天开会被领导当众说了几句，当晚她就写好了辞职信，第二天交了上去。她说：「那种地方，多待一天都是在消耗自己。」

有时候，她说得对。一片只会伤人的土，离开是对的。

可许岚也注意到：她每到一个新地方，头三个月都干得很好，第四五个月，总会碰上一次同样的难堪，然后又是当晚的辞职信。她每次都走得很干脆，可每次走进的，都是同一扇门。

卢梭会说：离开那片写坏人的土。SDE 会多问一句：那一夜的难受，如果在身上留一晚，会不会长出点别的？

一个小练习：下次你想「当场就走」的时候，给自己定一个最短的等待——不是等到想通，只是等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再决定走不走。你可以照样走，只是这一次，走的人多了一夜。

带走的话

同一扇关上的城门，伙伴们熬一夜回去，卢梭当场转身；这一转，给了他一条活路，也让他终身都没学会，一扇门前可以先等一夜。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看见欲望加无能引出恶，「对人的依赖」的理论在这里出生。关门：当场转身，那一夜没有留下来（落在「等不得」）。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伙伴们缠着等了一夜；他没有等。

第 3 章

一条丝带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小学的教室里，桌上的一块橡皮不见了。老师站在讲台上，问：「谁拿的？」全班四十双眼睛转过来，落在你身上。

你没拿，心里却发慌；或者，你拿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嘴里冒出一句：「是他给我的。」

那一刻，你怕的不是被罚。你怕的是那四十双眼睛。

◆ 二、都灵的一个小仆人

逃出日内瓦以后，他走到城外不远的孔菲尼翁，那里的神父德·蓬韦尔款待了他，劝他改信天主教，把他打发到安纳西，去见一位专门收留新皈依者的夫人——华伦夫人。那是 1728 年的棕枝主日〔核〕。华伦夫人又把他送到都灵的一所慈善院，在那里，他改宗了天主教。

改宗以后，没人再管他。十六岁的卢梭，在都灵街头找活干，最后在一位贵妇德·韦尔切利夫人家里当了仆人。

几个月后，夫人去世了。清点遗物的时候，什么都没少，只少了一条粉色镶银边的旧丝带，是夫人的侄女的。

是他拿的。他在《忏悔录》里写：好几样更值钱的东西就在我手边，可只有这条丝带诱惑了我，于是我偷了它〔核〕。

他没怎么藏，很快被发现了。大家问他从哪儿拿的。他慌了，吞吞吐吐，最后说：是马里永给我的。

◆ 三、马里永

马里永是府里的厨娘，一个从山里来的年轻姑娘，脸色有山里人才有的那种清新，人又规矩又善良，谁都信得过她。

主人们把她叫来，当着一大屋子人——其中还有一位伯爵——把丝带拿给她看。卢梭当面指认她。她愣住了，说不出话，看了他一眼。他写：那一眼，连魔鬼都能被解除武装，可我那颗野蛮的心顶住了〔核〕。

她坚决否认，但没有发火，只是劝他回过神来，别冤枉一个从没害过他的姑娘。他却更加肯定地、当着她的面，把指控又说了一遍。

那个姑娘哭了，说了一句话：「啊，卢梭！我原以为你是个好孩子。你让我很不幸，可我不愿意换成是你。」〔核〕

事情最后没有查清。伯爵把两个人都打发走了，只说了一句：做错事的人，良心会替无辜的人报仇。

卢梭写：这句预言应验了，而且每天都在应验〔核〕。

◆ 四、四十年

这件事，他背了四十年。

他写道：我不知道那个被我诬陷的姑娘后来怎么样了，可是背着那样的名声，她多半很难再找到一个好人家。有时候在睡梦里，我看见这个可怜的姑娘走进来，责备我的罪，好像那是昨天的事〔核〕。他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连对华伦夫人也只说过自己犯过一件可怕的罪，没说是什么。他说，想把这块压在心上的石头卸下来一点，是他决定写《忏悔录》的一个重要原因〔核〕。

一条丝带，一个厨娘，一屋子人，一个少年当场的一句谎话——四十年后，长成了一整本书。

◆ 五、他怎样解释那一刻

接下来他给自己作了一番解释。本书把这番解释完整地转述出来，因为它比他的任何一本理论书，都更早、更清楚地说出了他后来那套学说的核心。

他说：那一刻我根本没有想害人。我诬陷她，说来奇怪，恰恰是因为我对她有好感——我本来想把丝带送给她，她正在我的脑子里，我脱口就说了她。她出现的时候，我的心像刀割一样，可是那一屋子人的在场，压过了我的悔恨。我不怕受罚，我怕的是羞耻；我怕它甚过怕死、甚过怕罪、甚过怕世上的一切。如果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我一定会说出真相；或者，如果那位伯爵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别害这个可怜的姑娘，如果是你，就认了吧」，我相信我会马上扑到他脚下〔核〕。

请把这段话和他后来的学说对一对。

「那一屋子人的在场」——后来在《论不平等》里，他说：野蛮人活在自己里面，社会人却总是活在自己外面，只知道活在别人的意见里，好像他对自己存在的感觉，只能从别人对他的评判里得来〔核〕。

「我怕的是羞耻」——后来在《论不平等》和《爱弥儿》里，他把人分出两种心：一种是保全自己的自爱，一种是总拿自己和别人比、总在乎别人怎么看的自尊；前一种是自然的，后一种是进了人群以后才长出来的，是一切罪恶的来源。

都灵那间屋子里发生的，就是他后来理论里的那个「自尊」，第一次压倒了良心。

◆ 六、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次，他看得极准。

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的事，和他一个人时会做的事，往往不一样。那一屋子眼睛不是背景，它在推：它把一个本来会认错的孩子，推成了一个当面诬陷别人的孩子。卢梭是最早把这件事看透、并且敢拿自己当标本来写的人之一。

而且他看见了另一件事：如果有人把他拉到一边——给他一个小小的、没有人盯着的空间，给他一点时间——事情会完全不一样。

◆ 七、SDE 看这一处

这正是本章最要紧的地方。

那一刻，张力一下子压到了顶：丝带在桌上，马里永站在对面，一屋子人盯着他。那个场面，不给他任何时间。他必须当场给出一个回答。

卢梭自己说，他需要的是一个「被拉到一边」的空间。换成本书的话说：他需要一个可以等一等的地方——让羞耻先在身上待几秒，不马上转成一句话；让那一眼的分量落下来，再开口。

可是那一屋子人不给他这个时间，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练出过在众人面前多撑几秒的本事。于是张力当场转了出去——转成了一句谎话，落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

后来的卢梭，从这件事里得出的结论是：要把那一屋子人拿掉。让人活在自己里面，不活在别人的意见里；让孩子只跟物打交道，不跟人比；让公民投票的时候彼此不交流。他要拿掉的，是这间屋子——是土。

SDE 从同一件事里看到的，是另一种可能：屋子是拿不掉的，人一辈子都活在一屋子一屋子的眼睛里；要长的，是在这间屋子里多等几秒的本事——而这种本事，恰恰是一次次在人前挨过、忍过、没转出去，才慢慢长出来的品格。卢梭后来把这样长出来的品格，叫作不自然。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下。马里永那一刻，也在同一间屋子里，同一群眼睛下，她却没有乱：她否认，不发火，劝他回过神来，最后说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卢梭说她那种温和，在一屋子人看来反而像是心虚。可是本书看到的是：同一片土上，一个少年当场转成了谎，一个姑娘撑住了。撑住的那一个，在他的学说里没有位置。

◆ 八、放回日子里

禾禾的蒙氏幼儿园里，有一天两个孩子抢一辆小车，其中一个哭了。老师没有当着一屋子孩子问「是谁先抢的」，而是把两个孩子带到教室角落的一块小地毯上，蹲下来，等他们哭完，才问：「刚才发生了什么？」

许岚后来问老师，为什么不当场问清楚。老师说：当着大家问，孩子第一句话，多半是为了不丢脸说的；带到一边，等一等，第一句话才多半是真的。

这正是卢梭在都灵那间屋子里没有得到的东西。

一个小练习：下次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被当众问「是不是你」的时候，试着说一句：「让我想一下。」只是一句话，给张力留出几秒钟。几秒钟，有时候就是一条丝带和一个姑娘一生的差别。

> 带走的话
>
> 都灵那间屋子里，一屋子人的眼睛压过了一个少年的良心；他后来的学说要拿掉那间屋子，而他当时真正缺的，是在屋子里多等几秒的本事。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看见「别人的眼睛」会推着人作恶，自尊的理论在这里出生。关门：结论是拿掉那间屋子，而不是长出在屋子里撑住的本事（落在「无土」与「等不得」）。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他没有等；马里永撑住了，缠着等的是她。

第 4 章

华伦夫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生里，也许有过这样一个人：在你最狼狈的时候接住了你，给你饭吃、给你书读、教你怎样说话、怎样穿衣、怎样和人打交道。你后来成了什么样的人，一大半是在这个人身边长出来的。

然后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在这个人心里的位置，被别人占了。

◆ 二、「孩子」和「妈妈」

1728 年的棕枝主日，十五岁多的卢梭在安纳西第一次见到华伦夫人〔核〕。她是一位从瑞士来的、改宗了天主教的年轻贵妇，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年龄待核〕。他本以为会见到一个板着脸的老太太，见到的却是一张温柔、明亮的脸。

她先把他送去了都灵。一年多以后，他从都灵流落回来，她收留了他。从此，前后十几年，他断断续续地住在她身边。

他写：我们一见面，就有了一种最温柔的亲密，这种亲密保持了她的一生。「孩子」是我的名字，「妈妈」是她的名字；我们一直这样叫着，哪怕多年以后，年龄的差别几乎看不出来了〔核〕。

一个出生九天就失去了母亲的人，十六岁遇到了一个让他叫「妈妈」的人。

◆ 三、被写的十二年

这十二年，是他一生被写得最深的十二年。

她给他找过出路：送他进修道院学当神父（没学成），送他进唱诗班学音乐（音乐成了他后来的一门手艺），让他帮着管账。她教他礼貌、谈吐、怎样在一个客厅里坐着。他在她身边读书、生病、恋爱。1733 年前后，他成了她的情人〔待核〕。

这中间，他也一次又一次地离开：跟着一个音乐教师去里昂，半路把人家扔下；冒充一个从巴黎来的音乐家，在洛桑开音乐会，出了大丑；在瑞士、在法国乱走。就在这些年里，他写下了本书上一章引过的那句话：干耗着、等着、求着，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核〕。他在同一个地方，还写过另一句：对我来说，预见一向只会让享受变苦〔核〕。

请把这两句放在一起：等着，不可能；预见，让享受变苦。第三条口述说，他的自然里，没有对张力的忍耐。这两句话，就是那个自然的自白。

◆ 四、沙尔梅特：一生短暂的幸福

大约 1736 年起，他和华伦夫人搬进了尚贝里城外山坡上的一座小房子，叫沙尔梅特。

这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他写：从这一刻起，开始了我一生短暂的幸福，那些平静而飞逝的时光，给了我权利说：我活过。……我和太阳一起起床，我很幸福；我散步，我很幸福；我看见妈妈，我很幸福；我离开她，还是很幸福〔核〕。

他说，这种幸福不在任何事情、任何话、任何念头里，只是感觉到、享受着。

这段话，是他后来整个幸福论的原型：没有前面，没有后面，只有此刻；不求什么，不等什么，只是在着。三十年后，他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里写湖心岛上的小船，写的还是这种幸福〔待核〕。

◆ 五、可是，他在沙尔梅特还做了另一件事

《忏悔录》里还有一段写沙尔梅特的文字，很少被人引用。它写的是他怎样读书。

每天早上散完步、和妈妈吃过早饭，他就进书房，读逻辑、读洛克、读马勒伯朗士、读莱布尼兹、读笛卡尔。他很快发现，这些作者彼此永远在打架。他先是异想天开，想把他们调和起来，白费了很多工夫，把自己弄得头昏脑涨。

后来他换了一个办法。他说，这个办法是他后来一切进步的来源：读每一位作者，都跟着他的思路走到底，不让自己的想法、也不让别的作者的想法插进来，也不争论谁

对谁错。他对自己说：我先积攒一批观念，对的也好错的也好，只要想清楚了；等我的脑子装得够多了，再去比较、去挑选。这样跟着别人想了好几年，几乎不作判断，他发现自己手里终于有了足够的材料，可以开始自己想了〔核〕。

学几何，他记性不好，就把同一段路走一百遍、再走一百遍〔核〕。

请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面对一大堆互相打架的思想——那正是一团纠缠——他没有急着选一边，而是留在纠缠里，攒了好几年，等脑子装够了，才开始挑。学几何，同一段路走一两百遍。

这就是缠着等。这是一个在第一拍里待了好几年的人。

◆ 六、「我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

1737 年，他觉得自己病得快死了，去蒙彼利埃看病。第二年回来，发现华伦夫人身边多了一个年轻人，一个叫温岑里德的理发匠之子。他写：总之，他已经在那里了；我发现我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核〕。

他在沙尔梅特又勉强住了一阵，1740 年，离开了，去里昂给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一生最长的一次「被写」，就这样结束了。

◆ 七、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先说他的学说哪里对。

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确实是一种不求什么、不等什么、只是在着的日子。他后来说，人的幸福不在欲望越来越多，而在欲望和能力相当；太多的预见、太多的想要，会让人的享受变苦。这个判断，今天每一个被焦虑追着跑的人，都能从自己身上验证。一个晚上，放下手机，坐在阳台上，听一场雨——那种幸福，卢梭写得比谁都好。

◆ 八、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把这一章里的两段沙尔梅特放在一起。

一段是：我起床，很幸福；我散步，很幸福。此刻，只有此刻。

另一段是：面对一堆互相打架的思想，我不急着选，先攒几年；几何，同一段路走一两百遍。

两段写的是同一座房子、同一些年。前一段，是他后来的幸福论；后一段，是他后来成为卢梭的那个本钱。没有那几年跟着洛克、莱布尼兹、笛卡尔一路想下去的积攒，就没有后来写出《论不平等》、写出《社会契约论》的那个脑子。

他的学说，只收下了前一段。后一段——那种在纠缠里待着、在张力里攒着、同一段路走一百遍的本事——在他的学说里没有位置。《爱弥儿》第四卷里的那位萨瓦牧师，碰到哲学家们互相打架，说的是：他们非但没除掉我的疑惑，反而让疑惑成倍增加，于是我选了另一个向导——内心之光〔核〕。同样是面对一群互相打架的哲学家：沙尔梅特的年轻人留下来攒了几年，书里的牧师当场转向了内心。

还有一处反差。华伦夫人，正是他后来理论里所说的「对人的依赖」：他吃她的、住她的、由她安排前途，连他的趣味、谈吐、音乐，都是她写上去的。他后来说，对人的依赖生出一切恶。可他一生最幸福的那几年，恰恰是他最依赖一个人的那几年。

他没有把这件事写进他的理论。他的理论把「被人写」整个判成了堕落，于是连他自己最好的那段被写，也一起被判了。

◆ 九、放回日子里

许岚第一次去看禾禾的蒙氏幼儿园，看见一个五岁的男孩，在一张小桌子上，一遍一遍地把一串珠子数过去、数回来。他数错了，从头再数；又错了，又从头。许岚在旁边站了十分钟，他一直在数。

老师说：别打扰他。他在攒东西。

许岚想起自己小时候。她学什么都快，学会了就换下一样，一样都没有「攒」过。现在她三十多岁，会的东西很多，能拿得出手的，好像没有一样。

卢梭在沙尔梅特，曾经就是那个一遍一遍数珠子的孩子。他后来写书，却只记得了那个在阳台上听雨的自己。

一个小练习：想一件你曾经「攒」过好几年的事——一门手艺、一种语言、一段一直在读的书。问自己：那几年里，是什么让你没有中途换掉它？把答案写下来。那就是你身上「缠着等」的本事长出来的地方。

> **带走的话**
>
> 沙尔梅特有两个卢梭：一个此刻就很幸福，一个把同一段路走一百遍；他的学说只收下了前一个，而把他造就成卢梭的，是后一个。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只是在着的幸福，他写得比谁都好。关门：把「攒」和「被人写」从学说里拿掉（落在「等不得」与「不许写」）。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沙尔梅特的书房里，他缠着等了好几年。

第 5 章

樊尚路上的半小时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走在路上，洗澡的时候，快睡着的那一刻，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一下子把你好多年想不通的事全照亮了。你激动得不行，觉得人生从此不一样了。

那个念头，真的是那一刻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 二、一个没有耐心的家庭教师

1740 年，卢梭离开沙尔梅特，到里昂给马布利先生家当家庭教师，教两个男孩。

这是他一生第一次正式教孩子。结果很糟。他在《忏悔录》里写得毫不留情：孩子们听懂了、学好了，我就是天使；一不顺，我就是魔鬼。学生听不懂，我就急；他们一显出坏脾气，我就气得想掐死他们。……两个孩子，性情完全不同，要是我有耐心、有好脾气，也许能教成；可我两样都没有，所以一事无成〔核〕。

他还写，他当时对孩子只会用三样东西：动感情、讲道理、发脾气。他常对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讲道理讲到自己流泪，以为孩子也会跟着感动；小的那个一心要把他气疯，一旦成功，就轮到孩子当哲学家、他当孩子了。

一年以后，他辞职了。

请记住这件事。二十年后，他写出了西方最有名的一本教育书《爱弥儿》，书里最著名的一条规矩，就是：不要跟孩子讲道理。一个在里昂失败过的家庭教师，把失败带回去，放了二十年，长成了一本书。这是回写——一次失败沉下去，回头改了他。可这本书本身，却不许书里的孩子被这样写。

◆ 三、巴黎

1742 年，他带着一套自己发明的、用数字记谱的方法来到巴黎，想靠它出人头地。巴黎的科学院听了他的报告，客气地评了几句，没有采用〔待核〕。

接下来的几年，他在巴黎的沙龙里慢慢混出点名气：写歌剧，抄乐谱，给一位大使当过一年多秘书，和大使吵翻了回来〔待核〕；认识了狄德罗、孔狄亚克；给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写音乐条目；1745 年，认识了旅馆里的洗衣女工泰蕾兹，此后和她相伴一生。

他在巴黎，活在一个比都灵那间屋子大一万倍的屋子里：沙龙。沙龙里每个人都在看别人，每个人都在比，每句俏皮话都在争一个位置。他后来写的那个「只活在别人的意见里」的社会人，就是这间屋子里的人——也包括那些年的他自己。

◆ 四、樊尚的那条路

1749 年夏天，狄德罗因为一本书被关进了巴黎东边的樊尚城堡。卢梭每隔一两天就去看他。

那年夏天热得出奇。樊尚离巴黎两里路，他没钱坐马车，下午两点就走路去，一个人的时候走得飞快，好早点到。路边的树按当地习惯修剪得光秃秃的，没什么荫凉，他常常累得扑倒在地上，走不动了。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手里拿本书，也许能让自己走慢一点〔核〕。

有一天，他拿的是一份《法兰西信使报》。边走边读，读到第戎学院登的一道征文题：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使风俗败坏了，还是使风俗纯洁了？

他写：读到这道题的一刹那，我仿佛看见了另一个世界，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核〕。

后来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那一刻他在路边一棵树下坐了半个小时，泪流满面，衬衣前襟都湿了，脑子里一下子涌出成群的真理〔据致马勒泽布信，待核〕。到了樊尚，他激动得接近谵妄。狄德罗看出来了，他就把自己在树下用铅笔写下的一段——借古罗马执政

官法布里基乌斯之口，痛斥罗马的奢华——念给狄德罗听。狄德罗鼓励他写下去，去参加征文。

他写了，1750 年得了奖。他从此成名。

◆ 五、他怎样读这半小时

他怎样看这一刻?

《忏悔录》里，他紧接着写了两句话：从那一刻起，我毁了。我一生其余所有的不幸，都是这一刻错误的必然结果〔核〕。

请注意这两句话的形状。一个三十七岁的人，把自己此后的一生，全部挂在路边一棵树下的半个小时上。一刻，决定一切；此后的都是这一刻的「必然结果」。

◆ 六、先说他对在哪里

那半个小时是真的。一个人确实会在某一刻，突然把很多年的东西一下子看通。他在那一刻看见的东西，也真是了不起的东西：人们以为越来越多的知识、越来越精致的艺术、越来越讲究的礼貌，一定让人变好；他第一个大声说，不一定——这些东西也可能让人越来越假、越来越只活在别人眼里。今天，一个每天刷几个小时短视频、越刷越焦虑的人，大概能懂他那半小时里看见了什么。

◆ 七、SDE 看这一处

用创造的三拍来看这半个小时：先是一锅粥，然后自己组织起来，最后冒出一个新样子。

樊尚路上那半小时，是第二拍：一锅粥在一刹那自己组织起来了。它确实来得很快——组织起来的那一下，本来就常常是快的，像泡菜坛子在某一天突然就酸了。

可是那一锅粥，是什么时候熬起来的?

一个在油灯下读了一夜又一夜小说的孩子；一个读普鲁塔克、心里装着斯巴达的少年；一把没碰过的梳子；一间把人压成奴隶、教人学会偷的雕刻铺；一条丝带和一屋子

眼睛；沙尔梅特书房里那几年跟着洛克、笛卡尔一路想下去的积攒；里昂那两个教不好的孩子；巴黎沙龙里那几年的比来比去。三十七年，一坛一坛地积。那道征文题，只是最后掉进坛子里的一粒盐。

他在那一刻看见了另一个世界。可他讲这件事的方式，是把前面三十七年的积累，全部折叠进了路边的半小时；又把后面二十八年的一生，全部说成这半小时的「必然结果」。一刻之前没有路，一刻之后只有必然。

这正是第六条口述说的那个形状：碰到混沌，急着进入自组织——而且在讲述里，把混沌那一拍整个删掉。

为什么这样讲故事，会这样动人？因为「一刻改变一生」的故事，把等待的那一大段全部省掉了。听的人不用陪他熬三十七年，只要陪他在树下坐半小时。今天的很多励志故事，也是这样讲的：某一天，某一句话，某一次旅行，人生从此不同。这样的故事好听，可它教给听的人的，恰恰是：不用等，只要等那一刻来。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值得写在这一章的最后。那天，他拿起那份报纸，本来是想让自己走慢一点。

◆ 八、放回日子里

许岚的弟弟去年辞了职，说自己在一次徒步的路上「突然想通了」，要去做独立咖啡馆。家里人都劝不住。他说：「那一刻我就知道了，这就是我要做的。」

许岚没有劝他。她只是问了一句：「你那一刻想通的东西，是那一刻才有的，还是这几年一直在心里攒着的？」

弟弟愣了一下，想了很久，说：「好像是攒了好几年的。那几年我每个周末都在朋友的店里帮忙。」

那就好，许岚说。攒了好几年的「一刻」，才站得住。

一个小练习：想一个你生命里的「突然想通」。在纸上往前倒着写：那一刻之前，有哪些事一件一件在攒？写满半页纸，你会发现，那一刻不是起点，是一个收口。

带走的话

樊尚路上那半小时是真的，可它是三十七年熬出来的一锅粥在一刹那成了形；卢梭把前面的三十七年折进了半小时，又把后面的一生说成了它的必然结果。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科学与艺术未必让人变好，这一看是真的。关门：把积累折进一刻、把后来说成必然（落在「等不得」与「不许写」）。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那一锅粥是缠着熬了三十七年的；他讲它的时候，只讲了揭锅的那一下。

第 6 章

育婴堂

◆ 一、先说这一章怎样写

这一章写的是卢梭一生中最难写、也最常被拿来攻击他的一件事：他和泰蕾兹生的五个孩子，一出生就被送进了巴黎的育婴堂。

这件事是他自己在《忏悔录》里讲出来的。本书照他自己的叙述写，把他给出的每一条理由都完整地摆出来。本书不在这里给他定罪——拿一个人的私事去判他整套思想的对错，是诛心，不是拆。本书只问一个问题：他讲这件事的时候，用的是哪一套想法？

◆ 二、「既然是这里的风俗」

1740 年代的巴黎，他常去一家包饭的馆子吃饭。饭桌上的人，讲的多是些风流韵事：谁被骗了，谁的太太被引诱了，谁往育婴堂里送的孩子最多，谁就最受大家捧场。

他写：我感谢上帝，我学到的不是这些人的品行，而是他们的信条。我照着每天在眼前看到的样子，形成了自己的想法——这些人大体上都是和气的、甚至很正派的人。我对自己说：既然这是这个地方的风俗，住在这里的人，就可以照着做〔核〕。

第一个孩子出生，是 1746 年前后〔待核〕。他说服了泰蕾兹——他写，是费了极大的力气——又有泰蕾兹的母亲帮腔，孩子由接生婆送进育婴堂。他在孩子的襁褓里放了一张写着记号的小卡片，自己留了另一半。第二年，又一个孩子，照样送去，这一次连卡片都忘了放。前后一共五个。

他说，这件事他从来没有瞒着朋友，对狄德罗、格里姆，后来对埃皮奈夫人、卢森堡夫人都讲过，因为他当时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错。他写：权衡一切，我给我的孩子选了最好的去处，或者说我认为最好的去处；我甚至希望，自己小时候也能像他们那样被养大〔核〕。

他还说了另一条理由，他说这一条比他写给别人信里的理由都更重：泰蕾兹的家人没有教养，他怕孩子被交给这样一个家，受到更坏的教育；育婴堂的教育，风险反而小得多〔核〕。

◆ 三、十几年后

十几年以后，卢森堡夫人想替他从育婴堂里把大孩子找回来。他把自己保留的那半张卡片交给了她。她的仆人去查，什么也没查到。他写：这件事没办成，我倒不怎么难过；要是有人领来一个孩子说是我的，我反倒会一直疑心它是不是真的〔核〕。

也是在这前后，他写《爱弥儿》。第一卷里有这样一段话：一个父亲，生养了孩子，只尽了三分之一的责任。……如果他不能尽父亲的义务，他就没有权利做父亲。贫穷、事务、世俗的偏见，都不能免除他亲自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我向每一个有心肝却忽视这些神圣义务的人预言：他会为此流下苦涩的眼泪，而且永远得不到安慰〔核〕。

很多读者认为，这段话是他写给自己的。

◆ 四、先说公道

说他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

在他那个时代的巴黎，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的人非常多，贫穷的人家尤其多〔规模待核〕。他当时靠抄乐谱过活，确实很穷。他后来也承认这是错的，而且在《爱弥儿》里用最严厉的话骂了这样做的父亲。一个人对自己最痛的错，能写下这样的话，是需要勇气的。

本书也不拿这件事去推翻他的教育思想。《爱弥儿》里对孩子的许多看见——孩子不是小大人，每个年龄有它自己的成熟——不会因为写它的人没有养过自己的孩子，就变成错的。

◆ 五、SDE 看这一处

本书要看的，是他讲这件事时用的那两套想法。

第一套：「既然这是这个地方的风俗，住在这里的人，就可以照着做。」这是一个人被一片土写上去的样子——他照着饭桌上每天看见的样子，长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在《论不平等》《爱弥儿》里，把这种「活在别人的意见里」的人，写成了社会人的病。可在这件事上，他自己就是那个照着别人的样子长的人。

第二套，更要紧：他怕孩子被交给一个没有教养的家，觉得育婴堂「风险小得多」；他甚至希望自己小时候也能那样被养大——一个没有家、没有父亲、没有那一盏读小说的灯的地方。

这就是第三个母题「无土」，第一次落在一个真实的决定上。一个家，是一片土，一片会写人的土；土可能写坏人，所以——不如没有土。他选的，不是一片更好的土，是尽量没有土。

可是，一个婴儿在育婴堂里，并不是站在「没有土」的地方。育婴堂也是一片土，而且是一片很薄、很冷的土〔当时死亡率待核〕。第 1 章写过：他自己，正是被一个失去妻子的父亲、一个姑姑、一个保姆、一箱小说写出来的；他自己说，那些写进去的，拔不掉。他没有给他的孩子任何一样可以「拔不掉」的东西。

这一章不下判词。本书只记下一件事：在他一生最重大的一个决定里，「无土」不是一句理论，是一个动作。

◆ 六、放回日子里

许岚有一段时间，也动过一个念头：婆婆的很多老观念——孩子摔了要打地板、吃饭要追着喂、「女孩子别太野」——她受不了，想干脆让婆婆回老家，孩子全交给幼儿园和保姆，「省得被教坏」。

后来她没有这样做。她发现，禾禾学会的第一首歌、第一次知道春天该种什么、第一次在别人家里懂得等大人先动筷子，都是奶奶给的。奶奶的土里，有她不喜欢的，也有禾禾离不开的。

她开始做一件更难的事：不是把奶奶的土整片揭掉，而是一样一样地挑——这一样留下，那一样跟奶奶商量着改。

一个小练习：列出你家里「长辈给孩子的东西」，分成三栏——想留下的、想改的、想丢掉的。你会发现，第一栏往往比你以为的长。

> 带走的话
>
> 他在一生最重大的一个决定里，选的不是一片更好的土，而是尽量没有土；而他自己，恰恰是被一片拔不掉的土养大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后来用最严厉的话骂了自己这样的父亲。关门：「无土」第一次成了一个动作（落在「无土」）。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他没有在一个家的麻烦里等下去。

第 7 章

焚书、流亡、湖心岛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一个人成了名，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找他。朋友、敌人、看热闹的、想借他出名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间屋子，一屋子的眼睛。

他想逃。可是每逃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快又变成了一间新的屋子。

这是卢梭后半生的样子。

◆ 二、成名以后的二十八年

1750 年，《论科学与艺术》得奖。1755 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出版。他从一个抄乐谱的人，变成了全欧洲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

1756 年春天，一位朋友埃皮奈夫人把巴黎郊外的一座小屋借给他住，叫「隐庐」。他写：我急着搬进隐庐，等不到天气转暖，房子一收拾好就赶紧住了进去；霍尔巴赫那一伙朋友都笑我，说我在乡下撑不过三个月〔核〕。紧接着他写：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念我亲爱的沙尔梅特。

又是一个「等不到」。

在隐庐，他和埃皮奈夫人、狄德罗、格里姆这些多年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闹翻〔细节待核〕。1761 年，他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出版，成了那个世纪最畅销的书之一。

这部书信体小说，写一个平民家庭教师和他的贵族女学生朱丽相爱、被迫分开；朱丽嫁给了一位年长、理性的沃尔玛先生，在瑞士乡间的克拉朗，建起一个井井有条的庄园；多年以后，旧日的恋人回到庄园，在朱丽和她丈夫安排好的一切里，学着把爱情变成友谊〔情节据通行介绍，待核〕。

请注意那座庄园。什克拉的读法（第 47 章）说，克拉朗是卢梭画的又一个理想样子。本书只记下一点：那座庄园里的一切——仆人的作息、孩子的教育、客人的一举一动

——都被主人家安排得妥妥帖帖；来访的人被温和地引导着，以为是自己在慢慢变好。第 40 章要讲的那只藏起来的手，在这部小说里，已经住进了一户人家〔此读法待核原书〕。

这部书让整个欧洲的读者流泪。人们爱它，爱的是那份在安排好的土里重新长出来的平静。只是，那片土，是主人一次设计好的。

1762 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同一年出版。

就在这一年，巴黎高等法院判《爱弥儿》有罪，下令焚书，并要逮捕作者。他连夜逃出法国。逃到日内瓦——他的故乡——日内瓦也烧了这两本书。他逃到普鲁士治下的纳沙泰尔地区，在一个叫莫蒂埃的小镇住了下来。

三年以后，莫蒂埃的牧师在布道时攻击他，镇上的人往他家的窗户扔石头。他写：一阵石头打在窗户和门上〔核〕。

◆ 三、湖心岛上的六个星期

1765 年秋天，他逃到比尔湖上的一座小岛——圣皮埃尔岛。岛上只有一户人家，一片果园，一片草地。

他在那里住了大约六个星期，就被伯尔尼当局赶走了。可是十多年后，他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第五次散步里写这六个星期，说那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待核〕。他写自己躺在一条小船上，任它在湖上漂，听着水拍岸的声音，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自己在着；过去不来，将来也不来，只有现在，而现在一直延续下去〔大意，待核〕。

这是沙尔梅特那种幸福的最后一次、也是最纯粹的一次：没有前面，没有后面，没有人。

◆ 四、英国，和一封假信

1766 年初，休谟把他带到英国，替他张罗住处，替他向英王申请年金。不到半年，两个人彻底决裂。本系列休谟卷第 9 章讲过这件事：卢梭越来越相信，休谟把他带到英国，是为了设一个圈套毁掉他。他给休谟写了一封长信，一条一条列举他怀疑的「证据」，连休谟某一次看他的眼神都算在内。

休谟卷说，这是「因果被读错」的活标本：卢梭只看一张一张快照，不看休谟为他奔走的那一整条路。本书接着判，只加一句：一个人如果碰到张力就必须马上有一个结论，那么在一团说不清的纠缠面前——一个异国，一群不认识的人，几件说不清的小事——最快的结论，往往就是「这是一个阴谋」。阴谋论，是等不得的人给纠缠找的最快的出口。

◆ 五、最后十年

1767 年，他回到法国。此后十年，他在巴黎抄乐谱度日，写《卢梭评判让-雅克》这部对话体的自辩书，写《遐想》。他越来越相信整个世界都在合谋对付他。

1776 年初，他想把《卢梭评判让-雅克》的手稿放到巴黎圣母院的祭坛上，交给上帝。他走到那里，发现通往祭坛的栅栏门锁着〔待核〕。

五十年前，十五岁的他在日内瓦城外，看着吊桥拉起；五十年后，六十三岁的他，站在另一扇关上的门前。

1778 年 7 月 2 日，他在巴黎北边的埃尔默农维尔去世。十六年后，法国大革命把他的遗骨迁进了先贤祠。

◆ 六、先说他对在哪里

他后半生确实被一整个世界追着：书被烧，人被通缉，窗户被砸。说他多疑，要先承认他被害过的那一部分是真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土里过了十几年，长成惊弓之鸟，本来就是一种回写——土把他写成了这样。

◆ 七、SDE 看这一处

把他后半生的几个关口排在一起看：

等不到天暖，就搬进隐庐。朋友之间出了误会，一个接一个地闹翻。碰到异国里一团说不清的事，马上得出「阴谋」的结论。最幸福的时光，是湖上小船里那种没有前后、只有此刻的六个星期。

这四件事，是同一个形状：张力一来，不在里面待着，马上转出去——转成一次搬家、一次绝交、一个阴谋论、一个只有现在的湖。

还有一个形状，也要记下。他后半生越来越想要的，是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隐庐，湖心岛，孤独的漫步。人群写坏人，所以离开人群。这是「无土」在他晚年的样子。可是《遐想》这本书，又恰恰是写给人看的——一个说自己再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人，用最后的力气写了一本书，留给后来的人。

◆ 八、放回日子里

许岚的弟弟开了咖啡馆以后，有一段时间，和合伙人闹得很凶。他打电话给许岚说：「他肯定早就计划好了，要把我挤出去。」一条一条列证据：哪天开会没叫他，哪句话说得阴阳怪气。

许岚听他说完，只说了一句：「你先别下结论，等下个月的账出来再说。」

下个月的账出来，是合伙人垫了三万块钱进去，一直没好意思跟他说。

一个小练习：下次你心里冒出「他是故意的」「这一定是冲着我来的」时，把这句话写在纸上，折起来，放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打开，看看那时候还剩下几分真。

> 带走的话
>
> 卢梭后半生被一整个世界追着，这是真的；可他一次次用来逃出张力的办法——搬家、绝交、阴谋论、湖心岛——也是真的，而这些办法，全都是不等。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湖上那种只有此刻的幸福，写得无人能及。关门：每一次张力都当场转出去（落在「等不得」与「无土」）。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湖心岛上的六个星期，是空着等最美的样子；他一生没有学会的，是在一群人中间缠着等。

第 8 章

人生序列表：一场被写的发生

◆ 一、把一生摊成一张表

这一编前七章，一章一段。这一章把它们摊成一张表。表有四栏：那一段时间；那片土——他泡在什么样的水里；那一步的不同——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往哪里转；长出来的样子——这一段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长出来的样子
1712—1722	日内瓦钟表匠之家；丧妻的父亲；母亲的小说、外祖父的普鲁塔克	出生九天丧母；整夜读小说；读普鲁塔克	感情早熟、爱幻想、受不了束缚——他说「拔不掉」
1722—1724	博塞的牧师家，乡下	那把梳子：第一次尝到不公	一见不公就燃起来的心，后来的政治热情的火种
1725—1728	雕刻铺，粗暴的师傅	被压成奴役；欲望加无能	学会装、撒谎、偷——「对人的依赖生出恶」的出生地
1728	日内瓦城外	城门关了，伙伴熬一夜，他当场转身	一生的第一次「当场」
1728—1729	都灵，改宗，仆人生活	一条丝带，一屋子眼睛	羞耻压过良心——「自尊」「活在别人意见里」的出生地；四十年的悔恨
1729—1740	华伦夫人身边；沙尔梅特	被一个人写了十二年；书房里攒了好几年	只是在着的幸福；缠着等的本事；位置被人占了
1740—1741	里昂，家庭教师	没有耐心，教不好两个孩子	失败沉下去，二十年后长成《爱弥儿》
1742—1749	巴黎沙龙	比来比去的十年；育婴堂	「既然是这里的风俗」；无土第一次成了动作
1749	樊尚的路	半小时的顿悟	三十七年的一锅粥在一刹那成形；「此后都是必然」
1750—1762	成名；隐庐；绝交	两篇论文、《新爱洛伊丝》《社约论》《爱弥儿》	全部学说定型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长出来的样子
1762—1770	焚书、通缉、流亡；莫蒂埃的石头；湖心岛；英国	与休谟决裂	惊弓之鸟；阴谋论；湖上只有此刻的幸福
1770—1778	巴黎，抄乐谱	圣母院锁着的栅栏门	《对话录》《遐想》：写给人看的、不需要人的书

◆ 二、表的左边和右边

从左往右读这张表，读到的是一件事：他的每一个样子，都是某一片土、某一步不同写出来的，而且写进去以后，回头改了他后面的每一步。一把梳子长成一生的正义感；一间雕刻铺长成「依赖生恶」的理论；一屋子眼睛长成「自尊」的理论；一次失败的家教长成一本教育书。

这是一张标准的发生序列表。在本系列写过的哲学家里，很少有人的一生，能被他本人写得这么清楚——因为这张表里的每一格，材料几乎都来自他自己写的《忏悔录》。

◆ 三、表里没有的那个人

现在，把这张表和他的学说放在一起。

他的学说里，有一个「自然人」：没有家，没有语言，不跟人比，计划不过当晚，饿了吃、困了睡、见人受苦心里难过。这个人，不在这张表的任何一格里。这张表里的卢梭，每一格都有土、每一格都被写、每一格都回写。学说里的那个人，没有土，不被写，不回写。

他在《论不平等》的导言里说得很清楚：这个自然状态，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大概也不会存在；下面的推理，只是有条件的、假设性的推理，不能当作历史的真实〔核〕。

可是，紧接着的下一段，他就对全人类说：人啊，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你持什么意见，听着——这就是你的历史，我不是从你那些说谎的同类写的书里读到的，而是从从不说谎的自然里读到的〔核〕。

前一段：也许从来没有过，只是假设。后一段：这就是你的历史。

一个没有土的假设人，在一段之内，成了「你的历史」。本书第 42 章会回到这一处，那是全书的接缝。

◆ 四、一生是发生，学说是发现

本系列写过很多位哲学家的人生与学说的反差：康德的一生是一场标准的发生，哲学却是标准的发现学结论；洛克的理论在盖章，经验在发生。卢梭的反差，比他们都更尖：

他用一整本《忏悔录》，证明了人是一场被写的发生；又用一整套学说，去找一个从没被写过的人，并把这个人叫作「你的历史」。

更尖的地方在于：他不是没看见。表里的每一格，他都亲眼看见、亲笔写下。他看得比谁都清楚：土在写人，写进去的拔不掉。正因为看得清楚，而他一生被写伤的地方又那么多——冤枉、奴役、羞耻、被替换、被焚、被砸——他才想把「被写」这件事整个拿掉。

这不是笨，也不是虚伪。是他那片土里，长不出另一种回答：一个一生都被坏水泡着的人，很难相信世上还有好的老水。

◆ 五、本编两张清单

把第一编收成两张清单，并排放着。

他看见的：一个人是被一件件事写出来的，写进去的拔不掉（第 1 章）；一次不公能长成一生的正义感（第 1 章）；欲望加上无能，会把人推向恶，被人压着的人会学会偷（第 2 章）；一屋子人的眼睛，能压倒一个人的良心（第 3 章）；有一种幸福，只是在着，不求什么（第 4、7 章）；科学、艺术、礼貌，未必让人变好（第 5 章）；一个父亲若不亲自抚养孩子，会为此流下苦涩的眼泪（第 6 章）；自然状态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是一个假设（第 8 章）。

他收回的：城门前当场转身，那一夜没有留下（第 2 章）；从一屋子眼睛里得出的结论，是拿掉屋子，而不是长出在屋子里撑住的本事（第 3 章）；沙尔梅特书房里那几年的

积攒，没有进入他的学说（第 4 章）；三十七年的一锅粥，被讲成半小时的顿悟和此后的「必然」（第 5 章）；孩子不如没有家这片土（第 6 章）；一次次张力都当场转出去，转成搬家、绝交、阴谋论（第 7 章）；一个「也许从来没有过」的人，一段之后成了「你的历史」（第 8 章）。

左边一张，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人是被写的，写进去的会回头改人。右边一张，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有一个没被写过的人，那才是你。

本编的总判断，一句话：**他一生都在被写，一生都在转身；他把转身写进了学说，把被写留在了自传**。

两张清单要拿到后面去验。左边每一条，第三到第六编都会从他的书里再找一次；右边每一条，都要在三个母题编里，落到他的某一本书、某一段话上。落不下去的，在结语里公开划掉。

◆ 六、下一编

下一编看他接手的是一道什么样的题：霍布斯和洛克在他之前，已经画了两张「没有政府的时候」；他拿起刀，对他们说：你们画的野蛮人，其实是文明人。然后，他画了第三张——一张他自己也说「也许从来没有过」的图。

> 带走的话
>
> 卢梭的一生是一场被写的发生，他自己写得比谁都清楚；他的学说却要找一个从没被写过的人——正因为他被写伤得太多，他才想把「被写」整个拿掉。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忏悔录》是一张最诚实的人生发生表。关门：学说里的人不在表里的任何一格（三个母题都落在这里）。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表里有一格他缠着等过：沙尔梅特的书房。学说里一格也没有。

第 二 编

他接手的题

编 序

这一编两章。第 9 章看他接手的那道题：霍布斯和洛克在他之前，已经各画了一张「没有政府的时候」；他拿起刀，对着这两张图挥了一下。第 10 章看他站在一片什么样的土上挥这一刀：一座小小的共和国日内瓦，一间比来比去的巴黎沙龙，一个人人相信「越积越好」的时代。

本编是全书的一道门槛：卢梭的刀，是一把问「时间」、问「来历」的刀——一把发生学的刀。先把这把刀看清，后面才看得清他怎样收刀。

第 9 章

三张没有政府的图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小区业主群里吵翻了：物业太差，要不要干脆解聘，业主自己管？

有人说：没有物业，大家各扫门前雪，楼道里立刻堆满杂物，谁也不让谁。有人说：没那么糟，大家都是讲理的人，只是缺个召集人。还有人说：你们想多了，没有物业的时候，大家反而更和气——就是物业来了以后，才开始互相告状。

三个人，三张「没有物业的时候」的图。每个人画的，其实都是自己心里的邻居。

◆ 二、前两张图

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也在吵同一件事，只是规模大得多：没有政府的时候，人是什么样的？

霍布斯画的第一张：人人是人人的敌人，每个人都活在对横死的恐惧里；所以大家要把权利交给一个巨人，才有和平。本系列霍布斯卷写过，他画的人像蘑菇，从地里一冒出来就是大人，彼此没有牵连。

洛克画的第二张：人人自由平等，有一条理性的自然法，大体能和平相处；只是缺裁判、缺执行，不够安全，所以大家同意组成政府。本系列洛克卷写过，这两张图底子一样：都是先有一个一个孤立的人，再有社会，都是「没有子宫的起点」。

◆ 三、他的刀

1755 年，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开头，对着这两张图，挥了一刀。

他说：研究过社会基础的哲学家们，都觉得有必要回到自然状态去，可是他们没有一个真正到了那里。有的人毫不犹豫地把正义与不正义的观念加给那时的人，却不去说

明他为什么会有、有什么用；有的人说每个人有保有属于他的东西的自然权利，却不说明「属于」是什么意思；还有的人，一开头就把强者支配弱者的权力给了强者，接着就直接讲到政府的诞生，全不顾及在人们懂得「权威」「政府」这些词的意思以前，必须经过多么长的时间。总之，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谈论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把在社会里才得来的观念，搬进了自然状态——他们讲的是野蛮人，描绘的却是社会里的人〔核〕。

他还专门点了霍布斯的名。霍布斯说，坏人就是一个强壮的孩子。卢梭回答：一个人在自然状态里，要么弱而依赖别人，要么强而自己作主，「又强又依赖」是两个互相矛盾的假设。他又说：有一个原理，霍布斯漏掉了——人天生有一种不愿看见同类受苦的厌恶，它在自爱还没长出来以前，就缓和了人对自己好处的那股猛劲。这就是怜悯，是人唯一的自然美德〔核〕。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刀，砍得极准。

请看他砍的那几个地方：他们说人天生有正义观念——那个观念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说人有财产权——「属于」这个词是怎么长出来的？他们从强者支配弱者一步跳到政府——中间要经过多长的时间？

这三问，问的都不是「对不对」，问的是「从哪里来、经过了什么路、花了多长时间」。这是一把发生学的刀。本系列在否定序列里反复说过：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的「发现」查出来历，查成一场发生，这叫解构。卢梭这一刀，就是一次标准的解构：霍布斯、洛克以为自己发现了「人本来的样子」，卢梭指出，那是把社会写在人身上的字，错当成了人本来的皮肤。

本系列霍布斯卷第 43 章，给这一刀的判语是：他撬开了「读你自己」——你读到的那个我，是社会写的。本书同意，一个字不改。

◆ 五、SDE 看这一处

特别值得记下的，是他那一句：全不顾及必须经过多么长的时间。

他批评前人的，恰恰是「跳过时间」：从强者支配弱者，一步跳到政府；从一个人，一步跳到一个有财产观念、有正义观念的人。中间那一大段慢慢长出来的路，前人没有看，他看见了。

请把这一句记牢。因为这本书接下来要讲的，正是同一个卢梭，在他自己的书里，怎样一次一次地跳过时间：在《社会契约论》里，一群人「立刻」变成一个集体的我；在《爱弥儿》里，张力一来就缩回欲望；在萨瓦牧师那里，纠缠一来就转向内心。

他挥刀砍前人的地方，是前人跳过了路；他自己收刀的地方，也是跳过了路。**同一支笔，对前人用发生学的语法，对自己用发现的语法。**

还有一处，也要先记一笔。他砍霍布斯，说霍布斯把社会里的贪婪和骄傲搬进了自然人；可他自己放进自然人身上的「怜悯」，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没有家、没有语言、不跟人打交道的人，怎样长出不愿看同类受苦的心？这一问，本书第六编再回来。

◆ 六、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业主群。三个人画了三张图，吵了一晚上。第四个人没参与争论，只问了一句：「我们小区刚交房那年，没有物业，那时候大家是怎么过的？谁先开始在楼道里堆东西？谁第一个组织大家打扫？」

大家翻出三年前的聊天记录，看了半个小时，都不吵了。那一年，楼道一开始很干净，后来有一户装修，杂物越堆越多，别人也跟着堆；后来有个退休的老师，自己拿着扫帚扫了两个星期，才慢慢有人跟着扫。

没有一张图画对了。真的样子，是一段一段长出来的。

一个小练习：下次你听到有人说「人就是自私的」或者「人本来都是善良的」，问一句：「你说的是哪一年、在什么样的地方、经过了什么事的人？」

带走的话

卢梭对霍布斯和洛克挥的那一刀，是一把问时间、问来历的刀——他们跳过了路；可这本书接下来要看的，是他自己在哪里，也跳过了路。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一把问来历、问时间的刀，解构了前人的「人本来的样子」。关门：还没有，下一编起见分晓。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他要求前人别跳过「必须经过的那么长的时间」——这是在替等待说话。

第 10 章

这个根的那片土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一个从小县城考进大城市的人，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满桌人在聊哪家餐厅值得打卡、谁的包是新款、谁又升了职。他坐在那里，觉得每个人都在演，自己也在演。

回到出租屋，他想念老家：一条街上的人都认识，谁家有事大家都去帮忙，没人比这些。

他想念的那个老家，真是那样的吗？还是隔着一座城市，被他想成了那样？

◆ 二、他的名字后面，一直跟着「日内瓦公民」

卢梭出版他最重要的几本书时，常在名字后面署上「日内瓦公民」。

日内瓦是一座很小的共和国，城墙里只有两万来人〔待核〕。它有一个由公民组成的大会，名义上是最高的权力；它有加尔文留下的规矩，教会管着人们的品行。在卢梭心里，这座城是一个活着的古代共和国：小，简朴，公民彼此认识，一起立法。

1754 年，他回了一趟日内瓦，重新改宗新教，恢复了公民身份。第二年出版的《论不平等》，前面有一篇很长的献词，献给日内瓦共和国，把它写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国家〔献词内容待核〕。

可是，这座城，是他十五岁就离开、此后只短暂回去过的地方；这座城的城门，在他十五岁那一夜拉起了吊桥；八年以后，这座城还会烧掉他的书。

他心里的日内瓦，是一片隔着二十多年、隔着一个巴黎想出来的土。

◆ 三、普鲁塔克的斯巴达

他心里还有一片更远的土：普鲁塔克的斯巴达和罗马。

第 1 章说过，他七八岁读普鲁塔克，从此心里装着古代的英雄。斯巴达在他的书里一再出现：一个立法者来库古一次立下全部法律，人人简朴、人人为城邦活着，几百年不变。《社会契约论》里那个一次改变人性的立法者，最早的样子，就在这里〔待核〕。

请记住这片土的形状：一个人，一次，立下一切；此后不变。

◆ 四、巴黎的沙龙，和一个「越积越好」的时代

他在巴黎住了十几年。那是启蒙运动最热闹的时候：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在编《百科全书》，要把人类所有的知识一条一条收进一部大书；伏尔泰说艺术和科学让人文明；大家相信，知识越积越多，礼貌越来越精致，人就越来越好。

这是一个「越积越好」的时代。它相信积累，却很少问：积累起来的东西，会怎样回头改人？改成什么样？

卢梭在这间屋子里住了十几年，看见的是另一面：沙龙里每个人都在看别人、比别人，每一句漂亮话都是一场暗中的争位置；越精致，越假；越会说，越不真。樊尚路上那半小时，他看见的，就是这间屋子的另一面。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

一个时代人人都说「越积越好」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不一定」，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也是对的。积累确实会回头改人，而且未必改好。今天，一个人的朋友圈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焦虑，一个城市越来越繁华、越来越孤独——卢梭是第一个把这件事说成一个哲学问题的人。

◆ 六、SDE 看这一处

把这三片土摆在一起，就看得见他站在哪条路的尽头。

一片是巴黎：相信积累，却不问积累怎样回写。一片是斯巴达：一个人一次立定一切，此后不变。一片是想出来的日内瓦：小，简朴，没有比较，也几乎没有时间。

启蒙的那一派，把「积累」当成了本来就好的东西——一片不问来历的土，只管往上堆。卢梭看见了这片土在写坏人，于是一步跳到了路的另一头：既然积累写坏人，那就不要积累；既然回写改坏人，那就不许回写；既然土会写人，那就回到一片没有土的地方——斯巴达式的一次立定，日内瓦式的小而不变，自然人式的什么都没有。

两头，都没有问那个中间的问题：什么样的积累、什么样的回写，把人养好？

这是本书给他的病根下的第一笔：**他不是没看见土，是只看见了坏土；他的时代只看见了好土。**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的弟弟开咖啡馆以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大城市把人都变假了，我要回小城开一家店，过简单的日子。」

咖啡馆开在老家县城。开了半年，他发现县城也比：比谁家的店装修好，比谁的车贵，比谁的孩子考得好。只是比的东西不一样。

他后来跟许岚说：原来我想逃的，不是大城市，是「比」。可「比」到处都有。

一个小练习：想一个你心里「简单、干净、不比来比去」的地方——老家、小时候、某一段旅行。问自己：那是真的这样，还是隔着一段距离，被我想成了这样？

> 带走的话
>
> 卢梭站在一个「越积越好」的时代的尽头，他看见积累在写坏人，于是跳到了另一头：不积、不写、不要土；两头都没有问，什么样的积累把人养好。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第一个把「积累会回头改坏人」说成哲学问题。关门：只见坏土，于是连土一起不要（落在「无土」）。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斯巴达式的一次立定，不必等；想出来的日内瓦，没有时间。

第 三 编

总纲：一个环，被他从头剪断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是全书的总纲。

第 11 章把王德生博士的七条口述，一条一条放进日子里讲清楚。第 12 章画出一个环：土被写厚，土提出要求，人学会忍，忍出来的东西转出去、放出来，又沉回土里——卢梭自己把这个环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从头剪断了它。第 13 章找三处他自己的话，证明他的三本主要的书，是从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第 14 章追病根：他为什么非剪不可。

读者如果只想读这本书的一编，就读这一编。

第 11 章

七条口述

◆ 一、一天里的七次来回

这本书的七条承重命题，是王德生博士在同一天里，一条一条口述出来的。每一条，都推翻或收窄了前一条里写手的推断。这一章把它们放回日子里，一条一条讲。

◆ 二、第一条：他的自然，不是「大自然」

说卢梭「崇尚自然」，很多人脑子里浮出的是山、湖、森林。这不是他的意思。

他的自然，是人身上还没被人群写过的那一份。饿了吃，困了睡，见别人受苦心里难受，不跟人比，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一个两岁的孩子摔了一跤，哭一声就爬起来继续跑——那一刻的他，更接近卢梭说的自然。五年后，同一个孩子摔了一跤，先回头看有没有人看见——那一回头，就是被写过了。

◆ 三、第二条：他反对回写

回写，是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改变那片土。孩子学会了走路，走路回头改了他的腿、他看世界的高度、他去得了的地方。一个家吵过一次大架，这次架回头改了这个家往后的每一顿饭。

卢梭反对的，正是这个。他要的，是一个每一次都从本来的样子出发的人，而不是一个被上一次写过、再被这一次写的人。

◆ 四、第三条：随着张力就转换

幸福这股劲有三拍：张力一点点积起来，模式一转，劲放出来。卢梭的自然里，没有第一拍的「积」：张力一冒头，马上就转——饿了就吃，渴了就喝，想要的够不着，就不要了。

王德生博士说，这像佛教说的「随着张力就转换」。这个比方很准：不执着，不存，不背着。

◆ 五、第四条：忍，是土提出来的要求

人为什么要忍？不是因为人天生爱受苦。是因为人活在一片被写厚了的土里：房贷要还，孩子要上学，工作要做完，一门手艺要练十年。这片土向人提出要求——要算计，要省着用力，要把今天的一部分存到明天。忍，是对这些要求的回答。

卢梭的自然人不用忍，因为他站的那片土，什么要求也没有。

◆ 六、第五条：忍出来的品格，在他看来不自然

圣经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一个人熬过一段难，身上长出一种东西，叫老练、叫品格；这种东西让他以后能扛更大的难，也让他对将来有了盼望。

在卢梭看来，这个品格是后来长上去的，不是本来的你。他在《爱弥儿》里说：习惯会变成第二天性，把真的天性顶替掉〔核〕。

◆ 七、第六条：不能等待

把前几条合起来：碰到混沌，他急着让它马上组织起来；碰到张力，他急着马上转换；碰到纠缠，他急着马上选。每一股劲的第一拍，他都跳了过去。

王德生博士给它的名字是：不能等待。

第七条：三个词

最后一条，把前六条收成三个词，各落在一维上。

路这一维：不能等待。显露这一维：拒绝回写。土这一维：无土。

三个词互相撑着。这一编后面三章，看它们怎样撑成一个圈。

◆ 八、这七条是怎样站稳的

这七条，不是一次说完的。本书要老实记下写手在这一天里错过的地方，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场「缠着等」的样本。

写手最先把卢梭的「自然」读成了大自然里的「物」——桌子、石头、不带意志的东西——并据此立了一个中心。第一条口述推翻了它。写手又把它改读成「天性」，放在自我那一格；第二、三条口述把问题挪到了回写和幸福的节拍上。写手随后推断「因为不积，所以没有回写」，第四条口述把因果翻了过来：忍，是被回写写厚了的土要求出来的。第五条补上了品格。第六条把三股劲一起收进「不能等待」。第七条，把一切放进三维。

每一次，写手都急着给出一个结论；每一次，结论都被推翻或收窄。如果那天第一条推断就被定了下来，这本书会是另一本、更薄的书。

◆ 九、放回日子里

许岚的婆婆第一次来城里，许岚跟她说了一句：「妈，禾禾有点胆小，您多带她出去玩玩。」婆婆点点头。

一个星期后，许岚发现，婆婆理解的「胆小」，是见了生人不叫人；她自己说的「胆小」，是不敢爬滑梯。又过了一个星期，两个人才发现，禾禾真正怕的，是滑梯下面那几个大一点的男孩。

一句话，三个星期，才弄清楚说的是什么。本书的七条口述，也是这样一条一条对出来的。

一个小练习：下次你和家人为一件事说不到一块去时，先别急着争对错，先问一句：「你说的这个词，具体是指什么？」很多争吵，第一拍就是在对词。

> 带走的话
>
> 七条口述，一天里一条一条站稳，最后收成三个词：不能等待，拒绝回写，无土。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只立尺子，不下判。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这七条口述，是在一天的来回里缠着等出来的。

第 12 章

一个环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刚参加工作那年，每个月的工资花得精光。第二年，你开始存一点钱；第三年，你有了一笔可以应急的钱，于是敢换一份更想做的工作；新工作让你认识了新的人，又有了新的开销、新的打算。

你会发现，你今天的每一个决定，都站在前几年一点一点存下的东西上。那些东西，是你自己一年一年长出来、又沉回去的。

◆ 二、画出这个环

把这件事画成一个环：

土被写厚了——你住进了一座城，有了房租、有了工作、有了人情。

土提出要求——要算计，要省着用，要存一点给明天。

人学会忍——把今天想花的钱，忍住不花；把今天想辞的工作，忍住不辞。

忍住的张力，在某一天转成一个新的样子——你换了工作，买了房，学会了一门手艺。

劲放出来——那种一件事终于走通的痛快。

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把那片土又写厚了一层——于是有了新的要求，新一轮的忍。

这是一个环。SDE 说，人、家、城、一整个文明，都是在这个环里一圈一圈长出来的。

◆ 三、他自己把这个环写出来了

最叫人吃惊的是：卢梭把这个环看得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清楚。

《论不平等》第二部分，他写人类从最初的样子一步一步走出来。先是人们学会搭茅屋，一家人住在一起，有了最早的家；然后，人们习惯了在茅屋前的一棵大树下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接着他写：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也希望别人注意自己，于是公众的看重有了价值。唱得最好的、跳得最好的、最美的、最强壮的、最灵巧的、最会说话的，最受看重——这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恶的第一步。从这些最初的差别里，一边生出了虚荣和轻蔑，一边生出了羞耻和嫉妒；这些新的酵母引起的发酵，最后造出了对无辜和幸福致命的混合物〔核〕。

请注意他用的词：酵母，发酵。和导论里那坛泡菜，是同一个比方。

再往下，他写：从一个人开始需要另一个人帮助的那一刻起，从有人觉得存够两个人的口粮有好处的那一刻起，平等就消失了，财产出现了，劳动成了不可少的，辽阔的森林变成了人必须用额头的汗水去浇灌的田野，奴役和苦难很快就在田里和庄稼一起发芽、生长〔核〕。

存够两个人的口粮——这是积。劳动成了不可少——这是土提出的要求。额头的汗水——这是忍。

环上的每一格，他都写到了。

◆ 四、他从哪里下剪刀

他还写过一段很少被人注意的话：在自然状态之后、在文明社会之前，有一段「中间」的日子——人们已经有了家、有了茅屋、有了树下的歌舞，却还没有冶金和农业。他说，这段日子在原始状态的懒散和我们自尊心的躁动之间保持了恰当的中道，一定是最幸福、最稳定的时代，是世界真正的青春〔核〕。

所以，他并不是要一片完全没有土的地方。他心里最好的时代，有茅屋，有家，有树下的歌舞——有一层薄薄的土。

那么剪刀落在哪里？落在那棵大树下，落在「每个人开始注意别人，也希望别人注意自己」的那一刻——也就是长出来的东西（歌声、舞姿、力气）第一次回头改写这群人（谁受看重、谁被轻视）的那一刻。

他剪断的，正是这个环开始回写的那一格。

土可以有，只要它不回头写人；歌可以唱，只要唱完不留下谁高谁低；东西可以有，只要不存到明天。一旦环合上，一旦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积起来、提出要求、逼人去忍——他就说：堕落开始了。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

他说得对的地方，很多：这个环确实会转坏。比较会变成嫉妒，积攒会变成贪婪，劳动会变成奴役。树下的歌舞一旦变成比赛，唱歌的人就不再为了唱歌而唱了。今天，一个孩子跳舞跳得很开心，一旦报了考级，常常就不开心了。这是他留下的最深的一个看见。

◆ 六、SDE 看这一处

SDE 和他的分歧，不在这个环会不会转坏，而在剪不剪。

一坛泡菜，老水会坏，会长白花，会把一整坛菜毁掉。奶奶的办法不是把老水全倒掉，从此只用生水；是看着它，捞掉白花，添盐、添姜，让它一坛一坛养下去。坏，是这个环上的一种可能，不是这个环的本性。

卢梭把可能的坏，判成了必然的堕落。于是他只剩一个办法：从头剪断。

◆ 七、放回日子里

禾禾的蒙氏园里，有一个「值日生」的做法：每天两个孩子负责给植物浇水、把教具归位。一开始，孩子们抢着当值日生，因为当值日生的孩子会被老师夸。老师发现，抢得越凶，浇水浇得越马虎——浇水成了为了被看见。

老师没有取消值日生，也没有取消夸奖。她换了一个办法：不当众夸，而是在每一盆植物旁边贴一张小卡片，写上这一周是谁照顾的；植物开花了，大家一起去看。一个月后，孩子们开始关心的，不再是谁被夸，而是自己那盆花开没开。

卢梭看见的，是树下的歌舞一变成「谁跳得最好」，人就开始堕落。这位老师看见的是同一件事，可她的办法不是取消歌舞，是换一种让歌舞沉回去的方式。

一个小练习：想一件你家里「一比就变味」的事——练琴、考试、做家务。别急着取消它，想一想：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让做完这件事留下来的，是这件事本身，而不是谁比谁强？

> 带走的话
>
> 卢梭把「积—忍—转—放—再写回去」的环写得比谁都清楚，连「发酵」这个词都用上了；然后他在环开始回写的那一格，下了剪刀。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环上的每一格他都看见了。关门：在回写那一格剪断（三个母题都落在这里）。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他心里最好的时代，是一个只唱歌、不留账的时代。

第 13 章

同出一根：三处锚

◆ 一、三本书，还是一个人？

卢梭最重要的三本理论书，看上去讲的是三件不相干的事：《论不平等》讲人类怎样堕落，《社会契约论》讲国家怎样才正当，《爱弥儿》讲一个孩子怎样教。很多读者读完，觉得像是三个人写的：一个悲观的历史学家，一个严厉的政治理论家，一个温柔的教育家。

本书要证明：这三本书，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三根枝。这一章找三处他自己的话，作锚。

◆ 二、第一处锚：两种依赖

《爱弥儿》第二卷，有一段话，一口气把三本书都说到了。

他说：依赖有两种。一种是对物的依赖，是自然造成的；一种是对人的依赖，是社会造成的。对物的依赖不涉及道德，不伤害自由，不产生恶；对人的依赖是无序的，产生一切恶，主人和奴隶因此一起堕落。如果说社会的这个病还有救，办法就是用法律代替人，给公意装上一种任何个人意志都无法抗衡的真正力量；如果各国的法律能像自然的法则一样，没有任何人力能够违反，那么对人的依赖就会变成对物的依赖。……只让孩子依赖物吧〔核〕。

前半段，是《论不平等》：人的恶，来自人对人的依赖。中间一段，是《社会契约论》：用法代替人，让公意像自然律一样不可违。最后一句，是《爱弥儿》：只让孩子依赖物。

三本书的核心，挤在同一页上。

◆ 三、第二处锚：存够两个人的口粮

第 12 章引过《论不平等》那一句：从有人觉得存够两个人的口粮有好处的那一刻起，平等消失了，劳动成了不可少的〔核〕。

这一句是「无土」的锚。存下来的口粮，是积出来的土；这片土一出现，就向人提出要求——要劳动，要流汗。他把这一刻，定为人类不平等的起点。

《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六章的开头，也是从同一个地方起步的：他说，假定人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在自然状态里妨碍他们生存的阻力，已经超过了每个人为了维持自己所能用的力量；那时原始状态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核〕。阻力超过力量，就是土提出的要求超过了人本来的能力。

《爱弥儿》里的那句也是：我们的不幸，在于欲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核〕。

三本书，都从同一道缺口出发：土提出的要求，超过了人本来的能力。

◆ 四、第三处锚：第二天性

第三处锚，是《爱弥儿》第一卷和第三卷。

第一卷：孩子唯一可以养成的习惯，是不养成任何习惯〔核〕。第三卷：离自然越远，天然的口味丢得越多；或者说，习惯成了第二天性，把真正的天性完全顶替掉，我们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核〕。

这是「拒绝回写」的锚。习惯，就是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第二天性，就是回写的结果。在他那里，回写的结果不叫「长大」，叫「顶替」。

《社会契约论》里有同样的形状：公意「总是对的」（第二卷第三章）〔核〕——一个总是对的东西，就不需要、也不允许被后来的事改写。

◆ 五、三处锚，三个词

把三处锚和三个词对上：

两种依赖——人的依赖要变成物的依赖，因为人和人之间会互相写；这是拒绝回写，也是无土。

存够两人的口粮、阻力超过力量、欲望超过能力——他的回答永远是不忍这道缺口，而是让它马上消失：一次立约，缩回欲望；这是不能等待。

第二天性顶替真天性，公意总是对的——这是拒绝回写。

三个词，三本书，一个根：人与人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那个会积起来、会回头写人的环，要剪断。

◆ 六、先说他对在哪里

说三本书同出一根，不是为了说他单调。恰恰相反：一个人能从一个根上，长出一部人类史、一部政治学、一部教育学，而且三本都成了经典，这是极少数大思想家才有的力量。本系列说过，思想家越了不起，问题逼得越尖；卢梭的问题，就尖在这里。

◆ 七、SDE 看这一处

三处锚，也是三个检验。本系列的规矩是：一个根，要能同时推出三大核心，要有他自己的话作锚，要能展开成三个母题。三关都过了。

也要写下一个会让这个判断输掉的条件：如果有人能证明，他说的「物」，在三本书里意思完全不同——《论不平等》里指自然，《社会契约论》里指法律，《爱弥儿》里指桌椅石头——那么「两种依赖」只是一个同音词，同出一根就不成立。本书的回答写在第 39、40 章：三处的「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带任何人的意志」；可三处的物，背后都有一只手。

◆ 八、放回日子里

许岚拿这三处锚，去对照自己家。

她发现，家里吵得最多的三件事，其实是一件：婆婆追着禾禾喂饭——那是「人对人的依赖」，禾禾吃不吃，看奶奶的脸色；许岚自己给禾禾定的规矩，一条比一条多——那

是想「用规矩代替人」；禾禾的蒙氏老师说，最好让孩子自己吃，饿了自然会吃——那是「只让孩子依赖物」。

三种办法，都围着同一个问题转：孩子吃饭这件事，是人管着，还是让它自己长？许岚后来的办法，不在三种里面：她们一家三代每天晚上一起吃饭，谁也不喂谁，吃完一起收碗。一个月后，禾禾自己会盛饭了。

她想：卢梭只给了两个选项——被人管，或者只跟物打交道；还有一种，是和人一起，慢慢长。

> 带走的话
>
> 《爱弥儿》第二卷的一页上，挤着他三本书的核心：人对人的依赖生恶，要用法代替人，只让孩子依赖物——三本书同出一根，就是剪断那个会回头写人的环。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看见人对人的依赖会互相写坏。关门：解法是让人只依赖「不带意志」的物（三个母题同根）。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三本书面对同一道缺口，都不忍，都让它马上消失。

第 14 章

病根

◆ 一、说他错之前，先问他为什么非这样不可

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在一个地方收了刀，一定有他非收不可的理由。本系列的规矩是：病根也要用发生学来答——他的收回本身，也是在他那片土里、经他那条路长出来的样子。

这一章给卢梭的病根列四条。

◆ 二、第一条：一个被人写伤了一辈子的人

第一编八章，一章一章摆过：出生夺去母亲的命；被父亲当作亡妻的替身；一把没碰过的梳子；一个把他压成奴隶的师傅；一屋子逼他当场撒谎的眼睛；一个换掉他的「妈妈」；一个比来比去的巴黎；焚书、通缉、石头。

他一生里被人写上去的东西，大多是伤。一个几乎只被坏水泡过的人，很难相信世上有好的老水。他想把「被人写」这件事整个拿掉，是他那片土里最自然的一种长法。

◆ 三、第二条：一座想出来的小城，一个一次立定的古代

第 10 章说过：他心里有一座想出来的日内瓦，一个普鲁塔克的斯巴达。这两片土给了他一个模子：好的共同体，是小的、简朴的、一次立定就不变的。在这个模子里，没有时间，也用不着等。

一个人心里的好样子，如果是一个不动的样子，他就会把一切动，都看成离开它。

◆ 四、第三条：一个把积累当成本来就好的时代

第 10 章也说过：启蒙的时代相信越积越好。卢梭站在它对面，而站在对面，最省力的办法，就是说反话：你说积累好，我说积累坏；你说文明进步，我说文明堕落。

他自己看得出这不全对。他说过人不可能退回去，说过最好的时代是有茅屋、有歌舞的中间那一段。可一个站在时代对面喊话的人，嗓门必须大；大嗓门说出来的话，往往比他心里想的更绝对。

◆ 五、第四条：他一生唯一那片不伤他的土，他没有写进学说

第四条病根，最隐蔽。

他一生里，其实有过一片不伤他、反而养他的土：沙尔梅特。那几年，他被一个人照顾，被一个人写；他在书房里攒了好几年观念，把同一段几何走一两百遍。第 4 章说过：那是他成为卢梭的本钱。

可这片土，没有进入他的学说。进入学说的，只有沙尔梅特的另一半：此刻就很幸福。

为什么？也许是因为，那片好土最后也伤了他：他回来时，「位置已经被人占了」。一片好土，也会变；一个人对你好，也会换掉你。对一个一生都在害怕被写伤的人来说，连好土都靠不住，那就不如没有土。

◆ 六、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四条病根，每一条都不是「他笨」，也不是「他虚伪」。每一条都是一片真实的土，在一个真实的人身上长出来的样子。本系列的话：他那片土里，长不出另一个回答。

而且，他从这些伤里长出来的看见，是真的：人对人的依赖确实会写坏人，积累确实会回头变成奴役，一屋子眼睛确实能压倒良心。他错的，不是看见了这些，是只看见了这些。

◆ 七、SDE 看这一处

用否定序列的显形刀法来查，这四条病根各落在一个地方：第一条是查创伤——体系的形状，常常是伤口的形状；第二条是查档案——他读的书，他心里的模子；第三条是查时机——他站在一个时代的对面；第四条最要紧，是查一片没有进入体系的土。

按本系列的总纪律，这些刀只撤免检，不判真伪：知道了他为什么这样想，不等于证明他想错了；只是说，他那句「这就是你的历史，读自从不说谎的自然」，不能再免检——那不是从不说谎的自然告诉他的，是他一生的伤告诉他的。

◆ 八、放回日子里

许岚有一天跟奶奶聊起来，才知道奶奶年轻时，那坛泡菜也坏过一次：那年家里出了事，没人顾得上，一坛老水全长了白花，只能倒掉。奶奶说，她当时哭了一场，发誓再也不做泡菜了。

「那后来呢？」

「后来，隔壁的刘婶舀了一碗她家的老水给我。」

一坛老水坏了，一个人可以发誓再也不要老水；也可以去邻居家，舀一碗来。

> 带走的话
>
> **卢梭剪断那个环，不是因为他笨，是因为他一生被写伤得太多、心里的好样子是一个不动的古代、他站在一个只知道堆积的时代对面，而他唯一那片好土，最后也换掉了他。**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从伤里长出的看见是真的。关门：只看见伤，于是连养人的土也一起剪掉（三个母题的病根）。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一坛坏了的老水面前，他发誓不再做；奶奶等到了邻居的那一碗。

第 四 编

上 · D：等不得

编 序

这一编八章，写第一个母题：不能等待。对应判决二。

前四章（第 15—18 章）：第 15 章先讲清楚什么叫「第一拍」，为什么它要等；第 16、17、18 章，分别看意义的三股劲——创造、幸福、自由——在他的三本书里，怎样一碰到第一拍就跳了过去：混沌一来就立约，张力一来就缩欲，纠缠一来就问心。后四章（第 19—22 章）：他会等的那只钟（收窄），两位要他等的人（康德与伯克），蒙氏教室里那块插了四十次的圆柱体木板，最后是本编总账。

本编的随身一问是：他是空着等，还是缠着等？

第 15 章

当晚就要结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吵完一架，你躺在床上睡不着。你想马上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段关系还要不要继续？你翻来覆去，恨不得半夜把对方叫起来，当面问个清楚。

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发现，有些答案，自己冒出来了；有些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那一夜，就是第一拍。

◆ 二、什么叫第一拍

导论说过，意义的三股劲，各有三拍。

创造：先是混沌，然后自己组织起来，最后冒出一个新样子。幸福：先是张力一点点积起来，然后模式一转，最后劲放出来。自由：先是纠缠，然后选择，最后激发出一条新路。

三股劲的第一拍——混沌、张力、纠缠——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难受，而且都要时间。混沌里分不清东西南北；张力里人被拽着，放不下；纠缠里好几样东西拧着，哪一样都舍不得。

等待，就是在这一拍上先不用力：不急着理清，不急着放下，不急着选。王德生博士立过一门「维度平衡学」，说 SDE 里的等待不是熬时间，是推迟在某一维上施力——让那一维先自己缠够。

这一拍为什么要等？因为第二拍长出来的东西，是用第一拍里缠进去的材料做的。混沌里缠得越多，组织起来的新样子越丰富；张力积得越足，转出来的劲越大；纠缠拧得越紧，选出来的路越新。跳过第一拍，第二拍照样会来——只是长出来的东西，薄得多。

◆ 三、他的野蛮人：计划不过当晚

现在看卢梭。

《论不平等》里，他这样写他的自然人：他的灵魂没有任何东西扰动，整个裹在对当下存在的感觉里，对未来——哪怕是很近的未来——毫无观念；他的计划，和他的眼界一样有限，几乎到不了这一天的傍晚。他举了个例子：加勒比海的土人，早上会把自己的棉床卖掉，到了晚上，又哭着来把它要回去，因为他没有预见到，这一夜他还要睡觉〔核〕。

这个人，没有第一拍。他不积，不存，不等；想要就要，不要就扔。

卢梭写他的时候，笔下带着一种温柔的羡慕。《忏悔录》里，他说自己：预见，一向只会让享受变苦〔核〕。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处，要多给他一点公道。

《爱弥儿》第二卷有一段话，今天每一个家长都该读一读。他说：拿一个孩子眼前的不幸，去换一个说不准的将来的幸福，这是多么可怜的预见！你怎么证明，你说要治的那些坏毛病，不是你那些愚蠢的预防措施造成的，而是天生的？人类在万物的次序里有它的位置，童年在人生的次序里也有它的位置〔核〕。

一个上五个补习班、周末排满的小学生；一个为了「将来」牺牲了今天所有快乐的孩子——卢梭在两百多年前就替他说了话。这不是空话。很多所谓的「积累」，其实只是把今天预支给一个说不准的明天。

◆ 五、SDE 看这一处

可是，这里要分清两件事。

一件是预支：拿今天去换一个说不准的明天，今天本身是空的、苦的，只为了那个明天活着。卢梭反对它，反对得对。

另一件是缠着等：今天就在那团混沌、那股张力、那道纠缠里，今天本身就是在长东西；不是为了明天才熬着，是今天的难受里，正长着明天要用的东西。沙尔梅特书房里那几年，他跟着一个一个作者想下去，不是为了「将来考试」，是那几年里他的脑子正在一点一点装满。

卢梭把这两件事，当成了一件。他反对预支，就连缠着等一起反对了。他笔下的自然人，不预支明天，也不在今天里缠——张力一来，当晚就要结论：棉床卖了就卖了，想要回来就哭。

第一拍的难受，有一种是白受的，有一种是在长东西的；他把两种都判成了白受。

◆ 六、放回日子里

禾禾的蒙氏园里，老师给家长讲过一件事：孩子搭积木，塔倒了，哭。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马上帮他搭好，或者马上说「别哭了，我们玩别的」。

老师说：别急。等他哭一会儿。很多孩子哭完，会自己再搭一次，而且这一次搭得不一样——底下垫宽了。

许岚试了一次。禾禾的塔倒了，哭了两分钟，许岚没动。哭完，禾禾看了看那堆积木，把最大的两块放到了最下面。

那两分钟，就是第一拍。

一个小练习：下一次你想「马上」解决一件让你难受的事——马上回一条气人的消息，马上替孩子收拾残局，马上换一个方案——先问自己：这一份难受，是白受的，还是在长东西？如果拿不准，就等十分钟。

> 带走的话
>
> 卢梭反对拿今天去预支一个说不准的明天，他反对得对；可他把在今天里缠着等、让难受长出东西的那一段，也一起判成了白受。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反对预支童年，替被牺牲的孩子说话。关门：把缠着等和预支当成一件事（落在「等不得」）。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他的野蛮人两样都不做：不存明天，也不在今天里缠。

第 16 章

混沌一来就立约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一个新组的班级，开学第一天，老师站在讲台上宣布了二十条班规，让全班举手通过。人人都举了手。

一个学期以后，这二十条里，真正管用的只剩三四条；另外几条真正管用的规矩，是大家在一次次吵架、一次次和好里，慢慢长出来的，从来没有写在黑板上。

◆ 二、一次行为，立刻成为一个我们

《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六章，是整本书的心脏。

它从一个危机开始。他说：假定人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在自然状态里妨碍他们生存的阻力，已经超过了每个人所能用来维持自己的力量；那时，原始状态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人类如果不改变生存方式，就会灭亡〔核〕。

这是一锅粥：旧的活法撑不住了，新的活法还没有，每个人都被逼到了墙角。

他的回答是：找到一种结合的形式，让每个人和全体联合在一起，却仍然只服从他自己，并且和以前一样自由〔核〕。办法是：每个人把自己和自己的全部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共同体。他说：每个人把自己交给全体，也就是没有交给任何人〔核〕。

然后是那个关键的词：立刻。他写：这个结合的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集体的身体，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私人人格；这个身体由这同一个行为得到它的统一、它的公共的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核〕。

一锅粥，在一次行为里，立刻组织成了一个「公共的我」。

第八章接着写：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在人身上产生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正义代替了本能，他的行为有了以前没有的道德性〔核〕。

一次行为，一个显著的变化。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他看见的东西了不起。

他看见，一个「我们」不是一群「我」的相加。本系列巴迪欧卷第 40 章说过，他的公意不是私意之和，这一处和 SDE 几乎没差。一群人结合起来，会长出一样原来谁身上都没有的东西——一个公共的我。这是一个真正的涌现。

他还看见，这个「我们」一长出来，会回头改变每一个人：正义代替本能，责任代替冲动。这正是回写。

创造的三拍，他三拍都看见了：一锅粥（原始状态撑不住），自己组织起来（结合），冒出一个新样子（公共的我），而且这个新样子回头改人（正义代替本能）。

◆ 四、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看他让这三拍怎样走：一锅粥 → 一次行为，立刻 → 公共的我。

一个民族的「公共的我」，真的是一次行为里立刻长出来的吗？

本系列伯克的一段话，可以放在这里对照。1791 年，伯克写信给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说：你们会反对说，这样的改革太慢，不适合一个以几个月做完几百年的事自豪的议会。可它本来就该慢。好方法的长处之一，就是让时间成为帮手，它的作用慢，有时几乎觉察不到。……要造成那种能产生一切好处的心与心的结合，需要时间。我们的耐心，比我们的力量成就得更多〔核〕。

伯克批评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议会，而那些人自称是卢梭的学生。他说的那种「心与心的结合」，正是卢梭说的「公共的我」。卢梭说它一次立刻长出来；伯克说它要时间，要一步一步看着每一步的效果，从光到光。

还要公道地记一笔：卢梭自己也知道这件事不简单。《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七章写那个立法者，说要让一个民族接受好的法律，结果得先变成原因；第八到十章又说，一个民族要到它的「成熟期」才能立法〔待细读〕。这些地方，他摸到了时间。可是，

他给这道难题的解法，是请一位几乎像神一样的立法者，一次把人性改过来——还是一次，还是立刻。本书第 34、40 章会回到这位立法者。

他看见了一个「我们」是长出来的，却让它在一次行为里立刻长完。

◆ 五、放回日子里

许岚公司新成立了一个项目组，五个人来自五个部门。组长第一次开会，就拿出一份《团队协作公约》，让大家签字。大家都签了。

三个月后，真正把这五个人拧成一个组的，不是那份公约，是一次通宵改方案——那一夜，谁先撑不住，谁替谁顶上，谁吵了架又回来道歉，都被大家看在眼里。那一夜以后，这个组才有了一点「我们」的样子。

一份公约，可以在一次会上签完；一个「我们」，要在一次次难熬里长。

一个小练习：想一个你真正觉得是「我们」的群体——一个家、一个班、一个老朋友圈。回想一下，是哪一件事、哪一段难熬的日子，让它成了「我们」？再想一想，它有没有一份「一次签完」的公约。

> 带走的话
>
> 卢梭第一个看清一个「我们」不是一群「我」的相加，这一处几乎没差；可他让这个「我们」在一次行为里立刻长完——混沌一来，就立约。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公意不是私意之和；结合会回头改人。关门：一次行为、立刻（落在「等不得」，创造律上的跳拍）。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那一夜的通宵，比那一次签字，更像一个「我们」的出生。

第 17 章

张力一来就缩欲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想要一样东西——一部新手机，一个更大的房子，一份更体面的工作。想得心里发慌。有人劝你：别想那么多，知足常乐。

你试着不想了。心里确实松了一口气。可过了一阵，你发现，你也不再去学那样本来想学的东西了，不再试那件本来想试的事了。

◆ 二、欲望与能力

《爱弥儿》第二卷，有一段话，是卢梭幸福论的核心。

他说：一切痛苦的感觉，都和想摆脱它的欲望分不开；一切快乐的观念，都和想享受它的欲望分不开。一切欲望都意味着缺乏，一切缺乏都是痛苦的；所以，我们的不幸，在于欲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一个能力等于欲望的存在者，会是完全幸福的〔核〕。

他接着说：人的智慧在哪里？只减少欲望不够，因为欲望若比能力小，我们一部分能力就闲着；只增加能力也不够，因为欲望若跟着一起增加，我们只会更不幸。真正的幸福，在于缩小欲望和能力之间的差距，在能力和意志之间建立完全的平衡〔核〕。

然后是那句关键的话：自然一开始只给人保全自己所需要的欲望，和刚好足够满足它们的能力；其余的，她都存在人的心里，作为一种储备，需要时再用〔核〕。

是什么打破了这个平衡？他说：是想象。想象比其余一切能力都更强，它最先醒来，扩大了可能的边界，于是刺激着、喂养着欲望。我们以为抓住了的东西，转眼就跑到了更前面……现实的世界有边界，想象的世界无边无际；我们既然不能扩大前一个，那就限制后一个吧〔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段，是卢梭写得最好的文字之一，也是今天最用得上的文字之一。

一个被朋友圈里别人的生活撩得睡不着的人，一个永远觉得下一样东西才能让自己快乐的人——卢梭在两百多年前就把他的病说透了：不是缺东西，是想象把欲望撑得比能力大太多。他说，痛苦不在于缺东西，在于缺东西让你生出的那些需要〔核〕。今天所谓的「焦虑」，很大一部分，就在这道缝里。

他开的方子——在能力和欲望之间求平衡，不要让想象把欲望带着跑——对很多人，是一剂真药。

◆ 四、随着张力就转换

王德生博士说，卢梭的自然，像佛教说的「随着张力就转换」。

放在这一段里看，这个比方格外准。欲望一冒头，比能力大了——张力来了。他的办法不是让这股张力在身上积着，而是马上转：把欲望缩回去，缩到能力够得着的地方。缝一合上，张力就没了，人就平静了。

这像一个修行的人：念头一起，就放下，不跟着它走。

◆ 五、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看欲望和能力之间的那道缝，还能用来做什么。

一个孩子想够桌上的一块饼干，够不着。欲望比能力大一点点——张力来了。卢梭的办法是：要么别想那块饼干，要么大人替他拿下来（他在书里明说，要按孩子的需要，不按孩子的想要）。可是还有第三种：让这道缝在他身上待一会儿。他会踮脚，会搬凳子，会想办法——在这一会儿里，他的能力长了。下一次，他够得着了。

欲望比能力大一点点的那道缝，正是能力生长的地方。缝一合上，人是平静了；可能力，也不再长了。

还要接上第四条口述：人为什么总有这道缝？因为人活在一片被写厚了的土里——一座城，一门手艺，一个家，都向人提出要求，要求常常大过人本来的能力。卢梭的办法，是把要求取消，让欲望回到自然给的那一份。SDE 的办法，是在这道缝里忍一会儿，让能力追上去；追上去以后，土又写厚一层，提出新的要求——这就是那个环。

他取消的，不只是焦虑，还有追。

还要替佛教说一句公道话，因为这个比方是本书自己用的。佛教的「随转不住」，不是一个人生下来就会的，是持戒、打坐、长年修行，一点一点修出来的——那本身就是一场极长的缠着等。本书第 45 章会专门量这一边。卢梭说的「随着张力就转换」，却说是出厂就带着的。

同样是放下，一种是修了几十年修出来的，一种说生来就会；卢梭的自然，是后一种。

◆ 六、放回日子里

许岚有一阵子迷上了一种说法：「降低期待，就不会失望。」她对工作降低期待，对婆婆降低期待，对自己降低期待。确实轻松了。

可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已经两年没有学一样新东西了。她本来想学的那门设计软件，一直「降低期待」着，没有打开过。

她重新打开了它。每天学半小时，学得很难受，常常卡住。卡住的时候，她不再对自己说「降低期待」，而是对自己说：卡在这里，说明这里正在长。

一个小练习：列出你最近「降低期待」的三件事。分成两栏：一栏是降下来以后，你确实更好了的——那是卢梭的药对了症；另一栏是降下来以后，你也不再往前走了的——那是他的药，把你本来要长的地方也一起治掉了。

> 带走的话
>
> 卢梭把焦虑的病根说透了：欲望被想象撑得比能力大；可他的方子是马上把缝合上，而欲望比能力大一点点的那道缝，正是能力生长的地方。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不幸在欲望与能力的差距，想象把欲望撑大。关门：缝一冒头就合上（落在「等不得」，幸福律上的跳拍）。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够不着饼干的那一会儿，孩子在缠着等；卢梭让大人替他拿，或者让他别想。

第 18 章

纠缠一来就问心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孩子该不该上补习班？你查了一晚上：这个专家说要上，那个专家说千万别上；这篇文章说快乐教育毁了孩子，那篇文章说鸡娃毁了孩子。越查越乱。

最后你把手机一扔，说：不查了，我就凭感觉吧。

◆ 二、萨瓦牧师的内心之光

《爱弥儿》第四卷，有一篇长长的插话，叫「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这是卢梭一生写得最用心的文字之一，也是让《爱弥儿》被焚毁的主要原因。

一位乡村牧师，对一个年轻人讲自己怎样走出信仰的迷惘。他说，他曾经陷在怀疑里，去请教哲学家们。结果是：哲学家们非但没有除掉我那些无谓的怀疑，反而让折磨我的怀疑成倍增加，一个也没有解决。于是我选了另一个向导，我对自己说：让我跟随内心之光吧；它不会像别人那样把我引得那么远；就算它把我引错了，那也是我自己的错〔核〕。

他立了一条规矩：凡是我诚心诚意无法拒绝相信的，我就当作自明的；凡是从这里直接推出来的，我就当作真的；其余的一切，我决定放在那里不作决定，既不接受也不拒绝，也不费心去解决那些和实际无关的难题〔核〕。

后面，他又说：良心不会欺骗我们，她是人真正的向导〔核〕；良心啊良心，神圣的本能，天上不朽的声音，善恶的无误的裁判〔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处，他又一次说中了一件真实的事。

一个人被一堆吵架的专家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回到自己心里问一问，常常比再听一个专家更靠得住。今天，一个被信息淹没的人，最缺的正是这一问。萨瓦牧师那条规矩——诚心不能拒绝的，就接受；其余的，先放着——对一个快被互相矛盾的意见撕碎的人，是一条活路。

而且，他没有让牧师把一切都凭感觉：其余的，他说，「先放着，不决定」。

◆ 四、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把这一章和第 4 章放在一起读。

第 4 章里，沙尔梅特书房里的年轻卢梭，也碰到了一群互相打架的哲学家：洛克、马勒伯朗士、莱布尼兹、笛卡尔。他的办法是：不急着选边，跟着每一个人想到底；先攒一批观念，攒够了再比较、再挑选。他这样攒了好几年〔核〕。

同一个人，同一种纠缠——一群互相打架的哲学家。书房里的年轻人，留在纠缠里攒了好几年；书里的牧师，发现怀疑成倍增加，就转向了内心之光。

再看牧师那句「其余的，先放着」。这像是在等，其实不是。书房里的年轻人，是把那些互相打架的东西留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想，让它们在里面缠——这是缠着等。牧师是把它们放到一边，不再费心——这是空着搁。

自由的三拍，是纠缠、选择、激发。纠缠那一拍，要人把拧在一起的几样东西都留在手里，感受它们互相拉扯，直到从拉扯里裁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牧师跳过了拉扯：凡心里一时拒绝不了的，就选；其余的，就撂下。

他选出来的东西，还被判为永远不会错：良心不会欺骗我们，是善恶无误的裁判。一个无误的东西，不需要再被后来的纠缠改写。第二个母题「不许写」，在这里和第一个母题接上了。

书房里的年轻卢梭，在纠缠里攒了好几年；书里的牧师，纠缠一来就问心，问出来的又说永远不会错。

◆ 五、放回日子里

许岚最后没有凭感觉决定补习班的事。她做了一件更费事的事：把两派专家说的，各挑三条最有道理的，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冰箱上。一贴就是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她每天看一眼，也每天看一眼禾禾：禾禾什么时候最开心，什么时候最专注，什么时候一碰就哭。一个月后，她拿掉了那张纸，做了一个两派专家都没说过的决定：不报补习班，每周带禾禾去一次奶奶老家的菜地。

那张在冰箱上贴了一个月的纸，就是纠缠那一拍。

一个小练习：下次碰到一件「怎么想都有道理」的事，不要急着凭感觉，也不要急着撂下。把两边最有道理的三条写下来，放在你每天看得见的地方，放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你的选择，很可能是两边都没写过的第三条路。

> 带走的话
>
> 书房里的年轻卢梭在一群吵架的哲学家中间攒了好几年；书里的萨瓦牧师，却在纠缠变厚的那一刻转向内心之光，还把问出来的良心判为永远不会错。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被意见淹没时，回到心里问一问，常常靠得住。关门：跳过纠缠的拉扯，选出来的又判为无误（落在「等不得」，自由律上的跳拍；接「不许写」）。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牧师是空着搁，书房里的年轻人是缠着等。

第 19 章

让童年成熟：他会等的是一只钟

◆ 一、先把最强的反驳摆在桌上

写到这里，一位熟悉卢梭的读者一定已经坐不住了：说卢梭「不能等待」？教育史上最会等的人，不就是他吗？

这个反驳，要先摆足。

◆ 二、「不要节省时间，要浪费时间」

《爱弥儿》第二卷，他写：我能不能在这里说出一条最伟大、最重要、最有用的教育规则？那就是：不要节省时间，要浪费时间。……人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是从出生到十二岁。这是错误和恶习冒出来的时候，而那时还没有办法消灭它们；等办法有了，根已经扎得太深，拔不出来了〔核〕。

所以，他说，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不在于教给孩子美德和真理，而在于保护他的心不沾染恶习、他的头脑不沾染谬误。如果你能什么都不做，也让别人什么都不做；如果你能把你的学生带到十二岁，身体强壮、健康，却连左手右手都分不清——那么你一开始教他，他的理智的眼睛就会向理性张开〔核〕。

同一段后面，他又写：让他的头脑尽可能长久地闲着。……把一切拖延都看作赢得的时间。……让童年在孩子身上成熟。总之，凡是今天需要、可以不冒险拖到明天的东西，就不要今天给他〔核〕。

「让童年在孩子身上成熟」，这句话后来被一代一代的教育家引用。今天的家长读到它，仍然会心头一动。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他在这里对的地方，是真的，而且很大。

他看见了：一个孩子不是一个缩小的大人。他在同一段里说：如果婴儿能从母亲怀里一步跳到懂道理的年纪，现在这种教育倒也合适；可他是一点一点自然长大的，需要完全不同的训练〔核〕。他反对的，正是「一步跳过去」：拿大人的道理去灌一个还看不见道理的头脑，拿明天的要求去压今天的孩子。

在这一点上，他是在替等待说话。上一章说过，他反对拿童年去预支将来，本章看到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他要大人等——等孩子的头脑长到能接住道理的那一天。

所以本书要公开收窄：说卢梭「一概不能等」，下宽了。他会等。

◆ 四、他等的是什么

那么，他等的是什么？

请看他等的方式：让头脑闲着；把一切拖延都看作赢得的时间；挡开外来的印象；在该教的时候之前，什么都不教；最好让孩子到十二岁还分不清左右手。

他等的，是一只钟。孩子身上有一只自然的钟，到了某个年纪，理性会醒来；到了某个年纪，激情会醒来——第五卷里，他对爱弥儿说：德性的需要，要到激情醒来的时候才出现；你的时候到了〔核〕。《爱弥儿》全书五卷，就是按这只钟排的：婴儿期，两岁到十二岁，十二到十五岁，十五到二十岁，成婚。

而在钟走到那一格以前，他要做的，是把那片地空着：不让任何东西写进来。他说得很清楚：错误和恶习会在这段时间扎下根，根扎深了就拔不出来。所以要空着，护着，等。

◆ 五、SDE 看这一处

这就是本书所说的两种等待。

空着等：把难受拿走，把地空着，等一只钟走到那一格。孩子身上没有要忍的东西，也没有正在长的东西——什么都还没有写进去。卢梭会的，是这一种。

缠着等：难受还在，混沌、张力、纠缠都在，人留在里面，让它慢慢长出东西来。第 15 章那个塔倒了哭两分钟、再自己垫宽底座的禾禾；第 4 章沙尔梅特书房里跟着一个又一个作者想下去的年轻卢梭。卢梭的学说里，没有这一种。

两种等待，时间都很长；可地里的样子完全不同。空着等的地，是一块留着的空地，等某一天种子自己落下来；缠着等的地，一直在长，只是长得慢、长得难受。

他反对「一步跳过去」，所以他看起来很会等。可他反对的，是从空地一步跳到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三种：地不空着，也不跳，让它在难受里慢慢长。

还有一处，也要记下。他说「根扎深了就拔不出来」——这正是回写：长出来的沉回去，回头改人，改得很深。他对回写看得极清楚，所以怕它。他的办法不是学会让好的东西扎根，是让什么都先别扎根。

本书的收窄：他能等一只钟，等不了一团张力。

◆ 六、放回日子里

禾禾的蒙氏园里，有一种说法叫「敏感期」：孩子在某个年龄段，对秩序、对语言、对小东西特别敏感，大人要看准时机，给他相应的东西。许岚读到这里，心想：这不就是卢梭那只钟吗？

她去问老师。老师想了想，说：有点像，也不太一样。钟到了，我们给他东西；可给了以后，他要自己在那样东西上待很久——一遍一遍做，做错了再做。钟只管什么时候开始，不管开始以后那一段。那一段，得他自己缠着。

许岚觉得老师这句话说得好：钟只管什么时候开始。

一个小练习：想一件你「在等时机」的事——等孩子大一点再教，等自己有空再学，等条件成熟再做。问自己：我是在空着等，还是已经在里面一点一点缠了？如果是空着等，找一件今天就能开始缠的最小的事。

带走的话

卢梭确实会等：让童年成熟，把拖延当作赢得的时间；可他等的是一只自然的钟，等的方式是把地空着——他能等一只钟，等不了一团张力。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孩子不是小大人；反对一步跳过去（本书在此公开收窄判决二）。关门：等的方式是把地空着，不让任何东西扎根（落在「不许写」与「无土」）。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空着等，这是他会的那一种。

第 20 章

两个要他等的人：康德与伯克

◆ 一、两位读者

卢梭的书一出版，就有无数读者。其中有两位，一位在德国的柯尼斯堡，一位在英国的伦敦，读得最认真，也最不同意他。两个人的不同意，说的是同一件事：你太急了，要等。

◆ 二、康德：感谢自然给了我们不和

本系列康德卷记过：康德大约在 1762 年读了《爱弥儿》，说「卢梭纠正了我」，从此学会了尊重普通人。他书房里唯一的装饰，据说就是卢梭的画像〔待核〕。

可就是这位最敬重卢梭的人，写下了对卢梭最有力的一次回答。1784 年，康德写《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第四条命题说：

如果没有那种非社会性——每个人从自己的私心里找出来的、引起对抗的那些本身并不可爱的性情——人的一切才能，都会在一种阿卡迪亚式的牧羊人生活里，在完全的和睦、知足和互爱中，永远沉睡；人会像他们放牧的羊一样好脾气，几乎不会比他们的牲口有更高的价值。……所以，感谢自然吧，感谢这种不合群，感谢这种妒忌的、竞争的虚荣，感谢这种永不满足的占有欲和统治欲！没有它们，人性里一切优秀的天赋，都会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人愿意和睦；可是自然更懂得什么对他的族类好，她要的是不和〔核〕。

请看康德感谢的是什么：竞争的虚荣，占有欲——这正是卢梭在树下歌舞那一刻判为「走向恶的第一步」的东西。康德把它们判成了发动机。

第七条命题，康德点了卢梭的名：在人类跨出最后一步之前……人性要在外表的福利下遭受最残酷的苦难；所以，只要人类还没有到达必须攀登的最后一个阶段，卢梭偏爱野蛮人的状态，就不算太错〔核〕。

这一句话里有两层。一层是保底：在最后一级到来以前，卢梭的偏爱有道理——文明确实让人受苦。另一层是回答：可是，还没到最后一级。要等，要继续往上爬；爬的过程就是苦的，那份苦正是往上爬的力气。

用本书的话说：康德把卢梭剪断的那个环，重新接上了，而且说，环上那一段难受的「积」，正是人往上长的地方。

◆ 三、伯克：让德性成为习惯

另一位读者，是英国的伯克。第 16 章引过他论改革要慢的那段话。1790 年，他在《法国革命论》里，写下了卢梭那条「习惯论」的正反面：

我们担心让每个人只靠自己那一点私人的理性去生活和交易，因为我们怀疑每个人的那一点存货很少；个人最好利用各民族、各时代的公共银行和资本。……偏见，连同它所包含的理性，有一种让理性行动起来的动力，有一种让它持久的情感。……偏见让一个人的德性成为他的习惯，而不是一串互不相连的行为；有了正当的偏见，他的义务就成了他天性的一部分〔核〕。

请把这句话和卢梭的话并排放着。

卢梭：习惯成了第二天性，把真天性完全顶替掉〔核〕。

伯克：有了正当的偏见，义务成了他天性的一部分〔核〕。

同一件事——一样东西通过习惯长进天性——卢梭叫它顶替，伯克叫它长成。一个说是回写弄脏了人，一个说是回写养大了人。

伯克在《致一议员书》里还写过一段方法：慢而持续地前进，每一步的效果都看着；第一步的成败，给第二步照亮；这样从光到光，我们被安全地领过整个过程〔核〕。这几句话，就是回写的定义，被用在了政治上。

◆ 四、伯克听休谟说起的一件事

伯克在《致一议员书》里，还记下一件他从休谟那里听来的事。休谟说，卢梭亲口告诉过他自己写作的秘诀：要打动公众、吸引公众，就得造出奇迹；神话里的奇迹早就

失效了，巨人、魔法师、仙女也用完了；如今一个作家能造的，只剩下另一种奇迹——生活里、风俗里、人物里、非常的处境里的奇迹，在政治和道德上打出新的、意想不到的一击〔核，伯克转述休谟，属二手材料〕。

这是二手的二手，本书只把它当作一个旁证，不当证据。可它和第 5 章樊尚路上那半小时，形状是一样的：不是一步一步地长，是一击；不是慢慢让人信，是让人一下子震住。一个一生都在讲「一刻改变一切」的人，他的书，也常常是这样写成的。

◆ 五、先把两位的零也量一量

请这两位来，不是为了让他们赢。本系列的规矩是：批判者也用同一把尺子量。

康德要人等，等的是什么？是自然的一个计划：人类必然一级一级往上爬，爬到一个早就写好的终点。他的等待，等的是一个先定的结局——这是另一种钟，一只挂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钟。本系列否定序列管这叫「终点偷运」：给一场发生装上一个剧终的页码。

伯克要人尊重积累，积累的是什么？是各民族、各时代留下来的那一大坛老水。可他在同一本书里说：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发现，我们也认为，在道德上没有什么发现可做〔核〕。一坛老水，老到不许再问它是怎么来的——这是土焊死在那里了，和卢梭把土整片揭掉，正好是两头。

卢梭的三个缺口，被这两位各补了一处：康德补上了等（张力是发动机），伯克补上了土和回写（习惯是长成）。可他们补的时候，自己也各缺了一维：康德的等，等的是一个写好的终点；伯克的土，是一坛不许问来历的老水。

◆ 六、SDE 看这一处

三个人放在一起，像一坛泡菜前面站着的三个人。

卢梭说：老水脏，倒掉，用新坛生水，当天就捞。

伯克说：老水是祖宗传下来的，一滴不许换，也别问它是怎么来的。

康德说：老水会越来越好，一直好到那一坛最完美的泡菜——那一坛，早就注定了。

奶奶的办法，不是这三种里的任何一种：老水要留，也要看着；坏了的捞掉，好的添新盐；每一坛都比上一坛好一点，也可能坏一点；没有哪一坛是注定的最后一坛。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家里，三种声音都有。婆婆是伯克：「老辈人都是这么带孩子的，你别瞎改。」许岚的弟弟是卢梭：「那些老规矩都是把孩子捆坏的，让她自然长。」许岚自己有时候是康德：「现在苦一点，将来上了好学校就好了。」

一个小练习：下次家里为带孩子吵起来，先认一认，每个人站在哪一边——倒掉老水的，一滴不许换的，还是说「将来就好了」的。认出来以后，再问一句：我们能不能像奶奶对那坛泡菜那样，留着，看着，一坛一坛地调？

> 带走的话
>
> 康德说张力是人往上长的发动机，伯克说习惯是德性长进天性的路——两位都要卢梭等；可康德等的是一个写好的终点，伯克的老水不许问来历，各自也缺了一维。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康德的「不算太错」是对卢梭的保底；卢梭看见的苦是真的。关门：卢梭剪断的环，被两位批判者重新接上（三个母题的对照）。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康德要人缠着爬，却说终点早定；伯克要人缠着养，却不许问老水的来历。

第 21 章

蒙氏教室一：插了四十次的圆柱体

◆ 一、一块带孔的木板

先把导论里那把钥匙拿出来，仔细看一看。

1907 年，意大利医生玛丽亚·蒙台梭利在罗马一个穷人聚居区里，办了第一所「儿童之家」〔地点与年份待核〕。她在那里给三到六岁的孩子准备了一批特别的教具。其中有一样，是一块长木板，上面挖着一排大小不一的圆孔，每个孔里配一个带小把手的木圆柱。

1914 年，她在一本写给家长的手册里，这样描述孩子怎样用它〔以下据《蒙台梭利博士手册》英文原本，核〕：

圆柱全拿出来，混在桌上。孩子要给每一个找到它的孔。他先试：常常把一个太大的圆柱放在一个太小的孔上，放不进，换一个，再试，直到放进去。也可能反过来：一个圆柱太轻松地滑进了一个太大的孔——它占了一个不属于它的位置。这样到最后，总会剩下一个圆柱，没有地方可放。

这时候，孩子不能不看见自己的错，而且这个错是具体的、摸得到的。他困惑了，他小小的头脑面对着一个让他极感兴趣的问题。刚才都放进去了，现在有一个放不进。小家伙停下来，皱着眉，陷入沉思。他开始摸那些小把手，发现有些圆柱四周空得太多，他想，也许它们放错了地方，于是试着把它们放对。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最后成功了。这时候，他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她接着写：这个练习唤醒了孩子的智力；他想从头再做一遍，而且因为有了经验，他又试一次。三岁到三岁半的小孩子，曾经把这个练习重复多达四十次，一点也没有失去兴趣。

她还写了两件事：孩子们喜欢自己做，有时候甚至躲到一边去做，怕别人来帮倒忙；孩子们看见同伴在做，就会跟着学〔核〕。

◆ 二、这个孩子在做什么

用意义的三股劲来看这块木板前的孩子。

张力积起来了：有一个圆柱放不进。他困惑，皱眉，停下来。这个时候，没有人替他放，没有人说「别玩这个了，玩别的吧」，他自己也没有走开。他留在难受里。

模式一转：他开始摸那些把手，发现有的空得太多——原来问题不在这一个，在前面那几个。

劲放出来：放对了，胜利的笑容。

然后，是最要紧的一件事：他要从头再来。而且不是一次，是四十次。每一次，他都带着上一次的经验；每一次，他的眼睛都更准一点。蒙台梭利说，这个练习教眼睛分辨大小，孩子最后一眼就能看出哪个孔配哪个圆柱。

这就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一双更准的眼睛）沉回去，改了这个孩子；下一次，他站在更高的地方开始。

这个孩子，三拍都走了，而且第一拍走得很足。他在缠着等。

◆ 三、和卢梭像在哪里

先说公道：这间教室，是卢梭的远房后人。

蒙台梭利说，这块木板的教育原理是：纠错就在教具本身里，孩子有了具体的证据〔核〕。这和《爱弥儿》那句「只让孩子依赖物」〔核〕，是一脉相承的：不是老师说「你错了」，是木板告诉你「放不进」。孩子不必去看大人的脸色，不必在一屋子眼睛前面丢脸——第 3 章那条丝带的教训，这块木板替孩子避开了。

孩子喜欢躲到一边自己做，怕人帮倒忙——这和卢梭反对大人急着替孩子做、急着讲道理，也是一个意思。

◆ 四、和卢梭不像在哪里

可是，有三处，这间教室走到了卢梭的反面。

第一，重复。卢梭说，孩子唯一该养成的习惯，就是不养成任何习惯〔核〕。蒙台梭利的教室里，一个三岁的孩子把同一个练习做四十遍，老师不打断，而且把这当作最好的事。一遍一遍的重复，正是习惯长出来的地方。

第二，难受。卢梭的办法，是让欲望缩回能力，缝一冒头就合上。这块木板偏偏是一道缝：孩子想放进去，放不进。蒙台梭利不替他合上，而是让他待在缝里，直到他自己长到够得着。

第三，同伴。卢梭的爱弥儿，一个老师，一个孩子，远离人群。蒙台梭利的教室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互相看，互相学。她写：孩子们看见同伴在做，就会跟着学。这是一片有人的土。

◆ 五、SDE 看这一处

所以，同样是「让物来教」，这间教室和卢梭分开在一个地方：**卢梭让物来教，为的是让孩子不必忍、不被人写；蒙台梭利让物来教，为的是让孩子能在难受里待得住，一遍一遍写自己**。

还要把蒙台梭利的零也量一量，不把她写成答案。

那块木板是谁设计的？孔多大，圆柱多重，怎样才能让孩子「自己」发现错——每一样都是大人想好的。纠错「就在教具本身里」，这句话也可以读成：大人的手，藏进了木板里。这和第 40 章要讲的卢梭那只藏起来的手，是亲戚。

区别在于：卢梭把手藏起来，要孩子以为自己是主人；蒙台梭利的教室里，孩子至少可以一遍一遍做，把那块木板玩熟、玩透，最后用不着它——手藏在木板里，可木板是会被用完的。这一点区别有多大，本书第 37、52 章再量。

◆ 六、「一边观察，一边等」

蒙台梭利给老师立过一句座右铭。她在同一本手册里写：只要我们对孩子的行动抱着尊重、平静和等待的态度，让他在动作和经验里自由，我们就会看到，孩子有一个正在寻求扩展的人格：他有主动性，自己选工作，坚持下去，按内心的需要改变它；他不逃避费力，反而去找费力的事，带着极大的快乐克服他能力范围内的障碍。……「一边观察，一边等。」这就是教育者的座右铭〔核〕。

她又写：让我们等，并且随时准备分享孩子经历的快乐和困难；对他缓慢的进步，要有无穷的耐心〔核〕。

请注意她等的方式：不是把地空着——孩子正在「找费力的事」、正在「克服障碍」；老师等，是陪着他在难受里待着，分享他的困难。这是缠着等。

可是，同一页上，还有另一句话，也要照录，不能只挑对本书有利的。她写：孩子的愿望常常是无意识的，那是生命内在的呼喊，要按照神秘的法则展开；……这个自己来到世上的生命，我们只提供它发展所需要的手段，然后怀着尊敬等待它的发展〔核〕。

「按神秘的法则展开」——这是另一只钟。孩子身上有一个事先写好的计划，教育只是等它展开。本系列胡敏讲莱布尼兹卷，把这个动作叫作「展开」：把一场发生，解释成一个更深的秩序的展开。在这一句上，蒙台梭利和卢梭站得很近：两个人都相信孩子身上有一只自然的钟。

她和卢梭的分别，在钟走起来以后：卢梭要地空着，她要孩子在圆柱体前一遍一遍地缠。她的零，在钟本身：那个「神秘的法则」，是先写好的，还是在一次次缠里长出来的？她没有问。本书第 37、52 章会再量。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在家里也学着做了一个「圆柱体」：一个带盖的收纳盒，禾禾每天自己把袜子一双一双配好放进去。配错了，盒子最后一格会多出一只。

头一个星期，禾禾常常配错，气得把袜子扔了一地。许岚忍着没动手。第二个星期，禾禾会先把袜子全摊开，按颜色排好，再配。第三个星期，她开始帮奶奶配。

许岚想：这一格多出来的袜子，就是那个放不进的圆柱。

一个小练习：在家里给孩子（或者给你自己）设计一个「会告诉你错了」的小东西——一个配对的盒子，一张要对齐的图，一个拼完才能合上的盖子。然后做最难的那一步：他卡住的时候，别伸手。

> 带走的话
>
> 三岁的孩子在一块放不进的木板前皱眉、摸索、一遍遍重来，四十次不厌——同样是让物来教，卢梭为的是不必忍，蒙台梭利为的是忍得住、一遍遍写自己。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纠错在物里，孩子不必看大人的脸色（卢梭的遗产）。关门：卢梭不许重复、不许难受、不要同伴；这间教室三样都要（对照「等不得」）。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那个孩子，缠着等了四十次。

第 22 章

本编总账：空着等与缠着等

◆ 一、两张清单

第四编八章，收成两张清单，并排放着。

他看见的：前人从强者支配弱者一步跳到政府，跳过了「必须经过的那么长的时间」（第 9 章）；拿童年去预支一个说不准的将来，是可怜的预见（第 15 章）；一个「我们」不是一群「我」的相加，结合会回头改人（第 16 章）；不幸在于欲望与能力的差距，是想象把欲望撑大了（第 17 章）；被一群吵架的专家淹没时，回到自己心里问一问（第 18 章）；孩子不是小大人，不能一步跳到懂道理的年纪（第 19 章）。

他收回的：一群人在一次行为里「立刻」成为一个我们（第 16 章）；张力一冒头，就缩回欲望，把缝合上（第 17 章）；纠缠一变厚，就转向内心之光，其余的「先放着」，问出来的良心永远不会错（第 18 章）；等待的方式是把地空着，等一只自然的钟（第 19 章）。

◆ 二、一个替换物

本编的替换物，是泡菜坛上的那几天。

卢梭的坛子，当天就捞：第二天不酸，就别期待它酸。或者，他也会等——等的是日历上的第七天，而这七天里，坛子最好什么也别发生。

奶奶的坛子，等的是那几天里坛子自己在变：第三天冒白沫，第四天气味怪，第五天开始酸。她不是在等日历，是在等坛子里的东西缠够。她每天掀开盖子闻一闻，看一看，有白花就捞掉——她在等，也在陪。

空着等，是等一只钟；缠着等，是陪一坛菜。

◆ 三、第一个母题，收成三句话

第一句：卢梭看见了意义的三股劲都有第一拍——混沌、张力、纠缠——而且比谁都更早地看见，这一拍可能是白受的苦。

第二句：他的回答，是在三股劲上都跳过这一拍：混沌一来就立约，张力一来就缩欲，纠缠一来就问心；他会等的，只是一只把地空着的钟。

第三句：他跳过的，正是创造、幸福、自由各自长东西的地方；所以他立起来的「我们」、他守住的幸福、他问出来的良心，都长得很薄，而且——下一编要讲——都不许再长。

◆ 四、判决二的验收

导读里，判决二写的是：他看见了混沌、张力、纠缠；一碰到它们，就急着跳过去。

本编的验收：成立。收窄一处（第 19 章）：他会等，等的是钟，不是张力。补强一处（第 18 章）：同一个人，年轻时在沙尔梅特的书房里缠着等过好几年，学说里却把它删了。

本编也留下一个没有答完的问题：康德和伯克都要他等，可他们等的，一个是写好的终点，一个是不许问的老水。缠着等，等的是什么？本书的回答要到第九编才完整：不等一个写好的终点，也不守一坛不许问的老水；等的是这一坛自己缠够——而缠够以后长出来的，没有人事先知道。

◆ 五、推翻条件报账

导读写过判词在什么情况下会错。本编先报一部分账。

推翻条件二说：如果能证明「等不得」只是他替现代人诊断出的病，不是他开的药，判词要收窄。本编的材料是：《社会契约论》I.6 的「立刻」，《爱弥儿》II 的缩欲，萨瓦牧师的内心之光——这三处都在他的正面主张里，是药，不是病历。所以这一

条，在第一个母题上，本轮没有被坐实。可他写得最好的那些地方——预支童年之可怜，想象撑大欲望之苦——确实首先是诊断。本书把这一点记进第 47 章，交给辩护人去用。

◆ 六、本编的三件替换物

本编拆了三处，各配一件家常的替换物，记下来，第九编总解构时收成一张表。

一次签完的公约，换成一次通宵。一个「我们」不是一次行为里立刻长完的，是在一次次难熬里长出来的（第 16 章）。

合上的缝，换成够不着的饼干。欲望比能力大一点点的那道缝，不急着合上，是能力长出来的地方（第 17 章）。

内心之光，换成冰箱上贴一个月的纸。纠缠不急着撂下，把两边最有道理的都留在眼前，第三条路才会自己冒出来（第 18 章）。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在冰箱上又贴了一张纸，这次只写了两行：

「空着等：等一个日子。」

「缠着等：陪一件事。」

她说，这两行是给自己看的。每次她说「等孩子大一点再说」「等我有空再学」，就看一眼这张纸，问自己：我是在等一个日子，还是在陪一件事？

> 带走的话
>
> **第一个母题收成一句：卢梭在创造、幸福、自由的第一拍上都跳了过去，他会的只是空着等一只钟；而那一拍，正是三股劲各自长东西的地方。**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判决二验收成立，收窄一处，补强一处。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空着等，是等一只钟；缠着等，是陪一坛菜。

第 五 编

中 · S：不许写

编 序

这一编八章，写第二个母题：拒绝回写。对应判决三，也是判决五的主场之一。

回写，是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回头改变那个人、那片土。卢梭对回写看得比谁都清楚：他说，根扎深了就拔不出来。正因为看得清楚，他不许它发生。

前四章（第 23—26 章）：第 23 章看他那条最有名的育儿规矩：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第 24 章看他给「自然」下的定义：习惯改变以前的那一份，才是自然——回写以后长出来的，叫第二天性。第 25 章看他怎样把忍耐挪到自然之外，挪给一个叫「德性」的东西。第 26 章看他最了不起、也最不对称的一个动作：他把恶写成了发生，把善写成了发现。

后四章（第 27—30 章）：公意总是对的与那个开关；伯克；蒙氏教室二；本编总账。

第 23 章

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孩子一定要抱着那条旧毯子才睡得着，一定要听同一个故事，一定要用那只小兔子碗。出门忘了带毯子，一整夜哭闹。

有人劝你：得改，不然以后离不了。也有人说：没关系，孩子都这样，长大就好了。

◆ 二、他的规矩

《爱弥儿》第一卷，卢梭写婴儿。

他说：婴儿一开始就会被养成各种习惯——习惯了有光，一到暗处就哭；吃饭睡觉的时间卡得太准，很快，想吃想睡就不再是需要的结果，而是习惯的结果；或者说，习惯在自然的需要之外，又给他加了一种新需要。你一定要提防这件事〔核〕。

接着是那句话：孩子唯一可以养成的习惯，就是不养成任何习惯。让他两只胳膊都能被抱，让他两只手都习惯伸出来，随便用哪一只；不要让他一到固定的时间就想吃、想睡、想做什么，也不要让他白天晚上离不开人。……把他身体的自然状态留给他，好让他将来能控制自己的自由、运用自己的力量〔核〕。

第三卷的一个脚注里，他说得更重：习惯的吸引力来自人天生的懒；……习惯的规则只对软弱的心有好处，而且让它们一天比一天更软弱。孩子唯一有用的习惯，是毫无困难地服从必然；人唯一有用的习惯，是毫无困难地服从理性。其余一切习惯，都是恶〔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他反对的那种习惯，是真的有害的。

一个离了毯子就睡不着的孩子，一个到点不吃零食就发脾气的孩子，一个离了手机十分钟就坐立不安的大人——他们的「想要」，已经不是需要，是习惯给加上去的。卢梭说，习惯在自然的需要之外又加了一种新需要，这句话，今天任何一个研究成瘾的人都会同意。

他还有一个更深的用意：他怕习惯让人不自由。一个离不开某样东西的人，就是被那样东西拴住了。他要爱弥儿两只手都能用、白天晚上都能一个人待着，是要他将来能控制自己的自由。

◆ 四、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看他把什么和什么放在了一起。

他反对的，是「离不了」的习惯。可他的规矩，是「不养成任何习惯」。这两件事，不是一件事。

第 21 章那个把圆柱体插了四十次的孩子，四十次之后，他的眼睛变准了，一眼就能看出哪个孔配哪个圆柱。这也是一种习惯——手和眼一遍一遍做同一件事，沉下去，变成了他的一部分。这种习惯不是把他拴住，是把他放开：从此他能做更难的事。

本系列皮尔斯卷说过：习惯就是回写。一样东西做多了，沉下去，改了做它的那个人；从此，这个人站在更高的地方开始。一个学会骑车的人，不再需要想怎样保持平衡；一个练熟了字的人，不再需要想每一笔往哪里走——正因为这些沉下去了，他的注意力才空出来，去做新的事。

卢梭只看见了回写的一种结果：拴住。他没有看见另一种：放开。于是，他把回写整个判成了恶——「其余一切习惯，都是恶」。

还有一处要记下。他说唯一有用的两种习惯，是服从必然、服从理性。服从必然——服从物；服从理性——服从一个不会错的东西。第 13 章说过，他三本书的根，是让人只依赖不带意志、也不会被改写的东西。连习惯，他也只许人养成这一种：不被任何东西写的习惯。

他把「拴住人的习惯」和「放开人的习惯」当成了一件事，然后连同后一种，一起禁止了。

◆ 五、一个自相缠绕的地方

还要细读他那句话的后半截。他说，不让孩子养成习惯，是为了让他将来能「控制自己的自由、运用自己的力量」，能「持久地自我控制」〔核〕。

可是，持久的自我控制，本身就是一种习惯——而且是最难养成的那一种。一个人能在想发火的时候忍住，能在想放弃的时候再坚持一下，靠的正是一次次忍住、一次次坚持，沉下去以后长成的本事。

他要一个不养成任何习惯的孩子，将来拥有一种只有习惯才给得了的东西。这个缝，他自己没有补上；第 25 章会看到，到了第五卷，他用一声「你的时候到了」把它盖了过去。

◆ 六、一百五十年后，杜威把这两种习惯分开了

1916 年，美国的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里，专门讲过习惯。他说，一个生命的可塑性，就是能把从前经验里的东西保留下来、带过去，改变后来的活动的能力；这就是养成习惯、形成确定倾向的能力〔核〕。——这句话，几乎就是本书「回写」的定义。

他接着说：习惯是一种执行的本事，是做事的效率；习惯意味着能把自然的条件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是通过控制行动的器官，来主动地控制环境。能走路，就是能支配自然的某些性质——一切习惯都是这样〔核〕。

杜威还把习惯分成两种：一种是被动的适应，人被环境磨平了，只会照老样子做；一种是主动的习惯，人借着它，去用环境、改环境〔核，大意〕。

这正是卢梭没有分开的两种：拴住人的，和放开人的。杜威读过卢梭，在同一本书里说过卢梭对了一半〔核〕；他在习惯这件事上补上的，正是卢梭缺的那一半。

◆ 七、放回日子里

禾禾的旧毯子，许岚没有强行拿走，也没有由着她。她换了一个办法：让禾禾自己选，睡前是抱毯子，还是抱奶奶给她缝的布娃娃；两样轮着来。一个月后，禾禾两样都能睡着了。

另一件事，许岚反而天天让禾禾「养成习惯」：每天早上自己穿鞋。刚开始要十分钟，一个月后两分钟。穿鞋这件事沉下去了，禾禾早上的注意力，空出来去看窗外的鸟。

一个小练习：把你身上的习惯分两栏——一栏是「离了它我就不行」的，一栏是「有了它，我的注意力空出来去做别的了」的。前一栏，卢梭的警告对你有用；后一栏，是你的回写，是你长出来的地方，别让任何人说它是「恶」。

> 带走的话
>
> 卢梭反对那种把人拴住的习惯，反对得对；可他的规矩是「不养成任何习惯」，连那种沉下去、把人放开的习惯，一起判成了恶。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习惯会在需要之外加上新需要，会拴住人。关门：其余一切习惯都是恶（落在「不许写」）。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不养成习惯，就不必在一件事上一遍一遍地缠。

第 24 章

第二天性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离开家乡很多年，有一天回去，吃到小时候的一碗粉。第一口，你愣住了：不是这个味。你小时候觉得最香的东西，现在吃着太咸、太油。

是那碗粉变了，还是你变了？你的「本来的口味」，还在不在？

◆ 二、他给自然下的定义

《爱弥儿》第一卷开头，卢梭给「自然」下过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他说：我们生来就有感觉，一出生就以各种方式受到周围事物的影响。一开始，我们寻求或躲避那些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因为它们让人愉快或不愉快；后来，是因为它们对我们合适或不合适；最后，是因为理性给我们的幸福和善的观念。这些倾向随着理性的成长，变得更强、更持久；可是，受到我们习惯的阻碍，它们或多或少被我们的偏见扭曲了。在这种改变以前，它们就是我所说的我们身上的自然〔核〕。

请看这个定义：自然，就是还没被习惯和偏见改变的那一份。

这正是本书的第一、二条口述：他的自然，不是大自然；是回写以前的人。

◆ 三、第二天性

第三卷，他讲吃。他说，最自然的口味，是最简单的：一个孩子天生爱吃清淡的东西，是后来的调味把他的舌头改了。然后他说：我们离自然状态越远，就越失去我们天然的口味；或者说，习惯变成了第二天性，把我们真正的天性完全顶替掉，我们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核〕。

「第二天性」这个词，不是卢梭发明的，很早就有人说过。可在别人那里，它常常是一句中性的、甚至是赞许的话：好的习惯成了第二天性，是说一个人练成了。在卢梭这里，它成了一个坏词：顶替。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他说的这件事，每个人都经历过：口味确实会被改，改到你忘了原来的样子。一个从小吃惯了重油重盐的人，吃清淡的会觉得没味；一个在比来比去的环境里长大的人，会以为「比」就是人的天性。卢梭提醒我们：你以为的「天性」，可能只是长年的习惯。这个提醒，今天仍然有用。

◆ 五、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把这一章和第 1 章放在一起。

第 1 章里，他写自己五六岁时读了一个夏天的小说：那种过早的感情，给了我一种浪漫的人生想象，后来的经验和思考，一直都没能把它拔掉〔核〕。他又写，普鲁塔克给了他一种受不了束缚的傲气，折磨了他一辈子〔核〕。

这些，都是第二天性：一个夏天、一本书，沉下去，改了他，拔不掉。

在《忏悔录》里，这些第二天性就是他——就是那个叫让-雅克·卢梭的人。没有那个夏天，没有普鲁塔克，就没有写出《论不平等》的那个人。在《爱弥儿》里，第二天性却成了「顶替」——盖住了真的你。

这是本书第一编那个反差的最精确的样子：**同一种东西，写进自传，叫「我」；写进学说，叫「顶替」**。

还要问一个问题：在他的定义里，那个「改变以前」的自然，在哪里？

一个婴儿，一出生就「受到周围事物的影响」——这是他自己写的定义的第一句。那么，在哪一刻，影响还算「自然」，从哪一刻起，就算「习惯」和「偏见」了？定义本身，没有给出这条线。第 8 章说过，他在《论不平等》里承认，自然状态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这里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那个「改变以前」的你，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

每一个你，都是被改变过的你；每一种口味，都是某一片土给的口味。问题不是哪一个才是「真的」，是哪一些长得好、哪一些长坏了、接下来怎么长。

◆ 六、帕斯卡多问了一句

在卢梭之前一百年，法国的帕斯卡写过几乎一样的话，又多问了一句。

他在《思想录》里写：父母担心孩子对他们的天然的爱会消退。会消退的，算是什么天性？习惯是第二天性，它摧毁了第一天性。——到这里，和卢梭一样。

可他接着问：可是，什么是天性？习惯难道不是天然的吗？我很担心，天性本身也只不过是最早的习惯，正如习惯是第二天性一样〔核，《思想录》第 93 条〕。

卢梭停在前一半：第二天性顶替了第一天性。帕斯卡走到了后一半：所谓第一天性，也许只是更早写进去的那一层。本系列帕斯卡卷说过，帕斯卡写出了回写最深的一层——天性是最早的习惯；可他拿它来证明人站不住。卢梭没有走到这一层；他要站住，所以需要一个没被写过的第一天性。

一个说：天性也是写出来的，所以人无处可站。一个说：天性没被写过，所以要把写上去的揭掉。SDE 说：天性是写出来的，所以人一直在长——站的地方，就是正在长的地方。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的弟弟常说：「我本来是个很安静的人，是上了班以后才变得这么急躁。」

许岚问他：「你小时候，爸爸一喊你，你就得马上跑过去，晚一秒就挨骂——那时候你安静吗？」

弟弟想了半天，笑了：「好像急躁比上班早多了。」

那个「本来很安静的我」，也许从来没有过。他的急躁，是从小一片土写的；上班，只是把它又写深了一层。知道了这一点，他反而不再想「找回本来的自己」，开始想：这份急躁，接下来要怎样慢慢改写？

一个小练习：想一样你觉得「这才是本来的我」的东西。倒着查：它最早是在哪一片土里、哪一年写进你的？查到最后，你多半找不到一个「写进去以前」的起点。这不可怕——这说明，它还能接着被写。

> 带走的话
>
> 卢梭给自然下的定义，是「习惯改变以前的那一份」；可他自己的一生证明，那些拔不掉的第二天性就是他——同一种东西，写进自传叫「我」，写进学说叫「顶替」。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你以为的天性，可能只是长年的习惯。关门：把习惯写进人的一切，都判为顶替了真天性（落在「不许写」，接「无土」）。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他要找的，是一个还没开始缠的人。

第 25 章

善良与德性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有一种人，脾气好，心软，谁有难处都帮一把——只要这件事不太难。一旦要他为了别人吃点大亏、熬一段苦，他就躲开了。

还有一种人，脾气不见得好，可答应的事，再难也扛到底。

你愿意把孩子交给哪一种人？

◆ 二、第五卷里的一段话

《爱弥儿》第五卷，爱弥儿爱上了苏菲，两人要结婚。老师却要他先离开苏菲，出门旅行两年〔核〕。爱弥儿痛苦极了。老师对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本书在前面几编已经引过几次，这里完整地转述：

孩子，没有勇气就没有幸福，没有斗争就没有德性。「德性」这个词，来自一个意思是「力量」的词，力量是一切德性的基础。德性，是一个天生软弱、却有坚强意志的生物的遗产；这就是正直的人的全部功劳。我们说上帝是善的，却不说他有德性，因为他行善毫不费力。……只要德性还容易做到，就没有多少必要去认识它；这种需要，要到激情醒来的时候才出现；你的时候到了。

我在自然的简朴里把你养大，没有向你宣讲那些讨厌的义务，而是让你免于那些使义务变得讨厌的恶习；……我让你成了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德性的人。可是，善良的人只在他觉得愉快的时候才善良；善良经不住人的激情的冲击，就碎了；善良的人，只对他自己善良。

什么是有德性的人？是能战胜自己情感的人。……到现在为止，你有的只是自由的外表，是一个还没接到命令的奴隶那种靠不住的自由。现在，是真正自由的时候了；学会做你自己的主人〔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段话，是整部《爱弥儿》里最深的一段之一。

他分得很清楚：一种好，是不费力的——善良；一种好，是要斗争的——德性。前一种，碰到真正的难处就碎；后一种，经得住。他甚至说，前面十几年，爱弥儿的自由只是「外表」。一个作者，能在一本书的第五卷，公开承认前四卷养出来的东西还不够、还靠不住，这是极了不起的诚实。

本章开头那两种人，卢梭会毫不犹豫地说：后一种更好。

◆ 四、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看他把这两种好，放在了哪里。

善良，他放在「自然」里：不费力，出厂就有，爱弥儿在「自然的简朴」里就长成了。德性，他放在「自然」外面：要斗争，要力量，要战胜自己，要等到「激情醒来」才需要。

第五条口述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回写和忍耐改变了土，长成一种品格；在卢梭看来，这就不自然了。第五卷这段话，是这条口述最清楚的证据：一切要忍、要斗争、要费力才长出来的好，他都放在了自然的外面。

可是，这段话里还藏着一件事。那个「战胜自己情感」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德性是「一个天生软弱、却有坚强意志的生物的遗产」。遗产，是现成的，是继承来的。可一个人的意志怎样变坚强？第 21 章那个孩子，在放不进的圆柱前皱着眉，一次次重来——那就是意志变坚强的样子：在难受里一次次待住，每一次待住，都沉下去一点，下一次待得更久。这正是保罗说的「忍耐生老练」。

卢梭的书里，爱弥儿前二十年都在「自然的简朴」里长大，被保护着不受任何需要忍耐的东西——然后，到了第二十年，老师说：你的时候到了，现在去战胜你自己吧。

一个二十年里从没练过忍的年轻人，一夜之间要有「战胜自己」的力量。这力量从哪里来？书里没有写。书里只写了钟：「你的时候到了。」

他把忍耐挪到了自然外面，又不写忍耐是怎样一点点长出来的——到了时候，德性像钟声一样响起来。

◆ 五、两年的分离：一次设计好的等待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老师要爱弥儿在结婚前离开苏菲两年，出门旅行〔核〕。这是全书里，老师第一次要爱弥儿真正地等：带着一份放不下的爱，走两年。

这一次，他确实让爱弥儿缠着等了。可请看它是怎样来的：不是在一段日子里自己长出来的难处，是老师在第二十年、在一个选好的时刻，一次性安排下的一场考验。前二十年没有练过的忍，在一场设计好的分离里，一次考完。

这像一个从不让孩子碰水的父母，在孩子二十岁那天，把他推进一条河里，说：现在学游泳吧。第 40 章要讲那只藏起来的手——这一次，那只手连「等待」也替爱弥儿安排好了。

◆ 六、一条被他剪掉的链

第五条口述引的那句经文，放在这里，正好和这段话对照：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罗马书》5:3—4〕。

这条链上，有卢梭说的全部东西：患难，是激情醒来以后的斗争；老练，是「战胜自己的力量」。可这条链多出一样他没有的东西——次序：忍耐在前，老练在后；老练不是遗产，是忍耐一环一环生出来的。卢梭要德性，却不要生出德性的那条链。本书第 43 章，会把这条链和他的书并排量一次。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小时候，是那种「善良的人」：乖，心软，从不跟人吵。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领导把一个很难的项目扔给她，她熬了两个星期，崩溃了，辞职。

后来她才明白，她不是不够好，是从没练过「扛」。她的善良，一直是在不费力的地方长的。

现在，她对禾禾有一个小小的规矩：每周有一件「难一点」的事，要禾禾自己做完——系一次鞋带，搭完一座倒过三次的塔，自己去跟楼下的小朋友说「对不起」。不求一次做好，只求不半路放下。

她说：我不等禾禾二十岁再告诉她「你的时候到了」。我想让她从现在起，一点一点地扛。

一个小练习：想一件你「本来心软、一扛就碎」的事。找出它最小的一块，这个星期扛一次。德性不是钟声，是一次次扛出来的。

> 带走的话
>
> **卢梭诚实地承认，不费力的善良碰到真难处会碎，要靠斗争出来的德性；可他把德性放在自然外面，又不写它怎样一点点长——到了时候，它像钟声一样响起来。**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分清善良与德性，承认前四卷的自由只是「外表」。关门：忍耐与品格被挪到自然之外，且不写其生长（落在「不许写」与「等不得」；接口述五）。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爱弥儿空着等了二十年，等一声「你的时候到了」。

第 26 章

没有原罪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孩子撒了第一个谎。你心里一凉：这孩子怎么学坏了？

接下来，你有两种想法。一种是：人天生就会撒谎，这是本性，得狠狠管。另一种是：他是从哪儿学的？是不是那天我吓着他了？

◆ 二、一条「无可争辩的规则」

《爱弥儿》第二卷，卢梭写下一句后来让他被教会追着骂了一辈子的话：

让我们把这一条定为无可争辩的规则：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人心里没有原罪；每一种恶是怎样、从哪里进到人心里来的，都可以查得出来。唯一天生的激情，是自爱，或者广义的自利；这种自利，对它自己、对我们来说，本身是好的〔核〕。

同一本书的第四卷，他又说：自然从不欺骗我们，是我们自己骗了自己〔核〕。

其实，这条规则在全书第一句就已经写下了。《爱弥儿》开篇第一句：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核〕。好，在造物主的手里，出厂就有；坏，在人的手里，一步一步地变。全书五卷，就在这一句的两半之间展开。

「没有原罪」——这一句，是直接冲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去的。本系列奥古斯丁卷写过：在奥古斯丁那里，人一出生就带着亚当的罪；恶，是先在的。卢梭说：不，恶不是先在的，是一步一步进来的，每一步都有入口，都查得到。

《爱弥儿》出版的当年，巴黎大主教发文谴责这本书；卢梭写了一封长长的公开信回答他，坚持这一条〔待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处，本书要给他最大的公道。

「每一种恶是怎样、从哪里进来的，都查得出来」——这是一句标准的发生学的话。它不问「人本来是不是坏的」，它问：这个恶，是从哪一片土、经过哪一条路、长到这个人身上的?

本系列的总原则说：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的「发现」查出来历，查成一场发生——这叫解构。卢梭这一句，把一千多年里被当作「本来就在」的原罪，查成了一场发生。这是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几次解构之一。

它的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今天，一个老师面对一个打人的孩子，不再先说「这孩子天生是个坏种」，而是先问「他在家里经历了什么」；一个法官面对一个少年犯，会去查他的成长环境——这些，都站在卢梭这一句话上。

第 1 至 3 章里，他也一次次这样查过自己：一把梳子让他第一次尝到不公，一间雕刻铺让他学会了偷，一屋子眼睛让他当场撒了谎。每一样恶，都有入口。

◆ 四、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看这句话的另一半。

恶，他写成了发生：有入口，有来历，一步一步进来。

善呢? 「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自然从不欺骗我们」——善，他写成了本来就在那里的：出厂就有，不问来历，永远对。

这是一个极不对称的动作。**同一句话里，他用发生学的语法查恶，用发现学的语法立善**。

本系列否定序列把这个形状讲得很清楚：解构者把前人的磐石显形为一场发生，同时在自己脚下，悄悄立起一块新的磐石。卢梭拆掉了奥古斯丁的磐石——先在的恶；又立起了自己的磐石——先在的善。只是换了一个正负号。本系列霍布斯卷第 43 章说的「先在化换了正负号」，说的也是这件事：霍布斯把人读成本来互相提防，卢梭把人读成本来平和善良。

为什么这个不对称要紧? 因为它决定了他怎样对待回写。

如果恶是一步一步进来的，善是出厂就有的——那么，一切「进来」的东西，就都有嫌疑。一个人身上后来长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好是坏，都是「进来的」；只有出厂时带着的那一份，才是清白的。于是，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什么都别让它进来：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让头脑尽可能长久地闲着，把一切拖延看作赢得的时间。

「恶是发生，善是发现」，是「不许写」的根。

如果换一种写法：善也是发生的——怜悯、正直、勇气，都是在某一片土里、经过某一条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那么，进来的东西就不再一概可疑。有的进来的是恶，有的进来的是善；要做的，不是把门关死，是看清楚放进来的是什么。

第 9 章留下的那个问题，在这里又出现了：他笔下的自然人天生就有的怜悯，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没有家、没有语言、不和人打交道的人，怎样长出不愿看同类受苦的心？如果善也要查来历，这一问就绕不开。本书第六编会回来。

◆ 五、为什么「本来是好的」这么动人

卢梭这句「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两百多年来打动了无数父母。它为什么这样动人？

因为它把一件最难的事，变成了一件最简单的事。如果孩子本来是好的，那么教育就只剩一件事：别把他弄坏。你不必知道怎样把他养好，你只要挡住那些会把他弄坏的东西。这让一个疲惫的父母松了一大口气。

可是，本书第六编要讲的那个孩子——一个真正在森林里长大、没有被任何人「弄坏」过的孩子——被人们找到的时候，并不像卢梭想的那样。本书在这里先不说他，只记下一句：「本来是好的」这句话，让人不必去学怎样养；它的代价，是让人也不去问，好是怎样养出来的。

◆ 六、他在替代史里的位置

本系列的总原则说：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生对发现的替代史——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的发现查成发生，又悄悄把自己的发生立成新的发现，留给明天的人去学、去批判。

卢梭不在《西方哲学2500年：否定序列》那三十环里，他夹在第 11 环休谟和第 12 环康德之间。这一章，正好是他那一环的两半：前一半，他把奥古斯丁以来「先在的恶」查成了发生，这是解构；后一半，他把「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立成了新的磐石，这是悖论。

留给明天的人去学、去批判的，是什么？第 20 章说过，康德读了他，说「卢梭纠正了我」；康德后来把「服从自己订立的法」立成了道德的核心，这一条的种子，就在《社会契约论》里：服从自己为自己订立的法，就是自由〔核，《社约论》I.8〕。卢梭的那块新磐石——出厂就对的善——到了康德手里，换了一个住址：不在最初的冲动里，在理性给自己立的法里。换址，没有拆。

◆ 七、放回日子里

禾禾第一次撒谎，是说「不是我把牛奶打翻的」。许岚没有骂她，想起卢梭那句话，蹲下来问：「你是怕什么？」

禾禾说：「怕奶奶说我笨。」

许岚明白了：这个谎，是从一句「笨手笨脚」里进来的。她跟奶奶商量，以后打翻了东西，只说「我们一起擦」。

可是，许岚也注意到另一件事。禾禾会分享零食，是因为有一次她把饼干分给哭的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后来天天找她玩；她会说「谢谢」，是因为奶奶每天吃饭前都对爷爷的照片说一声「谢谢」。禾禾身上的好，也不是出厂就有的，也都有入口。

一个小练习：列出你孩子（或者你自己）身上的三样好品质，像查一样恶那样去查它：它是从哪一件事、哪一个人、哪一片土里进来的？你会发现，善也有来历——而这恰恰意味着，它还能被养得更好。

> **带走的话**
>
> 卢梭把恶查成了发生，每一种恶都有入口，这是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解构之一；可他把善立成了出厂就有、永远不错的发现——于是一切「进来」的东西都有了嫌疑，这是「不许写」的根。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没有原罪，每一种恶都查得到来历（本书给他最大的公道）。关门：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善不问来历（落在「不许写」；判决五的第一处）。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一切进来的都可疑，那就最好什么都别进来：空着。

第 27 章

公意总是对的；以及一个开关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单位里要投票决定一件事。结果出来了，你觉得这个结果不对。有人跟你说：「这是大家的决定，大家的决定就是对的。你觉得不对，是你没想通。」

你心里很别扭：大家的决定，就不会错吗？如果错了，以后还能不能改？

◆ 二、「总是对的」

《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三章，题目就是「公意是否可能出错」。他的回答是：

由前面所说可以推出，公意永远是对的，永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可是，并不能由此推出，人民的决议永远有同样的正确性。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好，却并不总是看得清什么是好。人民永远不会被腐蚀，却常常被欺骗；只有在被欺骗的时候，它才好像要的是坏的东西〔核〕。

他分得很细：公意，和人民某一次投票的结果，不是一回事。公意是「总是对的」那个东西；一次投票，可能被欺骗，可能错。

那么，公意在哪里？他说：众意和公意常常很不一样；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众意着眼于私人利益，只是私意的总和；可是，把这些私意里互相抵消的正负去掉，剩下的差的总和，就是公意〔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处，本系列巴迪欧卷第 40 章已经判过：公意不是私意之和，是一个「我们」自己长出来的东西，这一处和 SDE 几乎没差。第 16 章也说过：他看见了一个「我们」不是一群「我」的相加。

他分开「公意」和「某一次投票」，也是一个极聪明的办法：这样，人民某一次犯错，并不等于整个共同体没有了方向。今天我们说一个国家「走了弯路」，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走的路错了，要去的地方没有错。

◆ 四、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看他把「对」放在了哪里。

一次一次的投票，会错，会被骗——这些是路。可是那个「总是对的」公意，是路之外的一个东西：它不在任何一次投票里，不被任何一次错误改写，一直在那里，等着被看见。

这是第二个母题最干净的样子。一个总是对的东西，不需要被后来的事改写，也不允许被后来的事改写。 本系列霍布斯卷第 43 章说过同一句话：一个总是对的东西，就是一个不许回写的东西。

一次投票错了，人们吃了亏，这个亏沉下去，下一次投票就会不一样——这是回写，是一个共同体长出判断力的路。在卢梭这里，这条路的尽头早就定了：公意本来就对，错的只是人没看清它。于是，一次次犯错、一次次改，不是在长出一个更好的公意，只是在一点一点「看清」一个本来就在的公意。

这是发现学的语法：真理本来就在那里，错误只是没看见。

◆ 五、「人民永远不会被腐蚀」

还要细看那一段里的另一句：人民永远不会被腐蚀，却常常被欺骗〔核〕。

这一句和第 26 章那一句是一个形状。第 26 章说：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恶是一步步进来的。这里说：人民本身永远不会被腐蚀，错误是从外面来的——是被欺骗。

好，在里面，出厂就有；坏，在外面，是后来进来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人民也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个共同体永远不必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一次次投票、一次次吃亏里，被写坏了？或者，被写好了？它只要问：是谁骗了我们？

这个问法，今天仍然很常见：一件事办砸了，第一反应不是「我们哪里做错了、学到了什么」，而是「是谁在背后搞鬼」。第 7 章写过，卢梭晚年正是这样读他和休谟那件事的。

◆ 六、那个开关

可是，第一编的导读里写过一个推翻条件：如果他的书里有一处让公民一点一点改写的地方，判决就要收窄。本书找到了一处，必须照实摆出来。

《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 18 章，他规定：要有定期的集会，任何人都不能取消。每次集会开始，必须先分开表决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被压下：第一，主权者是否愿意保留现在的政府形式？第二，人民是否愿意让现在执政的人继续执政？

他接着说：我在这里假定我已经证明过的一点，即国家里没有一条根本法是不能撤销的，连社会契约本身也不例外；因为如果全体公民集合起来，一致同意破坏这个契约，毫无疑问它就被非常合法地破坏了〔核〕。

这是一道真正的修订程序。本系列发生落点卷问过修订程序的三句话：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结果记在哪儿？卢梭答了前两句：定期，由全体人民。在十八世纪，这是非常激进的主张。

所以本书收窄判决三：说卢梭「一概不许改」，下宽了。

◆ 七、收窄以后

可是，请看这个程序的样子。

他写明，这些集会唯一的目的，是「维持社会条约」〔核〕。两个问题，都只能答「留」或「不留」：整个政府形式留还是不留，整批执政者留还是不留。连社会契约，也是整个破坏或者整个保留。

这是一个开关，不是一条路。它可以把一样东西整个关掉，整个换掉；它不能让这样东西一点一点地长——今天改这一条，明天因为改了这一条而发现那一条也要改，后天发现当初改得不对，再改回半条。

回写，恰恰是后一种：一点一点，每一步都站在上一步的结果上。开关，是前一种：要么照旧，要么推倒。

还有第三句：结果记在哪儿？卢梭没有答。一次集会决定不改，这个「不改」留下了什么？一次集会决定改，改之前的那个样子、改的理由，记在哪里，让下一次集会知道？他没有写。一个没有账本的开关，每一次按下去，都像第一次。

本书的收窄：他反对的，是一点一点的回写；他留下的，是一个整套留、整套拆的开关。

◆ 八、放回日子里

许岚家的「家规」，是禾禾上幼儿园那天定的，贴在冰箱上。定的时候，许岚说：「以后每个月我们开一次家庭会议，看要不要改。」

头两个月的家庭会议，都是一个问题：这张家规还要不要？大家都说要，就散了。第三个月，许岚换了一个开法：不问要不要，而是每人说一条「这个月哪一条不好用，为什么」，记在家规下面的空白处。半年后，那张家规改了七处，每一处旁边都写着日期和原因。

她说：原来开会不是为了决定要不要这张纸，是为了让这张纸一点一点长。

一个小练习：找一个你生活里的「定期复盘」——公司的季度会、家里的年终总结、自己的周记。看看它是一个开关（照旧还是推倒），还是一本账（这一条为什么改、记在哪里）。如果是开关，试着给它加一本账。

> 带走的话
>
> 公意不是私意之和，这一处他看得极准；可他让公意「总是对的」，于是一次次犯错只是在看清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他留下的修订程序，是一个整套留、整套拆的开关，没有账本。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公意与众意之分；定期集会、契约可撤销（本书在此公开收窄判决三）。关门：公意总是对的；开关只能整套留拆，结果不记账（落在「不许写」）。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两次集会之间，没有东西在长；集会一开，只有留或不留。

第 28 章

伯克：为了保存而改变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老房子要装修。一种做法是：全部砸掉，重新来，按最新的设计图。另一种做法是：墙不动，水管换了，电线换了，窗户换成新的，老家具留几件。

住过的人都知道，第二种房子，住进去更像家。

◆ 二、一句话：不能改变的国家，也就不能保存

第 20 章引过伯克论偏见和习惯。这一章看他的另一面：他不是一个只知道守旧的人。

《法国革命论》里，他写：一个没有任何办法进行某种改变的国家，也就没有办法保存它自己；没有这种办法，它甚至可能失去它最虔诚地想要保存的那部分宪制〔核〕。他说，英国在复辟和光荣革命这两个关口，靠的就是两条原则一起起作用：保存，和纠正。

他接着写英国人怎样看待自己的自由：继承的观念，提供了一条可靠的保存原则，一条可靠的传递原则，而且一点也不排斥改进的原则；它让人自由地获得，又牢牢守住获得的东西。……这样，照着自然的方法来管理国家，我们改进的东西，从来不是全新的；我们保留的东西，也从来不是全然过时的〔核〕。

「改进的，从来不是全新的；保留的，从来不是全然过时的。」

这两句话，放在奶奶的泡菜坛子上，一个字也不用改：每一坛新菜，都泡在老水里，所以从来不是全新的；每一坛老水，都添了新盐新姜，所以从来不是全然过时的。

◆ 三、两个「自然」

这里有一件很妙的事：伯克说他的办法，是「照着自然的方法」。

卢梭也说自然。可两个人说的自然，方向正好相反。

卢梭的自然，是回写以前的人：没被习惯改变的倾向，没被人群写过的心。一切后来长上去的，都离自然远了。

伯克的自然，是一个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身体：他说，这是一个由暂时的部分组成的永久的身体，它在不断的衰败、倒下、更新和前进中向前走〔核〕。一切后来长上去的，只要是一代一代接着长的，都是自然。

同一个词，一个指回写之前，一个指回写本身。

◆ 四、先说伯克对在哪里

伯克看见了卢梭没有看见的那一半：人和国家，都不是一张白纸，也不是一只新坛子。一代人接过上一代留下的东西，改一点，留一点，再传下去——这是一个活东西长大的方式。他说革命议会想在「几个月里做完几百年的事」（第 16 章），说的就是：你们把这坛老水倒了，以为用生水能泡出好菜。

法国大革命后来的恐怖，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他的担心。本系列黑格尔卷引过黑格尔的判断：摧毁一切现成的材料，从纯思想「从头」重建，结局是恐怖——本书第 34 章会回到这一句。

◆ 五、再量伯克的零

可是，本系列的规矩是：批判者也要量。

同一段话里，伯克说，这些获得的东西，被牢牢锁住，像一份家族的财产安排，像一份永远不得转让的产业；他说，这个身体处在一种「不可改变的恒常」之中〔核〕。第 20 章引过他另一句：在道德上，我们认为没有什么发现可做〔核〕。

请看他的回写，写到哪里为止：可以改窗户，可以换水管，墙不能动，地基更不能动，连问一句「这面墙当初为什么砌在这里」都不必。老水可以添新盐，可老水本身是神圣的，不许问它是怎么来的，更不许问它会不会有一天整坛都坏了。

卢梭把土整片揭掉；伯克把土焊在那里。一个是新坛生水，一个是一坛不许问来历的老水。

伯克补上了回写，却给回写加了一个盖子：只许在墙以内改。　本系列黑格尔卷有一个判法：给回写加盖，只准朝后。伯克的盖子，形状不同，性质相近。

◆ 六、SDE 看这一处

把卢梭和伯克放在一起，一坛泡菜前面站着两个人。

卢梭说：老水脏，全倒掉。

伯克说：老水是祖宗的，一滴也不许倒，别问它是怎么来的。

奶奶的办法，在两个人中间，又不在任何一个人那一边：老水要留，因为味道在里面；老水也要看，要闻，要捞白花；真的整坛坏了，就倒掉，去邻居家舀一碗——第 14 章那碗邻居家的老水。她不把老水当脏东西，也不把它当神物。她把它当一样活东西：它会变好，也会变坏；要留着，也要看着。

这正是 SDE 说的回写：土被长出来的东西一层层写厚，写厚的土又养下一批东西；写坏了的地方，也可以被下一批东西改过来。没有一层是神圣的，也没有一层是脏的。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公司换了新领导。新领导上任第一个月，推翻了前任的全部制度，重新定了一套。第二个月，老员工走了一半。

隔壁部门也换了领导。那位领导第一个月什么都没改，只是天天问：「这条规定是怎么来的？当时为什么定？」第二个月，她改了三条。半年后，那个部门换了一半的规定，却没有走一个人。

许岚说：两个人都在改。一个是砸墙，一个是先问墙为什么砌在这里。

一个小练习：下次你想推翻一样「老规矩」——家里的、单位的、自己身上的——先做一件事：查清它是怎么来的，当初是为了解决什么。查清以后，你也许照样推翻它；也许你会发现，只要改其中一半。

带走的话

伯克说，改进的从来不是全新的，保留的从来不是全然过时的——他补上了卢梭拿掉的回写；可他把老水当成不许问来历的神物，给回写加了一个盖子。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伯克的「保存与纠正」，是回写在政治上的定义。关门：伯克那一头——墙不能动，老水不许问（对照「不许写」的另一种零）。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伯克缠着养，却不许掀开坛盖看；卢梭连坛子都不要。

第 29 章

蒙氏教室二：好是长出来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一个孩子在家里天天闹：翻抽屉，扔东西，拽大人的手机，一被拦住就大哭大叫。家里人说：这孩子脾气坏，天生的。

把他送进一间布置得合适的教室，一个月后，老师说：这孩子很安静，做事很专注。

是孩子变了，还是土变了？

◆ 二、她不肯回答那个老问题

1914 年的《蒙台梭利博士手册》里，有一段话，是直接回答第 26 章那个问题的。

她写：人天生是善还是恶，这个古老的哲学争论，常常被拿来和我的方法扯在一起。很多支持我的人，是因为觉得这个方法证明了人天生是好的；很多反对我的人，是因为觉得让孩子自由是危险的，孩子身上有天生的坏倾向。

她说：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更实在的地方去〔核〕。

她接着写：我们叫作三到六岁孩子身上的「坏」的那些倾向，常常只是给我们大人添了麻烦的东西——我们不懂他们的需要，想阻止他们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想要自己在世界里取得经验的尝试，比如什么都要摸一摸。可孩子正是靠这种天然的倾向，去协调自己的动作、收集感觉；一被阻止，他就反抗；这种反抗，几乎就是他全部的「淘气」。……是我们，把孩子逼进了一场真正的生存斗争〔核〕。

她还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我们看见一群人为了一块面包打架，会说：人真坏。如果我们走进一间暖和的饭馆，看见大家安安静静地找座位、点菜，谁也不嫉妒谁，会说：人真好。可是，谁要是由此得出结论，说要让人变好，只要让他们吃饱就够了，那就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核〕。

◆ 三、「好」的新结构

那么，好从哪里来?

她的回答是两样东西：工作的组织，和自由。她写：正是工作的完美组织——让孩子有自我发展的可能、让他的精力有出路——给每个孩子带来了有益的、使人平静的满足。也正是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自由才会让活动变得完善，让孩子达到一种良好的纪律；这种纪律本身，是孩子身上发展出来的那种新的平静的结果〔核〕。

她又写：没有工作的组织，自由是没有用的。一个被放任自由、却没有工作手段的孩子，会荒废掉，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如果被「放任自由」、却没有吃的，会饿死一样。所以，工作的组织，是这座「好」的新建筑的基石〔核〕。

请注意她用的词：一座好的新建筑，要有基石。好，不是挡住坏东西以后自己露出来的；好，是一层一层建起来的。

◆ 四、和卢梭的分别

第 26 章说过，卢梭的规则是：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好是出厂就有的，教育的事是别把它弄坏。

蒙台梭利看上去和他很像：她也说，孩子的「坏」常常是大人逼出来的；她也要大人少干涉，给孩子自由。很多人正是把她当成卢梭的继承人来支持她的。

可她偏偏不肯站在「人天生是好的」这一边。她说：给孩子吃饱，确实会消除因为缺面包而来的坏事，可那不等于好。好，要有工作；工作要一遍一遍地做；一遍一遍做出来的平静，沉下去，才成了纪律。

第 21 章那个把圆柱体插了四十次的孩子，就是这样：四十次之后，他平静了，专注了。这份平静不是他出厂就带着的，是在那块放不进的木板前，一次一次长出来的。

卢梭说，好本来就在，别弄坏它；蒙台梭利说，好要在工作里一层一层建起来。 前一句，是发现学的语法；后一句，是发生学的语法。

◆ 五、秩序是谁定的

同一本手册里，她还写：我们让孩子在工作中、在一切不打扰别人的行动中自由；也就是说，我们消除混乱——那是「坏」的——而让有秩序的、「好」的东西得到最完全的自由表现〔核〕。

这句话要读两遍。第一遍读，它很合理：不许打扰别人，其余的都自由。第二遍读，会冒出一个问题：什么算「混乱」、什么算「有秩序」，是谁定的？是老师。老师定了哪些动作算好、哪些算坏，然后把坏的消除掉，让好的自由。

这和卢梭的立法者不是一回事——她没有请神开口，她的规矩孩子看得见。可在「谁画的线」这一问上，两个人都没有让孩子参与。本书第 37 章会把这一问留给混龄的教室：大一点的孩子，有时候会替老师画线。

◆ 六、再量一量她的零

照规矩，蒙台梭利的零也要量。

同一本书里，她也说孩子「按神秘的法则展开」（第 21 章）。她说好是建起来的，可建成什么样，那个图纸，似乎又早就在孩子身上了。她的教具，每一件都由大人设计；她说的「工作的组织」，是老师组织的。好是建起来的，建房子的手，却常常是藏着的。

所以本书只说：在「好从哪里来」这一问上，她比卢梭多走了一步；在「谁在建、图纸在哪里」这一问上，她和卢梭离得不远。

◆ 七、放回日子里

禾禾刚上蒙氏园那个月，老师给许岚看了一张表：禾禾每天自己选的工作，每一样做了多久。

第一周，禾禾每样东西碰一下就换，没有一样超过五分钟，常常和别的孩子抢东西。第三周，她开始在一样东西上待十五分钟。第五周，她可以一个人把一整套倒水的

练习做完，做完还会把杯子擦干放回架子上。那一周，老师说，她几乎没有再抢过东西。

许岚问老师：「她是变乖了吗？」

老师说：「不是变乖了。她是有了一件能一直做下去的事。」

一个小练习：想一想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最「坏脾气」的那段时间，是不是也是手里没有一件能一直做下去的事的时候？下一次坏脾气来的时候，先别管脾气，给他（或者你自己）找一件能做很久的、有点难的事。

> 带走的话
>
> 蒙台梭利不肯站在「人天生是好的」这一边：她说，好是一座要在工作里一层层建起来的新建筑——在「好从哪里来」这一问上，她比卢梭多走了一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孩子的「坏」常是大人逼出来的（与卢梭同）。关门：卢梭说好本来就在；她说好是建起来的（对照「不许写」）。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五周的倒水练习，是缠着等；缠出来的，是纪律。

第 30 章

本编总账：老盐水是味道，不是污染

◆ 一、两张清单

第五编八章，收成两张清单。

他看见的：习惯会在需要之外加上新需要，把人拴住（第 23 章）；你以为的天性，可能只是长年的习惯（第 24 章）；不费力的善良碰到真难处会碎，要靠斗争出来的德性（第 25 章）；没有原罪，每一种恶都有入口、查得到来历（第 26 章）；公意不是私意之和；契约可以撤销，要有定期集会（第 27 章）。

他收回的：其余一切习惯都是恶（第 23 章）；自然就是习惯改变以前的那一份，第二天性顶替了真天性（第 24 章）；忍耐被挪到自然之外，德性到了时候像钟声一样响起（第 25 章）；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善不问来历（第 26 章）；公意总是对的；修订只有一个整套留拆的开关，不记账（第 27 章）。

◆ 二、三个对照

本编请了三位来对照。

帕斯卡（第 24 章）：天性本身也许只是最早的习惯。他把回写看到了最底，却因此觉得人无处可站。

伯克（第 28 章）：改进的从来不是全新的，保留的从来不是全然过时的。他补上了回写，却给它加了一个盖子。

蒙台梭利（第 29 章）：好是一座要在工作里一层层建起来的新建筑。她在「好从哪里来」这一问上多走了一步。

杜威也在第 23 章出过场：可塑性，就是能把从前的经验保留下来、带过去、改变后来的活动——这就是回写的定义。

◆ 三、一个替换物

本编的替换物，就是题目里的那句话：**老盐水是味道，不是污染**。

卢梭把回写写进人的一切，都看成污染：习惯顶替天性，第二层盖住第一层，进来的东西都可疑。于是最干净的办法，是什么都别进来。

奶奶把老盐水看成味道：它确实会带进别的东西，有好的菌，也可能有坏的；可一坛泡菜的味道，恰恰就在这坛水里——在一坛一坛留下来的东西里。没有老水，只有咸萝卜。

回写不是弄脏，是养。养会养坏，所以要看着；可因为怕养坏就不养，就只剩一坛生水。

◆ 四、第二个母题，收成三句话

第一句：卢梭对回写看得比谁都清楚——根扎深了拔不出来，习惯成了第二天性，每一种恶都有入口。

第二句：正因为看得清楚，他不许它发生：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第二天性是顶替，善是出厂就有的，公意总是对的；他留下的修订，只是一个整套留拆的开关。

第三句：他不许的，正是一个人长出本事、一个共同体长出判断力的路；而这条路的根，在一个不对称里——他把恶写成了发生，把善写成了发现。

◆ 五、判决三的验收

判决三：他看见习惯会变成第二天性；把第二天性判成恶；公意长成了就总是对的。

本编验收：成立。收窄一处（第 27 章）：他立了定期集会，契约可撤销——他反对的是一点一点的回写，留下的是一个开关。补强一处（第 24 章）：第二天性，在他的自传里就是「我」，在他的学说里叫「顶替」。

判决五（两副尺）在本编找到第一处物证（第 26 章：恶是发生，善是发现）；第二处在第 41 章。

◆ 六、推翻条件报账

导读写过推翻条件一：如果他的书里有一处，让被教育的孩子或订约的公民，看见那只安排一切的手，并且有权一点一点改写它——判决四要错。

本编的材料是：第三卷第 18 章的定期集会，公民有权改写——可是只能整套改，没有账本；第 25 章里的两年分离，爱弥儿第一次真正地等——可那是老师设计好、一次安排下的。两处都碰到了推翻条件的边，都没有坐实。本书把这两处都登进「本书自认最弱处」：如果有人能证明，三卷十八章在他那个时代的日内瓦语境里，其实是一种可以一点一点累积的程序，判决三的收窄还要再收一步。

◆ 七、两个母题，怎样接到第三个

写完两个母题，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会等不得，又不许写？

第四编的回答是：他在三股劲的第一拍上都跳了过去。第五编的回答是：他把一切进来的东西都看成可疑。可这两个回答，底下还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一个人要缠着等，是因为那片土向他提出了要求——第四条口述说的：忍，是被写厚了的土要求出来的。一个人要让东西沉回去，是因为有一片土接得住它——回写，总要写回到某个地方。

如果没有土，就没有要忍的东西，也没有写回去的地方。等不得和不许写，都站在同一片空地上。

这就是下一编要看的：他怎样看见了土，又怎样把土揭掉。导论和第 11 章都说过，三个缺口互相撑着；第六编要看的，是撑住另外两个的那一个。

◆ 八、放回日子里

奶奶每年过年前，会把泡菜坛子彻底清一次：倒出一半老水，把坛底的沉渣捞干净，坛壁擦一遍，再把留下的那一半老水倒回去，加新盐新水。

许岚问她：为什么不全倒了，干干净净重来？

奶奶说：全倒了，明年开春的第一坛就不好吃了。留一半，是留味道；清一半，是把坏的去掉。

一个小练习：在你身上找一样「老盐水」——一个从小带到大的习惯、一种说话的腔调、一件一直在做的事。别问它是好是坏，问它：哪一半是味道，哪一半是沉渣？

> 带走的话
>
> 第二个母题收成一句：卢梭对回写看得比谁都清楚，所以不许它发生——他把回写当成污染；而老盐水，是味道。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判决三验收成立，收窄一处，补强一处；判决五第一处物证落定。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倒一半，留一半，每年一次：这是陪一坛水陪了几十年。

第 六 编

下·E：无土

编　序

这一编八章，写第三个母题：无土。对应判决一。

前两编写的「等不得」「不许写」，都有一个更深的底子：他站在一片没有土的地方。没有土，就不必等——土不提出任何要求；没有土，就不必写——没有东西可以沉回去。

可是，本书第一编就说过，「无土」不是他没看见土。他是近代看土看得最清楚的人之一：他看见了人是被一群人写的，看见了存下的口粮怎样逼人流汗。他看见了，判它为恶，揭掉。

前四章（第 31—34 章）：第 31 章看他的自然人：一个活在自己里面、没有家、没有语言的人——以及一个他自己留下的破绽。第 32 章看他怎样亲眼看见土在逼人。第 33 章看他在政治上怎样把人与人之间的土抽掉：公民之间最好不交流。第 34 章看他的立法者怎样「从头来」。后四章（第 35—38 章）：一个真的无土之人（阿韦龙的野孩子）；杜威；蒙氏教室三；本编总账。

本编也要做本书最大的一次收窄：他没有的，不是一切土，是自己长出来的土。

第 31 章

野蛮人活在自己里面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某个周末，你关掉手机，一个人去山里走了一整天。没有人找你，没有人看你，你也不用回任何一条消息。

傍晚下山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你想：也许人本来就该这样活。

◆ 二、他的自然人

《论不平等》的第一部分，卢梭画了他的自然人。

这个人，没有房子，没有茅屋，没有任何财产；哪里能待就待在哪里，很少在一个地方过第二夜。男女偶然相遇就结合，然后同样漠然地分开；他们也不太需要语言来互相表达。

他写到母亲和孩子：母亲给孩子喂奶，一开始是为了她自己，后来，当习惯使孩子变得亲切了，就是为了孩子；可是一旦孩子强壮到能自己去找吃的，他们就自己离开了母亲；而且，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不失散，只能一直待在彼此的视线里，所以不久以后，他们再相遇时，就完全认不出对方了〔核〕。

《论不平等》结尾处，他把自然人和社会人做了一个对比：野蛮人活在他自己里面；社会人总是活在自己外面，只知道活在别人的意见里，好像他对自己存在的感觉，只能从别人对他的评判里得来〔核〕。

这就是他的自然人：没有家，没有语言，没有别人；活在自己里面。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活在别人的意见里」——这一句，两百多年后读来仍然锋利。

一个人发了一条朋友圈，隔五分钟看一次有没有人点赞；一个孩子考了九十五分，第一句话是问「别人考多少」；一个人买了一样东西，最高兴的时刻不是用它，而是被人看见它。这些人，对自己存在的感觉，确实是从别人的评判里得来的。卢梭第一个把这件事说成了一个人的根本处境。

第 3 章那条丝带，就是这件事在他自己身上的一次：一屋子人的眼睛，压过了良心。

◆ 四、一个他自己留下的破绽

可是，请回头看那段母亲和孩子的话。

母亲喂奶，一开始为了自己；后来，当习惯使孩子变得亲切了，就为了孩子。

这是全书最值得停下来读三遍的一句。卢梭在这里，亲手写下了一次回写：喂奶这件事一天一天做下去，沉下去，把一个只为自己的母亲，改成了一个为孩子的母亲。母爱，在他笔下，是习惯写出来的。

然后，下一句，他把这片刚刚长出来的土，一刀切断了：孩子一能自己找吃的，就离开；不久，就认不出彼此。

一片最小、最早的土——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他看见它是怎样被习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然后让它在长成之前散掉。

这一处，也给第 9、26 章埋下的那个问题，找到了一个线索。他说自然人天生就有怜悯：不愿看见同类受苦。可他举来证明这份天生的怜悯的例子，是一个被关着的人，眼睁睁看着一头野兽从母亲怀里抢走孩子、撕碎他——那个人会多么焦急，因为不能去救那个晕倒的母亲和垂死的婴儿〔核〕。

他用来证明「天生」怜悯的那一幕，是一个母亲和她怀里的孩子。怜悯最痛的地方，恰恰是那片他在自然人身上切断了的土。

◆ 五、SDE 看这一处

本系列洛克卷说过：霍布斯、洛克、卢梭的自然状态，都是「没有子宫的起点」——先有一个一个孤立的人，再有社会。洛克卷的总钥匙，是子宫里的十个月：没有一个人

是作为一个孤立的点来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在一片场里长出来的。

卢梭比洛克多看见了一步：他写出了子宫以后的那一段——喂奶，习惯，亲切。他看见了那片土是怎样开始长的。然后，他比洛克多切了一刀：让它散掉，让母子相见不相识。

为什么要切？因为那片土一长成，就会写人：孩子会记得母亲，会依恋，会比较——这个母亲对我好不好，那个孩子的母亲是不是更好。第一编里，他自己就是被这样一片土写出来的：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被父亲当作亡妻的替身，被一个叫「妈妈」的女人写了十二年。那片土写给他的，有爱，也有伤。

他的自然人，就是一个没有被这样写过的人。

◆ 六、他晚年回到了「自己里面」

《忏悔录》和《遐想》里，卢梭晚年一次次写到他想要的那种活法：一个人，在湖上，在林子里，在植物中间，不见人，只感到自己在着。第 7 章写过圣皮埃尔岛上的六个星期。

这是他的自然人，在他自己身上的最后一次出现：活在自己里面，不活在别人的意见里。

可是，第 7 章也写过：《遐想》这本书，是写给人看的。一个说自己再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人，用最后的力气写了一本书，交给后来的人。他活在自己里面的最后几年，每天在做的，是把自己写出来，留给别人读——他离开了一屋子的眼睛，却给自己找了一整个未来的读者。

◆ 七、放回日子里

那个在山里走了一整天的周末，你下山以后，第一件事是什么？

多半是打开手机，给一个人发一条消息：「今天去山里了，很美。」

活在自己里面的那一天，最后，你还是想告诉一个人。

一个小练习：下一次你觉得「一个人待着真好」的时候，留意一下：这份好，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有一个人在等你回去？

> **带走的话**
>
> 卢梭的自然人活在自己里面、没有家、没有语言；可他亲手写下了母爱是怎样被习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然后让母子分开、相见不相识，把这片最小、最早的土，在长成之前切断了。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活在别人的意见里」；母爱由习惯写出（全书最值得读三遍的一句）。关门：让母子分开、相见不相识（落在「无土」，亦接「不许写」）。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一个母亲一天一天喂奶，是缠着等；他没有让这份缠长成。

第 32 章

存够两人口粮的那一刻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刚工作的时候，你住在一间小出租屋里，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月底花光也不在乎。

后来，你买了房，有了房贷。从那天起，你开始算：这个月能花多少，要存多少，哪份工作不能丢。你开始忍——忍一个讨厌的领导，忍一段很远的通勤。

是什么让你开始忍的？不是你变了，是你身后多了一样东西。

◆ 二、他亲眼看见了土在逼人

第 12 章引过《论不平等》第二部分的那一段。这一章把它放慢，一句一句看。

他写：只要人们还满足于他们粗陋的茅屋，只要他们还满足于用兽皮做衣服，只做一个人能做的工作、只做不需要许多双手合作的手艺，他们就过着自由、健康、诚实而幸福的生活。……可是，从一个人开始需要另一个人帮助的那一刻起；从有人觉得存够两个人的口粮有好处的那一刻起，平等就消失了，财产出现了，劳动成了不可少的，辽阔的森林变成了人必须用额头的汗水去浇灌的田野，奴役和苦难很快就在田里和庄稼一起发芽、生长〔核〕。

他接着写：冶金和农业，是引起这场大革命的两种技艺。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使人文明起来，又使人类堕落〔核〕。

请把这几句拆开看。

存够两人的口粮——一个人第一次把今天吃不完的东西留到明天，这是积。

劳动成了不可少的——存下来的口粮要守，要种，要多种一点才能存得更多，这片存下来的土，开始向人提出要求。

额头的汗水——人要按这片土的要求去干活，不管今天想不想干。这是忍。

奴役和苦难和庄稼一起发芽——忍出来的，长出来了；长出来的，又让下一轮的要求更大。

这就是第四条口述说的那件事：对张力的忍耐，往往是回写形成的土所提出的优化和能量约束要求的。卢梭一句一句，把它写了出来。

◆ 三、圈地的那一句

同一部分的开头，是他最有名的一段话：

第一个把一块地圈起来、想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到相信他的人的那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真正的奠基者。……如果当时有人拔掉木桩、填平沟渠，对他的同类喊道：「不要听这个骗子的话；你们要是忘了土地的果实属于大家、土地本身不属于任何人，你们就完了！」——这个人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戮，多少苦难和恐怖啊〔核〕！

可是，紧接着的下一句，常常被人漏掉。他写：不过，很可能那时事情已经到了不能再照原样维持下去的地步；因为财产的观念，依赖于许多先前的观念，这些观念只能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不可能一下子在人的头脑里形成。……在走到自然状态的这最后一点以前，人类一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和技巧，并且一代一代地传递、增加下去〔核〕。

「只能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不可能一下子形成」；「一代一代地传递、增加下去」——这是一段标准的发生学的话。他知道，那一根木桩不是某一天突然插下的；在它之前，有一代一代慢慢积起来的土。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是卢梭离 SDE 最近的地方之一。

他看见了：人的处境，是一层一层积起来的；积起来的东西会回头向人提出要求；人为了回应这些要求，开始忍、开始流汗；忍出来的东西，又让要求更大。他看见了整个环。本系列洛克卷说，卢梭这一刀离 SDE 最近，指的正是这里。

他也看见了这个环会转坏：财产变成不平等，劳动变成奴役。马克思后来读《论不平等》，不是没有原因的。

◆ 五、SDE 看这一处

那么，他在哪里收刀？

在他给这一切下的判语上。「使人文明起来，又使人类堕落」；「走向个人完善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是走向人类衰老的一步」（第 12 章引过）〔核〕。他把整个环，判成了一条下坡路。

请看他怎样处理那道缺口。存够两人的口粮，意味着人要为明天忍今天——这里有两种回答。

一种是：忍得住，并且在忍里长出新的本事——学会种地的人，也学会了看天、学会了和邻居换工、学会了修水渠。环在往上转。

另一种是：忍不住，或者被逼着忍、忍出来的全被别人拿走——那就是他看见的奴役和苦难。环在往下转。

卢梭只写了第二种。**他看见了土怎样逼人流汗，没有看见汗水怎样把人养大。**

于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到那道缺口出现以前：粗陋的茅屋，兽皮的衣服，一个人能做的活——一片薄到不提出任何要求的土。这就是本书第三个母题的精确意思：不是没有土，是没有会提出要求的土。

◆ 六、他在什么时候完全说对了

照本系列的规矩，每一处批评都要说清：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

当那片土提出的要求，是由别人定的；当人忍出来、流汗种出来的东西，全被别人拿走；当一个人一辈子弯着腰浇灌一片田，田里长出来的却和他无关——在这种条件下，卢梭说「奴役和苦难和庄稼一起发芽」，一个字都没说错。

这正是后来马克思接住的那一句。本系列马哲卷和马克思卷写过：劳动创造的东西没有回到劳动者手里。卢梭在马克思之前一百年，就看见了这件事。

所以保底是：当忍出来的东西被别人拿走时，他对土的判决完全成立。　他错在把这个条件下的结论，当成了一切土的结论：好像只要有土提出要求，忍出来的就一定会被拿走；好像不存在一种土，汗水流进去，长出来的是流汗的人自己。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买房那年，焦虑得睡不着。她跟奶奶说：「要是不买房，是不是就不用这么累了？」

奶奶说：「当年你爷爷分到那两亩地，也是一样睡不着。地要种，要浇，要跟老天爷赌。可也是那两亩地，让你爸学会了看天，学会了跟邻居换工，学会了修水渠。」

「累是真累，」奶奶说，「人也是那么长大的。」

一个小练习：想一件让你「开始忍」的事——一份责任、一笔债、一个孩子。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份忍，有没有让我长出一样以前没有的本事？如果没有，是忍得不对，还是这份忍长出来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

> 带走的话
>
> 卢梭一句一句写出了存下的口粮怎样逼人去忍、去流汗，写出了财产观念是一代一代慢慢积出来的；他看见了土怎样逼人，没有看见汗水怎样把人养大。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整个环他都看见了，连「一个接一个获得」的慢都看见了（离 SDE 最近处之一）。关门：把环判成下坡路，退回一片不提要求的薄土（落在「无土」）。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种地的人，是缠着等一季庄稼；他的出路，是回到不用种地的日子。

第 33 章

公民之间最好不交流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小区业主大会要投票决定一件事。投票前，业主群里吵了三天：有人拉小群，有人私下串联，有人贴长文，有人互相拉黑。

投票那天，你想：要是大家都别吵，每个人安安静静在家想好了，直接投票，结果会不会更公正？

◆ 二、他的条件

《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三章，紧接着「公意总是对的」那一段，他写了一个条件：

如果人民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讨论时，公民之间没有任何交流，那么，从大量的小差别里总会产生公意，而决议也总会是好的。可是，一旦结成了派别，结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每个小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了公意，对国家来说却是个别意志；这时候，可以说投票的人数不再和人数一样多，只和集团一样多了。……所以，为了让公意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每个公民只能表达他自己的意见〔核〕。

第四卷第一、二章，他写得更明白：只要若干人聚在一起，把自己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就只有一个意志；……那时候，没有纠葛，没有利益冲突，公共利益到处都清清楚楚，只需要常识就能看出来。和平、团结和平等，是政治上那些精巧花招的敌人。……在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里，看见一群农民在一棵橡树下处理国家大事，总是做得很明智，我们怎能不鄙视别的国家那些花招？……这样的国家只需要很少的法律；需要颁布新法时，这种需要是人人都看得见的；第一个提出新法的人，只不过说出了大家已经感觉到的东西〔核〕。

然后是：议会里越是一致，意见越是接近全体一致，公意就越占主导；反过来，冗长的争论、分歧和吵闹，标志着个别利益占了上风，国家在衰落〔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他怕的东西，是真的。

派系会把一个共同体撕成几块；小集团会用「我们」的名义，去压「大家」；一个几百人的业主群，常常被五六个最会拉群的人左右。卢梭看得很清楚：一旦人们结成小团伙，投票就不再是人的投票，是团伙的投票。今天许多民主政治的病，他在两百多年前就点了名。

他那一群在橡树下商量国事的农民，也确实是一幅动人的画：简单，诚实，不用花招，一说就明白。

◆ 四、「迫使他自由」

《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七章，还有一句更有名、也更让人不安的话。他说，为了让社会契约不成为一纸空文，它默默地包含着这样一条规定：谁拒绝服从公意，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这恰恰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因为这正是这样一种条件：它把每个公民交给祖国，从而保证他不致有任何个人依附〔核〕。

请看最后半句：「保证他不致有任何个人依附」。第 13 章那张「两种依赖」的图，在这里又出现了：对人的依赖是万恶之源，要把它变成对物的依赖、对法的依赖。一个不服从公意的人，在卢梭看来，不是一个有不同想法的人，是一个又掉回了「对人的依赖」的人——所以，把他拉回来，就是让他自由。

这句话后来被人反复批评，本书第 51 章会写到伯林和塔尔蒙〔待核〕。这里只记下：一个异议者，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片可以站的土。他不能和别人商量（公民之间不交流），不能结成小团体（派系是病），他的不同意见，只能被理解成「还没看清公意」。

◆ 五、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看他为了防住派系，把什么也一起拿掉了：公民之间的交流。

交流是什么？是人和人之间的土。你说一句，我回一句；你的意见改了我，我的反驳又改了你；吵了三天，也许吵出一个谁都没想到的第三个办法。第 18 章冰箱上贴了一个月的那张纸，第 16 章那个通宵——都是这样的土。一个「我们」，正是在这种互相写、互相改里长出来的。

卢梭要的「我们」，却是另一种长法：每个人各自在家想好，互不交流，投票；把每个人意见里互相抵消的正负去掉，剩下的，就是公意。这像是把一群人的意见倒进一个筛子，筛出一个平均值——每个人只贡献自己，谁也不改谁。

这就是第三个母题在政治上的样子：一个「我们」，由彼此不说话的人结成。

还有第一个母题。他说，冗长的争论、分歧、吵闹，标志着国家在衰落；第一个提出新法的人，只说出大家已经感觉到的。在他的好国家里，没有纠缠这一拍：一切一开始就清清楚楚，只需要常识。争论被当成病，而不是一个共同体长出判断的地方。

本系列巴迪欧卷第 40 章说：公意是政治上的「类性」，不属于任何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一处几乎没差。本书接着判，只加一句：公意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团体，这是对的；可它也不该是一群互不说话的人的平均数。一个真正的「我们」，是在说话里长出来的。

◆ 六、放回日子里

许岚的小区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投票前一周，不在大群里吵，而是分楼栋开小会，每栋楼派两个人，把本栋的意见和理由带到一个联席会上，当面讲清楚，再回去跟本栋的人说。

这样开了三次会，最后投票的方案，是最初吵架的两派都没提过的第三个。

有人说：这不就是卢梭最怕的「小集团」吗？许岚想了想，说：不一样。卢梭怕的是小集团把话捂在里面；我们的小会，是为了把话带出去、再带回来。

一个小练习：下次你的群体里要做一个决定，别急着「少吵」或者「别吵」。试着问一句：这一次的讨论，是在把大家往几个小圈子里分，还是在让每个人的话，被别人听见、再改一改？

带走的话

卢梭怕派系把共同体撕碎，他怕得对；可他为了防派系，连公民之间的交流也一起拿掉了——他的「我们」，由一群互不说话的人结成，争论被当成国家衰落的标志。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派系让投票变成团伙的投票；公意不属于任何小团体。关门：公民之间最好没有交流；争论是衰落（落在「无土」，接「等不得」）。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在一棵橡树下，一说就明白；他的国家里，没有要缠的东西。

第 34 章

从头来：立法者改变人性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一个人下决心「彻底改变自己」：扔掉所有旧衣服，删掉所有旧联系人，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城市，给自己定了一整套新的作息。

三个月后，他发现，新的作息表上的每一条，他都在用旧的方式应付。

◆ 二、一个要改变人性的人

《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七章，写立法者。

他说：敢于为一个民族创立制度的人，应当自己觉得能够——可以这样说——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一个本身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改造成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让个人在某种意义上从这个更大的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和存在；能够为了加强人的构造而改变它；能够用一种部分的、道德的存在，去代替我们从自然得来的那种身体的、独立的存在。总之，他必须拿走人自己固有的力量，给他一些他以前没有的、没有别人帮助就用不了的力量。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彻底，获得的力量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稳固、越完美〔核〕。

然后是那道难题——本系列高鹏讲加缪卷点过它的名，叫制宪悖论。他写：为了让一个新生的民族能够接受好的政治准则，结果就必须变成原因；本该由制度造出来的社会精神，却必须先主持制度的建立；人们在法律出现以前，就必须已经是法律要把他们造成的样子〔核〕。

他的解法是：立法者既不能用强力，也不能用说理，就必须求助于另一种秩序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够不用暴力而约束人，不用说服而使人相信。正是这个原因，历代的国父们不得不求助于上天的干预，把自己的智慧归于神明，好让人民像服从自然的法则一样服从国家的法律〔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他看见了一个极深的问题，而且老老实实地把它写了出来。

一个民族要好的法律，好的法律要这个民族先有好的精神，好的精神又要好的法律来养——这是一个圈。卢梭没有假装这个圈不存在。本系列加缪卷说，这个悖论在政治理论里至今没有被消除；两百多年来，每一个新国家的建立，都要面对它。

他在同一章还引过一句话：共和国建立制度，然后制度塑造统治者〔核，卢梭引孟德斯鸠〕。——这正是回写：先长出来的东西，回头造后来的人。

◆ 四、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看他怎样走出这个圈。

这个圈，本来就是回写的圈：法律养精神，精神改法律，一圈一圈，一代一代。本系列伯克那句话，就是这个圈的正常走法：改进的从来不是全新的，保留的从来不是全然过时的（第 28 章）。这个圈要时间，要等，要一层一层写。

卢梭的走法是：请一个几乎像神一样的人，一次跳出这个圈——「改变人性」；而且，要改得彻底：「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彻底，获得的力量就越持久」。

三个母题，在这一段里全齐了：

无土：把人身上原来的一切——那片自然给的、习俗给的土——消灭得越彻底越好，在空地上重新种。

不能等待：不走那个一圈一圈的回写，请一位立法者，一次改完。

不许写：新的制度要像自然的法则一样被服从——不带人的意志、不许被人改写的东西。第 13 章说过，他三本书的根，就是让对人的依赖变成对物的依赖；这里，他连立法者的智慧，也要伪装成神的旨意、自然的法则。第 40 章会专门讲这只藏起来的手。

◆ 五、他也知道时机：民族的「青春」

公道起见，第二卷第八章要完整地摆出来，因为第 16 章说过，这一章会回头读。

他写：大多数民族，像大多数人一样，只在青年时期是驯顺的；老了，就变得不可救药。一旦习俗已经确立、偏见已经根深蒂固，再想改革它们，就是危险而徒劳的〔核〕。

请看，他又一次看见了回写：习俗一年年沉下去，偏见一层层扎下去，土变硬了。

他接着写：青年不是童年。民族和人一样，有一个青年期，或者说成熟期，在这以前不应该让它服从法律；可是一个民族的成熟期并不总是容易看出来，如果提前了，事情就会失败。……俄国永远不会真正文明，因为它文明得太早了。彼得大帝有模仿的天才，却没有真正的天才——那种创造的、无中生有的天才。……他看出他的人民是野蛮的，却没有看出他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文明的地步；他想让他们成为德国人、英国人，而他本该让他们成为俄国人〔核〕。

这一段里，有本书在第 19 章说过的那只钟：一个民族也有它的成熟期，提前了就坏事。彼得大帝那一段，今天读来仍然是对「一步跳过去」的一次漂亮的批评——他不许一个民族被别人的样子一次改完。

可是，同一章里还有两句，把这只钟放回了原处。

一句是：国家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就像某些疾病让人神志错乱、忘掉过去一样，暴力和革命的时期对民族也起同样的作用：对过去的恐惧代替了遗忘，被内战烧着的国家，可以说从灰烬里重生，重新获得青春的活力。斯巴达在来库古的时代，罗马在赶走塔克文之后，就是这样〔核〕。

另一句，就是上面那半句：真正的天才，是创造的、无中生有的。

合起来看：土变硬了，就改不动；能立法的时候，只有两种——土还没硬（青年期），或者土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灰（革命）。而真正的立法天才，是无中生有的。

他知道时机；他等的时机，是土还软，或者土已成灰——两种都是没有土要对付的时候。 第三个母题，在他最懂时机的一章里，也还在。

◆ 六、黑格尔看见了它的结局

本系列黑格尔卷引过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 258 节附释里的话，这里再引一次，因为它正落在这一章上：

卢梭的功劳，是把意志提出来当作国家的原则。可惜，他只把意志理解为个别的意志，把普遍意志理解为从个别意志里产生的「公共」的东西；于是国家成了一个契约。……当这些抽象的结论得到了权力，它们就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提供了一个惊人的场面：推翻一个现实的大国的宪制，在摧毁一切现存的、给定的材料以后，想完全从纯粹的思想出发，从头重建它。……这场实验，以最可怕、最恐怖的结局告终〔核〕。

「摧毁一切现存的、给定的材料」——这是无土。「从头重建」——这是不能等待。黑格尔一句话，压住了两个母题。

还要公道地说一句：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不能全算在卢梭一个人身上；罗伯斯庇尔读卢梭，也把卢梭读成了他需要的样子。本书第 51 章会写罗伯斯庇尔。这里只记下：黑格尔看见的那条路，确实是从「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彻底越好」这一句里，可以走出来的一条路。

◆ 七、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彻底改变自己」的人。

他后来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咨询师没有让他再扔掉什么，而是让他一件一件地看：旧的习惯里，哪一样是他真心不要的，哪一样其实是他离不开的、只是要换个方式。半年后，他搬回了原来的城市，重新联系了两个老朋友，把早起的习惯留了下来，把熬夜的习惯一点点改掉了。

他说：原来改变不是从头来，是在旧的上面一层一层改。

一个小练习：想一件你想「彻底改掉」的事。列两栏：一栏是「要消灭的」，一栏是「可以改造的」。你多半会发现，第二栏比第一栏长。

带走的话

卢梭老老实实写出了立法的圈——结果得先变成原因；可他的解法，是请一个像神一样的人，把人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彻底越好，一次改变人性——无土、不能等待、不许写，三个母题在这一段里全齐了。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制宪悖论；制度塑造后来的人（回写）。关门：消灭天然的力量越彻底越好；请神开口，让法像自然律一样被服从（三个母题全落）。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一个民族一代一代地长，是缠着等；一个立法者一次改变人性，是不等。

第 35 章

一个真的无土之人：阿韦龙的野孩子

◆ 一、如果真有一个「自然人」

卢梭说，他的自然状态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可是，《论不平等》出版四十多年后，有一个孩子，被人从法国南部的森林里带了出来。人们第一次觉得：卢梭说的那个人，也许真的站在眼前了。

◆ 二、维克多

1800 年初，在法国南部阿韦龙省的一个村子附近，人们捉到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孩，大约十一二岁〔年份与年龄待核〕。他不会说话，四肢着地跑得飞快，身上满是伤疤。据推测，他很小就被丢在林子里，一个人活了好几年。后来人们给他取名维克多。

他被送到巴黎的聋哑学校。当时最有名的精神病医生皮内尔看过他，断定他是一个天生的白痴，没有希望。一位年轻的医生伊塔尔不同意，把他接过来，前后教了他五年左右，写下了两份报告〔1801 年、1806 年，待核〕。

一百多年以后，蒙台梭利在《蒙台梭利方法》（1912）里专门写了一章讲这件事。她写：这个孩子一直是、也始终是哑的；他的心智，被皮内尔诊断为白痴，几乎一直没能接受智力教育〔核，据该书英译本〕。

◆ 三、伊塔尔站在卢梭的对面

蒙台梭利特别点出一件事：伊塔尔是爱尔维修的信徒，相信「人离开了人的工作，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他相信教育的万能；他反对卢梭在革命以前宣布的那条教育原则——「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到人手里就全变坏了」，也就是说，教育是有害的，会把人弄坏〔核〕。

这就是说：维克多这个孩子，被放在了卢梭和他的反对者中间，成了一场真正的实验。如果卢梭是对的，这个没有被任何社会「弄坏」过的孩子，应该是一个平和、善良、自足、有天生怜悯心的人。

◆ 四、伊塔尔看见了什么

伊塔尔看见的，一半像卢梭，一半一点也不像。

像卢梭的那一半，蒙台梭利从伊塔尔的报告里抄下了几段。这个孩子在屋里，总是无精打采，眼睛一直望着窗外，目光空空地游荡。如果突然起了风暴，太阳从云后露出来，他会爆发出大笑，几乎是抽搐一样的欢乐。一天早上下了大雪，他一醒来就欢叫一声，从床上跳起来，跑到窗口，又跑到门口，来来回回，然后光着身子冲进花园，在雪里打滚，抓起雪大口大口地吞。满月的夜里，月光照进房间，他几乎总会醒来，站到窗前，一站就是大半夜，一动不动，头往前伸，眼睛盯着月光下的田野，沉浸在一种出神的狂喜里，只是隔很久，才有一声像叹息一样深的呼吸〔核，蒙台梭利引伊塔尔〕。

这几乎就是卢梭在湖上小船里写的那种幸福：只是在着，与天地融在一起。

不像卢梭的那一半，是其余的一切：他不会说话，后来也几乎没有学会〔核〕；他不能和人交往，有时候会爆发出一种狂怒，拧着胳膊、咬着牙，对身边的人有危险〔核〕。卢梭说自然人平和、自足；维克多有狂喜，有孤独，却没有语言，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片东西。

至于卢梭说的天生的怜悯，一般的记载是：他起初几乎没有和别人相通的表示；后来，在照顾他的盖兰太太身边住了几年，伊塔尔记下，当盖兰太太为丈夫的死伤心时，他也显出了难过〔待核〕。如果这条记载属实，它说的正好是本书第 31 章的意思：怜悯，是在一片土上一天一天长出来的。

◆ 五、他最后选了什么

蒙台梭利写到结尾，有一段让人动容。

她写：伊塔尔的做法，不是硬把这个孩子拽进文明，而是一点一点、温和地引他进入社会生活：先让老师去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去适应老师；用新生活的魅力，慢慢把孩子吸引过来。伊塔尔刚带他上巴黎街头时，孩子只会跑，不会走，伊塔尔就跟在后面跑，而不是硬把他拉住。

她写：在伊塔尔的书页里，我们看到了对人的爱，最后战胜了对自然的爱：这个阿韦龙的野孩子，最终感受到、并且更喜欢伊塔尔的爱，那些爱抚，那些为他流的眼泪，胜过了在雪里打滚的欢乐、胜过了在星空下凝望无边天空的欢乐。有一天，他试图逃回乡下，后来却自己回来了，谦卑地、懊悔地，回来找他的一碗好汤和一张温暖的床〔核〕。

蒙台梭利还特别记下了伊塔尔的一个做法：他在孩子身上增加需要，同时用满满的关怀包围他〔核〕。

请注意：卢梭的办法，是把欲望缩回能力；伊塔尔的办法，是让这个孩子多想要一些东西——想要一碗汤，想要一个人的眼泪。

◆ 六、先说卢梭对在哪里

说卢梭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

维克多不是卢梭的自然人。卢梭的自然人，是一个假设；维克多是一个被丢弃、受过伤、很可能先天有障碍的孩子。拿维克多去「推翻」卢梭，是不公平的——本系列的纪律是：同构不是反驳，一个实验也不能代替一场论证。

可是，维克多身上确实有一样东西，让卢梭说对了：那种与天地融在一起的狂喜。月光下站大半夜的孩子，雪里打滚的孩子，他的欢乐是真的。卢梭看见，人身上有一种不依赖别人的、只是在着的幸福。这一点，伊塔尔亲眼看见了。

◆ 七、SDE 看这一处

那么，维克多让本书看见了什么？

他让「无土」这个词，第一次有了一张真人的脸。一个几乎没有被人写过的人，身上有狂喜，却没有语言——语言是人和人之间一代一代写出来的土；和别人相通的那份心，也是在盖兰太太身边才慢慢长出来的；没有和人一起过日子的本事——那也是一片要一天一天长的土。

卢梭说，那些是社会把人弄坏的东西。维克多说：没有那些东西，人也长不成卢梭说的那个好人。

而他最后回来的理由，是一碗汤、一张床、一个为他流泪的人——一片刚刚开始长起来的土。伊塔尔没有揭掉任何东西，他在一片空地上，一点一点，给这个孩子长了一层土。

卢梭要揭掉的土，正是这个孩子缺了一辈子、最后又自己走回来找的东西。

◆ 八、放回日子里

许岚读到维克多的故事，想起禾禾一岁多时，有一阵子不肯让任何人抱，只要奶奶。许岚又委屈又着急，想「纠正」过来。

奶奶说：「别急。她先跟一个人长熟了，才会跟第二个人长熟。」

果然，两岁以后，禾禾开始让许岚抱，后来是邻居阿姨，后来是幼儿园老师。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一群人。

一个小练习：想一想你身上最早的那一片土——你最早信任的那个人。你后来和别人建立的每一份信任，有没有一点点，是从那一片土上接过去的？

> 带走的话
>
> 阿韦龙的野孩子有月光下的狂喜，却没有语言、不会和人过日子；他最后自己走回来，找一碗汤、一张床和一个为他流泪的人——卢梭要揭掉的土，正是他缺了一辈子、又自己回来找的东西。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只是在着的狂喜是真的（卢梭的看见，伊塔尔亲见）。关门：没有土，就没有语言，不会和人过日子，和人相通的心也要在土里才长（落在「无土」）。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伊塔尔跟在一个只会跑的孩子后面跑，一跑五年：这是缠着等。

第 36 章

杜威：社会媒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孩子刚学说话，咿咿呀呀，发出一串谁也听不懂的声音。你觉得真可爱，恨不得录下来。

可你知道，你不会一直用他的咿呀跟他说话。你会一遍一遍对他说「妈妈」「喝水」「抱抱」，他会一遍一遍学，慢慢说成你们都懂的话。

◆ 二、「纯属神话」

1916 年，美国的杜威出版《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九章，他专门拿卢梭来讨论「按照自然发展」这个教育目标。

他先说卢梭对在哪里：卢梭是对的，他给教育带来了一场急需的改革——他认为，器官的结构和活动，为一切教人使用这些器官的教学提供了条件。

然后他说卢梭错在哪里：可是，卢梭暗示这些器官不仅提供了发展的条件，而且提供了发展的目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天生的活动，是在被使用中发展起来的，和随意、任性的活动不一样；而社会媒介的职责，正是通过把能力用到最好的地方，来引导生长。……一种自发的、正常的发展，纯属神话〔核〕。

他举的就是本章开头那个例子：学说话的过程，几乎是教育性生长的完美样板。起点是发声器官、听觉器官这些天生的活动；可是，如果以为这些器官自己独立地长下去，就会长出完美的语言，那就荒唐了。照卢梭的原则字面去做，就意味着大人应该接受并重复孩子的咿呀和噪音，不只把它们当作说话的开端——它们确实是——而且当作语言本身，当作一切语言教学的标准〔核〕。

◆ 三、他追到了病根

杜威还往下追了一步：卢梭为什么会这样想?

他说：卢梭相反的意见，无疑是因为他把上帝和自然等同起来了；在他看来，原始的能力完全是好的，直接来自一位聪明而善良的造物主。……当人想决定原始的活动该用在哪里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干预一个神圣的计划；社会安排对自然——也就是对上帝的作品——的干预，是个人腐败的首要来源〔核〕。

他接着说：卢梭热烈地主张一切自然倾向本质上都是好的，这是对当时流行的「人性全然堕落」观念的一种反动，而且对改变人们对待儿童兴趣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是，几乎不用说，原始的冲动本身，无所谓好坏，它们变好变坏，要看被用在什么对象上〔核〕。

这一句，和第 26 章接上了：卢梭把恶写成发生，把善写成出厂就有的。杜威说：善和恶，都是在被使用中长出来的——都是发生。

◆ 四、先说卢梭对在哪里

杜威先还了卢梭公道，本书也跟着还。

器官的结构和活动，是一切教学的条件——孩子的手还拿不稳笔，就不要逼他写字；孩子的注意力只有五分钟，就不要让他坐四十分钟。这是卢梭留给现代教育最大的遗产。今天每一所好的幼儿园，都站在这一句上。

杜威还替卢梭说了另一句公道话：卢梭心里，其实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理想——一个友爱的社会，它的目的和它所有成员的善是同一个东西；卢梭有很多话都表明，培养公民在他看来是更高的理想，《爱弥儿》只是那个腐败的时代允许他画出的一个最好的权宜之计〔核〕。

◆ 五、SDE 看这一处

杜威那个词——社会媒介——就是本书说的土。

卢梭说，天生的能力给出了发展的条件，也给出了发展的目的；社会是来干扰的。杜威说，天生的能力给出条件，目的要在社会媒介里、在被使用中长出来；社会不是来干扰的，是来引导的。

用第一个式子说：形状＝F（路，土）。卢梭让土取空，于是形状只能是出厂就带着的——咿呀就是语言。杜威把土放了回来：同一副发声器官，在一个说汉语的家里，长出汉语；在一个说法语的家里，长出法语。没有哪一种是「自然」的，也没有哪一种是被「弄坏」的。

第 23 章引过杜威论习惯：可塑性，就是能把从前经验里的东西保留下来、带过去、改变后来的活动〔核〕。这是第三个式子：土＝H（形状，路）。杜威一个人，把卢梭拿掉的两个式子都接了回来。

也要照规矩量一量杜威。本系列高鹏讲杜威卷判过他一个「并账」：回来的结果只记一栏。杜威讲回写讲了一辈子，可他常常把一次经验回来改变的东西，只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一栏里，不记在人心、关系、那片更大的土上。杜威把土放回来了，放回来的那片土，有时候薄了一些。

◆ 六、改变环境的习惯

杜威在同一本书第四章，还有一个例子，正好接上第 32 章。

他说：一个部落在一片荒漠平原上活了下来，它适应了；可是它的适应，是最大限度地接受、忍受、将就事物本来的样子，最大限度的被动顺从，最小限度的主动控制。另一群人来了，也适应了：他们引水灌溉，到世界各地去找能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和动物，一代一代挑选改良——结果，荒漠开出了玫瑰。前一种只是「被习惯了」，后一种，有改变环境的习惯〔核〕。

杜威用的那些词，带着他那个时代的眼光，本书不照搬。本书只取他分出的两种习惯：一种是被土磨平的，一种是回头改土的。

第 32 章奶奶那句话——那两亩地让人学会了看天、换工、修水渠——说的正是后一种。卢梭看见了第一种，把它叫作奴役；他没有写第二种：汗水流进去，土变了，人也变了，而且是人自己在变土。

◆ 七、放回日子里

禾禾会说的第一个完整句子，是「奶奶，吃饭饭」。那是奶奶的口音，奶奶的叠词。许岚一开始想纠正，后来算了。

又过了一年，禾禾在幼儿园里学会了说「我们一起吃饭吧」。回到家，她对奶奶说「奶奶，吃饭饭」，对许岚说「妈妈，我们一起吃饭吧」。

许岚发现，禾禾同时长着两片土。

一个小练习：听一听你自己说话——口音、口头禅、常用的词。一样一样查：这个是哪片土给的？你会发现，你的「自然」的说话方式，是好几片土叠起来的。

> 带走的话
>
> 杜威说，卢梭对了一半：天生的能力是一切教学的条件；错在以为它们也给出了目的——一种不经社会媒介的自发发展，纯属神话；社会媒介，就是卢梭揭掉的那片土。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器官的结构是教学的条件（卢梭最大的教育遗产）。关门：天性也给出目的，社会只是干扰（落在「无土」）。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一遍一遍对孩子说「妈妈」，是缠着等；把咿呀当成语言，是不教。

第 37 章

蒙氏教室三：土是设计的，也是长的

◆ 一、四十四次

第 21 章用的是蒙台梭利 1914 年手册里的一句话：三岁到三岁半的孩子，曾经把圆柱体的练习重复多达四十次。这一章，要把她后来亲笔写下的那一次完整的观察摆出来，因为它正好落在第三个母题上。

1917 年出版的《教育中的自发活动》里，她写：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女孩，在做圆柱体的练习。她脸上那种全神贯注的样子，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表现；在这以前，没有一个孩子对一样东西表现出这样专注的兴趣。……我先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开始数她重复了多少次；后来，见她一直做下去，我就连人带她坐的小扶手椅一起抬起来，放到桌子上；这个小家伙赶紧抓起她的木盒，横放在椅子扶手上，把圆柱收进怀里，又做了起来。我又叫所有的孩子一起唱歌；他们唱了，小女孩却一点不受打扰，歌唱完了她还在做。我数到了四十四次；她最后停下来，完全不是因为周围有什么东西分了她的心；她环顾四周，一脸满足，几乎像刚从一场让人神清气爽的午睡里醒来〔核〕。

她接着写：这个现象后来在孩子们中间渐渐常见了。……每一次出现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孩子就开始完全变了样：更平静、更聪明、更开朗〔核〕。

◆ 二、这一次观察里的三样东西

这段话里，有三样东西，正好是卢梭拿掉的三样。

缠着等：四十四次，老师抬椅子也好，全班唱歌也好，她都不走。她一直留在那道「放不进」的缝里。

回写：做完以后，孩子「完全变了样」——更平静、更聪明。一次专注沉下去，改了这个孩子。蒙台梭利说，这是一种「发现」的感觉，她一辈子忘不了。

土：这一次专注，不是在一片空地上发生的。它发生在一间教室里：有一块精心设计的木板，有一位一动不动地看着、数着的老师，有一群正在唱歌的孩子。

三、一片设计的土

先看设计。

那块木板，是蒙台梭利从伊塔尔和塞甘那里接过来、再改过的。她在《蒙台梭利方法》里写：她把伊塔尔和塞甘用在有缺陷的孩子身上的方法，拿来用在正常的孩子身上〔核〕。孔多大、圆柱多重、怎样让孩子自己看出错——每一样都是大人想好的。第 21 章说过：纠错就在教具本身里。

这一点，和卢梭离得很近：让物来教，手藏在物里。第 29 章还记过她那句话：我们消除混乱——那是「坏」的——让有秩序的、「好」的东西得到最完全的自由表现〔核〕。线，是老师画的。

所以，本书不说蒙台梭利的教室是一片「自己长出来的土」。它是一片设计的土。

四、一片长出来的土

可是，同一间教室里，还有另一片土。

第 21 章引过她在手册里的话：孩子们看见同伴在做，就会跟着学〔核〕。蒙氏教室后来的一个做法，是让三岁到六岁的孩子混在一个班里〔待核〕：小的看着大的，大的教着小的；一个五岁的孩子，把他半年前学会的倒水，一步一步演给一个三岁的孩子看。

这片土，老师没有设计每一格。今天谁看谁、谁学谁、谁帮谁，是孩子们一天一天自己长出来的。而且，它会回写：一个被大孩子教过的小孩子，两年后，会成为教下一个小孩子的那个大孩子。一坛老水，一坛接一坛。

那个唱歌的场面，也是这片土。老师叫全班唱歌，是为了试试能不能打断她；可在另一层意思上，那个女孩是在一群唱歌的同伴中间、而不是在一间空屋子里，完成了她的四十四次。

◆ 五、和卢梭的分别

现在可以把蒙台梭利和卢梭放在同一张桌子上了。

相同：两个人都让物来教，都把手藏在物里，都相信孩子身上有一只自然的钟——卢梭叫它自然的顺序，蒙台梭利说孩子「按神秘的法则展开」（第 21 章）。

不同：卢梭的爱弥儿，一个老师，一个孩子，远离人群，不许养成习惯，缝一冒头就合上；蒙台梭利的教室里，一群孩子，一遍一遍重复，在缝里一待四十四次，做完了人变了样。

用本书的三个词说：卢梭的教室，是无土、等不得、不许写；蒙台梭利的教室，是设计的土加上长的土、缠着等、许写。

她还没有做到的一步，本书也照实写：设计的那一半土，孩子不能改。哪块木板放在架子上，什么算「混乱」，是老师定的。混龄里长出来的那一半土，会回写；设计的那一半，不回写——至少在她书里，没有写孩子怎样改那块木板。

◆ 六、SDE 看这一处

所以，第三个母题的替换物，不是「有土」这么简单。

一片好的土，要有两层：一层是设计的——有人想过孔多大、坛子多深、盐放多少；一层是长的——一群人在里面一天一天过日子，互相看、互相学，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而最好的土，第一层也会被第二层改：用了十年的木板，被孩子们玩出了一种老师没想到的玩法，老师把它加进了下一年的教具里。

奶奶的泡菜坛子，就是这样：坛子是买来的（设计的），老水是一坛一坛养出来的（长的）；而奶奶这几十年，也换过两次坛子，因为她发现，口小一点的坛子，老水更不容易坏。

◆ 七、放回日子里

禾禾的蒙氏园里，有一天，一个大班的孩子把一套本来用来练习分类的彩色珠子，排成了一条「毛毛虫」，一节一节数给小班的孩子听。老师看见了，没有制止。第二个星期，老师在架子上加了一张卡片：「可以排成你想要的形状，然后数一数。」

许岚听老师说起这件事，说：原来教具也会被孩子改。

老师笑着说：好的教具，是会被孩子改的。

一个小练习：看一看你家里给孩子（或者给你自己）定下的一样「好东西」——一张作息表、一套练习、一个习惯。问一问：它是只能照着做的，还是可以被用它的人改的？如果只能照着做，试着留一格空白，让用它的人来填。

> 带走的话
>
> 那个做了四十四次的小女孩，是在一片土上完成的：一半是老师设计的木板，一半是一群唱歌、互相学的孩子——一片好的土，要有设计的一层，也要有长的一层，而且设计的那一层，也要能被长的那一层改。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设计的土、长的土、四十四次后的变样，三样都在（对照「无土」）。关门：蒙台梭利设计的那一层，孩子不能改（她的零）。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四十四次；一个五岁的孩子教一个三岁的孩子倒水，也是缠着等。

第 38 章

本编总账：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

◆ 一、两张清单

第六编八章，收成两张清单。

他看见的：社会人只活在别人的意见里（第 31 章）；母亲起初为自己喂奶，后来习惯使孩子变得亲切（第 31 章）；存够两人口粮的那一刻，劳动成了不可少的，人要用汗水浇灌田野（第 32 章）；财产观念只能一个接一个获得，一代一代传递、增加（第 32 章）；派系会让投票变成团伙的投票（第 33 章）；立法的圈——结果要先变成原因（第 34 章）；一个民族有它的成熟期，提前了就坏事（第 34 章）。

他收回的：自然人没有家、没有语言，母子分开后相见不相识（第 31 章）；把整个环判成一条下坡路，出路是回到不提要求的薄土（第 32 章）；公民之间最好没有交流，争论是国家衰落的标志；异议者要被迫自由（第 33 章）；立法者消灭天然的力量越彻底越好，请神开口；能立法的时候，是土还软或土已成灰；真正的天才无中生有（第 34 章）。

◆ 二、三位证人

本编请了三位证人。

伊塔尔（第 35 章）：一个几乎没被人写过的孩子，有狂喜，却没有语言；最后，他自己回来找一碗汤、一张床、一个为他流泪的人。

杜威（第 36 章）：天性给出条件，不给出目的；一种不经社会媒介的自发发展，纯属神话。

蒙台梭利（第 37 章）：一片好的土，要有设计的一层，也要有长的一层；那个小女孩的四十四次，是在一群唱歌的孩子中间完成的。

◆ 三、本书最大的一次收窄

第六编一开头就说过，这一编要做本书最大的一次收窄。现在做。

王德生博士口述的是：无 E。这一条，照原话立，不改。

可是，读完这一编，写手必须写下一个更精确的说法，作为收窄，登记在案，交给结语去验：

卢梭并不是要一片完全没有土的地方。他心里最好的时代，有茅屋、有家、有树下的歌舞（第 12 章）；他的立法者，要给一个民族造一整套新的制度、新的习俗（第 34 章）；他承认民族有成熟期（第 34 章）。他能接受两种土：出厂就有的土——自然给的那一份；设计好的土——立法者、老师一次安排好的那一份。

他不能接受的，是第三种：自己长出来的土——一群人、一代一代，互相写、互相改，一层一层积起来的那一片。母子之间一天天长出的亲切，公民之间一次次争论长出的判断，一个民族一代代留下的习俗，都是这一种。他看见它长，看见它写人，然后揭掉它、隔开它、或者等它烧成灰。

本书的收窄：他没有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土。

这条收窄，把三个母题接成了一个圈：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就不必等——设计好的土，一次就好；也不许写——自己长出来的土，正是回写的结果。

◆ 四、一个替换物

本编的替换物：新坛子，换成老坛子。

新坛子，是出厂的；老坛子，是用出来的。卢梭要的坛子，要么是新买的，要么是立法者一次挑好、配好盐、从此不许动的。奶奶的坛子，是用了几十年、水养了几十年、换过两次、坏过一次、从邻居家舀过一碗水的那一只。

◆ 五、判决一的验收

判决一：他看见土在写人；把土整片揭掉，只认出厂的和设计好的土。

本编验收：成立，而且导读里写的「只认出厂的和设计好的土」，在本编找到了证据（第 34 章立法者、第 12 章中间时代）。本编据此登记收窄：「无 E」精确的读法，是没有自己长出来的 E。

本编还拔掉了第 9 章埋下的小旗：自然人天生的怜悯从哪里来？第 31 章给了线索——他证明怜悯的例子，是母亲怀里的孩子；第 35 章给了一个旁证——野孩子和人相通的心，是在盖兰太太身边长出来的〔待核〕。怜悯，是一片土上长出来的。

◆ 六、放回日子里

奶奶要回老家过年了。临走前，她舀了一大碗老盐水，倒进许岚那只玻璃罐里，说：「这一碗给你当引子。明年你自己养。」

许岚问：「要是我养坏了呢？」

奶奶说：「坏了就再来舀。」

一个小练习：想一片你身上「自己长出来的土」——一段十年的友谊，一个用了很多年的小习惯，一门慢慢熟起来的手艺。它们不是出厂就有的，也不是谁一次给你安排好的。这一片土，是你一年一年养出来的，别让任何人说它不是「真的你」。

> 带走的话
>
> 第三个母题收成一句：卢梭能接受出厂的土和设计好的土，接受不了自己长出来的土——而那一片，正是一个孩子最后自己走回来找的东西。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判决一验收成立；登记本书最大一次收窄：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奶奶那碗老水，一养几十年；这就是缠着等。

第 七 编

钉子：九格表与同一支笔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是全书的钉子。

前三编各拆一个母题。这一编把三个母题钉在一起，再钉两颗最深的钉子。第 39 章画一张九格表：三维乘意义三律，看他在每一格上是开是关。第 40 章看那只藏起来的手——判决四：他怎样把老师和立法者的手，藏进物里、藏到神的名下。第 41 章看他的两副尺子——判决五：同一支笔，对男孩说习惯是恶，对女孩说习惯就是天性；对男人说别人的意见是德性的坟墓，对女人说是德性的宝座。第 42 章回到全书的接缝：一个「也许从来没有过」的假设，一段之后成了「你的历史」。

第 39 章

九格表

◆ 一、先说这张表是什么

本系列有一张常用的表，叫 SIO 九宫格，是规范、模态、价值三根轴，每根轴三个号位。本章这张表，不是那一张。

这张表的横行，是三维：路（D）、显露（S）、土（E）——也就是本书的三个母题：等不得、不许写、无土。竖列，是意义的三股劲：创造、幸福、自由。三乘三，九格。每一格里写：他在这一格上是怎样收回的，出处在哪一章、哪本书。

◆ 二、九格

路 · 创造

混沌一来就立约。订约者「立刻」成为一个公共的我（《社约论》I.6，第 16 章）。

路 · 幸福

张力一来就缩欲。幸福在于欲望等于能力；现实有边界，想象无边，就限制后一个（《爱弥儿》II，第 17 章）。

路 · 自由

纠缠一来就问心。哲学家让疑惑成倍增加，于是跟随内心之光；其余的先放着（《爱弥儿》IV，第 18 章）。

显露 · 创造

公意长成就「总是对的」，不许再长；修订只有一个整套留拆的开关（《社约论》II.3、III.18，第 27 章）。

显露 · 幸福

习惯是第二天性，会顶替真天性；其余一切习惯都是恶（《爱弥儿》I、III，第 23、24 章）。

显露 · 自由

良心是天生的「神圣本能」、无误的裁判；德性要等「激情醒来」才出场（《爱弥儿》IV、V，第 18、25 章）。

土 · 创造

立法者要改变人性，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彻底越好；真正的天才无中生有（《社约论》II.7—8，第 34 章）。

土 · 幸福

自然人没有家、没有语言，计划不过当晚；母子分开后相见不相识（《论不平等》，第 15、31 章）。

土 · 自由

公民之间最好不交流；异议者被迫自由，以免「任何个人依附」（《社约论》II.3、I.7，第 33 章）。

◆ 三、他占的是哪里

本系列近几卷母题书，各有一个位置：罗尔斯占自由一列，霍布斯占自我一行，柏拉图占理念一行。

卢梭不占一行，也不占一列。**他九格全占，而且九格是同一个动作：在每一股劲的第一拍前，剪断会回头写人的那个环。**

这是本书母题的样子：三维上各一个缺口，意义三律上各一处落地。不是一个中心视角压住另外两个，是三维各缺一块，三律各跳一拍。

◆ 四、九格之间缠不缠

本系列母题书还要问一件事：九格之间，缠不缠？

卢梭的九格，缠得很紧——只是缠在一个「不」字上。路上的「立刻」，撑着显露上的「总是对的」：因为一次立定，所以不必改。显露上的「不许写」，撑着土上的「揭掉」：因为不许回写，所以土永远长不出来。土上的「无」，又撑着路上的「立刻」：没有土提出要求，就不必等。

三个缺口互相撑着，所以他的体系非常稳。　　这是一个强大的体系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它的每一个缺口，都被另外两个缺口托住。

◆ 五、换成 SDE 的九格

每一格，都配一件本书前面用过的家常替换物，收在一起：

路 · 创造：一份公约，换成一次通宵（第 16 章）。路 · 幸福：合上的缝，换成够不着的饼干（第 17 章）。路 · 自由：内心之光，换成冰箱上贴一个月的纸（第 18 章）。

显露 · 创造：一个开关，换成一本账——家规下面写着日期和原因的七处修改（第 27 章）。显露 · 幸福：没有习惯，换成穿鞋两分钟、空出眼睛看窗外的鸟（第 23 章）。显露 · 自由：到时候响起的钟声，换成每周一件「难一点」的事（第 25 章）。

土 · 创造：一次改变人性，换成先问墙为什么砌在这里（第 28 章）。土 · 幸福：相见不相识的母子，换成先跟一个人长熟、再跟一群人长熟（第 35 章）。土 · 自由：互不说话的公民，换成分楼栋的小会、把话带出去再带回来（第 33 章）。

九件替换物，都是同一个样子：留在第一拍里，让长出来的沉回去，站在一片自己长出来的土上。

◆ 六、和前三卷的九格放在一起

本系列前面三卷母题书，各在自己的九格里占一个位置：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意义三律上立自由为根，占自由一列；霍布斯的国家论，在三界上立自我为根，占自我一行；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三界上立理念为根，占理念一行。

卢梭这张表的格子不一样：横行是三维，竖列是意义三律。他不立一个视角为根；他在三维上各缺一块，在三律上各跳一拍。

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一条线：霍布斯切掉了自我里「关系」那一股，卢梭切掉的是关系会长出来、沉回去的那一段。霍布斯的人，彼此只会相撞；卢梭的人，彼此只许不说话。本系列霍布斯卷第 43 章说卢梭撬开了「读你自己」的盖子；这一章补一句：他撬开之后，把关系重新封在了第一拍之前。

这一格对照，是写手所拟，只供对照。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把这张九格表抄在一张大纸上，贴在书房墙上。她说，每次她想「一步到位」地解决一件事，就去看一眼：我现在在哪一格上想跳过去？

有一次她发现，自己为了让禾禾「马上」不哭，同时跳了三格：马上给她东西（缩欲），马上下结论「她就是被惯坏了」（问心），马上决定「以后再也不带她去超市」（立约）。

一个小练习：下一次你想「一步到位」的时候，在心里过一遍三格：我是在跳过混沌、跳过张力，还是跳过纠缠？

> 带走的话
>
> 九格表上，卢梭不占一行也不占一列——他九格全占，九格是同一个动作；三个缺口互相撑着，所以他的体系非常稳。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钉子一：九格同一个动作，三个缺口互相托住。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九件替换物，件件是缠着等。

第 40 章

藏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孩子玩一个游戏，赢了，高兴得跳起来：「我自己赢的！」

你知道，那一局你是故意输的。

你有两个选择：告诉他，或者不告诉他。

◆ 二、第二卷里的那一段

《爱弥儿》第二卷，卢梭对老师说：

拿相反的办法对待你的学生吧：让他始终以为自己是主人，而实际上始终是你在做主。没有什么服从，比保留着自由外表的服从更完全的了；意志本身就这样被俘虏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没有知识，没有力气，没有智慧，不是完全听你摆布吗？就他所关心的一切而言，他身边的整个环境，不都在你手里吗？你不是想把他造成什么样子，就能造成什么样子吗？他的工作和游戏，他的快乐和痛苦，不都在他不知不觉中由你控制着吗？当然，他只应该做他想做的事；可是他应该只想做你要他做的事。他不应该迈出一步是你没有预见到的，不应该说出一句话是你不能预先知道的〔核〕。

这段话，是本书判决四的主场。

◆ 三、「事先都安排好了」

书里的这只手，不止出现一次。本书把他自己写明的几处，一处一处摆出来：

第二卷，一个任性的孩子非要一个人出门。老师让他去了。孩子刚走几步，就听见左右的邻居议论他：多漂亮的小少爷，一个人去哪儿？他会走丢的！……卢梭写：这正是我预料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这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演一场，我事先得到了孩子父亲的同意〔核〕。

第三卷，老师带爱弥儿去集市，一个变戏法的人让一只蜡做的鸭子在水盆里跟着面包游。爱弥儿回家琢磨出原理，第二天去和那人比本事，反被那人用另一套办法羞辱了一番，又被那人教育了一顿。卢梭在脚注里写：有一位评论者没有猜到，这一小幕是事先安排好的，变戏法的人是被教好了台词的；的确，我没有说明这一点。可我一再说过，我不是为那些要人把什么都告诉他们的人写作的〔核〕。

第五卷，爱弥儿要离开苏菲两年。卢梭写：苏菲那位可敬的父亲，这整件事我都和他事先安排好了〔核〕。

一个孩子学会怕走丢，一个少年学会谦虚，一个青年学会忍住爱情——每一课，都像是物教的、事教的、生活教的。每一课背后，都有一只事先安排好的手。那只手不但藏着不让爱弥儿看见，第三卷那处，他还一度连读者也没告诉。

◆ 四、立法者的手

第 34 章写过《社会契约论》里的立法者：他既不能用强力，也不能用说理，只好求助于另一种秩序的权威——不用暴力而约束人，不用说服而使人相信；于是历代国父都把自己的智慧归于神明，好让人民像服从自然的法则一样服从国家的法律〔核〕。

学生面前的老师，把自己的手藏进物里；人民面前的立法者，把自己的手藏到神的名下。两处是同一个动作。

第 13 章说过他三本书的根：人对人的依赖生出一切恶，要让它变成对物的依赖。这里看得最清楚：**要让人只依赖物，就必须有一只手，把人的意志装扮成物**。 物不会自己出现在正好的时候、以正好的方式教人；是有人把它摆在那里。「只依赖物」的教育，没有一刻离得开「人」。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

先把公道还给他。

藏手，本意是好的。他怕的是第 3 章那条丝带：一个孩子在一屋子人的眼睛下，为了面子，当场撒谎。他想让孩子学东西，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不必在谁面前丢脸，不必

因为「大人说的」才去做。他要让教训像天气一样来：下雨就是下雨，你淋湿了，不是因为谁罚你。

今天的教育里，「自然后果」「不说教」「让孩子自己发现」，都是从这一句里长出来的。它们在很多时候确实比打骂和说教好。本系列第 29 章那位蒙氏老师说过：好的教具，纠错就在木板里。

◆ 六、SDE 看这一处

可是，请看藏手的代价。

一个以为「我自己赢的」的孩子，学到的是：世界就是这样对我的。他不知道有一只手；所以，他也不知道，这只手是可以被看见、被问、被改的。

第 27 章说过回写要有一本账：这条规矩为什么这样定，记在哪里，下一次谁能改。藏起来的手，没有账——或者说，账只在老师手里。爱弥儿永远不会在二十岁那年打开一本本子，看见上面写着：「某年某月，市集，变戏法的人，已安排。」他长出来的一切，都以为是自己从物里长出来的。

判决四：他看见教育和立法都离不开一只手；可他把这只手藏进物里、藏到神的名下——被教的人看不见它，也就无从改写它。

这正是本书「不许写」最深的一层：不是不许孩子被写，是不许孩子知道自己被写。一个知道自己被写的人，才能回头改写写他的那只手——那才是回写走完的一圈。

◆ 七、推翻条件报账：全书最后一页

还要对一对导读里的推翻条件一：如果他的书里有一处，让被教的人看见那只手、并有权一点一点改写它，判决四就错。

本书一直读到《爱弥儿》的最后一页。那里有一段话，必须照实摆出来。

几个月后的一个早上，爱弥儿走进老师的房间，拥抱他，说：老师，祝贺你的儿子吧，他就要做父亲了。我们的责任多重啊，我们多么需要你！可是，上帝不许我让你像教育父亲那样去教育儿子。上帝不许这样甜蜜而神圣的任务，由我以外的任何人来完

成，哪怕我能为我的孩子做出和当初为我做出的一样好的选择！可是，请继续做年轻老师们的老师吧。指点我们，管着我们；我们会很听话的；只要我活着，我就需要你〔核〕。

请看这段话里的两半。

前一半，是全书唯一一次，被教的人改写了那只手的安排：你怎样教了我，我不让你那样教我的孩子——我要自己教。一个在藏起来的手里长大的人，在最后一页，把「谁来教下一代」这件事，从老师手里拿了回来。这是一次真正的回写，而且是在最要紧的地方。

后一半，他又把自己交了回去：指点我们，管着我们，我们会很听话；只要我活着，我就需要你。

所以本书报账：推翻条件一，部分坐实。　判决四收窄：爱弥儿在全书最后一页，改写了一处安排——孩子由父亲自己教；可他同时请那只手继续「管着我们」。那只手被看见了，被改了一格，没有被放下。

还有一处，本书只记下，不评论：写下「上帝不许这样甜蜜而神圣的任务，由我以外的任何人来完成」的，是第 6 章那个把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的人。

◆ 八、放回日子里

许岚后来跟禾禾玩游戏，还是会故意输。可她加了一件事：玩完以后，有时候会问禾禾：「你猜，刚才妈妈是不是让着你？」

禾禾会眯着眼睛想一想，说：「是！」然后大笑。有一次，她说：「下次你别让我，我要自己赢一次。」

那天，禾禾输了三局，赢了一局。那一局，她高兴得比以前任何一次都久。

一个小练习：想一件你「为孩子好」悄悄安排的事。挑一个合适的时候，把它告诉孩子——不是全部，只一件。看看他知道以后，会做什么。

带走的话

卢梭把老师的手藏进物里，把立法者的手藏到神的名下，一课一课都「事先安排好了」——被教的人看不见那只手，也就永远无从改写它。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让教训像天气一样来，不必看人的脸色。关门：手藏起来，被写的人不知道自己被写（判决四；「不许写」最深的一层）。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一只藏起来的手，替孩子把「等」也安排好了。

第 41 章

两副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家里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哥哥在外面疯跑、弄得一身泥，大人笑着说：男孩子嘛，天性。妹妹在外面疯跑，大人皱着眉说：女孩子要文静。

同一件事，两副尺。

◆ 二、对爱弥儿的尺

本书前面各章，一再引过他对爱弥儿的尺子：

孩子唯一可以养成的习惯，就是不养成任何习惯（第 23 章）。习惯是第二天性，会顶替真天性（第 24 章）。社会人只活在别人的意见里，野蛮人活在自己里面（第 31 章）。

而在《爱弥儿》第五卷，他还写过一句：一个男人只需考虑他自己，只要他做得对，他就可以不理会公众的意见〔核〕。

◆ 三、对苏菲的尺

同一卷，他写苏菲——爱弥儿未来的妻子。

光有价值还不够，一个女人必须被人认为有价值；光有美貌还不够，她必须被人赞美；光有德性还不够，她必须受人尊敬。一个女人的名誉，不只取决于她的行为，还取决于她的名声；……当一个女人做得对，她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别人怎样看她，和她实际是怎样的人，同样重要。所以，她的教育在这一点上必须和男人的不同。「别人会怎么想」，是男人德性的坟墓，却是女人德性的宝座〔核〕。

他又写：女人的行为受公众意见支配，她的宗教也就受权威支配。女儿应当信母亲的宗教，妻子应当信丈夫的宗教〔核〕。

请把两副尺子并排摆着。

对爱弥儿：活在别人的意见里，是社会人的病。对苏菲：活在别人的意见里，是她德性的宝座。

◆ 四、一位读者抓住了它

1792 年，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女权辩护》，用了整整一章来拆《爱弥儿》第五卷。

她抓住了一处最要紧的地方。卢梭说，女孩子天生就爱打扮，从小就想被人看、被人夸；她们宁愿拿针线，不愿读书写字。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为了让她柔弱、所谓美丽，理解力被忽视了，女孩子被迫坐着不动、玩娃娃、听无聊的谈话；然后，习惯的效果，被坚持当成了天性确凿无疑的标志〔核〕。

她还写：孩子们越早学会服从理性越好——服从理性，才是卢梭坚持的那种「必然」的真正定义，只是他没有定义它〔核〕。又写：卢梭竭力证明，一切「原来是好的」；一群作者证明，一切「现在是好的」；而我要证明，一切「将来会好」〔核〕。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

先说公道。

卢梭写苏菲，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男作家都这样看女人；他只是写得最有名、说理最完整的一个。本书不拿今天的尺子去骂一个两百多年前的人。本系列的规矩是：一个思想家的盲区，要照实写，同时指出它是他体系哪一步的直接推论，不是偶然的偏见。

所以，本章要问的不是「他歧视女性」，而是：这两副尺子，是他体系里哪一步推出来的？

◆ 六、SDE 看这一处

回答是：它是「不许写」和「无土」这两个母题的一个直接推论——推论出了一个裂缝。

他对爱弥儿的全部教育，建在一条规则上：人本来的样子是好的，写上去的都可疑，所以要揭掉写上去的，护住本来的。这条规则要成立，他必须能分清：哪些是「本来的」，哪些是「写上去的」。

到了苏菲，他分不清了——或者说，他不想分。女孩子爱打扮、想被人看，明明是一个社会一代一代写在她们身上的，他却把它当成「天性」接了过来，还要教育去加固它。沃斯通克拉夫特那一句，正打在这里：习惯的效果，被当成了天性的标志。

这就是判决五的第二处：同一支笔，对男孩说习惯是恶、要揭掉；对女孩，把习惯收下，改名叫天性。

第 26 章是判决五的第一处：他把恶写成发生，把善写成发现。两处合起来，是同一个动作：**什么算「本来的」，什么算「写上去的」，这条线由他来画；画在哪里，取决于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条线一旦被看出是画的，整个体系的地基就松了一块。如果「天性」可以被画进习惯，那么爱弥儿的「天性」，是不是也有一部分，是卢梭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伤写上去的?

◆ 七、再量一量沃斯通克拉夫特

照规矩，也量一量这位批判者。

她要女孩和男孩一样，靠自己的理性获得德性——这一步极了不起。可她那句「一切将来会好」，是另一只钟：一个写好的将来。她和第 20 章的康德站在一边：要等，而且等的是一个注定的好结局。

◆ 八、放回日子里

禾禾的蒙氏园里，老师让男孩女孩都学缝扣子，也都学用锤子钉钉子。许岚一开始觉得奇怪，后来问老师。

老师说：「谁喜欢哪个，让他们做过了再说。没做过，就说女孩天生喜欢缝扣子，那是我们说的，不是她们说的。」

一个小练习：列出你对自己孩子（或者对自己）说过的三句「你天生就……」。一句一句查：这是他自己长出来的，还是我们一代一代写上去、再把它叫作天生的？

> 带走的话
>
> 同一支笔，对爱弥儿说活在别人的意见里是病、习惯要揭掉；对苏菲说别人的意见是她德性的宝座、习惯就是天性——什么算本来的、什么算写上去的，这条线是他画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本来的与写上去的，本应分清。关门：线画在哪里，看他想要什么样的人（判决五第二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物证）。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女孩的「天性」，是一代一代缠出来的；他把缠出来的，叫作出厂的。

第 42 章

一段之隔：接缝

◆ 一、找那一个词

本系列的总原则说：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的发现查成发生，这是解构；然后，他又悄悄把自己的发生，打造成新的发现，留给明天——这是悖论。否定序列那本书，给三十位哲学家各找到了一个词：升格就发生在那一个词上。

卢梭不在三十环里。这一章，替他找那一个词。

◆ 二、两段原文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导言，有两段相邻的话。第 8 章引过，这里放在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前一段：那么，让我们先把一切事实撇开，因为它们和这个问题无关。我们在这个题目上所能进行的研究，不应当被看作历史的真实，而只应当被看作有条件的、假设性的推理，更适合说明事物的本性，而不是指出它们的真实起源；就像我们的物理学家每天对世界的形成所作的那些假设一样〔核〕。

后一段：人啊，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你有什么意见，听着吧：这就是你的历史，我相信我读到了它——不是从你那些说谎的同类写的书里，而是从从不说谎的自然里。凡是来自她的，都是真的；你在里面找不到任何假的东西，除非是我不自觉地掺进了一点我自己的东西。……我要写的，可以说是你这个族类的一生〔核〕。

◆ 三、升格发生在哪里

本系列否定序列给过一个定义：偷运，就是把一个还在正在成形里的东西——留着余地的，工作假设、方便的约定——宣布为定型，没有余地了，并且封顶，从此不接受追问。它还给了五个「语法指纹」，可以在任何一段文字里机械地查。

拿这两段来查：

第一个指纹，情态的消失。　　前一段是「假设性的推理」「不应当被看作历史的真实」；后一段是「这就是你的历史」。一段之隔，「假设」两个字没有了。

第五个指纹，比较级和副词的封顶。「从不说谎的自然」——「从不」。一个假设性的推理，被放到了一个「从不说谎」的来源上。从此，你要反驳这段历史，就是在说自然说谎。

第三个指纹，范畴的重新归类。　前一段，这是「推理」，像物理学家的假设；后一段，这是「读」——「我相信我读到了它」。推理是一个人做的，可以错；读，是把本来就写在那里的东西念出来。一个自己推出来的东西，被重新归进了「读出来的」那一类。

接缝词：「从不」。　　一个假设，在「从不说谎的自然」这几个字上，成了你的历史。

◆ 四、先按最好的辩护者读一遍

本系列的读法纪律：动刀以前，先按他最好的辩护者的读法读一遍。

最好的辩护者会说：卢梭在前一段说得清清楚楚，这是假设；后一段是修辞，是演说的调子——他在前面说过，要假想自己站在雅典的吕克昂学园里，以柏拉图和色诺克拉底为评判、以全人类为听众〔核〕。演说家对听众说「这就是你的历史」，不等于他真的宣布这是史实。

还要照录他自己留下的那个口子：「除非是我不自觉地掺进了一点我自己的东西」。这是一个介生态的标记——他知道自己可能掺了东西。否定序列记下的认输教训之一，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倾向于」三个字被读漏。本书不读漏这一句。

所以本书这样定级：这处接缝，是修辞上的升格；它有没有成为体系上的升格，要看后面的书。

◆ 五、后面的书

后面的书，给出了答案。

《爱弥儿》开篇第一句：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到人手里，就全变坏了（第 26 章）。这里已经没有「假设」了。第二卷：让我们把这一条定为无可争辩的规则——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第 26 章）。第四卷：自然从不欺骗我们（第 26 章）。

「从不说谎的自然」，在《论不平等》里还带着一句「除非我掺了东西」；到了《爱弥儿》，成了「无可争辩的规则」。

否定序列说，别让「有原文」成了免检品：原文只能证明他写了这句话，证明不了这句话在体系里承担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功能。本书的回答是：这句话在《爱弥儿》里承担的功能，他自己写明了——一条「无可争辩的规则」，全书的教育就建在它上面。

◆ 六、同一支笔

现在，可以把第 9 章那一刀，和这一章这一句，放在一起了。

挥刀句（同一篇导言）：前人们都把在社会里得来的观念，搬进了自然状态；他们讲的是野蛮人，描绘的却是社会里的人；他们全不顾及必须经过多么长的时间〔核〕。

磐石句（同一篇导言，几页之后）：这就是你的历史……读自从不说谎的自然。

同一支笔。对霍布斯、洛克：你们把自己时代的人，搬进了自然——问来历，问时间。对自己：我读的，是从不说谎的自然——不问来历。

本书第一编写过：他一生的伤，是这段「历史」的来历；第 14 章写过：他心里的日内瓦和斯巴达，是它的来历；第 41 章写过：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什么算自然。他也把自己时代的人、自己的伤，搬进了自然——只是他搬进去的，是一个被写伤了的人最想要的那个样子：没有被人写过的人。

「不是我说他偷运，是他自己的两页互相指认。」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发现，自己也常常用这个句式。

跟婆婆争带孩子，她会说：「科学研究早就证明了……」可她自己知道，那篇文章她只看了一个标题。她说「科学证明了」，和卢梭说「从不说谎的自然」，是一个意思：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一个不会错的东西说的。

一个小练习：下一次你想说「这是常识」「科学证明了」「人本来就是这样」的时候，换一句话说：「我是这样想的，因为……」看看这一换，你的话还剩下多少。

> 带走的话
>
> 一段之前，是「有条件的、假设性的推理」；一段之后，是「这就是你的历史，读自从不说谎的自然」——接缝词是「从不」；到了《爱弥儿》，它成了一条「无可争辩的规则」。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前一段的「假设」、同页的「除非我掺了东西」，都是介生态的标记。关门：「从不说谎的自然」「无可争辩的规则」（全书接缝；三个母题的磐石）。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一个假设，要在一次次反驳里慢慢站稳；他让它在一段之内站成了历史。

第 八 编

相遇：三条会等的路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把卢梭和三条会等的路放在一起。

第 43 章是保罗的一条链：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是王德生博士第五条口述所引，也是卢梭要剪断的那一条。第 44 章是孟子：同样主张性善，同样说人天生有不忍人之心，却把「动心忍性」当作成人的必经之路；他还讲过一个拔苗的故事，恰好把三种等待都说全了。第 45 章是佛教：王德生博士第三条口述用它作比方——卢梭的自然，像佛教说的「随着张力就转换」；本章要量的是，佛教的随转，是怎样来的。第 46 章把四边放在同一把尺子上量，各有各的零。

本编的纪律，是本系列「中国读者这一层」的纪律：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不拿东方去赢西方，也不拿西方去救东方；四边都用同一把尺量，谁也不判赢。

第 43 章

患难生忍耐：保罗的链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一个人熬过一段很难的日子——一场病，一次失业，一段照顾老人的岁月。熬过去以后，他发现自己不一样了：遇事不那么慌了，对别人的难处多了一份懂得，对以后，也多了一点底气。

你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熬出来的。」

◆ 二、一条链

《新约·罗马书》第五章，保罗写：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5:3—5，和合本）

《雅各书》第一章也有相近的一句：「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1:4）

王德生博士第五条口述，引的就是这条链，并且指出：这里有回写，有忍耐，土被改变了，长成了一种品格——在卢梭看来，这就不自然了，这是他反对的。

◆ 三、「经练过的人」

《新约·希伯来书》还有一句，把这条链说得更家常：「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12:11，和合本）

「当时」和「后来」之间，隔着一段愁苦的日子；「经练过的人」，是在这段日子里被练出来的人；平安的果子，是后来才结的。这正是本书说的缠着等：当时是苦，苦里在长；长出来的，要后来才看得见。

卢梭第五卷那句「德性要等激情醒来才需要」（第 25 章），把「当时」和「后来」之间那一段，写成了钟声一响就到；这两句经文，把那一段写成了一年一年的练。

◆ 四、把链拆开

用本书的三个词，把这条链拆开看：

患难，是张力：一件事压在人身上，放不下，躲不开。

忍耐，是第一拍：人留在张力里，不马上转出去。这是缠着等。

老练——希腊文这个词，原意是「经过试验而被证实的样子」〔待核〕——是忍耐沉下去以后，在人身上长出来的东西。一个人经过了，被试过了，于是有了一种原来没有的样子。这是回写：一段忍耐，改了这个人的土。

盼望，是从改过的土里长出来的新的意义目标：因为我已经被试过、站住过，所以我对将来有了一个新的指望。

四节，一环扣一环，而且次序不能乱：没有忍耐，就没有老练；没有老练，盼望就是空的。

◆ 五、卢梭剪在哪一节

第 25 章说过，《爱弥儿》第五卷，老师对爱弥儿说：没有斗争就没有德性；德性，是一个天生软弱、却有坚强意志的生物的遗产；我让你成了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德性的人〔核〕。

请把这段话放在保罗的链旁边。卢梭也要「老练」——他叫它德性，叫它战胜自己的力量。可他把老练说成「遗产」，而且放在「自然」之外；他不写老练是怎样从忍耐里一节一节生出来的。他的爱弥儿，前二十年被护着，不经患难，不练忍耐；到了第二十年，老师说：你的时候到了。

保罗的链是：患难 → 忍耐 → 老练 → 盼望。

卢梭的书是：（护着，不经患难）→（不练忍耐）→ 到了时候，要有老练。

他要链尾的东西，剪掉了链身。

◆ 六、先说卢梭对在哪里

照规矩，先还卢梭公道。

这条链，在人间很容易被滥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苦一点，将来就好了」——多少孩子的童年，就是被这类话预支掉的。第 15 章引过卢梭那句：拿一个孩子眼前的不幸，去换一个说不准的将来的幸福，这是多么可怜的预见〔核〕。一个被强加的患难，不一定生忍耐，很可能生的是怨恨；一个没有人陪、没有人看见的忍耐，不一定生老练，很可能生的是麻木。

卢梭反对的，是把患难当作好东西去制造。这一点，他是对的。

◆ 七、再量一量保罗的零

本系列的规矩，是对面那一边也要量。

保罗这条链的尽头，写着一句：「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条链之所以能一节一节走通，有一个保证人：一位浇灌爱的神。患难为什么一定生忍耐，而不生怨恨？因为有一个先在的爱在那里托着。

这是这条链的零：它的终点和保证，都放在一个先在的地方。本系列奥古斯丁卷判过这一路：一切显露，都在誊一份创世前的原稿。保罗这条链，比奥古斯丁更早，也更有人味——它写的是一个人怎样被熬出来——可它把熬的意义，交给了链外的一位。

SDE 会怎样读这条链？把链留下，把保证人换成一片土：患难为什么生忍耐而不生怨恨？因为身边有人陪着、看着、记着——有一片接得住他的土。第 35 章那个野孩子，伊塔尔跟在他后面跑了五年；第 21 章那个孩子，四十次，身边有一位一动不动看着的老师。是这片土，让忍耐生出老练，而不是苦本身。

◆ 八、放回日子里

许岚的公公中风以后，奶奶照顾了他三年。那三年，许岚常见奶奶夜里坐在床边打盹。公公走后，奶奶像变了一个人：说话慢了，心宽了，禾禾怎么闹她都不急。

许岚问她，那三年是怎么过来的。奶奶说：「一开始天天想哭。后来隔壁刘婶每天下午来坐一会儿，陪我说说话，就熬下来了。」

熬下来的，不只是那三年。是刘婶每天下午那一会儿，让奶奶的忍耐，长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一个小练习：想一段你熬过来的日子。问自己：那时候，是谁每天来坐一会儿？没有那个人，那段忍耐会长出什么——老练，还是怨恨？

> 带走的话
>
> 保罗的链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卢梭要链尾的德性，却剪掉了链身——而这条链能走通，靠的不是苦本身，是身边有一片接得住人的土。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卢梭反对制造患难、预支童年，对。关门：要老练不要忍耐（对照「等不得」「不许写」）。保罗的零：把链的保证交给链外的先在者。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忍耐，就是缠着等；刘婶每天下午那一会儿，是陪着缠。

第 44 章

动心忍性：孟子

◆ 一、两个一样的起点

孟子和卢梭，隔着两千年，隔着半个地球，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起点。

第一个：人性本善。卢梭说，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人心里没有原罪（第 26 章）。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第二个：人天生有不忍之心。卢梭说，自然人天生有怜悯，不愿看见同类受苦（第 9 章）。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一个小孩子眼看要掉进井里，谁看见了都会心里一惊、一痛——不是为了和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不是为了在乡里博名声，也不是讨厌孩子的哭声。

两个人，都从一颗天生的善心出发。

◆ 二、两个孩子

还有一处巧合，值得停一下。

孟子证明「不忍人之心」，举的是一个快要掉进井里的孩子。第 31 章说过，卢梭证明天生的怜悯，举的是一个被野兽从母亲怀里抢走的孩子——一个被关着的人眼睁睁看着，焦急得不得了，因为救不了那个晕倒的母亲和垂死的婴儿〔核〕。

两千年，两个人，证明人心本善，都不约而同地选了一个孩子遇险的场面。

本书在第 31 章问过：卢梭证明「天生」怜悯的那一幕，恰恰落在一片他在自然人身上切断了的土上——母亲和怀里的孩子。孟子这一边，也可以问同一个问题：一个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心里一痛，这一痛，是出厂就有的，还是在一个个有孩子的家里、在一次次抱过孩子以后，慢慢长出来的？

孟子说是「我固有之」。本书不替孟子回答，只把这一问和卢梭那一问并排放着：两位最主张性善的人，都拿一个孩子来证明；而关于孩子的那份心，正是人类最早、最长的一片土里长出来的。

◆ 三、然后，他们分开了

可是，同样从这颗心出发，孟子接下来说的，是卢梭不说的话。

他说，这颗恻隐之心，只是「仁之端也」——是一个开头，一个苗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

一个苗头，要「扩而充之」，像刚点着的火、刚冒出的泉，要让它慢慢烧旺、慢慢流大。扩充了，可以安定天下；不扩充，连侍奉父母都不够。

卢梭的善，是出厂就完整的，教育只要别把它弄坏；孟子的善，出厂只是一个苗头，要一辈子去养。

同样是性善，一个说「护住它」，一个说「养大它」。

〔本句在第 47 章公开收窄：《爱弥儿》第四卷有「把自爱扩展到别人身上，它就变成德性」一路，与孟子的「扩而充之」相近。收窄后的读法是：在爱弥儿的少年期以前，卢梭护住；到了第四卷，他也要养大——可养的方式，仍由老师一手安排、按年龄的钟开始；而且他要扩展到的是「全人类」，胜过「邻人」。〕

◆ 四、动心忍性

孟子最有名的一段话，在《告子下》：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把它拆开：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这是张力。「动心忍性」——这是忍，第一拍，缠着等。「曾益其所不能」——增加了他原来没有的能力，这是回写：土被改了。

「人恒过，然后能改」——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这是回写最朴素的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正好是卢梭幸福论的反面：卢梭说，欲望等于能力，人就幸福了；孟子说，安乐里，人会死掉。

◆ 五、一个拔苗的故事

孟子还讲过一个故事，本书觉得它把三种等待一次说全了。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在这之前，他说了一句方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一定要在这件事上用功，却不要预定它的结果；心里不要忘了它，也不要去拔它。

三种人：

拔苗的人，嫌苗长得慢，一把拔高——这是不能等待。

不锄草的人，觉得反正没用，把苗扔在那里不管——这是空着等。

锄草的人，天天下地，不忘它，也不拔它——这是缠着等。

卢梭在这张图上站在哪里？第 19 章说过：他会等，把地空着，等一只钟——在教育上，他常常像那个「以为无益而舍之」的人，护着地，不锄；在政治上，一次立约、一次改变人性，他又像那个拔苗的人。孟子说的「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长」，是他两边都没有站到的那个地方。

◆ 六、再量一量孟子的零

同一把尺，也要量孟子。

第一个零，在「天」。「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苦，是天派来的；为什么这份苦一定会「曾益其所不能」，而不是把人压垮？因为有天在安排。和保罗一样，这条链有一个链外的保证人。

第二个零，在「端」。四端「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铄我也」（《告子上》）——这一点，孟子和卢梭站在一起：善的苗头，出厂就有，不问来历。第 26 章说卢梭「把善写成发现」；孟子在苗头这一处，也是这样写的。只是他比卢梭多写了一大段：苗头之后，要一辈子扩充。

孟子和卢梭，都把善的起点立成了出厂就有的；孟子多出来的，是起点之后那一整条路。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把「揠苗助长」这个故事讲给禾禾听。禾禾听完，说：「那个人好笨，苗苗会自己长的。」

奶奶在旁边插了一句：「苗苗自己长，也要人天天去地里看着，拔草、浇水。不管它，草就把它吃了。」

禾禾想了想，说：「那我们明天去看看阳台上的豆芽。」

一个小练习：想一件你正在「养」的事——一个孩子，一门手艺，一段关系。你现在是拔苗的，不锄草的，还是锄草的？如果是前两种，找一件每天都能做、又不急着要结果的小事。

> 带走的话
>
> 孟子和卢梭都说人性本善、人天生有不忍之心；可孟子说这只是一个苗头，要扩而充之、动心忍性——他讲的拔苗故事，把不能等待、空着等、缠着等三种人一次说全了。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相遇：同样性善，卢梭护住，孟子养大。孟子的零：苦由天降，端由天生。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这是缠着等最好的一句中国话。

第 45 章

随转不住：佛教

◆ 一、先说这个比方从哪里来

王德生博士的第三条口述说：卢梭的自然，是在「张力—转换—释放」这一拍一拍里，没有对张力的忍耐，而是类似佛教的「随着张力就转换」。

这个比方很准，也很深。准，是因为它一下子说出了卢梭自然人的那种轻：不执着，不存，不背着；饿了吃，困了睡，念头起了就放下。深，是因为它把卢梭放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放下，是许多修行的人一辈子想做到的事。

本章要做的，是用同一把尺子，去量这个比方的两边：佛教的「随转」，是怎样来的？卢梭的「随转」，又是怎样来的？

◆ 二、「应无所住」

佛教讲放下，讲不执着，最有名的一句话，在《金刚经》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不停住在任何一样东西上，就这样生起心来。

一个念头起来了，不抓住它，不跟着它跑，也不压它；它来了，它走了。这像是卢梭说的「随着张力就转换」：张力来了，不积，不存，马上化掉。

《坛经》里，六祖惠能说他的法门：「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据通行本〕——「无住」，是根本。

◆ 三、可是，「无住」是怎样来的

佛教从来不说「无住」是人出厂就会的。

佛教讲修行的六种功夫，叫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其中第三种，就叫忍辱：受了委屈、挨了打骂，不马上还手，不马上转出去，把它忍住，在忍里把心修平。第四种叫精进：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不停地做。

这就是说：在佛教里，「放下」在后头；「忍」和「精进」在前头。能随转不住的心，是在长年的忍、长年的精进里，一点一点修出来的。

佛教还有一个词，和本书的「回写」几乎是一个意思：熏习。一件事做多了，像香熏衣服一样，把气味熏进心里，留下「种子」，下一次，这颗种子又会发芽。坏的习气，是这样熏出来的；修行，也是这样一天一天熏出来的——用好的熏习，去换掉坏的熏习。

◆ 四、惠能的八个月

还有一个故事，放在本书里，正好和第 5 章对照。

《坛经》记载：惠能是岭南一个砍柴卖柴的穷孩子，听人念《金刚经》，心有所悟，就去黄梅拜见五祖弘忍。五祖让他到后院去干活，「差惠能破柴踏碓，经八月余」〔据《坛经》通行本〕——劈柴，踩碓舂米，干了八个多月。

后来五祖要弟子们各作一首偈。上座神秀写：「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惠能请人代笔写了另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由此把衣钵传给了惠能。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有名的一次「顿悟」。一千多年来，人们常把它讲成：一刹那，本来清净的心露出来了。

可是，请看它的前面：一个听了《金刚经》就动了心的年轻人，在后院舂了八个多月的米。第 5 章说过，樊尚路上那半小时，是卢梭三十七年熬出来的一锅粥在一刹那成形；惠能那一首偈，前面也有八个月的碓声。

而且，后来的禅宗自己也说：顿悟以后，还要渐修〔唐代宗密「顿悟渐修」之说，待核〕。悟到了，心还要一天一天去养。

◆ 五、少欲知足

还有一处，佛教和卢梭更像。

第 17 章说，卢梭的幸福论是：欲望等于能力，人就幸福；想象把欲望撑大，人就苦；所以要限制想象，把欲望缩回去。佛教也讲「少欲知足」：欲望少，知道够了，心就安。

两句话，几乎可以互换。

可是，在佛教里，少欲知足是一种修行——出家人托钵乞食、衣不过三件，是一条一条的戒律，是日复一日的功夫；一个人要做到真正的「知足」，往往要在「不足」里熬很多年。在卢梭那里，欲望等于能力，是自然人出厂的状态：自然一开始，只给人保全自己所需要的欲望，和刚好够用的能力（第 17 章）〔核〕。

同样是少欲，一边是修到的，一边是生来的。　　这和上面的「随转」，是同一个分别。

◆ 六、SDE 看这一处

所以，同样是「随着张力就转换」，佛教和卢梭，来路完全不同。

佛教的随转，在一条长路的尽头：忍辱，精进，禅定，一天一天熏习，熏到有一天，心不再被念头拽着走。这条路本身，就是一场极长的缠着等。随转，是修出来的。

卢梭的随转，在一条路的开头：他说，自然人生来就这样——没有预见，没有积攒，欲望等于能力，张力一来就化掉。随转，是出厂就带着的。

同样是放下，一种是修了几十年修出来的，一种说生来就会。　前一种，是本书说的发生：一样东西在一片土里、沿一条路，慢慢长出来。后一种，是本书说的发现：一样东西本来就在那里，只是后来被盖住了。

◆ 七、再量一量佛教的零

同一把尺子，也要量佛教这一边。本书不懂佛学的全部，只量它和本书相关的一处，而且只量一部分宗派。

有一路佛教的说法，说众生心里本来就有一颗清净的佛性，只是被烦恼尘埃盖住了；修行，是把尘埃拂去，让本来的佛性露出来〔如来藏一系，待核〕。惠能那句「本来无一物」，有时候也被这样读。

在这一处，这一路说法和卢梭站得很近：本来的是好的、清净的，后来的是盖上去的。本书对卢梭的问题，在这里也同样可以问：那个「本来」，是在哪里、怎样来的？

可是，这一路说法和卢梭有一个大不同：它说，要露出那颗本来的心，得修——而且修的办法，正是忍、精进、熏习，是一场长长的回写。它把「本来」立成了发现，却把「露出来」的路，写成了发生。卢梭两头都立成了发现：本来是好的，而且只要护着别弄坏，它自己就在。

◆ 八、放回日子里

许岚有一阵子学打坐，每天早上十分钟。头一个月，她坐不住：腿麻，念头一个接一个，一会儿想工作，一会儿想禾禾的早饭。老师说：念头来了，看着它，别跟它走，也别赶它。

她说：那不是随它去吗？

老师说：随它去，是你跟着它跑了；看着它，是它来了你不动。一开始你做不到，坐久了，就能了。

半年以后，她发现，有时候在公司被人说了几句，她能在心里「看着」那股火，等它自己小下去，再开口。

她想：这就是那个比方——随着张力就转换。可这是她坐了半年才坐出来的。

一个小练习：每天找五分钟，什么也不做，只看着自己的念头来来去去。一个月后问自己：放下，是不是比一个月前容易了一点？如果是，那一点，是你熏出来的。

带走的话

佛教的随转不住，在忍辱、精进、一天天熏习的长路尽头——惠能的那一首偈，前面有八个月的碓声；卢梭的随转，说是出厂就带着的：同样是放下，一种是修出来的，一种说生来就会。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相遇：佛教的「熏习」就是回写；随转是修出来的。佛教的零（一部分宗派）：本来清净的心，与卢梭的「本来是好的」站得很近。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打坐，就是看着念头缠着等；惠能的八个月，也是。

第 46 章

同一把尺量四边

◆ 一、四个人站在一坛泡菜前

这一编请来了三位：保罗，孟子，佛教。加上卢梭，四边。本章把他们放在同一把尺子上量——本书的三个母题：等（路），写（显露），土。

先用一个画面把四边说清楚：

卢梭说：用新坛生水，当天就捞；老水脏，倒掉。

保罗说：泡菜要熬，熬出来的是好味道；而这坛菜一定会好，因为有一位在看顾它。

孟子说：苗头是好的，但要天天下地；不拔，不丢，要锄；这份苦，是天派来的。

佛教说：心本来清净（一部分宗派如此说）；要露出来，得一天一天修，一天一天熏。

◆ 二、一张表

	等（路）	写（显露）	土	各自的零
卢梭	不能等待：张力一来就转；会等的是一只钟	拒绝回写：习惯是恶，第二天性顶替天性；公意总是对的	无土：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只认出厂的与设计的	善是出厂就有的（发现）；那只手藏起来
保罗	忍耐：患难生忍耐	回写：忍耐生老练	链靠一位浇灌爱的神托着	链的保证与终点在链外
孟子	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长：缠着等	回写：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	四端要扩充；生于忧患	苦由天降；端由天生（善的起点也是发现）
佛教	忍辱、精进	熏习：回写	修行的道场、戒律、师承	一部分宗派：本来清净的心（起点是发现）

◆ 三、表里看出来的三件事

第一件：在「等」和「写」这两栏里，卢梭是四边里唯一的一个「不」。保罗、孟子、佛教，都把忍、把熬、把一天天的熏，当成人长出来的路。卢梭把这条路剪掉了。本书第一个、第二个母题，在这张表上看得最清楚：等与写，是人类几条最古老的智慧共同认的路；卢梭是一个把它剪掉的人。

第二件：在「各自的零」这一栏里，四边又出奇地近。卢梭说善出厂就有；孟子说善端「我固有之」；佛教一部分宗派说心本来清净；保罗把链的保证交给一位先在的神。四边都在起点或终点上，放了一块不问来历的石头。　　这是本系列总原则说的那件事：解构别人的发现，又把自己的发生立成新的发现——不只是西方哲学家这样，东方的智慧，也在某一处放下了一块石头。

第三件：卢梭和另外三边的分别，不在起点的石头上——四边的起点，都有石头——而在起点之后的那一段。另外三边说：起点之后，是一条长路，要忍，要熬，要熏，要扩充。卢梭说：起点之后，护着它，别弄坏。

卢梭不是唯一一个把起点立成发现的人；他是唯一一个把起点之后的路也剪掉的人。

◆ 四、SDE 站在哪里

本系列的规矩：SDE 的位置，是三视角并立，不判谁赢。

在这张表上，SDE 取另外三边的中间一段——忍，熬，熏，扩充；取卢梭看得最清楚的那一点——土会写坏人，要看着；而在「零」那一栏，SDE 要做的，是把那块石头也查出来历：善的苗头，恻隐之心，本来清净的心——是在哪一片土里、怎样一代一代长出来的？

第 31 章那句「当习惯使孩子变得亲切了」，第 35 章野孩子在盖兰太太身边慢慢显出的那份难过〔待核〕，都是这个方向上的线索：连那颗最早的善心，也有来历。

SDE 自己也有石头，本书第 50 章会写：SDE 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 五、放回日子里

许岚把这张表讲给奶奶听。奶奶听不太懂「显露」「回写」，但听懂了那四句泡菜的话。她想了一会儿，说：

「我这坛水，是我婆婆传给我的。她说，好水是熬出来的。我信她。至于最早那一坛水是谁的、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

许岚说：「那您就当它是本来就有的？」

奶奶笑了：「当它本来就有，也行；可我知道，它能到今天，是一坛一坛熬过来的。」

一个小练习：想一句你从长辈那里接过来的「老话」——关于吃苦、关于做人、关于孩子。用这张表问它三个问题：它要不要人等？它许不许人被写？它的起点，有没有一块不问来历的石头？

> 带走的话
>
> 四边放在同一把尺上：保罗、孟子、佛教都认等与写是人长出来的路，卢梭是唯一把它剪掉的一个；而在起点上，四边都放了一块不问来历的石头——卢梭不是唯一把起点立成发现的人，他是唯一把起点之后的路也剪掉的人。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相遇总账：等与写，四边三认一剪；起点的石头，四边都有。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三条古老的路都是缠着等；卢梭会的，是空着等。

第 九 编

总解构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是全书的总解构。

前面八编，一处一处拆；这一编，把拆下来的收到一起。第 47 章先挨打：请最硬的几位辩护人替卢梭说话，看本书的判断哪里要认、哪里要收窄、哪里还站得住。第 48 章给出判词的完整版，用三个方程逐式对账，并给五条判决、三条推翻条件结一次总账。第 49 章写一个根、三根梁，每根梁配一件家常的替换物。第 50 章写保底合表、病根与死法，最后把刀转向本书自己：SDE 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第 47 章

先挨打

◆ 一、拆得太顺，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

本系列有一条规矩：总解构开头，先请几位最硬的辩护人，替被拆的人把话说足；然后一条一条回应——哪里认，哪里收窄，哪里站得住。拆得太顺，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

本章请六位。第一位，是卢梭自己。

◆ 二、卢梭自己：我没有要你们回森林

《论不平等》有一条长注，卢梭自己替自己挡了一刀。

他写：那么，该怎么办？必须把社会整个废除吗？必须消灭「你的」「我的」，回到森林里去和熊一起生活吗？这是我的对手们会作出的推论，我宁愿自己先说出来，免得他们去丢这个脸。……像我这样的人，激情已经毁了原来的单纯，再也不能靠草根和橡子活下去，也不能没有法律和官长〔核〕。

回应：认。　本书从导论起就清过这个误会：他不要人回森林。本书的三个母题，没有一个是说「他要回森林」。等不得、不许写、无土，说的是他在文明之内给人开的路：一次立约，缩欲，问心；不养成习惯，公意总是对的；公民不交流，立法者改变人性。这些都是他在社会之内的主张。

◆ 三、卡西尔：他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卢梭问题》（1932）里，为卢梭辩护的主旨是：卢梭不是一个只会讲感情的浪漫派，他的全部思想有一个统一的核心——自由，就是服从自己为自己订立的法〔待核〕。

这一条，卢梭有原话：只受欲望驱使是奴役，服从自己为自己订立的法才是自由〔核，《社约论》I.8〕。

回应：认一半，站住一半。　本书同意：卢梭不是感情用事的人，他的体系极其严整——第 39 章说过，三个缺口互相托住，所以很稳。可是，卡西尔说的这个统一核心，本书的第二个母题正落在上面：自己订立的法，一旦成为公意，就「总是对的」（第 27 章）。自由是服从自立之法——这没错；可自立之法不许被一点一点改写，这正是「不许写」。卡西尔替他挡住了「浪漫」的指控，没有挡住「不许写」。

◆ 四、什克拉：他画的是尺子，不是图纸

美国政治思想家什克拉在《人与公民》（1969）里，有一个极有力的读法：卢梭画的那些美好的样子——自然人、斯巴达、爱弥儿的乡村——不是让人照着去建的图纸，是用来量今天、揭露今天的尺子。卢梭首先是一位写「压迫在人心里留下什么」的心理学家〔待核〕。

回应：这是本书遇到的最硬的一刀，要收窄。

导读里写过推翻条件二：如果卢梭写的「等不得、不许写、无土」，是他替现代人诊断出的病，而不是他开出的药，判词要收窄。

本书查过：他写得最好的那些地方——预支童年之可怜（第 15 章），想象把欲望撑大（第 17 章），活在别人的意见里（第 31 章），存下的口粮逼人流汗（第 32 章）——首先确实是诊断，而且诊断得极准。什克拉在这里是对的。

可是，另一些地方，是他明明白白开出的药：「立刻」成为一个公共的我（第 16 章）；「只让孩子依赖物」「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第 13、23 章）；公民之间最好不交流（第 33 章）；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彻底越好（第 34 章）；「无可争辩的规则」（第 42 章）。这些不是尺子，是规则。

收窄：本书的判词，同时是对他的诊断和他的处方下的。诊断那一半，本书认——他看见的病是真的；处方那一半，本书不改——三个母题正落在处方上。 这一条登入「本书

自认最弱处」：如果能证明上面那几处处方，在他的语境里也只是「尺子」，判词还要再收一次。

◆ 五、诺伊豪瑟与登特：自尊可以是健康的

英美近几十年的一批研究者，最有名的是诺伊豪瑟（2008）和登特，提出了一个很有分量的读法：卢梭并不认为自尊——总拿自己和别人比、要别人看得起自己的那份心——天生就坏；它有「发炎」的形态，也有健康的形态；《爱弥儿》第四卷的全部工作，就是教育它，让它长成健康的样子〔待核〕。

这一条，卢梭有原话。《爱弥儿》第四卷写：把自爱扩展到别人身上，它就变成了德性〔核〕。又写：为了不让怜悯退化成软弱，必须把它普遍化，扩展到全人类〔核〕。

回应：认，而且要公开收窄第 44 章的一句。　第 44 章写「卢梭护住，孟子养大」。读到第四卷这一句——「把自爱扩展到别人身上」——这句话下宽了。第四卷里，卢梭确实有一条「扩而充之」的路，和孟子相近。本书收窄为：在爱弥儿的少年期以前，卢梭护住；到了第四卷，他也要养大——可是养的方式，仍然是老师一手安排、按年龄的钟来开始的。

还有一处，必须一起记下。同一段里，他写：理性和自爱，迫使我们爱人类，甚至胜过爱我们的邻人〔核〕。怜悯要扩展到「全人类」，而不是一天一天长在「邻人」身上。第 38 章说，他没有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土——一个邻人，正是一片自己长出来的土；全人类，是一片不必和任何具体的人一起过日子的土。他在这里养大的，是一份不经过邻人的爱。 第三个母题，在他最接近孟子的地方，还在。

◆ 六、斯塔罗宾斯基：他要的不是没有关系，是透明的关系

瑞士的斯塔罗宾斯基在《透明与障碍》（1957）里说：卢梭一生追求的，不是没有人的世界，而是心与心之间没有遮挡、一眼就能看透的关系；他恨的是遮挡——面具、礼节、文字、金钱、一切中间的东西〔待核〕。

回应：认，而且这一刀正好帮本书补上一块。　　斯塔罗宾斯基说他恨「中间的东西」，本书说他「等不得」——是一件事的两面。一段关系里的中间物——一句客气话、一次没说透的误会、一年一年慢慢熟起来的过程——正是要等的那一段。他要心与心一下子就透明，就是不愿意等这一段。第 3 章那条丝带、第 7 章和休谟的决裂，都是他在「看不透」面前等不了。

◆ 七、德里达：自然本身有一个洞

本系列德里达卷第 14、21 章，已经把德里达的那一刀讲过：卢梭说教育、文字是对自然的「补充」；可需要补，就说明自然本身有一个洞；补充不是后来可有可无的东西，是让自然能成为自然的条件。

回应：接着判，不改判。　本书给这个洞一个名字：那就是被揭掉的土。自然人之所以需要教育、文字、制度去「补」，是因为卢梭先把人身上那片自己长出来的土揭掉了。补充，就是土在卢梭的书里换了一个名字回来。

◆ 八、挨打的账

六位辩护人，结果是：

认两处：他不要回森林（卢梭自己）；他恨的是中间物，不是关系（斯塔罗宾斯基）。

收窄两处：判词同时下在诊断和处方上，诊断那一半认（什克拉）；第 44 章「卢梭护住」一句下宽，第四卷有扩充之路（诺伊豪瑟、登特）。

站住两处：自由即服从自立之法，没有挡住「不许写」（卡西尔）；补充就是回来的土（德里达）。

无一推翻。 本书把两处收窄，登入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

带走的话

六位辩护人替卢梭说足了话：认两处，收窄两处，站住两处，无一推翻——最硬的一刀是什克拉，本书据此承认：他写的病是真的，三个母题落在他开的药上。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总解构第一步：挨打，收窄两处。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请辩护人，就是在自己的判词前面，缠着等一回。

第 48 章

判词完整版与三方程对账

◆ 一、判词完整版

全书的判词，在前言里第一次亮相：

> 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等不得，也不许被写。

现在给出它的完整版。

> 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你的自尊、你的口味、你对财产的看法、你那颗等着别人夸的心，都是一群人一代一代写在你身上的；写进去的，拔不掉。
>
> 于是他把土整片揭掉，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
>
> 等不得：混沌一来就立约，张力一来就缩欲，纠缠一来就问心；他会等的，只是一只把地空着的钟。
>
> 也不许被写：习惯是恶，第二天性是顶替，善是出厂就有的，公意总是对的；他留下的修订，只是一个整套留拆的开关。
>
> 他没有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土；而那只替人摆好一切的手，他藏了起来。

◆ 二、三方程逐式对账

本系列给每一位哲学家做一次三方程体检。卢梭的三式如下。

第一式：形状＝F（路，土）。 在卢梭那里：土取空了（无 E），路只剩「立刻」那一下（不能等待），于是形状只能是出厂的那一份——他叫它天性、自然、最初冲动。第

一式写出了一半：他看见形状是被写的（《忏悔录》全书），却在学说里让好的形状只由出厂决定。

第二式：路＝G（形状，土）。　路是形状和土一起走出来的：土提出要求，人就要忍、要等、要一步一步走。在卢梭那里：土不提要求，就不必忍；第一拍被删掉。第二式被截掉了前一拍：路只剩第二拍——立约、缩欲、问心。

第三式：土＝H（形状，路）。　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改写那片土。卢梭把这一式看得比谁都清楚——「根扎深了就拔不出来」「习惯成了第二天性」「母亲后来因为习惯而疼孩子」——然后拒绝了它。**第三式被看见、被写出、被拒绝**。

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的体检是：后期第一式写出，第二式一半，第三式被拒。卢梭的体检和它同构，只是方向相反：维特根斯坦是走到门口没进去；卢梭是看见了门里的一切，然后把门关上。

◆ 三、五条判决的总账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	主场	验收
一 · 无土	看见土在写人	揭掉自己长出来的土，只认出厂的与设计的	第六编	成立；收窄为「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第 38 章）
二 · 等不得	看见混沌、张力、纠缠	一碰到就跳到第二拍	第四编	成立；收窄为「能等一只钟，等不了一团张力」（第 19 章）
三 · 不许写	看见习惯成第二天性	判第二天性为恶；公意总是对的	第五编	成立；收窄为「只留一个整套留拆的开关」（第 27 章）
四 · 藏手	看见教育和立法都离不开一只手	把手藏进物、藏到神的名下	第七编	部分收窄：全书最后一页，爱弥儿改写了一处安排（第 40 章）
五 · 两副尺	拆了原罪，恶有入口	善立成出厂的；对苏菲把习惯收作天性	第五、七编	成立；两处物证（第 26、41 章）

◆ 四、三条推翻条件的报账

导读写过三条推翻条件。报账如下。

条件一（有一处让被教的人看见那只手、并有权一点一点改写它）：部分坐实。《爱弥儿》最后一页，爱弥儿说：上帝不许我让你像教育父亲那样去教育儿子，我要自己教（第 40 章）。可他同时请老师「指点我们、管着我们」。判决四据此收窄。

条件二（三个母题只是诊断，不是处方）：部分坐实。　什克拉的读法，在诊断那一半上成立（第 47 章）。判词据此收窄为：同时下在诊断和处方上，三个母题落在处方上。

条件三（两副尺的物证在原文里核不到）：未坐实。　　据英译核到「『别人会怎么想』，是男人德性的坟墓，却是女人德性的宝座」；法文原句待核（第 41 章）。

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三条里，两条部分坐实，本书都公开收窄了；没有一条把判词推倒。

◆ 五、与本系列前卷对账

本书开卷时说过，卢梭在本系列十二处露过脸，本书一处也不推翻，只接着判。现在对一次账：

洛克卷第 49、50 章（三张自然状态图都是「没有子宫的起点」）：本书第 31 章接住——卢梭写出了子宫以后的那一段（喂奶、习惯、亲切），然后切断；第 38 章据此收窄为「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

霍布斯卷第 43 章（撬开「读你自己」；两只新盖子：本来就好的自然人、一次结成的公意）：本书第 26、27 章接住——两只盖子同出一根：恶写成发生，善写成发现；公意总是对的。

巴迪欧卷第 40 章（公意是政治的类性，几乎没差）：本书第 16、27、33 章接住，不改判；只加一句：一个真正的「我们」，是在说话里长出来的。

德里达卷第 14、21 章（危险的增补）：本书第 47 章接住，给「洞」起名为被揭掉的土。

休谟卷第 9 章（快照读因果）：本书第 7 章接住，读作「等不得」在人际上的样子。

康德卷（「卢梭纠正了我」）、黑格尔卷（中间没有市民社会）、奥古斯丁卷（换听者）、莱布尼兹卷（里斯本来信）、加缪卷（制宪悖论）、罗尔斯卷、第 200 号：本书第 20、26、34 章与第一编各处接住，均不改判。

本书唯一改动：本书第 44 章「卢梭护住、孟子养大」一句，已在第 47 章公开收窄。这是本书改自己，不是改前卷。

◆ 六、一句话索引

本系列有一个做法：给每一章配一句话，读者只看这份索引，就能读到全书的判断（见附录十三）。全书的判断，压成一句：

他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揭掉了土；一个揭掉了土的人，等不得，也不许被写；可他的思想，是靠后人一次次改写他，才活到了今天。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读完这一章，问了自己一个问题：那七条口述最后收成的三个词，能不能拿来量一量别的人？

可以。本书第 12 章那一句——他剪断的，是环开始回写的那一格——可以拿去量任何一种「一步到位」的主张：一个新领导上任第一天推翻一切，一位家长说「从今天起我们家彻底改」，一个人说「我要做回真实的自己」。三个问题：它等不等？它许不许写？它站在一片自己长出来的土上吗？

> 带走的话
>
> 判词的完整版：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等不得，也不许被写；他没有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土，而那只摆好一切的手，他藏了起来。三方程上：第一式写出一半，第二式截掉前一拍，第三式被看见、被写出、被拒绝。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五条判决验收：四条成立并各收窄一处，一条部分收窄；三条推翻条件，两条部分坐实。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一本书的判词，也要在六位辩护人、三条推翻条件前面缠着等过，才站得住。

第 49 章

一个根，三根梁

◆ 一、一个根

一座房子，要先找承重的根。卢梭这座房子的根，本书在第 12 章就找到了：他剪断的，是那个会回头写人的环——在环开始回写的那一格。

积—忍—转—放—再写回去。他看见了环上的每一格，用上了「发酵」这个词；然后，在每个人开始注意别人、也希望被别人注意的那一刻，下了剪刀。

从这一剪，长出三根梁。

◆ 二、第一根梁：新坛子——换成老坛子

第一根梁是无土：人要站在一片没被写过的地方。

它在他的书里的样子：自然人没有家、没有语言，母子相见不相识（第 31 章）；公民之间最好不交流（第 33 章）；立法者把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彻底越好（第 34 章）；爱弥儿一个老师、一个孩子，远离人群。

替换物：老坛子。　一只用了几十年、换过两次、坏过一次、从邻居家舀过一碗水的坛子。土不是新的，也不是神圣的；是用出来的。第 37 章说过，一片好的土有两层：设计的一层，长出来的一层；而且设计的那一层，也要能被长出来的那一层改。

◆ 三、第二根梁：当天就捞——换成等几天

第二根梁是等不得：张力、混沌、纠缠一来，就跳到第二拍。

它在他的书里的样子：一次行为，「立刻」成为一个公共的我（第 16 章）；幸福是欲望等于能力，缝一冒头就合上（第 17 章）；哲学家让疑惑成倍增加，于是跟随内心之光（第 18 章）。

替换物：等几天。 不是等日历上的第七天，是陪着坛子里的东西缠够——每天掀开盖子闻一闻，有白花就捞掉。第 22 章那一句：空着等，是等一只钟；缠着等，是陪一坛菜。第 44 章孟子那一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 四、第三根梁：倒掉老水——换成留老水

第三根梁是不许写：长出来的东西不许沉回去改人。

它在他的书里的样子：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第 23 章）；第二天性顶替真天性（第 24 章）；善是出厂就有的，恶才有入口（第 26 章）；公意总是对的，修订只是一个开关（第 27 章）。

替换物：留老水。 奶奶每年过年前，倒一半，留一半：留一半是留味道，清一半是去掉坏的（第 30 章）。老盐水是味道，不是污染。

◆ 五、总比喻的错处，对上了三根梁

导论说过，总比喻「一只新坛子」错三处，要正好对上他体系的三根梁。现在对一对：

坛子不可能是新的——人一出生就在一片土里，母亲喂奶，后来因为习惯而疼孩子。这对上第一根梁。

菜要等几天才出味——跳过第一拍，什么也长不出来；伊塔尔跟在一个只会跑的孩子后面跑了五年。这对上第二根梁。

老水是味道的来源，不是污染——一个人被写出来的那些「拔不掉」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忏悔录》全书是证据。这对上第三根梁。

三处都对上了。

◆ 六、根上换什么

梁换了，根也要换。卢梭的根是一把剪刀：剪断环。

替换物是环本身：一个一圈一圈转的环——土写厚了，提出要求，人忍住，转出去，放出来，又沉回土里。环会转坏，所以要看着；可因为怕转坏就剪断，就只剩一坛生水。

用意义三律说：环上的每一圈，都是创造、幸福、自由各走一遍三拍——混沌长出新样子，张力转出一股劲，纠缠裁出一条新路。王德生博士立的乘法，自由律等于创造律乘幸福律，缺一即零：卢梭在三律的第一拍上都跳了过去，于是三律都变薄了；它们乘出来的，不是零——他的书里有真的幸福、真的看见——可是很薄。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把这一章的三根梁画成了一张小图，贴在厨房的泡菜坛子旁边：

新坛子 → 老坛子。当天捞 → 等几天。倒掉老水 → 留老水。

奶奶看了，说：「这不就是我天天在做的事吗？」

许岚说：「是啊。可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写了好几本书，说这些都不对。」

奶奶想了想，说：「那他肯定是被一坛坏水伤过。」

> 带走的话
>
> 卢梭的根，是一把剪断回写之环的剪刀；三根梁是无土、等不得、不许写——换成老坛子、等几天、留老水；根上的剪刀，换回那个一圈一圈转的环。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总解构：一个根，三根梁，各有替换；总比喻三处错处对上三根梁。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环，就是一圈一圈地缠着等。

第 50 章

保底、死法，与给 SDE 写死法

◆ 一、保底合表

本系列的规矩：每一处批评，都要说清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本书各章散落的保底，收成一张表：

章	他在什么条件下完全对
第 2 章	一片只会伤人、又无法改变的土，离开是一条活路
第 3 章	在一屋子眼睛前面，孩子第一句话多半为了不丢脸；把他带到一边，是对的
第 15 章	拿童年预支一个说不准的将来，是可怜的预见
第 17 章	张力小到当下就能化开时，随即转换就是不记仇、不内耗
第 20 章	在最后一级到来以前，偏爱野蛮状态「不算太错」（康德语）
第 23 章	离不了的习惯，确实在需要之外加上了新需要
第 30 章	一坛坏了的老水，要清掉那一半沉渣
第 32 章	当忍出来、流汗种出来的东西全被别人拿走，他说「奴役和苦难与庄稼一起发芽」，一字不错
第 33 章	小团体把「我们」捂在里面时，投票就成了团伙的投票

九条，可以压成一个条件：

当土是坏的，而且写它的那只手不在自己手里、也改不动它的时候——卢梭的三个母题全部成立：不必等，因为等来的是更深的伤；不许写，因为写进来的都是坏的；揭掉土，因为那片土不会变好。

他的体系，是这个条件下的极限情形。一个一生被坏水泡着、又没有一次能改写那片水的人，这样想，是对的。

他错在把这个条件下的结论，当成了一切土的结论。　　他没有写另一种土：土会变好，写的手可以是自己的，等来的是老练、不是伤。

◆ 二、病根，一句话

第 14 章列过四条病根：一个被人写伤了一辈子的人；一座想出来的日内瓦、一个一次立定的斯巴达；一个只知道堆积的时代；一片唯一养过他、最后也换掉他的好土。

压成一句话：他那片土里，只长出过伤人的回写，和一次被换掉的好回写；所以他不信回写。

按本系列的纪律，这句话只撤免检，不判真伪。知道了他为什么这样想，不等于证明他想错；只是说，「从不说谎的自然」那一句，不能再免检——那不是自然告诉他的，是他一生的土告诉他的。

◆ 三、死法诊断

本系列给每一个体系下死法诊断：单维死，路径死，回写死，封顶死，无死法死。

主死法：回写死。　一个体系如果拒绝长出来的东西沉回来改写它自己，它就学不会。卢梭的公意「总是对的」，良心「从不欺骗」，自然「从不说谎」——这个体系里，没有一个座位，能对它说「你错了」然后让它一点一点改。

次死法：封顶死。「无可争辩的规则」（第 42 章），是一个封了顶的起点。

那么，它是不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第三卷第 18 章那个开关，让它可以被整套撤销——它会死；可它只会整套死，不会一点一点死、一点一点活。

可是，他的思想，活下来了。　活得极好：康德接走了「服从自立之法」；裴斯泰洛齐、蒙台梭利、杜威接走了「孩子不是小大人」「让物来教」；马克思接走了「汗水长出来的被别人拿走」；罗尔斯接走了契约；每一个说「做回真实的自己」的人，都接走了一点他。

这些人每一个，都改写了他：康德把「自然」换成了理性，蒙台梭利把「护住」换成了「一遍一遍地做」，杜威把「天性给出目的」换成了「社会媒介」。**一个拒绝回写的体系，是靠别人一次一次的回写活下来的。**　本系列尼采卷、斯宾诺莎卷都有同样的判

法：体系死了，思想靠后人的回写活着。卢梭是这一类里最动人的一个，因为他拒绝的，正是救了他的那样东西。

◆ 四、SDE 要向他学什么

本系列的规矩：离 SDE 越近的人，越要写清 SDE 要向他学什么。卢梭在好几处，比 SDE 说得更细：

学他看坏土的眼光。 SDE 讲土，容易讲成「土都在养人」。卢梭提醒：土会伤人，会把人写坏，而且写坏的地方拔不掉。第 32 章那张保底：汗水可能全被别人拿走。SDE 讲回写，要把这一种一起写进去。

学他那句「活在别人的意见里」。 SDE 讲「我们」，讲人在关系里长；卢梭提醒：关系里也长出了一整片只为被看见而活的东西。一个「我们」，可能长成一个把人淹没的屋子。

学他反对预支。 SDE 讲「缠着等」，要防它被人读成「现在苦一点，将来就好了」。卢梭第 15 章那一句，是 SDE 最好的护栏：等，是陪着一件正在长的事；不是拿今天去换一个说不准的明天。

学他那种只是在着的幸福。 月光下站大半夜的野孩子，湖上小船里的卢梭。SDE 讲三律，讲得多的是长、是积、是转；卢梭写出了一种不长、不积、只是在着的幸福。它是真的。

◆ 五、分界线

离他最近的几位，本书各画一条线，写明本书在哪里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

德里达：自然本身有一个洞，需要补充。本书多走的一步：给这个洞起了一个名字——被揭掉的、自己长出来的土。

斯塔罗宾斯基：他恨一切中间物，要心与心透明。本书多走的一步：把「恨中间物」读成「等不得」，并放到意义三律的三个第一拍上逐一落实〔斯塔罗宾斯基原书待核〕。

杜威：天性给出条件，不给出目的；社会媒介引导生长。本书在这一处，几乎没有比杜威多说什么；多出的，只是把它放进三个方程的第一、三式。

伯克、康德：一个补了回写，一个补了等待。本书多走的一步：把他们各自的零也量了——一坛不许问的老水，一个写好的终点。

孟子、保罗、佛教：本书没有比这三条古老的路多说一句「等」和「写」的道理；多出的，只是用同一把尺量了四边的零。

◆ 六、给 SDE 写死法

最后，刀要转向本书自己。本系列的总原则说：今天的解构者，会悄悄把自己的发生立成新的发现，留给明天去批判。本书也在这台机器里。

本书在以下几种情况下算错：

第一种：缠着等，只是有好土的人的特权。　如果能证明：对一个站在坏土上、又改不动那片土的人，「等」「忍」「让它长」，在大多数情况下长出来的是怨恨和麻木，而不是老练——那么本书给卢梭的替换物，在那些地方是错的；在那些地方，卢梭是对的，本书是一种劝人忍受的说教。本书第 43 章说，保罗的链能走通，靠的是身边有一片接得住人的土；如果这片土不在，本书就没有资格劝人等。

第二种：有些回写，写坏了就改不回来。　本书常说「写坏了还能再写」。如果证据表明，某些早年的伤、某些长期的剥夺，一旦写进去，后来的土几乎改不动它，那么本书的乐观就下宽了；卢梭那句「根扎深了就拔不出来」，比本书更接近真相。

第三种：「发生」和「发现」这一对区分本身，也是一块石头。　本系列否定序列清点过：这对区分，是 SDE 至今没被追问的立足点之一。本书把卢梭的善判为「立成了发现」，用的正是这把尺；谁给这把尺写出它自己的来历，谁就能把本书也拆开。

本书不宣布这本书是对卢梭的最后判决。这本书自己，也是一张快照；它被下一个人一点一点改写，才算走完了它的环。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写这本书的读书笔记，写到最后一页，加了一句：

「卢梭说对了一件事：有的水，是坏的，不能硬泡。可他忘了，坏水也能换，换一碗邻居家的。」

然后她又加了一句：

「可要是整条街都没有一碗好水呢？」

她没有写答案。

> **带走的话**
>
> 保底合成一个条件：当土是坏的、写它的手不在自己手里时，卢梭三个母题全部成立；主死法是回写死——而他的思想，恰恰是靠后人一次次回写活下来的。本书也在这台机器里：如果缠着等只是有好土的人的特权，本书就错了。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总解构收束：保底、病根、死法、向他学、分界、给 SDE 写死法，六件齐。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如果整条街都没有一碗好水，「等」要怎样写——这一问，留给下一个人。

第 十 编

身后：谁撬了他哪一只盖子

编　序

这一编三章，写卢梭身后的人。

本系列的规矩：身后编是总原则里「悖论」那一半的账——他把自己的发生立成了发现以后，明天的人怎样学它、批它。每人只问一件事：他撬开了卢梭哪一只盖子，接住了哪一维，自己又焊上了什么；再按四种结局归类——跃迁（撬开了，往前走了一大步）、内卷（在同一只盖子下面越分越细）、轮回（同一场争论隔几代重来一次）、耗散（接过去以后散掉了）。

第 51 章写三个直接接过他的政治遗产的人：康德、罗伯斯庇尔、黑格尔，加上两位二十世纪的批评者。第 52 章写一条一百五十年的教育家谱：伊塔尔、塞甘、蒙台梭利。第 53 章写到中国。

本编要记住第 50 章的那句话：一个拒绝回写的体系，是靠别人一次一次的回写活下来的。

第 51 章

一个要他等，一个替他没等，一个给他加了盖

◆ 一、康德：把磐石搬进理性

第 20 章写过康德和卢梭的一段缘分：卢梭纠正了我，我学会了尊重人。这一章看康德从卢梭那里接走了什么。

他接走的，是《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八章的那一句：服从自己为自己订立的法，就是自由〔核〕。二十多年后，康德把它变成了他整个道德哲学的核心：自律——意志给自己立法，一个理性的人服从的，只是他自己作为理性存在者所立的普遍法则〔据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待核〕。

康德撬开了卢梭哪一只盖子？「自然」那一只。卢梭的善，放在自然里——最初的冲动永远是对的。康德把它搬了家：善不在最初的冲动里，冲动恰恰要被管住；善在理性给自己立的法里。

第 20 章还记过康德的另一面：他感谢竞争的虚荣和占有欲，说它们是人类才能的发动机；他说卢梭偏爱野蛮状态，在最后一级到来以前「不算太错」〔核〕。卢梭剪断的那个环——积、忍、转、放、再写回去——康德接上了，而且说，那一段苦，正是人往上爬的力气。

归类：跃迁。　　可是本系列康德卷判过：他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了。卢梭那块「出厂就对的善」，到了康德手里没有被拆掉，只是换了一个住址：从最初的冲动，搬进了理性的先天法则。换址，没有拆。

◆ 二、罗伯斯庇尔：替他没等

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许多人把卢梭当作精神上的父亲。罗伯斯庇尔年轻时写过一篇献给卢梭亡灵的文字，称他为「神圣的人」〔待核〕。

1794 年，罗伯斯庇尔主持了一场「最高主宰节」，在巴黎举行盛大的典礼，要全国人民崇拜一位「最高主宰」〔待核〕。

这件事，在卢梭书里有一个很近的出处。《社会契约论》最后一章「论公民宗教」写：有一种纯粹公民的信仰宣言，它的条款由主权者规定——不完全作为宗教的教条，而作为社会性的感情，没有这些感情，一个人就不可能是好公民、忠实的臣民。主权者不能强迫任何人信这些条款，但可以把不信的人驱逐出国家——不是因为他不敬神，而是因为他是反社会的。如果有人公开承认了这些条款，行为上却好像不信，那就应该处以死刑：他犯了最大的罪，在法律面前撒谎。公民宗教的条款，应当简单、条目少、措辞精确，不加解释，也不加注释〔核〕。

请看最后那几个字：不加解释，不加注释。一套不许注释的条款——这是第二个母题「不许写」在信仰上的样子。

罗伯斯庇尔接走了什么？他接走了卢梭的处方，而且把它「立刻」做了出来：一次立约，一个公共的我，一套不许注释的公民宗教，一个总是对的公意。本书第 34 章引过黑格尔的判断：从纯思想「从头」重建，结局是恐怖。

公道地说：恐怖不能全算在卢梭头上。卢梭自己在第二卷第八章说过，革命只能在极少数时候让一个民族重生；他也说过，一个民族的成熟期如果被提前，事情就会失败（第 34 章）。罗伯斯庇尔没有读这几句，或者读了没有听。

归类：耗散。　卢梭那三个母题的处方，在一场最急的革命里被一次用完，又在一年之内把用它的人一起烧掉了。

◆ 三、黑格尔：给他加了盖

第 34 章已经引过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 258 节的判断。这里只补一件事：黑格尔撬开了卢梭哪一只盖子？

「无土」那一只。卢梭从自然状态一步跳进国家，中间什么也没有（本系列黑格尔卷语）。黑格尔在家庭和国家之间，放进了「市民社会」——市场、劳动、交换、职业、

同业公会——一片人和人一天一天打交道、自己长出来的土。本系列黑格尔卷说，这是《法哲学原理》里最有原创性的部分。

这一步，正好补上了卢梭最缺的那一块：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

可是，本系列黑格尔卷也判过：黑格尔给回写加了一个盖子，而且只准朝后——历史走到他那里，就算走完了。

归类：跃迁（带盖）。

◆ 四、马克思：把汗水的账接过去

还有一个人，接走的是卢梭最锋利的那一段诊断。

第 32 章说过：卢梭写「存够两人的口粮—劳动不可少—额头的汗水—奴役和苦难与庄稼一起发芽」，是他离 SDE 最近的地方之一；本书给它的保底是：当汗水长出来的东西被别人拿走时，他的判决一字不错。

马克思接走的，正是这一段。1843 年，年轻的马克思写《论犹太人问题》，还专门引了《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七章立法者那一段——敢于为一个民族创立制度的人，应当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人性，把每一个孤立的个人，改造成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拿它来说明，政治上的人，是一种被抽象出来的人〔待核〕。本系列马克思卷、马哲卷都写过：劳动创造的东西，没有回到劳动者手里。

马克思撬开了卢梭哪一只盖子？「自然」那一只：他不再说有一个本来的好人被社会弄坏，他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本系列霍布斯卷第 8 章引过）。在「无土」这一维上，这是一次大跃迁：土回来了，而且整个人都是土长的。

可本系列马哲卷也判过他的零：先动权判给了一维。

归类：跃迁。

◆ 五、两位二十世纪的批评者

二十世纪，有两位批评者，把「迫使他自由」那一句（第 33 章）拿出来反复敲。

一位是伯林。他在一篇讲「两种自由」的著名演讲里区分：一种自由，是别人不来干涉我；另一种，是我做自己的主人。他说，后一种自由一旦被说成「真正的自我」「更高的自我」的自由，就可能被用来强迫一个人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为了他的自由，强迫他〔据伯林《两种自由概念》，1958，待核〕。

另一位是塔尔蒙，他写了一本书，把一种「极权主义的民主」追溯到十八世纪，卢梭的公意是其中的一条源头〔据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2，待核〕。

归类：顺流刃——后人拆前人。本书对他们的回应，只有一句：他们看见了「迫使他自由」的危险，这是真的；本书在第 33 章多走的一步，是把这句话放回第三个母题——一个异议者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片可以站的土：不能和人商量，不能结成小团体，他的不同意见只能被读成「还没看清公意」。

◆ 六、放回日子里

许岚公司的老板很推崇一句话：「员工的真正利益，就是公司的利益。」有一次，他用这句话，把一个想调岗的员工留了下来：「你现在想走，是没看清自己真正要什么。」

许岚想起第 33 章那句「迫使他自由」。她没有在会上说什么，会后去找了那个员工，问他：「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想想。」

一个小练习：下一次有人对你说「你真正要的其实是……」，停一下，问：说这句话的人，是在陪我一起想，还是在替我决定？

> 带走的话
>
> 康德把卢梭「出厂就对的善」搬进了理性，又接上了他剪断的环；罗伯斯庇尔把他的处方立刻做了出来，一年之内连人一起烧掉；黑格尔补上了他最缺的那片自己长出来的土，又给它加了一个盖。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身后：康德跃迁（换址未拆），罗伯斯庇尔耗散，黑格尔跃迁（带盖），伯林与塔尔蒙顺流刃。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罗伯斯庇尔替他没等；康德要人缠着爬，却说终点早定。

第 52 章

一条一百五十年的家谱：伊塔尔、塞甘、蒙台梭利

◆ 一、一条家谱

第 35 章写过阿韦龙的野孩子；第 21、29、37 章写过蒙台梭利的教室。这一章把两头接起来，看中间那一百多年。

这是一条很特别的家谱：每一代，都改写了上一代；而正是这一代一代的改写，让卢梭那句「让物来教」活了下来。

◆ 二、伊塔尔：从反对卢梭开始

蒙台梭利在《蒙台梭利方法》（1912）里写：伊塔尔是皮内尔的学生，是第一个像医院里观察病人那样观察学生的教育者；他照管那个阿韦龙的野孩子多年〔蒙台梭利书中说「八年」；一般记载他系统施教约五年，待核〕，把原来用在听觉训练上的方法，扩展到所有感官的训练上〔核〕。

第 35 章说过：伊塔尔一开始，是站在卢梭对面的——他相信教育的万能，反对「出自造物主之手都是好的」那一句。可是，他实际的做法，又处处带着卢梭：跟着孩子的节奏，不硬拽；用新生活的魅力，一点一点把孩子吸引过来；让老师去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老师（第 35 章）〔核〕。

伊塔尔撬开了卢梭的哪一只盖子？「本来就好」那一只。　他面对一个真的几乎没被人写过的孩子，发现本来的样子并不好——没有语言，不会和人过日子。于是他去写：一天一天，给这个孩子长一层土。

◆ 三、塞甘：把一个人的实验，变成一套方法

蒙台梭利接着写：给有缺陷的孩子建立一套真正完整的教育体系，功劳属于塞甘。他以伊塔尔的经验为起点，在巴黎一所小学校里，用十年时间应用、修改、补全这些方

法；1846 年出版了一本六百多页的书；后来移居美国，又积累了二十年经验，出了第二版，给他的方法起名叫「生理学方法」〔核，年份待核〕。

塞甘接住了哪一维？路。　伊塔尔那一次五年的实验，被他变成了一套可以一步一步走、一代一代传的方法。一个人的回写，沉下去，成了下一代人的土。

◆ 四、蒙台梭利：从有缺陷的孩子，到所有孩子

蒙台梭利在同一处写她自己：她在精神病诊所当助手时，读了塞甘的法文书；后来走遍伦敦、巴黎的特殊学校，想找他的英文版；她在巴黎的比塞特尔看到，那里用的是塞甘的教具，而不是他的方法——老师们照着条文一字一字地做，教学纯粹是机械的〔核〕。

请记住这一句，它是本章最要紧的一句：**教具留下来了，方法死了；因为人们照着条文，一字一字地做**。

然后，她在罗马用两年教有缺陷的孩子，照着塞甘的书，也从伊塔尔的实验里得了很多帮助，自己动手做了大量教具〔核〕。再后来，她想：这套东西，用在正常的孩子身上会怎样？1907 年，儿童之家开门〔待核〕。

蒙台梭利接住了哪一维？土。　她把一套为少数孩子准备的方法，放进了一间有一群孩子的教室——设计的土，加上长的土（第 37 章）。

◆ 五、这条家谱本身，就是一次回写

把这条家谱摊开：

卢梭说：让物来教，孩子本来是好的，别把他弄坏。

伊塔尔说：本来的样子并不好——可「跟着孩子、用魅力吸引」这一套，是对的。

塞甘说：把这一次实验，变成一套一步一步走的方法。

蒙台梭利说：方法被人照着条文做，就死了；要放进一间有一群孩子的教室，要一边观察一边等。

每一代，都拿走了上一代看见的，扔掉了上一代关上的。本系列奥古斯丁卷立过一条规矩：看后人一次一次扔掉的是什么，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那一样，才是他真正的发明。

卢梭这条线上，一次一次留下来的，是：跟着孩子的节奏，让孩子在物里自己发现。 一次一次被扔掉的，是：孩子本来就好，只要别弄坏。

而蒙台梭利在比塞特尔看见的那件事——教具还在，方法死了，因为人们照着条文一字一字地做——正是第二个母题「不许写」的结局：一样东西一旦不许被改写，它就只剩一具壳。卢梭的「让物来教」，是靠这三代人一次次改写它，才没有变成一具壳。

归类：伊塔尔回流刃（拿卢梭的方法反卢梭的前提）；塞甘内卷中的跃迁；蒙台梭利跃迁。

◆ 六、一百多年以后，比塞特尔又回来了

蒙台梭利在比塞特尔看到的那件事——教具还在，方法死了，因为人们照着条文一字一字地做——一百多年后，又回来了。

今天到处都是挂着「蒙氏」牌子的幼儿园。有的，教具一应俱全，每一件都按手册的顺序、手册的动作教，孩子一拿错，老师马上示范「正确」的做法。这就是比塞特尔：教具是蒙台梭利的，方法却是卢梭那只藏起来的手——一切都事先安排好，孩子只能照做。

蒙台梭利自己最怕的，就是这个。她给老师的座右铭，是「一边观察，一边等」（第 21 章）。一个只会照着手册示范的老师，没有在等，也没有在看。

一样好东西，一旦被照着条文一字一字地做，就不许它再被改写了；于是它从一条活的家谱，变回一具壳。 这是第二个母题，在卢梭的后人身上，又一次应验。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给禾禾选幼儿园时，看了三家「蒙氏园」。

第一家，教具一应俱全，每一样都摆得整整齐齐；可老师站在旁边，孩子一拿错，就马上纠正：「不是这样，是这样。」第二家，教具少一些，老师大多数时候坐在角落里，看着，记着。第三家，教具更少，可有一面墙上贴满了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新玩法。

许岚选了第三家。她说：第一家，是比塞特尔。

一个小练习：看一看你身边一样「照着做」的好方法——一本育儿书、一套学习法、一个工作流程。问自己：我是在照着条文一字一字地做，还是在用它、改它？

> **带走的话**
>
> 伊塔尔拿卢梭的方法反卢梭的前提，塞甘把一次实验变成一套方法，蒙台梭利把它放进一群孩子中间——卢梭的「让物来教」，是靠这三代人一次次改写它才活下来的；照着条文一字一字地做，教具还在，方法就死了。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身后：一条一百五十年的回写家谱；留下的是「跟着孩子」，扔掉的是「本来就好」。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伊塔尔五年，塞甘十年加二十年，蒙台梭利一辈子：一代一代地缠着等。

第 53 章

到中国

◆ 一、一个名字，怎样走进中国

卢梭这个名字，是在清末走进中国的。本章写的年份与书名，都取通行的说法，逐条标〔待核〕，待查原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的《社会契约论》先从日本转译过来，最早的译名叫《民约论》〔待核〕。梁启超在流亡日本的年月里，写文章介绍这位「卢梭」，把「天赋人权」「民约」这些词带进了中文〔待核〕。刘师培写了一部《中国民约精义》，从中国的古书里一条一条找和卢梭相通的话〔1903 年，待核〕。邹容的《革命军》，把卢梭列在他最敬仰的人里面〔待核〕。

那一代人从卢梭那里接走的，主要是一个念头：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的约定，不是来自天命、不是来自一家一姓。在一个几千年讲「天命」的土上，这个念头是一次地震。

后来，更完整的译本一本一本出来：《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今天中国读者手里的，大多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译本〔译者与年份待核〕。

◆ 二、两场一再重来的争论

卢梭在中国，一直在两个地方被读。

一个是政治：人民、公意、契约。这一部分，本书不评论今天的政治，只记下一件历史的事实：卢梭的名字，在中国近代思想里，是和「民权」这两个字一起出现的。

另一个是教育，而且这一场争论，一次一次地重来。

一边说：快乐教育，尊重天性，让孩子自然成长，别拔苗助长。这一边的话，很多都能在《爱弥儿》里找到出处：让童年成熟，不要节省时间，孩子不是小大人（第 19 章）。

另一边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童子功要从小练；输在起跑线上就晚了。这一边的话，很像第 43 章那条被滥用的链：患难生忍耐——只是患难是大人造出来的。

两边吵了几十年，每隔几年就换一个名字重来一次：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快乐教育和「鸡娃」，放养和圈养。

归类：轮回。 同一场争论，隔几年重来一次，每一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卡住。

◆ 三、五四那一代

清末那一代人，从卢梭那里接走了「民约」；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到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又从他那里接走了另一样东西：个人，个性，情感的真实〔待核〕。

《忏悔录》开篇那种「我要把一个人的全部真面目摆在世人面前」的姿态，对一群要冲出旧家庭、旧礼教的年轻人，是一面旗子。本系列奥古斯丁卷说，卢梭把忏悔的听者从上帝换成了公众；到了中国，这个公众，是一群正在写自传、写日记、写书信体小说的年轻人。

这一代人撬开的，是「旧家庭」那一只盖子；接住的，是卢梭的「真实的我」。 一百年后，那句「做回真实的自己」，就是从这里一路传下来的。

◆ 四、它卡在哪里

本书的三个母题，正好能看出这场争论卡在哪里。

「快乐」那一边，接走的是卢梭：别让孩子等，张力一来就化掉；别让孩子被写，别让大人的东西压到孩子身上。它的零，是第 19 章那个「空着等」：护着，不锄。

「吃苦」那一边，接走的是卢梭的反面：让孩子忍，越早越好，越多越好。它的零，是第 15 章卢梭那一句：拿孩子眼前的不幸，去换一个说不准的将来——预支。

两边都没有站到孟子那个「锄草的人」那里：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长（第 44 章）。天天下地，不拔，也不扔。让孩子在一件自己愿意做的事里，缠着等——不是大人造出来的苦，也不是大人拿走的苦，是这件事本身的难。

这场争论之所以轮回，是因为两边吵的都是「要不要苦」，没有人问「这份难，是谁的，长在哪里」。

◆ 五、今天的「做回真实的自己」

还有一个卢梭，在今天的中国活得最旺：不在书里，在一句话里。

「做回真实的自己。」「这才是本来的我。」「别被社会改变了。」

第 24 章说过，这句话底下那个图景——有一个本来的、真的我，被外面的世界盖住了、写坏了——最早、最动人的版本，就是卢梭写的。

它今天在中国这样旺，有它的土：一代人从小被一套又一套的要求写着——考试、排名、工作、房子、婚姻——被写得累了，就想起卢梭那句话：那些都不是真的我。

本书对它的保底，是第 50 章那一条：当写你的那只手不在你手里、你又改不动那片土的时候，这句话是对的，是一次必要的喘息。

本书对它的收窄，是第 24 章那一条：那个「写上去以前」的你，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被写出来的那些，很多就是你。

◆ 六、中国读者这一层

本系列写给中国读者，有一条纪律：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不拿中国去赢西方，也不拿西方去救中国。第八编已经把孟子、佛教放在同一把尺上量过。这一章只再加一句：

卢梭走进中国的一百多年，本身就是一次回写：一个日内瓦人写的书，被翻成日文，再翻成中文，被梁启超那一代人读成民权，被五四那一代人读成个性，被今天的家长读成快乐教育，被今天的年轻人读成「做回自己」。每一代，都改写了他。他在书里不许回写；他在中国，一直在被回写。

◆ 七、放回日子里

许岚和婆婆为禾禾要不要学钢琴，争了一个星期。婆婆说：「孩子就得逼一逼，不逼不成器。」许岚说：「她不喜欢，逼了也没用，让她自然发展。」

最后，是禾禾自己打破了僵局。她在幼儿园里迷上了敲木琴，回家天天敲。许岚和婆婆都没有逼她，也都没有放着不管：婆婆每天听她敲完，说一句「今天比昨天好听」；许岚周末带她去看了一场儿童音乐会。

三个月后，禾禾自己说：「我想学一种能弹很多音的琴。」

一个小练习：下一次家里为「要不要逼孩子」吵起来，换一个问题：这件事里的难，是孩子自己愿意碰的，还是我们替他造的？如果是前一种，陪着；如果是后一种，先停下来。

> 带走的话
>
> 卢梭走进中国一百多年：清末读成民权，今天读成快乐教育和「做回自己」；快乐与吃苦的争论一再轮回，是因为两边都只问要不要苦，没有人问这份难是谁的、长在哪里——而他本人，一直在被中国一代一代地回写。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身后：到中国，民权跃迁，教育之争轮回。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快乐那一边空着等，吃苦那一边预支；锄草的人在中间。

第 十 一 编

AI 时代重读他

编　序

这一编一章。本系列的规矩：AI 一编宁短而准。只问四件事：他的哪一处「发现」被机器做掉了、机器做它的方式其实是哪一种发生；大模型证实或反驳了他的哪一条；器具不再可消以后，他体系的哪一根梁先晃；他那里有没有人和 AI 一起长的先声或反例。

第 54 章

一台什么都立刻答的机器

◆ 一、它最像卢梭的地方

前言说过：今天，人类第一次拥有一台从不等待的机器。你问它任何问题，它几秒钟就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

在「等」这一维上，这台机器是卢梭的理想：张力一来就转换。你一有疑问，它马上化掉；你一有纠缠，它马上替你选一个；你一面对一团乱麻，它马上给你组织成一、二、三。三股劲的第一拍，它都替你跳过去了。

◆ 二、它最不像卢梭的地方

可是，在「土」这一维上，这台机器是卢梭的反面。

它没有「出厂的天性」。它会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人类一代一代写下的文字里长出来的：几千年的书，几十亿人的帖子、对话、争吵、玩笑。它是一坛有史以来最大的老盐水——一坛纯粹由回写熬成的水。卢梭说的「第二天性顶替了真天性」，在它身上走到了尽头：它只有第二天性，没有第一天性。

所以，这台机器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最厚的土，最快的转换**。 它站在人类积下的全部老水上，却在你面前，从不等待。

◆ 三、「发现死亡」：从不说谎的自然，换成了从不犹豫的机器

本系列的两条创新原则，第一条是「发现死亡」：每一个领域里的「发现」，都会遇到机器把它做掉的挑战——而机器做它的方式，其实是发生，不是发现。

卢梭的那块磐石，是「从不说谎的自然」（第 42 章）：有一个不会错的来源，你只要去读它。今天，很多人对 AI 说出了几乎一样的话：「AI 说的」「数据不会说谎」「算

法是客观的」。本系列否定序列给过这个时代的判断：大模型是发生的工业化极限，每一句输出都是从统计里长出来的，社会却正在把它登记成新一代的发现装置。

从不说谎的自然，换成了从不犹豫的机器；都是一个不问来历的来源。 用本系列的三把刀，可以把它显形：查训练集——谁的文字进了这坛水；查目标函数——它在优化什么、牺牲什么；查部署建制——谁有算力，谁定标准。

◆ 四、那只藏起来的手，工业化了

第 40 章引过《爱弥儿》第二卷那段话：让他始终以为自己是主人，而实际上始终是你在做主；他身边的整个环境，不都在你手里吗？他的工作和游戏、快乐和痛苦，不都在他不知不觉中由你控制着吗〔核〕？

把这段话里的「老师」换成「推荐算法」，一个字都不用改。

你以为是你自己选了下一个视频、下一首歌、下一件想买的东西；可你身边的整个环境——你刷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什么排在第一个——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卢梭那只藏起来的手，一次只能安排一个爱弥儿；今天这只手，同时安排着几亿人。

这正是判决四在今天最尖的样子：被安排的人看不见那只手，也就无从改写它。第 40 章那个问禾禾「你猜妈妈是不是让着你」的办法，放在今天，就是一句话：问一问，这一条，是谁摆在我面前的？

◆ 五、一屋子眼睛，工业化了

第 3 章那间都灵的屋子，一屋子人的眼睛，压过了一个少年的良心。第 31 章卢梭那句：社会人只活在别人的意见里。

今天的屋子，大到装得下几亿双眼睛：点赞，评论，转发，粉丝数。卢梭在两百多年前写下的这个诊断，今天比他那个时代准得多。在这一条上，大模型和社交网络证实了他。

◆ 六、它反驳了他哪一条

那么，它反驳了他哪一条?

反驳了「无土」。一台只由老水熬成的机器，能写诗、能讲理、能安慰人——这恰恰说明：人会的那些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是一代一代写出来的土，不是出厂的天性。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说过，大模型证明他停早了；这里可以说：大模型证明，卢梭揭掉的那片土，有多厚、多能养人。

◆ 七、哪一根梁先晃

本系列问：器具不再可消以后，他体系的哪一根梁先晃?

卢梭的器具，是他摆给爱弥儿的「物」：一块地、一个变戏法的人、一片森林。这些物，在他书里是「不带意志」的——所以对人的依赖可以换成对物的依赖。今天，孩子身边最重要的「物」，是一台会说话、会安排、带着一整坛人类意志的机器。「物不带意志」这根梁，最先晃。 当物本身就是一坛人类的回写，「只让孩子依赖物」就不再是「不依赖人」，而是依赖一大群看不见的人。

◆ 八、人和机器一起，能不能缠着等

最后一问：他那里，有没有人与 AI 一起长的先声或反例?

反例很清楚：一个孩子用 AI 写作业，是第 21 章那块圆柱体木板被别人替他一次插好——四十四次一次也没有，回写也就没有。

可也有另一种用法，本书只写成一个可以试的方向，不当结论：让机器不给答案，只给下一步的提示；让它在孩子卡住的时候问一句「你觉得是哪一个放错了」，而不是替他放；让它当那碗「邻居家的老水」——一坛厚土里舀出来的一小碗，放进孩子自己的坛子里，让他自己去养。

这台机器能不能帮人缠着等，而不是替人跳过第一拍——这不取决于机器，取决于用它的人，站在哪一格上。

谁替人等

最后，还有一件事要记下。

卢梭的爱弥儿，身边有一个老师：替他安排好一切，也替他把等待安排好（第 25、40 章）。今天的孩子，身边多了一台机器：它能替他写作文、解数学题、回答一切问题。

两者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都是一只能替孩子跳过第一拍的手。

两者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卢梭的老师，至少还藏着一个意图——他要把爱弥儿养成一个人；今天的机器，没有这个意图，它只是回答。一个替孩子回答一切、却不在乎孩子长成什么的手，比卢梭那只藏起来的手，更需要被看见。

所以本章最后留给家长的，不是「别让孩子用 AI」，而是：那一段第一拍，要有人守着。 守的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一个被用对了的机器——只要它在孩子卡住的时候，不替他放那个圆柱。

◆ 九、放回日子里

禾禾五岁那年，家里的智能音箱成了她最好的朋友。她问什么，它答什么。有一天，她问：「恐龙为什么灭绝了？」音箱马上答了。禾禾听完，就去玩别的了。

第二天，许岚换了一个办法。禾禾问同样的问题，许岚说：「我们先猜一猜，你觉得是为什么？」禾禾猜了三个：「它们吃太多了」「天太冷了」「被更大的恐龙吃了」。然后她们一起去问音箱，听完，禾禾说：「我猜对了一点点！天太冷是对的！」

那一天，她一整个下午都在说恐龙。

一个小练习：下一次你（或你的孩子）想马上问 AI 一个问题时，先用两分钟，自己猜一个答案，写下来。然后再问。对一对，差在哪里。那两分钟，就是你留给自己的第一拍。

带走的话

大模型是一台最厚的土加上最快的转换：在「等」上，它是卢梭的理想；在「土」上，它是卢梭的反面——它证实了「活在别人的意见里」，反驳了「无土」，并让「物不带意志」这根梁最先晃；它能不能帮人缠着等，取决于用它的人站在哪一格上。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AI：证实他的诊断，反驳他的无土；藏手工业化了。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先猜两分钟，再问机器：这是留给自己的第一拍。

第 十 二 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编　序

这一编三章，是全书最想交给读者的东西。

每一章同一个格式：卢梭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用本书的三个母题拆一拆——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哪一维；十个上下的日常场景；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一个小练习。

每一个场景，都要落在卢梭身上：同一个场景，用康德的眼镜看和用卢梭的新坛子看，给出的做法不一样。换一位哲学家还能原样照搬的场景，就是没写到位。

第 55 章是教育，第 56 章是健康，第 57 章是个人事业。健康一章，只谈理解、习惯和与身体相处，不给诊疗与用药的建议。

第 55 章

教育：一坛泡菜怎样养

◆ 一、他在教育上说过、做过什么

卢梭在教育上，留下了三样东西。

一本书：《爱弥儿》。两百多年来，它可能是被最多人读过的一本教育书。「孩子不是小大人」「让童年成熟」「不要节省时间，要浪费时间」「只让孩子依赖物」「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这些话，本书一句一句拆过。

一次失败：里昂那两个没教好的孩子。他自己承认：要是有耐心、有好脾气，也许能教成，可我两样都没有（第 5 章）〔核〕。

一件他自己说出的事：五个孩子，送进了育婴堂（第 6 章）。

本书不拿后两样去推翻第一样。本书只从三样里，各取一个教训：书里有真的看见；失败里有他缺的那一拍——耐心；育婴堂里，有他那个「无土」最真实的样子。

◆ 二、拆一拆：哪些能直接用

能直接用的，有四样，都是他的诊断。

一，孩子不是小大人。　　器官的结构和活动，是一切教学的条件（杜威语，第 36 章）。手还拿不稳笔，不逼他写字；注意力只有五分钟，不让他坐四十分钟。

二，别预支童年。　拿孩子眼前的不幸，去换一个说不准的将来，是可怜的预见（第 15 章）。

三，让物来教，比让人骂好。　　一个孩子在木板前自己看出「放不进」，比大人说「你错了」好得多——他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第 21 章）。

四，别让孩子只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一个人对自己存在的感觉，如果只能从别人的评判里得来，他就一辈子不得安宁（第 31 章）。

◆ 三、要先松开的三维

要先松开的，正是本书的三个母题。

松开「等不得」： 他会的是空着等——把地空着，等一只钟。要换成缠着等：孩子卡在一件自己愿意碰的难事里，大人不拔、不扔，陪着。第 44 章孟子那一句，是全章的钥匙：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松开「不许写」： 他说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要分清两种习惯：拴住人的，和放开人的（第 23 章）。前一种要少，后一种要养。

松开「无土」： 他的爱弥儿一个老师、一个孩子，远离人群。要换成一片有两层的土：大人设计的一层，孩子们自己长的一层；而且设计的那一层，孩子也能改（第 37 章）。

还有一样要松开的，不在三维里，在第四条判决上：别把手藏起来。 该安排的照样安排，只是找合适的时候，让孩子知道那只手在哪里（第 40 章）。

◆ 四、十二个场景

场景一 刷题到深夜的小学生

十岁的阿宁，每天写完学校的作业，还要写三套练习卷，常常到十一点。妈妈说：「现在苦一点，将来就轻松了。」

卢梭会怎么说？他会说：这是预支，是可怜的预见。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对。

SDE 多问一句：这三套卷子里，有没有一道是阿宁自己愿意卡在上面想的？如果每一道都只是在「完成」，那就不是缠着等，只是熬。

明天能做的：把三套卷子砍掉两套；剩下那一套里，让阿宁自己挑一道最难的，不限时，想多久都行；想出来以后，只问一句：「你是在哪一步想通的？」

场景二　二胎家庭的老大

弟弟出生以后，六岁的姐姐开始尿床、说话变回奶声奶气。

卢梭会说：这是比较之心——自尊——长出来了，她在和弟弟比。他看得很准（第 12 章，树下的歌舞）。可他的办法，是不让比较发生：把孩子隔开。

一个家里，隔不开。SDE 的办法是让「比」沉到一个好的地方：给姐姐一件只有她能做的事——每天给弟弟讲一个故事，唱一首奶奶教的歌。比较还在，可她比出来的，是「我能照顾他」。

明天能做的：让老大当一次「老师」，教弟弟一件她会的小事。事后，不夸「你真乖」，说「你教得很清楚」。

场景三　关上的房门

十四岁的儿子，一回家就进房间，关上门。爸爸一敲门，就是一句「干嘛」。

卢梭会怎么说？《爱弥儿》第四卷说，激情醒来的时候到了，要教他德性、教他把自爱扩展到别人（第 47 章）〔核〕。可他的办法，是老师一手安排、按年龄的钟开始。

SDE 会说：一扇关上的门，是一个孩子在长自己的土。别急着推门，也别从此不敲。每天在门口放一杯水、说一句「我在客厅，想聊就出来」——不拔，也不扔。

明天能做的：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只做一件不要求回应的小事。第八天，看门开了多少。

场景四　一位老师和一个「差生」

班上有个孩子，上课总是走神、捣乱。老师说：「这孩子天生就坐不住。」

卢梭会说：没有原罪，每一种恶都有入口，查得到（第 26 章）。在这一点上，他是这位老师最好的老师。

SDE 多问一句：好的那一面，也有入口吗？这个孩子在什么时候能坐住？——也许是修自行车的时候，也许是画画的时候。第 29 章蒙台梭利那句话：孩子的「坏」，常常是手里没有一件能一直做下去的事。

明天能做的：给这个孩子一件能做很久、有点难的事，哪怕和这节课无关。看他在那件事上能待多久。

场景五　错题本

很多孩子有错题本，抄了一本又一本，考试照样错。

卢梭会说：纠错要在物里，不在大人的红叉里。错题本如果只是老师要抄的，它就是「人对人的依赖」。

SDE 会说：错题本是一本账——一次错，沉下去，改下一次。可一本只抄不改的账，就是第 27 章那个没有账本的开关。要让错题本变成回写：每一道错题旁边，孩子自己写一句「我当时是怎么想的」，隔一个星期，再盖住答案做一遍。

明天能做的：从错题本里挑三道，让孩子讲给你听，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做。不评对错，只听。

场景六　用 AI 写作业

十二岁的孩子，作文题一出来，先问 AI。

第 54 章说过：这是一块圆柱体木板，被别人替他一次插好。

明天能做的：规定一个顺序——先自己写一段，哪怕很烂；再问 AI；然后自己改。那一段很烂的初稿，就是他留给自己的第一拍。

场景七　选幼儿园的焦虑

许岚的一个朋友，为孩子选幼儿园，看了十几家，越看越焦虑：蒙氏的、华德福的、双语的、自然教育的。

卢梭会说：选一个最接近自然的，让孩子少被人写。

SDE 会说：没有一家是「没有土」的；每一家都是一片土。要问的不是哪一家最自然，是：这片土，有没有设计的一层，也有没有孩子们自己长的一层？老师是一直在纠正，还是坐在角落里看着、记着（第 52 章）？

明天能做的：去幼儿园看半天，只看一件事：一个孩子卡住的时候，老师在做什么。

场景八　山里的一年

有一对父母，带着七岁的孩子去山里住了一年，说要让孩子「远离城市的污染，回归自然」。

卢梭会为他们鼓掌。这是爱弥儿的乡村。

SDE 不反对这一年，只提醒一件事：山里也是一片土——有村里的孩子，有种地的老人，有一整套山里人一代一代写出来的活法。如果这一年，孩子只和父母、和山水在一起，不和村里的孩子一起疯、不跟老人学种一季豆子，那这一年，是一次空着等；如果他跟着一个老人种了一季豆子，那是缠着等。

明天能做的（不去山里的人也能做）：带孩子种一盆豆子，从播种到收获，全程让他自己照看。死了，就再种一盆。

场景九　孩子发脾气

四岁的孩子在超市里躺在地上哭，要一个玩具。

卢梭会说：按需要给，不按想要给；让他的不合理愿望只碰到物的障碍，不碰到人的专断（第 13 章）〔核〕。这一条很好用：不吼，不打，不讲道理，玩具就是不买。

SDE 多做一件事：等他哭完。不是空着等——站在旁边，看着他，让他知道你在；等哭声小下去，问一句：「你刚才是想要它，还是想要我陪你？」第 15 章塔倒了哭两分钟的禾禾，哭完自己把底座垫宽了。

明天能做的：下一次孩子发脾气，心里数一百下再开口。

场景十　「我天生就不擅长数学」

一个初中女孩说：「我天生就不擅长数学，我是文科脑。」

卢梭会说什么？第 41 章那两副尺子：他会说，女孩天生如此。沃斯通克拉夫特当年就抓住了这一句：习惯的效果，被当成了天性的标志。

SDE 会说：「天生」这两个字，要查来历。她是从哪一年、哪一次考试、哪一句「女孩子数学不好很正常」开始，这样看自己的？

明天能做的：和她一起找一道她「差一点点就能做出来」的题——欲望比能力大一点点的那一道（第 17 章）——陪她在那道缝里待二十分钟。

场景十一　一个被夸「聪明」长大的孩子

九岁的乐乐，从小被夸「真聪明」。上了三年级，碰到一道不会的题，她宁可交白卷，也不肯写一个错的答案。

卢梭会一眼看出病在哪里：她活在别人的意见里（第 31 章）。「聪明」是别人给她的一个评判，她对自己存在的感觉，挂在这个评判上；写错一道题，就像当着一屋子人丢了那条丝带（第 3 章）。

卢梭的办法是：别让她活在任何人的评判里。

SDE 的办法，多一步：评判拿不掉——学校、同学、家长，到处都是一屋子眼睛——要换的，是评判落在哪里。别夸「你真聪明」，夸「你刚才卡了那么久，还在想」。把别人的眼睛，从结果挪到第一拍上。

明天能做的：一个星期里，不说一次「聪明」；每次想夸，改成说出她在哪一步没有放弃。

场景十二　一个「什么都想学」的孩子

八岁的孩子，这学期学围棋，下学期想学画画，再下学期想学游泳。每样学两个月就换。

卢梭会说：不强迫，跟着孩子的兴趣走。

SDE 会说：兴趣要跟，可两个月，正好是很多事的第一拍刚要过去的时候——围棋刚开始输得多，画画刚开始画得丑。每次在这里换，孩子就永远只尝到第一拍的难受，尝不到第二拍的痛快。

明天能做的：和孩子约定，换之前，先把这一样坚持到一个小目标——下完一百盘，画完一本本子。到了，再决定换不换。

◆ 五、他会怎样看今天的「自然教育」

今天有一种很流行的教育，叫「自然教育」：带孩子去森林、去农场、去溪边，让孩子在大自然里玩，少接触电子产品，少上补习班。很多人说，这是卢梭的理想。

卢梭会喜欢它的一半：让物来教，让身体在野外跑，让孩子不在一屋子眼睛里比来比去。

卢梭不会喜欢它的另一半：它常常是一群孩子一起去的，孩子们在溪边一起搭坝、一起抓蝌蚪、一起吵架又和好——这一半，是一片人和人一起长出来的土，恰恰是他的爱弥儿没有的。

本书反倒最看重的，正是这一半。一群孩子在溪边搭坝，坝塌了三次，第四次有人想到先垒大石头——这是缠着等；搭过一次坝的孩子，第二年带着新来的孩子搭——这是回写；这群孩子，这条溪，这几年的夏天——这是一片自己长出来的土。

所以本书说：今天的自然教育里，最好的东西，恰恰不是卢梭的。

◆ 六、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把十二个场景收成五条：

一，给孩子留一段第一拍。 不管是一道题、一个问题、一次哭，先等——不是走开，是在旁边。

二，分清两种苦。 这件事的难，是孩子自己愿意碰的，还是我们替他造的？前一种陪着，后一种停下。

三，让好习惯沉下去。 穿鞋、收玩具、每天读十分钟——做熟了，孩子的注意力就空出来去看窗外的鸟（第 23 章）。

四，给孩子一片有人的土。 一个一起疯的伙伴，一个教他一样手艺的老人，一个比他大一点、愿意带他的孩子。

五，偶尔把手亮出来。 你为他安排的事，挑一件，告诉他。让他知道，写他的那只手在哪里——这样，他才能在长大以后，自己去改。

◆ 七、一个小练习

本系列有一个通用的练习，叫「查自己的偷运品」，放在教育上，可以这样做：

找出你在教育孩子上最不许别人质疑的一句话——「孩子就得逼」「孩子本来就是好的」「别输在起跑线上」「快乐最重要」。

第一步，找翻脸点：别人一质疑这句话，你是想答，还是想吵？想吵的，那里就有一样没被问过来历的东西。

第二步，反着想一天：把这句话当成假的，过一天。看看哪些决定你做不了——那张清单，就是这句话在你家里承重的清单。承重不是罪，没申报才是。

第三步，写下它的进货史：这句话，你是从谁那里、哪一年、在什么处境下接过来的？

三步走完，你不会失去这句话；你会第一次真正拥有它——而且知道，它也可以被改写。

带走的话

卢梭留给教育的，是四个真的诊断：孩子不是小大人，别预支童年，让物来教比让人骂好，别让孩子只活在别人眼里；要先松开的，是他的三个母题——把空着等换成缠着等，把「没有习惯」换成养放开人的习惯，把一个老师一个孩子换成一片有人的土；再偶尔，把那只手亮出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用得上·教育：四样直接用，三维先松开，外加亮手。　空着等，还是缠着等？——一盆豆子，从播种到收获，死了再种：这是一个孩子能学的最早的缠着等。

第 56 章

健康：当晚就要好

◆ 一、先说这一章的边界

这一章谈身体，只谈理解、习惯和与身体相处。本书不给任何诊疗与用药的建议；身体有事，请找医生。这一句要写在最前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卢梭本人，对医学说过很重的话，本章会照实摆出来——摆出来，是为了拆它，不是为了照它做。

◆ 二、他在身体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爱弥儿》第一卷，他写：虚弱的身体造成虚弱的心灵。于是医学有了影响——这门技艺给人的害处，比它号称要治的一切病都多。我不知道医生治好了我们什么病，我只知道，他们传染给我们一些极其致命的病：怯懦、胆小、轻信、怕死。……如果我们不想违背自然去被治好，我们就不会被医生杀死〔核〕。

这是卢梭的「无土」和「等不得」，落在了身体上：身体本来会自己好，医学是后来加上去的那一层，把人弄怕了。

可是，《忏悔录》里的卢梭，是另一个人。

他写自己在沙尔梅特那几年：我开始读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书，读到人这台机器的各个部件多么复杂，我的担心立刻增加了，一天要觉得有二十次自己出了毛病；我读到任何一种病的描写，都觉得是自己得了……我觉得各种病的症状都和我的相似，以为自己全都得了。最后，我还得了一种比所有病都更麻烦的病：一种强烈的想被治好的欲望。……经过寻找、思考、比较，我确信我病的根源，是心脏上长了一个息肉〔核〕。

他为这个「心脏息肉」专程去了一趟蒙彼利埃（第 4 章）。

书里说：医学把人弄得怕死、轻信。自传里的他：读了几本医书，就一天觉得自己病了二十次，一心要被治好。

这一次，他的学说和他的一生，竟然说的是同一件事：一个人一旦开始为身体担心，担心就会越积越多，比病还难受。　只是在学说里，他把罪归给了医学；在自传里，他老老实实写出了，罪在那份等不得的担心。

◆ 三、拆一拆：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

能直接用的：他说，怕死、轻信、焦虑，会比病本身更伤人。今天，这一句仍然有用——一个人在深夜搜症状、越搜越怕，正是《忏悔录》里那个读医书读出息肉的卢梭。

要先松开的：他说身体本来会自己好，医学是多余的一层。这一句，今天不能照做。本书第 36 章杜威那句话，放在身体上同样成立：身体给出条件，不给出目的；要长好，也要一片土——医生、药、家人、一次次复诊，都是这片土。

还要松开「等不得」：身体的很多事，都要缠着等——一场手术后的康复，一种慢性病的相处，一个习惯的养成。身体不会当晚就好。

◆ 四、八个场景

场景一　深夜搜症状的人

三十五岁的小周，头疼了三天，半夜一点躺在床上搜「头疼的原因」，越看越怕，最后认定自己得了大病。

这正是卢梭在沙尔梅特读医书的那一夜：读到任何一种病，都觉得是自己的。卢梭给自己下的诊断，今天读来很准：最麻烦的一种病，是一种强烈的想被马上治好的欲望。

SDE 多说一句：这份担心，是一种张力。它要的不是马上有一个结论，是有一个地方能接住它。明天能做的：关掉搜索，写下三件事——哪里不舒服，从什么时候开始，哪些时候轻一点。第二天，带着这张纸去看医生。把张力交给一片土，而不是交给深夜的屏幕。

场景二　手术以后的康复

五十八岁的老林做完膝盖手术，医生说要练三个月。他练了两个星期，觉得没什么变化，就不想练了：「反正也好不了多少。」

卢梭会怎么说？他会说：别违背自然，身体自己会好。

SDE 会说：康复，是一次最典型的缠着等。每一天的练习，都是往身体里写一点东西；这些东西要一天一天沉下去，才会有一天突然发现上楼不疼了。那一天，就像泡菜坛子里某一天突然酸了——前面的每一天，都没白过。

明天能做的：按医生的方案练，只在一张纸上每天记一个数——今天能弯多少度，能走多少步。不看一天，看一个月。

场景三　和一种慢性病相处

许岚的婆婆有多年的慢性病，要长期吃药、定期复查。有一阵子，她听人说「是药三分毒」，自己停了药。

卢梭那句「如果我们不想违背自然去被治好」，在这里最容易被误用。本书要说得很清楚：遵医嘱。

SDE 在这里能说的，只是一件事：和一种慢性病相处，是一段极长的回写——每天按时吃药、按时量一次、按时去复查，一点一点沉下去，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不是「被写坏了」，是身体和人一起，在一片土上长出了一种新的平衡。

明天能做的：和家里的老人一起，把吃药、复查做成一件有伴的小事——一起量、一起记，而不是一个人背着。

场景四　查不出毛病的胃疼

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胃疼了半年，检查了好几次，医生说没有器质性问题，可能和压力有关。

卢梭会说：这是社会写在你身上的——你活在别人的意见里，比来比去，身体替你疼。这一句，诊断得不坏。

可他的药，是离开人群。SDE 会说：别急着「逃离一切」，先看看这份压力是从哪一片土里来的——哪一个人，哪一件事，哪一个时刻胃最疼。这件事，要请医生和身边的人一起帮你慢慢理清。

明天能做的：记一个星期「胃疼日记」，只记每次疼之前半小时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场景五　照顾中风父亲的人

四十五岁的小韩，父亲中风以后，他每天下班去医院，周末守一整天。半年后，他自己也垮了：失眠，易怒，一想到明天就发慌。

第 43 章写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可这条链能走通，靠的不是苦本身，是身边有人陪着。第 50 章写过本书的死法：如果一个人站在一片没人接住他的土上，劝他「忍」，就是一种说教。

所以这里本书不劝小韩忍。本书只说：先给自己找一个刘婶——一个每周能来替你半天的人，一个能听你说说话的人。有了这一片土，这段日子才可能长出老练，而不只是熬。

明天能做的：列出三个可能替你分担一点的人，这个星期，开口请其中一个帮一次忙。

场景六　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

二十六岁的小叶，每天都说今晚早点睡，每天都刷到凌晨一点。

卢梭会说：想象把欲望撑大了，下一个视频永远更好看；限制想象吧。他说得对：现实有边界，想象无边——手机，就是一台无边的想象机（第 17 章）。

SDE 多说一句：这是一个拴住人的习惯（第 23 章）。拴住人的习惯，光靠「今晚不刷」是改不掉的；要用一个放开人的习惯，去一点一点换掉它。

明天能做的：睡前半小时，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换一本纸书，哪怕只读两页。连续二十一天，看看哪一天开始，你不再想那台机器。

场景七　开始跑步的人

三十岁的许岚，决定开始跑步。第一周，她跑得很痛苦，第二周想放弃。

卢梭会说什么？他会说，孩子要多在野外奔跑，身体强了心灵才强（第一、二卷）。这一点，他是运动的好朋友。

SDE 会说：跑步最难的，是第二周——这是第一拍。熬过去，跑步会沉下去，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有一天，你不跑反而难受。这是一次好的回写。

明天能做的：把目标从「每天跑五公里」改成「每天出门」。出门了，就算完成。

场景八　总想「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人

有的人，看了一个健康的视频，就决定明天起「彻底」换一种生活：早起，冷水澡，不吃甜，每天运动两小时。三天后，全部放弃。

这是第 34 章那个「改变人性」的立法者：一次改完，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彻底越好。

SDE 会说：身体不是一片空地，它是一坛老水——你几十年的吃、睡、动，都写在里面。改它，要像奶奶清坛子：留一半，清一半，一次只换一样。

明天能做的：从你想改的十样里，只挑一样，最小的一样，做一个月。

◆ 五、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一，把担心交给一片土。　担心来了，别交给深夜的屏幕，交给一张纸、一个医生、一个家人。

二，身体的事，按月看，不按天看。　康复、习惯、慢性病，都是缠着等；当晚就要好，是卢梭式的急。

三，用放开人的习惯，换拴住人的习惯。 不是「不做」，是「换一件做」。

四，照顾别人的人，先给自己找一个刘婶。 没人接住的忍，不叫忍，叫熬。

五，一次只改一样。 身体是一坛老水，不是一只新坛子。

◆ 六、一个小练习

找一张纸，画三栏：

第一栏，写下你身体上一件「当晚就想好」的事——一次失眠，一阵疼，一个坏习惯。

第二栏，写下它背后的那片土：什么时候开始的，和谁有关，在什么处境下最重。

第三栏，写下一件你可以每天做、做一个月、不急着看结果的小事。

一个月后，回来看这张纸。

> 带走的话
>
> 《爱弥儿》说医学让人怕死、轻信；《忏悔录》里的他，读了几本医书，就一天觉得自己病了二十次，一心要被马上治好——身体上最伤人的，常常是那份等不得的担心；身体要长好，也要一片土：医生、家人、一天一天的练习。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用得上·健康：担心比病更伤人（直接用）；「违背自然去被治好」不可照做（先松开）。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康复三个月，每天记一个数：这是身体上的缠着等。

第 57 章

个人事业：一个抄乐谱的人

◆ 一、他在谋生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卢梭一辈子换过的活，比他写过的书还多。

十来岁，在市政府的书记官那里学抄写，被赶了出来；给一个雕刻匠当学徒，城门关的那一夜逃走（第 2 章）。在都灵当仆人（第 3 章）。给华伦夫人管过账、教过音乐，冒充过一个从巴黎来的音乐家（第 4 章）。在里昂当家庭教师，一年后辞职（第 5 章）。在巴黎发明过一套数字记谱法，给大使当过秘书，给一位金融家当过收银员（第 5 章）。1752 年，他的歌剧《乡村卜师》在宫里上演，大获成功，国王想给他一笔年金。

他没有要。

《忏悔录》里，他写：我失去了那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提给我的年金，这是真的；可我同时也免去了它会加在我身上的枷锁。……如果我接受了年金，我要么就得成为一个奉承者，要么就只能沉默；而且，谁能保证它一定会付给我？我得采取多少步骤！得去求多少人！保住它，比没有它还要麻烦、还要操心〔核〕。

他选了另一条活路：抄乐谱，按页收钱。他写：在我所过的这种独立生活里，还是得维持生计。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按页抄乐谱。如果有别的更稳当的职业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也会去做；可这门活合我的口味，而且是唯一一种不必亲自去伺候谁、就能挣来每天面包的活。我以为自己从此再也不需要预见了，我压下了给金融家当收银员的虚荣，做了一个抄乐谱的人〔核〕。

请看这一句里的两个意思：「不必亲自伺候谁」——这是第 13 章那两种依赖：不依赖人。「再也不需要预见了」——这是第 15 章那个计划不过当晚的野蛮人：不必为明天忍。

他把自己的一生，过成了他的学说。

◆ 二、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次，本书要给他最大的敬意。

拒绝一份会让自己只能奉承或沉默的年金，选一份按页收钱、不必看任何人脸色的手艺——这是一个人为了说真话，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今天，一个为了不写违心的报告而辞职的年轻人，一个宁可收入少一点也不愿天天陪酒应酬的中年人，都能在卢梭这里找到一个两百多年前的同伴。

他看见了一件今天格外要紧的事：一份靠依附某个人才能拿到的收入，会慢慢把你写成那个人要的样子。　　这是他那两种依赖的理论，落在饭碗上。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对。

◆ 三、拆一拆：哪些要先松开

可是，三个母题，在饭碗上也都在。

「不必预见」：抄乐谱，今天抄，今天拿钱，不必为明天积。这是随张力就转换。可一门手艺，一份事业，几乎都要一段长长的第一拍：学，练，攒客户，攒名声，攒一个行业里的土。卢梭是个极好的作曲者和作家——可他一辈子在谋生上，都在找一件「不必积」的活。

「不许写」：他换了那么多活，每一次碰到不顺，多半是转身就走（第 2、4、5 章）。第 4 章他自己说过：干耗着、等着、求着，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核〕。一份事业，需要在同一个地方被写很多年——被一个行业、一群同行、一次次失败写——他很少让自己被写那么久。

「无土」：他要的是一份不依赖任何人的活。可是，今天几乎没有一份事业是不依赖人的：同事，客户，师傅，合伙人。第 38 章那条收窄，在这里最清楚：他能接受的，是出厂的土（自己的一双手）和设计好的土（按页计价的规矩）；接受不了的，是一群人一起长出来的那片土——一个团队，一个行业，一段十年的合作。

◆ 四、九个场景

场景一　第一份工作，想辞职

二十三岁的小秦，入职三个月，被领导当众批评了一次，当晚写好了辞职信。

第 2 章城门前的那一夜：伙伴们熬一夜第二天进城，卢梭当场转身。第 2 章给的保底是：一片只会伤人、又改不动的土，离开是一条活路。

SDE 的问题是：这一片土，是只会伤人、改不动的，还是刚开始、还没长熟的？三个月，常常只是第一拍。

明天能做的：辞职信写好，放一个星期。一个星期里，做一件事——找一个在这里干了三年以上的人，请他吃一顿饭，问他：你第三个月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场景二　拒绝一份「高薪但要低头」的工作

三十五岁的老沈，有人请他去一家公司，薪水翻倍，可他知道，那里的老板要人时时顺着他。

这是卢梭拒绝年金的那一刻。本书在这里站在卢梭一边：一份会把你写成奉承者或哑巴的收入，拒绝它，是对的。

SDE 只加一句：拒绝以后，你要有一片别的土，能接住你——一门手艺，一群同行，一点积蓄。卢梭有他的抄乐谱；你要有你的。

明天能做的：算一笔账——如果拒绝，我靠什么接住自己半年？算清楚了，再拒绝。

场景三　四十岁转行

四十岁的许岚表姐，做了十五年会计，想去做心理咨询。她说：「我要做回真实的自己。」

第 24 章说过，那个「写上去以前的自己」，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十五年会计写在她身上的东西——细心，耐烦，对数字的敏感——不是要揭掉的皮，也可以是她新事业的一坛老水。

明天能做的：列出十五年旧工作里长出来的三样本事，想一想，它们在新行当里怎样用。

场景四　被裁员

五十岁的老高被裁了，在家里坐了一个月，说：「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

卢梭晚年，也常这样看世界：整个世界都在合谋对付他（第 7 章）。本书第 50 章的保底说：当土是坏的、手不在自己手里时，这样想是对的。被裁，确实是一只不在你手里的手。

SDE 能做的，是找那只手之外、你还能写的那一小块：一个老同事，一门旧手艺，一个过去一直想做没做的小事。

明天能做的：给三个老同事发一条消息，不求职，只问候。

场景五　第一次当主管

三十岁的小林第一次带团队，他的办法是：定好规矩，谁都不许违反，一切按流程。

这是第 34 章那位立法者：一次立好，不许改。也是第 27 章那个开关：要么照旧，要么推倒。

SDE 会说：规矩要立，还要留一本账——哪一条规矩为什么这样定，谁觉得不好用、为什么，记下来，每个月改一两条。第 27 章许岚家那张家规，就是这样长的。

明天能做的：在团队的规矩下面，留一块空白，写上「这一条不好用，因为……」，欢迎每个人来写。

场景六　新人没有练手的活了

一个刚入行的设计师，发现很多基础的活，都被 AI 做掉了；他没有机会一张一张地画、一次一次地改。

第 54 章说过：大模型是一台替人跳过第一拍的机器。一个新人最需要的，恰恰是第一拍——那几百张画坏了的图。

明天能做的：每周给自己留两个小时，不用 AI，从头画一张；画完，再让 AI 画一张，对一对差在哪里。那两个小时，是你的圆柱体木板。

场景七　自由职业的人

二十八岁的阿杰辞职做自由插画师，说：「我终于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

这是卢梭的抄乐谱。本书先祝福他。

然后提醒一件事：自由职业最容易缺的，是同行那片土——没有人一起吵、一起改、一起在一个行当里慢慢长。卢梭抄乐谱，也是一个人抄。

明天能做的：找两个同行，每月见一次，各带一张最不满意的作品来。

场景八　合伙人之间的误会

第 7 章许岚的弟弟和合伙人那件事：他认定对方要挤走他，一条一条列证据；一个月后，账出来了，是对方垫了钱没好意思说。

卢梭和休谟那一场，也是这样：只看快照，不看路。

明天能做的：下一次你觉得「他一定是故意的」，给自己定一个「等账出来」的日子，在那之前，不下结论。

场景九　一件做了十年的事

许岚的奶奶，年轻时在县城的酱菜厂干了二十年，退休时，是厂里做泡菜最好的人。她说，前五年，她天天挨师傅骂；后来，师傅退了，她带徒弟。

这是一份事业最完整的样子：被写，写回去，再去写别人。

明天能做的：想一想，你现在的事业里，谁在写你？你又在写谁？

◆ 五、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一，分清两种离开。　一片只会伤人、改不动的土，离开是活路（卢梭对）；一片刚开始、还没长熟的土，离开，常常只是跳过了第一拍（卢梭错）。

二，拒绝那种会把你写成奉承者的收入。 这一条，照卢梭做——但先准备好一片能接住你的土。

三，转行，带上你的老水。 旧工作写在你身上的，不全是要揭掉的皮。

四，规矩下面留一本账。 立规矩是一次，改规矩要一辈子。

五，找到你的同行。　一个人抄乐谱，是自由；一群人一起在一个行当里长，是事业。

◆ 六、一个小练习

回到第 55 章那个「查自己的偷运品」的练习，这一次，查你事业上最不许别人质疑的一句话——「不能给人打工」「稳定最重要」「趁年轻要多换几份」「做喜欢的事才会成功」。

第一步，找翻脸点。第二步，反着想一天：把它当成假的，过一个工作日，看看你哪些决定做不了。第三步，写下它的进货史：这句话，你是从谁那里、哪一年、在什么处境下接过来的？

三步走完，你还可以留着它；只是从此，它是你自己的，而且可以改。

带走的话

卢梭拒绝了国王的年金，靠抄乐谱过活——为了不伺候谁、不必预见；在不做奉承者这一点上，他给今天的人立了一个榜样；可一份事业，还需要他一辈子没给自己的那三样：一段长长的第一拍，一次次被一个行当写，和一片同行一起长出来的土。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用得上·事业：拒绝依附的收入（直接用）；不必预见、转身就走、一个人抄（先松开）。空着等，还是缠着等？——奶奶在酱菜厂的二十年：前五年挨骂，后来带徒弟。

结 语

一坛老水

◆ 一、回到判词

全书的判词，在前言里第一次亮相，在第 48 章给出了完整版。这里最后一次写下它：

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等不得，也不许被写。

本书在五十七章里，一处一处拆这句话。现在，照本系列的规矩，逐条回来验。

◆ 二、五条判决，逐条验收

判决一 · 无土。 他看见土在写人——自尊、口味、财产，都是一群人写在人身上的；他把土整片揭掉。

验收：成立。主场第六编。本书在第 38 章做了全书最大的一次收窄：他并不要一片完全没有土的地方——他心里最好的时代有茅屋和树下的歌舞，他的立法者要给民族造新的习俗；他没有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土。他能接受出厂的土和设计好的土，接受不了一群人一代代互相写出来的那一片。王德生博士的口述「无 E」，照原话立；这条收窄，是它的精确读法。

判决二 · 等不得。 他看见了混沌、张力、纠缠；一碰到它们，就跳到第二拍——立约，缩欲，问心。

验收：成立。主场第四编。收窄一处（第 19 章）：他会等——「让童年成熟」「不要节省时间，要浪费时间」——可他等的是一只钟，把地空着等；他能等一只钟，等不了一团张力。

判决三 · 不许写。 他看见习惯会变成第二天性；把第二天性判为恶；公意长成了就总是对的。

验收：成立。主场第五编。收窄一处（第 27 章）：他立了定期集会，连社会契约都可以撤销；他反对的是一点一点的回写，留下的是一个整套留、整套拆的开关——而且没有账本。

判决四 · 藏手。 他看见教育和立法都离不开一只手；他把这只手藏进物里、藏到神的名下。

验收：部分收窄。主场第七编。他自己写明，顽童出门、市集上变戏法的人、两年的分离，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是《爱弥儿》最后一页，爱弥儿说：上帝不许我让你像教育父亲那样去教育儿子——我要自己教。那只手被看见了，被改了一格；爱弥儿同时又请它「继续管着我们」。

判决五 · 两副尺。 他拆掉了原罪，恶有入口；他又把善立成出厂就有的，对苏菲把习惯收作天性。

验收：成立。两处物证：第 26 章「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第 41 章「『别人会怎么想』，是男人德性的坟墓，却是女人德性的宝座」。

◆ 三、两列总表

把全书收成两列。

他打开的（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

一个人是被一件件事写出来的，写进去的拔不掉（《忏悔录》）。前人把社会里的人搬进了自然，他们跳过了「必须经过的那么长的时间」。拿童年预支将来，是可怜的预见。一个「我们」，不是一群「我」的相加。欲望被想象撑得比能力大，人就苦。人只活在别人的意见里，就一辈子不得安宁。母亲起初为自己喂奶，后来因为习惯而疼孩子。存下的口粮，逼人流汗；财产的观念，一代一代慢慢积出来。没有原罪，每一种恶都有入口。孩子不是小大人。一份依附别人才能拿到的收入，会把人写成那个人要的样子。还有一种幸福，不长、不积，只是在着。

他关上的（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

一次行为，「立刻」成为一个公共的我。张力一冒头，就缩回欲望。纠缠一变厚，就转向内心之光，而良心永不犯错。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第二天性，是顶替。善是出厂就有的。公意总是对的；修订只是一个开关。公民之间最好不交流；异议者要被迫自由。立法者把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彻底越好。老师和立法者的手，藏起来。对男孩一副尺，对女孩一副尺。一段之隔，「假设性的推理」成了「从不说谎的自然」告诉你的历史。

两列合起来，回到判词：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

◆ 四、我们从他那里带走什么

第一样，带走他看坏土的眼睛。 土会伤人，会把人写坏，写坏的地方拔不掉。一个说「环境都是在养人」的人，要读一读卢梭：有的水，是坏的。

第二样，带走他那句「活在别人的意见里」。 两百多年后，一屋子眼睛变成了几亿双，他的诊断比他那个时代更准。

第三样，带走他反对预支的那一句。 等，不是拿今天去换一个说不准的明天；等，是陪着一件正在长的事。卢梭这一句，是「缠着等」最好的护栏。

第四样，带走他拒绝年金的那一刻。 一个人为了不做奉承者，宁可按页抄乐谱。

第五样，带走那种只是在着的幸福。 湖上的小船，月光下的野孩子。它是真的。

◆ 五、我们把什么留在他那里

留下那把剪刀。

他剪断的，是那个一圈一圈转的环：土写厚了，提出要求，人忍住，转出去，放出来，又沉回土里。他剪，是因为他一生里，这个环多半转坏了。本书第 50 章写下的那个条件——当土是坏的、写它的手又不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他剪，是对的。

可是，环也会转好。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孟子说：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惠能在后院舂了八个月的米。一个三岁的女孩，在一块放不进的木板前，做了四十四次。一个野孩子，最后自己走回来，找一碗汤和一个为他流泪的人。奶奶的那坛老水，坏过一次，从邻居家舀了一碗，又养了几十年。

留下剪刀；带走环。

◆ 六、这本书自己

最后，本系列的规矩：刀锋要转向本书自己。

第 50 章写过本书的三种死法。第一种最要紧：如果「缠着等」只是有好土的人才有的福气——如果一个人站在一片坏土上、改不动它、身边也没有一个刘婶，那么，劝他等、劝他忍，就是一种说教。在那里，卢梭比本书更对。

本书也是一张快照。它被下一个人一点一点改写，才算走完了它的环。

◆ 七、一坛老水

过年前一天，奶奶要回老家了。

她把那只青灰色的泡菜坛子清了一遍：倒出一半老水，捞干净坛底的沉渣，擦了坛壁，把留下的那一半倒回去，添了新盐、新姜、几颗花椒。然后，她舀出满满一碗，倒进许岚那只玻璃罐里。

「这碗给你当引子。明年你自己养。」

禾禾在旁边看着，问：「奶奶，这个水是哪里来的？」

奶奶想了想，说：「是我婆婆给我的。她是从她婆婆那里舀的。再往前，我就不知道了。」

「那最早最早的那一坛呢？」

「最早那一坛啊，」奶奶笑了，「总有一个人，第一次泡了一坛菜，泡得不好，留了一碗水，下一坛好了一点。」

禾禾点点头，好像懂了。她问许岚：「妈妈，我们的这坛，以后给谁？」

许岚说：「给你。」

带走的话

留下那把剪刀，带走那个环：土会写坏人，所以要看着；可因为怕写坏就不让它写，就只剩一坛生水——一坛好水，是一碗一碗、一代一代，留出来、养出来的。

参 考 书 目

说明：一、按类排列，类内大体按年份。二、卢梭著作列初版年份；本书引文所据英译本单列。三、中译本只列书名，译者与版次一律待核。四、凡本书引用而未能核到原书的，正文已标〔待核〕。

一、卢梭著作（法文初版年份）

1. 《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1750。
2. 《乡村卜师》（Le Devin du village，歌剧），1752 年首演。
3. 《论法国音乐的信》（Lettre sur la musique française），1753。
4.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1755。
5. 《论政治经济学》（Discour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百科全书》条目），1755。
6. 《致伏尔泰论天意的信》（Lettre à Voltaire sur la Providence），1756 年写。
7. 《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Lettre à d'Alembert sur les spectacles），1758。
8. 《新爱洛伊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1761。
9. 《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1762。
10. 《爱弥儿，或论教育》（Émile, ou De l'éducation），1762。
11. 《致马勒泽布的四封信》（Lettres à Malesherbes），1762 年写。
12. 《致博蒙书》（Lettre à Christophe de Beaumont），1763。
13. 《山中来信》（Lettres écrites de la montagne），1764。
14. 《科西嘉制宪意见书》（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Corse），1765 年写，身后出版。
15. 《论波兰政府》（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1772 年写，1782 年出版。
16. 《论语言的起源》（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身后出版，1781。
17. 《爱弥儿和苏菲，或孤独者》（Émile et Sophie, ou les Solitaires），未完成，身后出版。
18. 《忏悔录》（Les Confessions），身后出版，1782（上）、1789（下）。
19. 《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 Dialogues），身后出版，1782。
20.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身后出版，1782。
21. 《卢梭全集》（Œuvres complètes），七星文库（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五卷本，1959—1995。

二、本书引文所据英译本（均已进入公有领域）

1. The Social Contract & Discourses, tr. G. D. H. Cole, Everyman's Library, 1913。本书引《论不平等》《社约论》据此本。
2. Emile, or Education, tr. Barbara Foxley, Everyman's Library, 1911。本书引《爱弥儿》据此本。
3. The Confessions of Jean-Jacques Rousseau，英译本（古登堡电子本），本书引《忏悔录》据此本〔译者与版次待核〕。

三、卢梭著作中译本（译者与版次待核）

1. 《社会契约论》。
2.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3. 《论科学与艺术》。
4. 《爱弥儿》。
5. 《忏悔录》。
6.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7. 《新爱洛伊丝》。
8. 《论语言的起源》。

四、卢梭之前与同时代

1. 柏拉图，《理想国》。
2.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3. 奥古斯丁，《忏悔录》，约 397—400。
4. 蒙田，《随笔集》，1580。
5. 霍布斯，《论公民》，1642。
6. 霍布斯，《利维坦》，1651。
7. 帕斯卡，《思想录》，1670；本书引第 93 条据古登堡英译本。
8. 洛克，《政府论》，1689。
9. 洛克，《人类理解论》，1689。
10. 洛克，《教育漫话》，1693。
11.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14。
12. 休谟，《人性论》，1739—1740。
1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

14. 狄德罗、达朗贝尔编，《百科全书》，1751—1772。
15. 伏尔泰，《里斯本灾难之诗》，1756。
16. 伏尔泰，《老实人》，1759。
17. 爱尔维修，《论精神》，1758。

五、卢梭之后：批评者与接续者

1.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本书引第四、七命题据英译本。
2.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1785。
3. 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1786。
4. 伯克，《法国革命论》，1790；本书引文据《伯克著作集》古登堡本。
5. 伯克，《致国民议会一议员书》，1791；同上。
6. 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1792；本书引文据古登堡本。
7. 罗伯斯庇尔，演说与文字〔篇目待核〕。
8.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
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0；本书引第 258 节附释据英译本。
10.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1819。
11.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4。
12. 伯林，《两种自由概念》，1958。
13. 伯林，《自由及其背叛》，2002（据 1952 年讲座整理）。
14. 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2。
15.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
16. 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2007。
17. 霍尼格，《紧急政治》，2009〔书名待核；本系列加缪卷所引「政治的悖论」〕。

六、卢梭研究

1. 卡西尔，《让-雅克·卢梭问题》，1932。
2. 斯塔罗宾斯基，《让-雅克·卢梭：透明与障碍》，1957（增订版 1971）。
3. 列维-斯特劳斯，《让-雅克·卢梭：人类科学的奠基人》，1962。
4. 德里达，《论文字学》，1967。
5. 马斯特斯，《卢梭的政治哲学》，1968。
6. 什克拉，《人与公民：卢梭社会理论研究》，1969。
7. 布鲁姆，《爱弥儿》英译本导言，1979。

8. 克兰斯顿，《让-雅克：卢梭的早年生活与作品》，1982；《高贵的野蛮人》，1991；《孤独的自我》，1997。
9. 登特，《卢梭：心理学、社会与政治理论导论》，1988。
10. 梅尔泽，《人的自然善性：论卢梭思想的体系》，1990。
11. 奥黑根，《卢梭》，1999。
12. 沃克勒，《卢梭》（牛津通识读本），2001。
13. 莱利编，《剑桥卢梭指南》，2001。
14. 达姆罗什，《让-雅克·卢梭：不安的天才》，2005。
15. 诺伊豪瑟，《卢梭的自爱神正论》，2008。
16. 乔舒亚·科恩，《卢梭：一个平等者的自由共同体》，2010。

七、教育：从伊塔尔到杜威

1. 裴斯泰洛齐，《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1801。
2. 伊塔尔，《论一个野人的教育》，1801；《关于阿韦龙野人的报告》，1806〔年份待核〕。
3. 福禄贝尔，《人的教育》，1826。
4. 塞甘，《白痴的道德治疗、卫生与教育》，1846。
5. 塞甘，《白痴及其生理学疗法》，英文版〔年份待核：蒙台梭利书作 1886，一说 1866〕。
6. 杜威，《学校与社会》，1899。
7. 蒙台梭利，《蒙台梭利方法》，意大利文 1909，英译 1912；本书引文据古登堡英译本。
8. 蒙台梭利，《蒙台梭利博士手册》，1914；同上。
9.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同上。
10. 蒙台梭利，《教育中的自发活动》，英译 1917；同上。
11. 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1936。
12. 杜威，《经验与教育》，1938。
13. 蒙台梭利，《有吸收力的心灵》，1949。
14. 莱恩，《阿韦龙的野孩子》，1976。
15. 沙塔克，《禁忌的实验：阿韦龙野孩子的故事》，1980。

八、中国典籍与中国接受史

1. 《孟子》（本书引《告子上》《告子下》《公孙丑上》）。
2.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译）。
3.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通行本）。
4. 《圣经》和合本，1919（本书引《罗马书》5:3—5、《雅各书》1:4、《希伯来书》12:11）。

5. 梁启超，介绍卢梭的文字〔篇名与年份待核〕。
6. 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1903〔待核〕。
7. 邹容，《革命军》，1903〔待核〕。
8. 《民约论》早期中译本诸种〔译者与年份待核〕。

九、SDE 与本系列

1. 王德生，《SDE 本体论入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
2. 王德生，《发现与发生》，德麦国际专著第 76 号。
3. 王德生，《西方哲学 2500 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总纲与增补卷），ISBN 978-1-970820-60-7。
4. 王德生，《解释不完的那一部分》，第 113 号。
5. 王德生，《发生学哲学的萌芽》，第 118 号。
6. 王德生，《发生落点》，第 121 号。
7. 王德生，《AI 时代的哲学困境》，第 127 号。
8. 《普通人都能懂的柏拉图》，第 138 号。
9. 《普通人都能懂的洛克》，第 148 号。
10. 《普通人都能懂的休谟》，第 144 号。
11. 《普通人都能懂的康德》，第 150 号。
12. 《普通人都能懂的黑格尔》，第 136 号。
13. 《普通人都能懂的莱布尼兹》，第 140 号。
14. 《普通人都能懂的霍布斯》，第 146 号。
15. 《普通人都能懂的奥古斯丁》，第 188 号。
16. 《普通人都能懂的德里达》，第 134 号。
17.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罗尔斯》，第 104 号。
18.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帕斯卡》，第 173 号。
19. 《普通人都能懂的皮尔斯》，第 133 号。
20.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巴迪欧》，第 196 号。
21. 《普通人都能懂的马克思》，第 143 号。
22. 《普通人都能读懂的马哲》，第 123 号。
23.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尼采》，第 169 号。
24.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斯宾诺莎》，第 189 号。
25. 《高鹏讲杜威：普通人都能懂》，第 180 号。
26. 《高鹏讲加缪：普通人都能懂》，第 184 号。
27. 王德生，《第三声喊：理念界的我》，第 200 号。

以上 132 种。

附 录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序列

说明：年份取通行口径；生平细节多据卢梭本人的《忏悔录》，自述不等于史实。凡有疑处标〔待核〕。人生序列的完整四栏表，见正文第 8 章。

年份	事件	本书所在章
1712	6 月 28 日生于日内瓦，父伊萨克为钟表匠；母苏珊娜产后九日去世〔日期待核〕	第 1 章
约 1718—1720	与父亲夜读小说；继而读普鲁塔克	第 1 章
1722	父亲与人冲突后离开日内瓦；卢梭寄住博塞朗贝尔西埃牧师家	第 1 章
约 1724	梳子事件；返回日内瓦	第 1 章
1725	学抄写被逐；给雕刻匠当学徒	第 2 章
1728	3 月，城门关闭，当场出走〔日期待核〕；棕枝主日在安纳西初见华伦夫人；赴都灵，改宗天主教	第 2、3、4 章
1728—1729	都灵为仆；丝带事件	第 3 章
1729—1740	断续居华伦夫人处；流浪；约 1736 年起居沙尔梅特，自学数年	第 4 章
1737—1738	疑心脏有息肉，赴蒙彼利埃；归来，「位置已被人占」	第 4、56 章
1740—1741	里昂马布利家家庭教师，自承「没有耐心」	第 5 章
1742	赴巴黎，向科学院提交数字记谱法	第 5 章
1743—1744	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秘书，与大使失和〔待核〕	第 5 章
1745	结识泰蕾兹·勒瓦瑟	第 5、6 章
约 1746 起	五个孩子先后送入巴黎育婴堂（据《忏悔录》自述）	第 6 章
1749	夏，赴樊尚探望狄德罗，途中读到第戎学院征文题	第 5 章
1750	《论科学与艺术》获奖，次年出版	第 5、10 章
约 1751 起	辞去收银员之职，以抄乐谱为生	第 57 章

年份	事件	本书所在章
1752	歌剧《乡村卜师》在宫中上演；辞年金〔年份待核〕	第 57 章
1754	回日内瓦，重归新教，恢复公民身份	第 10 章
1755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出版	第 9、12、31、32 章
1756	迁入埃皮奈夫人的「隐庐」；致伏尔泰论里斯本的信	第 7 章
1757—1758	与埃皮奈夫人、狄德罗、格里姆等先后失和〔细节待核〕；《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	第 7 章
1761	《新爱洛伊丝》出版	第 7 章
1762	《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出版；《爱弥儿》被巴黎高等法院判罪焚毁，作者遭通缉；日内瓦亦焚二书；避居纳沙泰尔地区的莫蒂埃	第 7 章
1765	莫蒂埃居所遭投石；秋，居比尔湖圣皮埃尔岛约六周，被逐	第 7 章
1766	随休谟赴英；同年二人决裂	第 7 章
1767	返法	第 7 章
1770 起	定居巴黎，抄乐谱；写《卢梭评判让-雅克》	第 7 章
1776	欲将《对话录》手稿置于巴黎圣母院祭坛，栅门锁闭〔待核〕	第 7 章
1776—1778	写《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第 7、31 章
1778	7 月 2 日卒于埃尔默农维尔	第 7 章
1794	遗骨迁入先贤祠	第 7 章

身后年表（本书所及）

年份	事件	章
1784—1786	康德《普遍历史观念》《奠基》《人类历史起源臆测》	第 20、51 章
1790—1791	伯克《法国革命论》《致国民议会一议员书》	第 16、20、28 章
1792	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	第 41 章
1794	最高主宰节〔待核〕	第 51 章
1800	阿韦龙野孩子被捉〔待核〕	第 35 章
1801、1806	伊塔尔两份报告〔待核〕	第 35、52 章

年份	事件	章
1820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第 34、51 章
1846	塞甘《白痴的道德治疗、卫生与教育》	第 52 章
1907	蒙台梭利第一所儿童之家〔待核〕	第 21、37、52 章
1916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第 23、36 章
清末民初	《民约论》诸译本；梁启超、刘师培、邹容〔待核〕	第 53 章

他的一生，压成三句

一，他一生都在被写：一盏灯下的小说、一把没碰过的梳子、一间雕刻铺、一屋子眼睛、一位叫「妈妈」的女人、一座比来比去的巴黎。

二，他一生都在转身：城门前，都灵的屋子里，沙尔梅特被替换以后，隐庐，莫蒂埃，英国。

三，他一生只有一段缠着等：沙尔梅特的书房里，跟着一个一个作者想下去，把同一段几何走一两百遍。

附录二　口述命题登记

本书的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博士于 2026 年 9 月 25 日一日之内口述。原话一字不改；「落在哪里」一栏是写手的登记。

序	原话	落在哪里	推翻或收窄了写手的哪一个推断
1	他不是「大自然」的自然	导论误会二；第 11、24、31 章	推翻写手所立的「三界・现实（物）中心」
2	他是反对 SDE 的「回写」	第五编全编；判决三	推翻写手改立的「三界・自我（天性）中心」为根的读法
3	他的自然，就是「幸福律的张力—转换—释放」里面，没有「张力的忍耐，即积累张力」，而是类似佛教的「随着张力就转换」	第 17、45 章；判决二	把问题落到幸福律的三拍上
4	对张力的忍耐，往往是回写形成的 E 导致的最优化和能量约束要求	第 12、13、32 章	纠正写手「因为不积，所以没有回写」的因果方向
5	圣经说忍耐生……然后生……这里就有「回写和忍耐——导致 E 的改变」，形成了一种品格，这样就不自然了。这是他反对的	第 25、43 章；判决三	补上「品格」一环
6	在意义三律上，混沌、张力、纠缠遇到后，他没有忍耐，急于马上进入自组织，或者选择，或者转换。即「不能等待」	第四编全编；第 39 章九格	把三律一起收进「不能等待」
7	不能等待（D），拒绝回写（S），无 E	全书三母题；第 48 章三方程对账	把前六条放进三维
—	（方法口述）用本系列方法 1.5 版做卢梭；全书二十万字；可以加上蒙氏教育的案例	全书体例	—

写手的收窄，另行登记，不与口述混排：

章	收窄前	收窄后
第 19 章	他一概不能等	他能等一只钟，等不了一团张力
第 27 章	他一概不许改	他留下一个整套留、整套拆的开关，没有账本
第 38 章	无 E（口述原话，保留）	精确读法：没有自己长出来的 E

章	收窄前	收窄后
第 40 章	那只手从未被看见	全书最后一页，爱弥儿改写了一格安排，又请那只手继续管着
第 47 章	判词只下在他的处方上	同时下在诊断与处方上，诊断一半认
第 47 章	卢梭护住、孟子养大	少年期以前护住；第四卷也养，但由老师安排、按钟开始

附录三　九格速查与术语对照

一、九格速查

三维 × 意义三律。每格：他的收回（出处）｜本书的替换物。这张表不是 SIO 九宫格。

	创造	幸福	自由
路（D）等不得	订约者「立刻」成为公共的我（《社约》I.6）｜一份公约 → 一次通宵	幸福＝欲望等于能力，限制想象（《爱弥儿》II）｜合上的缝 → 够不着的饼干	哲学家让疑惑倍增，于是跟随内心之光（《爱弥儿》IV）｜内心之光 → 冰箱上贴一个月的纸
显露（S）不许写	公意总是对的；修订只有开关（《社约》II.3、III.18）｜开关 → 一本账	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第二天性是顶替（《爱弥儿》I、III）｜没有习惯 → 穿鞋两分钟、空出眼睛看鸟	良心是无误的神圣本能；德性等激情醒来（《爱弥儿》IV、V）｜钟声 → 每周一件难一点的事
土（E）无土	立法者改变人性，消灭天然力量越彻底越好；天才无中生有（《社约》II.7—8）｜一次改变人性 → 先问墙为什么砌在这里	自然人无家无语言，母子相见不相识（《论不平等》）｜相见不相识 → 先跟一个人长熟	公民最好不交流；异议者被迫自由（《社约》II.3、I.7）｜互不说话 → 分楼栋小会，把话带出去再带回来

读法：他不占一行，也不占一列；九格是同一个动作——在每一股劲的第一拍前，剪断会回头写人的那个环。三个缺口互相托住：没有土，就不必等；不等，就积不下东西；积不下，就没有回写；没有回写，土就永远是空的。

二、术语对照

每一行：卢梭的词（法文）｜常见中译｜本书的大白话｜大致对上 SDE 的哪一把扳手、差在哪里。

卢梭的词	常见中译	本书的大白话	SDE 对照
état de nature	自然状态	一个还没被人群写过的人待的地方	他设为「无土」的起点；SDE：没有无土的起点，只有更薄的土

卢梭的词	常见中译	本书的大白话	SDE 对照
nature（en nous）	（我们身上的）自然、天性	习惯和偏见改变以前的那一份	他立为出厂的形状；SDE：形状＝F（路，土），也是长出来的
amour de soi	自爱	保全自己、不跟人比的那份心	近于幸福律的一拍；他立为出厂
amour-propre	自尊（自恋、虚荣）	总拿自己和别人比、要别人看得起的心	他看见它是回写长出来的；判为病
pitié	怜悯	见不得同类受苦	他立为天生；本书：在一片土上长出来（第 31、35 章）
perfectibilité	可完善性	人没有定死的本性，会一直往前长	他看见了「路」；判为一切不幸之源
dépendance des choses	对物的依赖	只和不带意志的东西打交道	他的「好依赖」；SDE：物里常常藏着一只手
dépendance des hommes	对人的依赖	看人的脸色过日子	他的「坏依赖」；SDE：人与人之间也长出好土
volonté générale	公意	一个「我们」自己长出来的意志	看见了涌现；判为「总是对的」＝不许回写
volonté de tous	众意	私意加在一起	他正确地把它与公意分开
législateur	立法者	一次改变人性的人	「从头来」：无土＋等不得
religion civile	公民宗教	一套不加解释、不加注释的条款	「不许写」落在信仰上
forcé d'être libre	迫使自由	为了让你不依附任何人，全体来拉你回来	异议者无土可站
éducation négative	消极教育	把地空着，挡住一切进来的	空着等
habitude / seconde nature	习惯／第二天性	做多了沉下去、改了人的那一份	就是回写；他判为「顶替」，本书分出「拴住」与「放开」两种
sentiment de l'existence	存在之感	只是在着的幸福	真的；是幸福律里不积、不转的那一种

本书自己的几个词

本书的词	意思	首见
第一拍	混沌、张力、纠缠——每一股劲开头要等的那一拍	导论、第 15 章
空着等	把难受拿走，等一只钟	第 15、19 章
缠着等	难受还在，人留在里面，让它长出东西	第 15、19 章
藏手	把人的手藏进物里、藏到神的名下	第 40 章
两副尺	同一支笔，对男孩说习惯是恶，对女孩说习惯是天性	第 41 章
开关	只能整套留、整套拆的修订	第 27 章
一只新坛子／老坛子	全书总比喻及其替换	导论、第 49 章
自己长出来的土	一群人一代代互相写出来的那一片	第 38 章

附录四　判决速查卡与判负卡

一、判决速查卡

每条判决：他说｜本书说｜证据主场｜收窄。

判决一·无土　他说：社会把人写坏了；人本来活在自己里面。　本书说：他看见了土在写人，却把自己长出来的土整片揭掉。　主场：第六编（第 31—38 章）。　收窄：他接受出厂的土与设计好的土；没有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土（第 38 章）。

判决二·等不得　他说：幸福是欲望等于能力；让童年成熟。　本书说：混沌一来就立约，张力一来就缩欲，纠缠一来就问心。　主场：第四编（第 15—22 章）。　收窄：他能等一只钟，等不了一团张力（第 19 章）。

判决三·不许写　他说：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公意总是对的。　本书说：他看见习惯会成为第二天性，却把回写判为顶替、判为污染。　主场：第五编（第 23—30 章）。　收窄：他留下一个整套留、整套拆的开关，没有账本（第 27 章）。

判决四·藏手　他说：让孩子只依赖物；让人民像服从自然法则一样服从法律。　本书说：物背后都有一只事先安排好的手，被教的人看不见它，也就改不了它。　主场：第七编（第 40 章）。　收窄：全书最后一页，爱弥儿改写了一格安排，又请那只手继续管着（第 40、48 章）。

判决五·两副尺　他说：人心里没有原罪；自然的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女人的德性以别人的看法为宝座。　本书说：恶写成发生，善写成发现；对男孩习惯是恶，对女孩习惯是天性。　主场：第五、七编（第 26、41 章）。　收窄：无；法文原句待核（附录五第一条）。

二、判负卡：二十一句「什么情况下本书算错」

本系列马哲卷立过一个做法：把全书的判断，逐句写成「出现什么情况，我就算错」。本书照做。每一句后面，写明去哪里查。

1. 如果《论不平等》导言的「假设性推理」与「从不说谎的自然」，在法文原版里语气远不如英译强，第 42 章的接缝降为存疑。（查法文原版导言）
2. 如果《爱弥儿》里「无可争辩的规则」在上下文里明显是修辞，而非全书的立论基础，判决五的体系性升格要收回。（查《爱弥儿》第二卷该段前后）
3. 如果《社会契约论》I.6 的「立刻」，在法文里只是逻辑上的「同时」，不含时间上的急，第 16 章的读法要改为「逻辑上的一次」，判决二在创造律一格上减弱。（查法文 à l'instant 一词的上下文）
4. 如果《爱弥儿》全书有一处，老师让孩子长时间留在一件自己选择的难事里、不替他化解、并把这当作正面的教育，判决二要再收窄。（查第二、三卷全部教学场景）
5. 如果卢梭在任何一本书里，把某一种长期养成的习惯当作德性的正面来源（而不只是「服从必然」「服从理性」这两种），判决三要收窄。（查《爱弥儿》第四、五卷，《论波兰政府》）
6. 如果《论波兰政府》里的民族习俗，是被设计成可以由人民一点一点改写的，第 38 章「只认设计好的土」要收窄。（查该书论教育与节庆各章）
7. 如果《社约论》III.18 的定期集会，在他的其他著作里被设计成可以逐条修订、并留有记录，第 27 章「没有账本」要撤回。（查《山中来信》《科西嘉制宪意见书》）
8. 如果能证明爱弥儿身边的「物」大多数不是老师安排的，判决四要减弱。（逐一清点《爱弥儿》中标明「事先安排」与未标明的场景）
9. 如果《爱弥儿》续篇《爱弥儿和苏菲》里，爱弥儿进一步改写了老师的安排，判决四还要再收窄。（查该续篇）
10. 如果什克拉「尺子非图纸」的读法，能覆盖第 47 章列出的全部处方性段落，判词要从「他关上了」改为「他描述了」。（查什克拉原书与第 47 章所列段落）

11. 如果诺伊豪瑟等人证明第四卷的「扩展自爱」是全书的主线，而非少年期以后的一段，第 44、47 章的收窄要再往前推。（查诺伊豪瑟原书）
12. 如果斯塔罗宾斯基已系统论述「时间与中介」，本书第四编在首创上让出。（查《透明与障碍》）
13. 如果伊塔尔原报告里，维克多对盖兰太太悲伤的反应一条不存在，第 35、38 章关于怜悯的旁证作废。（查伊塔尔 1806 年报告）
14. 如果蒙台梭利的教具体系里，孩子可以系统地参与改写教具，第 37 章「设计的那一层孩子不能改」要撤回。（查蒙台梭利后期著作）
15. 如果孟子在别处明言善端之后不必扩充、自然会长成，第 44 章的对照要改写。（查《孟子》全书）
16. 如果佛教主要宗派都说「随转不住」无须修行即可得，第 45 章的对照要改写。（查相关经论）
17. 如果大多数研究表明，在无法改变的恶劣环境里，「等待」「忍耐」多数时候长出的是老练而非怨恨，本书第 50 章的第一种死法不成立——本书反而更强；如果相反，本书在那些地方就是说教。（查相关研究）
18. 如果能找到卢梭生平里另一段像沙尔梅特书房那样长时间「缠着等」的经历，第 8 章「他一生只有一段缠着等」要改。（查《忏悔录》后半与书信）
19. 如果「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这一收窄不被王德生博士认可，以口述「无 E」为准，第 38 章的收窄撤回。（待裁）
20. 如果王德生博士裁定本书以三维作三母题的做法不属本系列现行方法所说的视角中心主义，本书的母题结构要改写为「中心视角 × 另一组三视角」。（待裁）
21. 如果读者读完本书，只记住了「卢梭错了」，没有记住他看见的那些——本书没写好。（请读者自查）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

一本书交出去的时候，要连它的缺口一起交出去。

一、原文核验只做到英译。　本书引卢梭，全部据公有领域的英译本逐句核过（Cole、Foxley 与古登堡本《忏悔录》），法文原版没有逐句对。凡要用作「接缝」「同一支笔」的几处——《论不平等》导言的「假设性推理」与「从不说谎的自然」，《社约论》II.3 的「总是对的」与「公民之间没有交流」，《爱弥儿》V 的「坟墓与宝座」——在法文原版上核不到同样的分量，相应的判断要降一级。

二、接缝只定为「修辞上的升格」。 第 42 章的接缝词「从不」，出在一篇演说体的导言里，他自己又留了一句「除非我不自觉地掺进了一点我自己的东西」。本书把体系上的升格，落在《爱弥儿》的「无可争辩的规则」上；如果有人能证明这句「规则」在全书里也只是修辞，接缝就要再降。

三、「诊断还是处方」。　什克拉的读法（第 47 章）本书只认了一半。如果能证明《社约论》I.6 的「立刻」、II.7 的「消灭天然力量」、《爱弥儿》II 的「只让孩子依赖物」，在他的语境里也都只是量今天的尺子，判词要从「他关上了」再收窄为「他描述了」。

四、「无 E」的收窄是写手做的。 口述原话是「无 E」；「没有自己长出来的 E」是写手据第 12、34 章证据所作的收窄。如果王德生博士不认这条收窄，以口述为准。

五、母题的形式与本系列现行方法有偏离。　本系列现行方法规定母题由「一个中心视角 × 另一组三视角」打造；本书按口述，以三维直接作三个母题，意义三律作九格展开轴（第 39 章）。这是否仍属「本质性视角中心主义」，待王德生博士裁定；与罗尔斯、霍布斯、柏拉图三卷九格的对照，是写手所拟。

六、蒙氏案例的地位。　蒙台梭利的教室在本书里用来说明道理，不当证据（附录十二）。圆柱体一事，《手册》说一般孩子「多达四十次」，《自发活动》记一个女孩「四十四次」，本书两说并存；本书写作中先改错又改回：先据《手册》写成「四十多

次」，又「更正」为「多达四十次」并删去抬椅子一节，后读到《自发活动》才恢复原场景。一次过头的更正，比一次错误更难看；这件事照实登在这里。

七、野孩子一章的旁证。　维克多对盖兰太太悲伤的反应一条，本书只据一般记载，未核伊塔尔原报告；如核不到，第 35、38 章关于「怜悯在土里长出」的旁证作废，第 31 章的文本线索（母子段、怜悯例）仍在。

八、相遇编的量法。　本书对保罗、孟子、佛教的量法，只取与三母题相关的一处，不代表对这三条传统的全面判断；佛教部分只及一部分宗派的说法（如来藏一系），待核。

九、中国接受史。　第 53 章的年份、译者、篇名全部待核；本书只作轮廓，不作史论。

十、健康一章。　卢梭对医学的激烈言论，本书照录是为了拆它；本书不给任何诊疗建议，读者身体有事请找医生。

十一、本书的死法。　第 50 章写过：如果「缠着等」只是有好土的人的特权，本书在那些地方是一种劝人忍受的说教。这一条，本书没有能力自己验证。

附录六　与本系列各卷对账

卢梭在本系列十二处露过脸。本书一处不推翻，只接着判。

前卷	那一卷怎么说	本书在哪里接住
洛克卷（148）第 49、50 章	三张自然状态图都是「没有子宫的起点」；卢梭这一刀离 SDE 最近	第 9、31、32 章；第 38 章收窄为「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
霍布斯卷（146）第 8、43 章	撬开「读你自己」；两只新盖子：本来就好的自然人、一次结成全体服从的公意	第 9、26、27 章：两只盖子同出一根
黑格尔卷（136）	图宾根读卢梭；从自然状态一步走进国家，中间没有市民社会	第 34、51 章
康德卷（150）	「卢梭纠正了我」	第 20、51 章
休谟卷（144）第 9 章	决裂；只看快照，读错因果	第 7 章：「等不得」在人际上的样子
奥古斯丁卷（188）第 46 章	换听者：从上帝到公众	第 26、53 章
莱布尼兹卷（140）	里斯本来信：苦难在人的纠缠里发生	第一编看见清单
巴迪欧卷（196）第 40 章	公意是政治的类性，几乎没差	第 16、27、33 章，不改判
高鹏讲加缪卷（184）	制宪悖论	第 34 章
德里达卷（134）第 14、21 章	危险的增补：自然有洞	第 47 章：洞即被揭掉的土
罗尔斯卷（104）	社会契约是罗尔斯的材料之一	第 39 章九格对照（待裁）
第 200 号《第三声喊》	一手喊「我」，一手造「我们」	第 16、53 章

另有两处借用前卷判法：帕斯卡卷「天性是最早的习惯」（第 24 章）；皮尔斯卷「习惯就是回写」（第 23 章）。马克思卷、马哲卷、高鹏讲杜威卷的判断，在第 36、51 章接住。

附录七　引文核验总表

说明：〔核〕＝已据所列英译原本逐句核对；法文原版尚待逐句核对。〔待核〕＝尚未核到原文，本书只作转述或旁证。凡引号内的话，一律是大意的中文转述，不是逐字翻译。

一、卢梭著作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据 Cole 英译本，1913）〔核〕

内容	本书章
哲学家们都要回到自然状态，没有一个到达；把社会里得来的观念搬进自然状态；「全不顾及必须经过多么长的时间」	9、42
「让我们先撇开一切事实」；只是「有条件的、假设性的推理」	8、42
自然状态也许从未存在过、也许永远不会存在	8、导论
「人啊……这就是你的历史……读自从不说谎的自然」；「除非我不自觉地掺进了一点我自己的东西」；假想身在吕克昂学园	8、42
驳霍布斯「强壮的孩子」；怜悯是霍布斯漏掉的原理	9
野兽从母亲怀里抢走孩子的一幕（证明天生怜悯）	31、44
野蛮人灵魂裹在当下存在的感觉里，计划不过当晚；早上卖床、晚上哭着要回	15
母亲喂奶起初为自己，后来因习惯而为孩子；母子分开，相见不相识	31
可完善性是一切不幸之源	13、32
茅屋前大树下的歌舞；「每个人开始注意别人」；「新的酵母引起的发酵」	12
「世界真正的青春」：最幸福、最稳定的中间时代	12、38
第一个圈地说「这是我的」的人；下文「财产观念只能一个接一个获得」	32
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帮助、存够两人口粮起，平等消失；额头的汗水	12、13、32
冶金和农业：铁和谷物使人文明，又使人类堕落	32
野蛮人活在自己里面，社会人活在别人的意见里	3、31

内容	本书章
长注：必须回到森林与熊一起生活吗？像我这样的人不能没有法律和官长	47

《社会契约论》（据 Cole 英译本）〔核〕

内容	本书章
I.6 阻力超过力量，原始状态维持不下去；每人与全体联合而仍只服从自己；「交给全体就是没交给任何人」；「立刻」产生一个公共的我	13、16
I.7 谁拒绝服从公意，全体迫使他服从，即「迫使他自由」；以免「任何个人依附」	33、51
I.8 正义代替本能；服从自己订立的法就是自由	16、26、47、51
II.3 公意总是对的，人民不被腐蚀但常被欺骗；众意与公意；公民之间没有交流；派系	27、33
II.7 立法者改变人性；天然力量消灭得越彻底越好；结果要先变成原因；请神开口，像服从自然法则一样；引「共和国建立制度，然后制度塑造统治者」	34
II.8 民族只在青年时驯顺；革命使国家从灰烬重生；青年不是童年，成熟期提前则失败；彼得大帝「文明得太早」；真正的天才无中生有	34
III.18 定期集会、两问；没有一条根本法不可撤销，连社会契约也不例外；集会唯一目的是维持社会条约	27、48
IV.1 橡树下的农民；新法只是说出人人已感到的	33
IV.2 越接近一致，公意越占主导；冗长争论是国家衰落的标志	33
IV.8 公民宗教：不信者可驱逐，在法律面前撒谎者处死；条款不加解释、不加注释	51

《爱弥儿》（据 Foxley 英译本，1911）〔核〕

内容	本书章
I 开篇：出自造物主之手都是好的，一到人手里就变坏	26、42
I 自然的定义：习惯和偏见改变以前的倾向	24
I 唯一的习惯是不养成任何习惯；习惯在需要之外加上新需要	23
I 父亲若不尽义务，将流下苦涩的眼泪	6
I 论医学：害处多于它要治的病；使人怯懦、轻信、怕死	56
II 可怜的预见：拿眼前的不幸换说不准的将来	15、43

内容	本书章
II 欲望与能力之差是不幸；自然只给保全所需的欲望；想象扩大可能；「限制想象」	17
II 两种依赖；以法代人；只让孩子依赖物	13、40
II 最有用的规则：不要节省时间，要浪费时间；最初教育纯粹是消极的；让童年成熟	19
II 没有原罪，恶的入口都查得到；最初冲动永远是对的	26
II 让他以为自己是主人，其实你才是；「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40、54
II 蚕豆与园丁罗贝尔	40
III 第二天性顶替真天性；脚注：其余一切习惯都是恶	23、24
III 市集变戏法者，脚注：「这一小幕是事先安排好的」	40
IV 萨瓦牧师：哲学家使疑惑倍增，于是跟随内心之光；其余先放着；良心不欺、无误的裁判；「神圣的本能」	18
IV 自然从不欺骗我们	26
IV 把自爱扩展到别人即成德性；把怜悯普遍化；爱人类甚于爱邻人	47
V 善良与德性；德性出于力量；到现在只有自由的外表	25
V 苏菲：必须被认为有价值；「别人会怎么想」是男人德性的坟墓、女人德性的宝座；女人的宗教受权威支配	41
V 离开苏菲两年；「这整件事我都和苏菲的父亲安排好了」	25、40
全书最后一段：上帝不许我让你那样教育我的儿子；继续做年轻老师的老师	40、48

《忏悔录》（据古登堡电子本英译）〔核〕

内容	本书章
出生要了母亲的命；父亲「把她还给我」；「我们在会思考之前先会受苦」	1
夜读小说，「我比你还像个孩子」；「什么都没懂，什么都感觉过」；拔不掉	1
普鲁塔克；受不了束缚的傲气，折磨一生	1
梳子事件与「刽子手」；愤怒脱离个人成为一生的正义感	1
表哥忍，我当场要打架	1
书记官逐出；雕刻铺；「欲望加上无能引出恶」	2
城门：伙伴一笑决定熬一夜，「我的决定一样突然：当场发誓不回」	2

内容	本书章
「干耗着、等着、求着，对我是不可能的」	2、4、57
棕枝主日见华伦夫人；「孩子」与「妈妈」；「预见一向让享受变苦」	4
丝带与马里永；「一屋子人压过悔恨」；「若被拉到一边」	3
沙尔梅特「一生短暂的幸福」；自学之法：先攒观念；几何走一两百遍	4
读医书，疑心脏息肉	4、56
「我的位置已被人占了」	4
里昂家庭教师：没有耐心与好脾气	5、55
樊尚之路：走得飞快，拿书想走慢；「另一个世界」；「从那一刻起我毁了」	5
育婴堂：「既然是这里的风俗」；「育婴堂的风险小得多」；卢森堡夫人寻子	6
以抄乐谱为生：「不必亲自伺候谁」「不再需要预见」	57
辞年金：「要么成为奉承者，要么沉默」	57
急于搬入隐庐	7
莫蒂埃的石头	7

二、其他原典

出处	内容	章	状态
帕斯卡《思想录》第 93 条（古登堡英译）	天性也许只是最早的习惯	24	核
康德《普遍历史观念》第四、七命题（英译）	感谢非社会性；卢梭偏爱野蛮「不算太错」	20、51	核
伯克《法国革命论》（《伯克著作集》古登堡本）	偏见使德性成为习惯；公共银行与资本；道德上无发现可做；没有改变之法即无保存之法；继承与改进；「从来不是全新的」；「不可改变的恒常」	20、28	核
伯克《致国民议会一议员书》（同上）	慢与耐心；从光到光；休谟转述卢梭的写作秘诀（二手）	16、20	核
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古登堡本）	一切原来好／现在好／将来好；习惯的效果被当作天性标志；服从理性即必然	41	核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258 节附释（英译）	从纯思想从头重建，结局恐怖	34、51	核

出处	内容	章	状态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四、九章（古登堡本）	可塑性与习惯；改变环境的习惯；自发发展纯属神话；社会媒介；卢梭另有兄弟般社会的理想	23、36	核
蒙台梭利《蒙台梭利方法》第十章等（古登堡英译）	伊塔尔反卢梭；野孩子始终哑；雪与月光；增加需要；回来找汤和床；塞甘；比塞特尔机械施教	35、52	核
蒙台梭利《蒙台梭利博士手册》（古登堡本）	圆柱体「多达四十次」；纠错在教具中；「一边观察，一边等」；按神秘法则展开；善恶争论与工作的组织	21、29	核
蒙台梭利《教育中的自发活动》（古登堡英译）	一个女孩四十四次；注意力集中后完全变样	导论、37	核
《罗马书》5:3—5、《雅各书》1:4、《希伯来书》12:11（和合本）	忍耐之链；经练过的人	43	据通行本
《孟子》告子上、公孙丑上、告子下	性善；不忍人之心；扩而充之；揠苗；动心忍性	44	据通行本
《金刚经》《坛经》	应无所住；无念无相无住；踏碓八月；二偈	45	据通行本

三、待核清单

一，卢梭生平：母亲去世日期；1728 年出走的日期；华伦夫人当年年龄；1733 年一事的年份；巴黎科学院与威尼斯使馆细节；第一个孩子的年份与当时育婴堂的规模、死亡率；隐庐绝交细节；1752 年辞年金的确切年份；1776 年圣母院栅门；致马勒泽布信中「树下半小时」「泪湿衣襟」。

二，卢梭著作：《遐想》第五次散步原句；《致博蒙书》；《论波兰政府》节庆一段；「发酵」「酵母」的法文原词；全部法文原句。

三，他人：伏尔泰「四条腿走路」；康德书房画像、《奠基》自律原文；罗伯斯庇尔献辞与最高主宰节；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引 II.7；伯林、塔尔蒙论点；卡西尔、什克拉、诺伊豪瑟、登特、斯塔罗宾斯基诸书论点与页码；希腊文 δοκιμή；宗密「顿悟渐修」；如来藏一系表述。

四，教育史：维克多被捉年份与年龄；伊塔尔施教年数（五年与八年两说）；伊塔尔报告年份；维克多与盖兰太太一条；塞甘英文版年份（1866 与 1886 两说）；1907 年儿童之家；混龄班通行做法。

五，中国接受史：第 53 章全部年份、译者、篇名。

附录八　他的二十句话与十个常见误读

一、他的二十句话，各配一句补语

每一句：他的话（大意，出处）——SDE 的补语。

一，我们在会思考之前，先会受苦。（《忏悔录》I）——受过的苦沉下去，才有后来的那个你。

二，后来的经验和思考，一直没能把它拔掉。（《忏悔录》I）——拔不掉的，就是你；可它还能被接着写。

三，干耗着、等着、求着，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忏悔录》）——等，不必是干耗；可以是陪着一件正在长的事。

四，他们讲的是野蛮人，描绘的却是社会里的人。（《论不平等》）——这一刀，本书一字不改；也请用它量你自己的「自然」。

五，全不顾及必须经过多么长的时间。（《论不平等》）——他替等待说过最好的一句话，是对别人说的。

六，这就是你的历史，读自从不说谎的自然。（《论不平等》）——自然不说话；是人替它说的。

七，第一个圈地说「这是我的」的人，是文明社会真正的奠基者。（《论不平等》）——一句被人相信的话，改写了此后所有人：这就是回写。

八，野蛮人活在自己里面，社会人活在别人的意见里。（《论不平等》）——人总活在人中间；要问的是，别人的眼睛落在哪里。

九，母亲起初为自己喂奶，后来因为习惯，才为了孩子。（《论不平等》）——最早的爱，是一天一天写出来的。

十，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社约论》I.1）——有的枷锁要砸；有的，是一片接住你的土。

十一，每个人把自己交给全体，就是没有交给任何人。（《社约论》I.6）——交给全体，还要交给一个个具体的人。

十二，公意总是对的。（《社约论》II.3）——一个总是对的东西，就学不会了。

十三，要迫使他自由。（《社约论》I.7）——不同意见，要有一片可以站的土。

十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彻底，获得的力量就越持久。（《社约论》II.7）——老水倒得越干净，新坛越没有味道。

十五，出自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一到人手里就变坏了。（《爱弥儿》I）——人手里，也长出过好东西：汤、床、为你流的泪。

十六，不要节省时间，要浪费时间。（《爱弥儿》II）——对；只是别把地空着。

十七，我们的不幸，在于欲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爱弥儿》II）——那道缝，也是能力长出来的地方。

十八，孩子唯一可以养成的习惯，是不养成任何习惯。（《爱弥儿》I）——有的习惯拴住人，有的放开人。

十九，让他始终以为自己是主人，其实你才是。（《爱弥儿》II）——找个时候，把手亮出来。

二十，我让你成了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德性的人。（《爱弥儿》V）——德性不是钟声，是一次一次扛出来的。

二、关于卢梭的十个常见误读

每一条：常见的说法｜本书的读法｜在哪一章。

一、「卢梭要人回到森林里去。」 他自己在《论不平等》的长注里说：这是对手的推论，我宁愿自己先说出来；像我这样的人，再也不能没有法律和官长（第 47 章）。他要的，是在文明之内给人开一条路。本书拆的，正是这条路。

二、「卢梭的自然，就是山水、森林、大自然。」　他的自然，是人身上还没被人群写过的那一份：饿了吃、困了睡、见人受苦心里难过、不跟人比。《爱弥儿》第一卷的定义：习惯和偏见改变以前的那些倾向（第 24 章）。

三、「卢梭反理性，只讲感情。」　《社会契约论》是十八世纪推理最严密的政治书之一；他说服从自立之法就是自由（第 20、47 章）。他反对的，不是理性，是那些慢慢积起来、回头改写人的东西。

四、「卢梭说人性本善，所以他主张放任孩子。」　他主张的不是放任，是一只藏起来的手：让孩子以为自己是主人，其实一切都在老师手里；市集上的变戏法者，是事先教好了台词的（第 40 章）。

五、「卢梭是快乐教育的祖师，所以他反对一切吃苦。」　他反对的，是拿童年预支将来——这一条本书认（第 15 章）。他没有写的，是另一种苦：孩子自己愿意碰的那一份难。快乐与吃苦之争之所以轮回，是两边都没有分清这两种苦（第 53 章）。

六、「卢梭不会等。」 他会等——「让童年成熟」「不要节省时间，要浪费时间」。本书的判断是：他能等一只钟，等不了一团张力（第 19 章）。

七、「公意就是多数人的意见。」　他分得很清楚：公意不是众意，不是私意之和（第 16、27 章）。本书要拆的，不是这一分，是公意「总是对的」，以及它要由「彼此没有交流」的公民结成（第 27、33 章）。

八、「卢梭主张极权。」 伯林、塔尔蒙从「迫使他自由」一句里看见了危险（第 51 章）。本书的读法更窄：一个异议者在他的国家里没有一片可以站的土——不能商量，不能结团体，不同意见只能被读成「还没看清公意」（第 33 章）。本书不把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全算在他头上（第 51 章）。

九、「卢梭的教育学已经被蒙台梭利、杜威完成了。」　不是完成，是改写。伊塔尔拿他的方法反他的前提，杜威说「不经社会媒介的自发发展纯属神话」，蒙台梭利把「护住」换成「一遍一遍地做」（第 36、52 章）。他的教育学，是靠被改写才活下来的。

十、「卢梭在《忏悔录》里什么都说了，所以他很真诚。」 他确实说出了许多别人不会说的事——丝带、育婴堂、息肉。本书把《忏悔录》当作一张最诚实的人生发生表来用（第 8 章）。可是同一个人，在学说里要找一个从没被写过的人；在自传里写满了被写的自己。真诚，和他学说里的那块磐石，是两件事。

附录九　主要著作速读卡与延伸阅读

一、主要著作速读卡

每一张：写于何时｜讲什么｜本书怎样读｜在哪几章。

《论科学与艺术》（1750）　讲什么：第戎学院问「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使风俗纯洁还是败坏」，他答：败坏。知识、艺术、礼貌越精致，人越假。　本书怎样读：一个站在「越积越好」的时代对面的人，看见了积累的坏面，却只看见了坏面。　在哪几章：第5、10章。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　讲什么：从自然状态讲起，一步一步讲到私有财产、不平等、政府的出现。　本书怎样读：全书最重要的一本。他在这里亲眼看见了「积—忍—转—放—再写回去」的整个环，连「发酵」都写到了；然后在环开始回写的那一格下了剪刀。接缝也在这本书的导言里。 在哪几章：第8、9、12、13、31、32、42章。

《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1758）　讲什么：反对在日内瓦开剧院；主张公众的节庆——人们在露天聚在一起，自己成为演出。 本书怎样读：一个恨中间物、要心与心透明的人（斯塔罗宾斯基语），在节庆里看见了一种好的「在一起」。本书只略及。　在哪几章：第47章。

《新爱洛伊丝》（1761）　讲什么：一部书信体小说，写爱情、德性与一个理想的乡村家园。那个世纪最畅销的书之一。　本书怎样读：克拉朗庄园里，一切都被主人家安排得妥妥帖帖——那只藏起来的手，已经住进了一户人家（读法待核原书）。 在哪几章：第7、40章。

《社会契约论》（1762）　讲什么：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怎样的结合，才能让每个人仍只服从自己？答：社会契约与公意。　本书怎样读：「立刻」成为一个公共的我（等不得）；公意总是对的（不许写）；公民最好不交流，立法者改变人性

（无土）；第三卷第 18 章那个开关，是本书的一次收窄。　在哪几章：第 13、16、27、33、34、51 章。

《爱弥儿》（1762）　讲什么：一个老师，从婴儿到成婚，按年龄五卷，教一个孩子成为一个「自然的人」。　本书怎样读：三个母题的教育版，也是「藏手」的主场。最后一页，爱弥儿改写了老师的一格安排。第四卷有一条「把自爱扩展到别人」的路，是本书对自己的一次收窄。 在哪几章：第 13、15、17—19、23—26、40、41、47、55 章。

《忏悔录》（身后出版，1782、1789）　讲什么：从出生写到 1765 年，一个人怎样一步一步成了他自己。　本书怎样读：一张最诚实的人生发生表；他在这里写满了被写的自己，而他的学说要找一个从没被写过的人。 在哪几章：第一编全编；第 56、57 章。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身后出版，1782）　讲什么：晚年的十次散步，写回忆、植物、孤独，和湖上只是在着的幸福。　本书怎样读：那种不积、不转、只是在着的幸福，是真的；而这本「不需要任何人」的书，是写给后来的人读的。　在哪几章：第 7、31 章。

二、延伸阅读：给想再往下读的人

只想读一本卢梭：读《忏悔录》第一至六卷。那是一张最诚实的人生发生表，读完你就懂了第一编。

想读他的理论：先读《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篇幅不长，是全书的根；再读《社会契约论》第一、二卷；最后读《爱弥儿》第一、二卷和第四卷的「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

想读他最美的文字：《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第五次散步。

想读批评他的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讲《爱弥儿》的那一章；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九章；伯克《法国革命论》讲偏见的那几页。

想读继承他又改写他的人：蒙台梭利《蒙台梭利博士手册》——篇幅很短，写给家长，可以当作《爱弥儿》的一种改写来读。

想读中国这一边：《孟子·告子》上下篇、《公孙丑》上篇。读的时候，把卢梭放在旁边，只问一个问题：善的苗头之后，要不要一辈子去养？

想读本系列的邻卷：先读霍布斯卷第 43 章和洛克卷第 49、50 章，那是卢梭在本系列最早的两张侧脸；再读德里达卷第 14 章「增补」；想看同一个问题怎样落在另一种中心上，读罗尔斯卷与霍布斯卷的第七编。

读的时候，带上那三个问题：他是空着等，还是缠着等？长出来的，许不许写回去？这片土，是揭掉的、设计的，还是长出来的？

附录十　占位者名录：谁先说过，本书让出什么

本系列的规矩：离本书判断最近的研究者，要写明他们各占了什么，本书在什么情况下让出。

德里达（《论文字学》，1967）：占了「补充」——自然需要补，说明自然有洞。本书只给洞起了名（被揭掉的、自己长出来的土）。若有研究已把「增补」与「习惯／第二天性」系统对读，本书第 23、24 章让出首创。

斯塔罗宾斯基（《透明与障碍》，1957）：占了「他恨一切中间物」。本书把它读成「等不得」并落到意义三律三处。若斯塔罗宾斯基原书已有「时间与中介」的系统论述，本书第四编让出首创〔原书待核〕。

什克拉（《人与公民》，1969）：占了「他画的是尺子，不是图纸」。本书已在第 47 章收窄，认诊断一半。

诺伊豪瑟、登特：占了「自尊可以是健康的，《爱弥儿》第四卷在教育它」。本书已在第 47 章收窄第 44 章一句。

卡西尔（《卢梭问题》，1932）：占了「卢梭思想有统一的核心：自由即服从自立之法」。本书只多说一步：这个核心正落在「不许写」上。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占了「天性给出条件，不给出目的；社会媒介」。本书在这一处几乎没有比他多说什么。

伯克、康德：一个占了「习惯长进天性」「改进的从来不是全新的」，一个占了「张力是发动机」。本书多出的，只是把他们各自的零也量了。

伯林、塔尔蒙：占了「迫使自由」的危险。本书的读法更窄：异议者无土可站。

本系列各卷：洛克卷占了「没有子宫的起点」；霍布斯卷占了「撬开读你自己、盖上两只新盖子」；巴迪欧卷占了「公意是类性」。本书一处不改判。

附录十一　练习、读书会讨论题与课堂用法

一、练习：十二编，每编一题

每一题都是一件明天就能做的事。做完，在题下面写两行：我是空着等，还是缠着等？这件事，有没有沉下去，改了我一点？

第一编（一个人）：找一样你身上「拔不掉」的东西——一个口味、一种怕、一句口头禅。倒着查：它是哪一年、在哪一片土里写进你的？它现在推着你做什么？你想让它接下来怎样被改写？

第二编（他接手的题）：下次听到有人说「人就是自私的」或「人本来都是善良的」，问一句：「你说的是哪一年、在什么样的地方、经过了什么事的人？」

第三编（总纲）：画出你生活里的一个环：哪一片土写厚了，提出了什么要求，你在忍什么，忍出来长出了什么，又沉回去改了什么。环在往上转，还是往下转？

第四编（等不得）：下一次你想「马上」解决一件让你难受的事，先问：这一份难受，是白受的，还是在长东西？拿不准，就等十分钟——不是走开，是留在旁边。

第五编（不许写）：把你的习惯分两栏：「离了它我就不行」的，和「有了它，我的注意力空出来去做别的」的。前一栏挑一样慢慢换掉，后一栏挑一样继续养。

第六编（无土）：想一片你身上「自己长出来的土」——一段十年的友谊，一门慢慢熟起来的手艺。写下它是怎样一年一年养出来的。

第七编（钉子）：想一件你「为孩子好」或「为别人好」悄悄安排的事。挑一个合适的时候，把它说出来——只说一件。看看对方知道以后，会做什么。

第八编（相遇）：想一句你从长辈那里接过来的老话——关于吃苦、做人、孩子。问它三个问题：它要不要人等？许不许人被写？它的起点有没有一块不问来历的石头？

第九编（总解构）：给你最坚信的一句话，写三条「出现什么情况，我就算错了」。写不出来的，就是你还没问过它来历的地方。

第十编（身后）：想一个你很敬佩的人，列出你从他那里拿走的一样东西，和你扔掉的一样东西。留下的那一样，才是他真正给你的。

第十一编（AI）：下一次想马上问 AI 一个问题时，先用两分钟自己猜一个答案，写下来；再问；对一对差在哪里。

第十二编（用得上）：做一次「查自己的偷运品」——找翻脸点，反着想一天，写下进货史。

二、读书会讨论题

一，你小时候有没有一样被写进去、到今天「拔不掉」的东西？它是伤，还是本钱，还是两样都是？

二，第 2 章城门前的那一夜：你会是熬一夜的伙伴，还是当场转身的卢梭？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在你当场想转身的时候，能陪你熬一夜？

三，「活在别人的意见里」——你今天有多少时间，是活在这里面的？

四，第 17 章说，欲望比能力大一点点的那道缝，是能力生长的地方。你最近一次在这道缝里待着，是什么时候？

五，你家里（或单位里）有没有一张「只能整套留、整套拆」的规矩？能不能给它加一本账？

六，第 40 章：你有没有为别人「事先安排好」过什么？要不要让他知道？

七，快乐教育和吃苦教育，你站哪一边？读完这本书，这个问题变了没有？

八，第 50 章，本书给自己写的第一种死法：「缠着等」是不是只是有好土的人的特权？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站在一片坏土上，却没有一个刘婶？

九，一台什么都立刻答的机器，会让你的孩子少了什么？你打算怎样守住那一段第一拍？

十，你身上有没有一坛「老水」——一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你接着在养的东西？你会把它传给谁？

三、给老师的课堂用法

这本书可以拆开来，用在中学、大学或家长课堂上。下面是几种用法，每一种一节课。

一节课：一坛泡菜（导论）　带一只真的泡菜坛子，或者一张照片。让学生分组，用「形状、路、土、回写」四个词，各说一样自己身上长出来的东西。最后问：你身上，哪一样是「一只新坛子」，哪一样是「一坛老水」？

一节课：城门与丝带（第 2、3 章）　先讲两个故事，不讲卢梭的名字。让学生讨论：如果你是那个少年，你会怎么做？然后读卢梭自己的解释：「一屋子人的在场，压过了我的悔恨」「如果当时有人把我拉到一边」。最后问：我们的教室里，有没有一个可以「拉到一边」的地方？

一节课：三种种地的人（第 44 章）　读《孟子》揠苗一段。把全班分成三组，各演一种人：拔苗的，不锄的，锄草的。然后让每组说一件自己生活里的事，是用哪一种方式对待的。

一节课：四十四次（第 21、37 章）　给学生一件有点难、能反复做的小事——拼一个七巧板，折一只纸鹤。不讲方法，只计时、计次。下课前请学生写一句话：你在第几次的时候，差一点放弃？后来发生了什么？

一节课：两副尺（第 41 章）　读《爱弥儿》第五卷那一句「别人会怎么想，是男人德性的坟墓，却是女人德性的宝座」，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回应。让学生各写一句「你天生就……」，然后两人一组，替对方查这句话的来历。

一节课：一台立刻答的机器（第 54 章）　出一道开放题。一半学生先自己想五分钟再问 AI，另一半直接问 AI。十五分钟后，比较两组对答案的理解和记忆。只观察，不下结论。

使用时的三条提醒：一，书中的日常场景都是虚构的，只说明道理，不当证据；二，讲到育婴堂、丝带这类事，照卢梭自己的叙述讲，不借此给人定罪；三，讲到健康，只谈理解和习惯，不给诊疗建议。

附录十二　关于蒙氏案例

本书三个母题编各设一章「蒙氏教室」，第十编设一章伊塔尔—塞甘—蒙台梭利的家谱，第十二编教育一章多处以蒙氏园为场景。这是按王德生博士「可以加上蒙氏教育的案例」的令加入的。

一，这些案例**用来说明道理，不当证据**。蒙台梭利的观察是她本人的记录，不是对照实验；本书引用，只为让读者看见「缠着等」「回写」「两层土」在一间真实的教室里大概是什么样子。

二，本书**不把蒙台梭利写成答案**。她的零，本书照量：「按神秘法则展开」是另一只钟（第 21 章）；什么算「混乱」、什么算「秩序」由老师画线（第 29 章）；设计的那一层土，孩子不能改（第 37 章）；她的方法一旦被照着条文执行，就变回比塞特尔（第 52 章）。

三，本书**不为任何幼儿园、任何教育品牌背书**。书中陪读人家所去的蒙氏园是虚构的；第 52 章三家幼儿园也是虚构的场景。

四，本书引蒙台梭利，只据三部已进入公有领域的英译本：《蒙台梭利方法》（1912）、《蒙台梭利博士手册》（1914）、《教育中的自发活动》（1917）。

附录十三　一句话索引

读者只看这份索引，就能读到全书的判断。

前言　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他在本系列露过十二次脸；这一次，拼出一张正脸。

导读——五条判决，三个随身问题，三条读法，三条会让判词输掉的条件。

导论　一坛泡菜——七个词、三个式子、三股劲各三拍，都在奶奶的老坛子里；卢梭要的，是一只新坛子。

第一编　一个人：一生都在转身

第 1 章　出生九天——一个被写出来的孩子，自己说写进去的「拔不掉」。 第 2 章　城门关了——伙伴们熬一夜，他当场转身；他说：等着，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第 3 章　一条丝带——一屋子眼睛压过了良心；他缺的，是在屋子里多等几秒的本事。 第 4 章　华伦夫人——此刻就很幸福的卢梭，和把同一段路走一百遍的卢梭。 第 5 章　樊尚路上的半小时——三十七年的一锅粥，在一刹那成形；他只讲了揭锅那一下。 第 6 章　育婴堂——「无土」第一次成了一个动作。 第 7 章　焚书、流亡、湖心岛——每一次张力都当场转出去：搬家、绝交、阴谋论、一个只有此刻的湖。 第 8 章　人生序列表：一场被写的发生——他把转身写进了学说，把被写留在了自传。

第二编　他接手的题

第 9 章　三张没有政府的图——一把问时间的刀：前人跳过了路。 第 10 章　这个根的那片土——一个只见好土的时代，一个只见坏土的人。

第三编　总纲：一个环，被他从头剪断

第 11 章　七条口述——一天里一条一条站稳，收成三个词。 第 12 章　一个环——积、忍、转、放、再写回去；他在回写开始的那一格下了剪刀。 第 13 章　同出一根：三

处锚——《爱弥儿》的一页上，挤着他三本书的核心。　第 14 章　病根——一个一生被写伤的人，连唯一的好土也换掉了他。

第四编　上 · D：等不得

第 15 章　当晚就要结论——反对预支，对；连缠着等一起反对，错。 第 16 章　混沌一来就立约——一个「我们」是长出来的，他让它「立刻」长完。　第 17 章　张力一来就缩欲——欲望比能力大一点点的那道缝，正是能力生长的地方。　第 18 章　纠缠一来就问心——书房里的年轻人攒了几年，书里的牧师转向内心之光。　第 19 章　让童年成熟：他会等的是一只钟——他能等一只钟，等不了一团张力。　第 20 章　两个要他等的人：康德与伯克——一个说张力是发动机，一个说习惯长进天性。　第 21 章　蒙氏教室一：插了四十次的圆柱体——同样让物来教，一个为了不必忍，一个为了忍得住。　第 22 章　本编总账：空着等与缠着等——空着等是等一只钟，缠着等是陪一坛菜。

第五编　中 · S：不许写

第 23 章　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拴住人的习惯和放开人的习惯，被他当成了一件事。　第 24 章　第二天性——同一种东西，写进自传叫「我」，写进学说叫「顶替」。 第 25 章　善良与德性——忍耐被挪到自然之外，到时候像钟声一样响起。 第 26 章　没有原罪——他把恶写成发生，把善写成发现。　第 27 章　公意总是对的；以及一个开关——他留下的修订，只能整套留、整套拆，没有账本。　第 28 章　伯克：为了保存而改变——改进的从来不是全新的；可伯克的老水不许问来历。　第 29 章　蒙氏教室二：好是长出来的——好，是一座要在工作里一层层建起来的新建筑。　第 30 章　本编总账：老盐水是味道，不是污染——他把回写当成污染。

第六编　下 · E：无土

第 31 章　野蛮人活在自己里面——他亲手写下母爱由习惯写出，又让母子相见不相识。　第 32 章　存够两人口粮的那一刻——他看见了土怎样逼人流汗，没有看见汗水怎样把人养大。　第 33 章　公民之间最好不交流——一个「我们」，由一群互不说话的人结成。　第 34 章　从头来：立法者改变人性——消灭天然的力量越彻底越好；三个母题全齐。　第 35 章　一个真的无土之人：阿韦龙的野孩子——他缺了一辈子、又自己回来找

的，正是那片土。　第 36 章　杜威：社会媒介——不经社会媒介的自发发展，纯属神话。　第 37 章　蒙氏教室三：土是设计的，也是长的——四十四次，是在一群唱歌的孩子中间完成的。　第 38 章　本编总账：没有自己长出来的土——全书最大的一次收窄。

第七编　钉子：九格表与同一支笔

第 39 章　九格表——九格全占，九格同一个动作，三个缺口互相托住。　第 40 章　藏手——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直到最后一页，爱弥儿改了一格。　第 41 章　两副尺——「别人会怎么想」，是男人德性的坟墓，女人德性的宝座。　第 42 章　一段之隔：接缝——「假设性的推理」，一段之后成了「从不说谎的自然」。

第八编　相遇：三条会等的路

第 43 章　患难生忍耐：保罗的链——他要链尾的德性，剪掉了链身。　第 44 章　动心忍性：孟子——同样性善，一个护住，一个养大；拔苗、不锄、锄草，三种人。　第 45 章　随转不住：佛教——同样是放下，一种是修出来的，一种说生来就会。　第 46 章　同一把尺量四边——他不是唯一把起点立成发现的人，是唯一把起点之后的路也剪掉的人。

第九编　总解构

第 47 章　先挨打——六位辩护人：认两处，收窄两处，站住两处，无一推翻。　第 48 章　判词完整版与三方程对账——第三式被看见、被写出、被拒绝。　第 49 章　一个根，三根梁——老坛子、等几天、留老水。　第 50 章　保底、死法，与给 SDE 写死法——一个拒绝回写的体系，是靠别人的回写活下来的。

第十编　身后：谁撬了他哪一只盖子

第 51 章　一个要他等，一个替他没等，一个给他加了盖——康德、罗伯斯庇尔、黑格尔。　第 52 章　一条一百五十年的家谱：伊塔尔、塞甘、蒙台梭利——照着条文做，教具还在，方法就死了。　第 53 章　到中国——民权、个性、快乐教育、做回自己：他在中国一直被回写。

第十一编　AI 时代重读他

第 54 章　一台什么都立刻答的机器——最厚的土，最快的转换。

第十二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第 55 章　教育：一坛泡菜怎样养——四个诊断直接用，三个母题先松开，偶尔把手亮出来。　第 56 章　健康：当晚就要好——身体上最伤人的，常常是那份等不得的担心。　第 57 章　个人事业：一个抄乐谱的人——拒绝奉承，对；一个人抄，不够。

结语　一坛老水——留下那把剪刀，带走那个环。

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
于是把土整片揭掉，
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
等不得，
也不许被写。

这本书用七个大白话词——
形状、路、土、回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把一位日内瓦的哲学家拆开，重新装一遍：
他比谁都先看见了人是被写出来的，
却要一只新坛子，不要一坛老水；
本书把那坛老水，一碗一碗舀了回来。

空着等，是等一只钟；缠着等，是陪一坛菜。　　——本书

ISBN 979-8-90690-474-4
9798906904744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155 号
定价：US$23.00